永井荷风散文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Waiguo Mingjia Sanwen

百花文艺出版社







ISBN 7-5306-2410-5
I·2152 定价：14.50元

〔日〕永井荷风　著

永井荷风散文选

陈德文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永井荷风散文选

[日]永井荷风著　陈德文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10　插页 4　字数 204000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6-2410-5/I·2152　　定价:14.50元

内 容 提 要

永井荷风系日本著名唯美派代表作家。他一生阅历丰富，对于东西方文化均有深厚的修养。在日本社会处于明治以后的转型时期，荷风以一个传统文化人的角色，经历了深层的文化碰撞所带来的心灵折磨和震撼。这微妙的心灵图景被作者以漫不经心的纯熟之笔娓娓道出，更具有令人心迷的艺术魅力。他以独有的评判者的眼光和丰富雅丽的语汇，生动地描绘了颓废侈靡的现实社会诸般物象人情，显现了荷风散文的特具风格。

由于种种原因，荷风散文始终未有中文译本。此次由陈德文先生精心选译其代表作 43 篇，汇成一集出版，以飨读者。

序

将东京市中散步之记事集中起来，题为《晴日木屐》，其缘由在正文的开头已有叙述，故此不再赘述。《晴日木屐》开始写于大正三年夏初，约持续一岁之余，月月连载于《三田文学》之上。这次应米刃堂主人之请，加以改窜，遂成一卷。这里详述起稿的年月，是因为想到，当这本书出版问世的时候，篇中所记市内胜景，定会有不少已遭破坏而无迹可寻了。君不见，木造的今户桥早已变成铁制的吊桥，江户川的河岸也因混凝土加固，再也看不见露草之花了。樱田御门外，还有芝地赤羽桥对面的闲地，如今不正在大兴土木吗？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滩，拙著为变幻的世界立下存照，供后人谈兴的素材，也是一件幸事。

乙卯年晚秋

荷风小史

目　录

晴日木屐

断肠亭杂稿

断肠亭日记

美利坚故事

法兰西故事

晴日木屐



晴日木屐

我身个儿高出常人一截，又经常穿着木屐，拿着蝙蝠伞走路。不管多好的晴天，不穿木屐，不带蝙蝠伞，我就安不下心来。这是因为我对一年到头湿气浓重的东京的天气全然信不过的缘故。易变的不仅限于男儿的心和秋日的天空，还有朝廷的政事。春季赏花时，不是刮风就是下雨。梅雨期不用说了，一入大暑，骤雨会随时沛然而至，很难预测。当然，这多变的天气，意想不到的雨，在往昔的小说中会成为才子佳人永结同好的契缘。在现今的舞台上，到了终场，突然一阵骤雨，于遮人眼目的帷幌中，扮演曲尽其妙的男女偷情的场景，也并非少见。闲话休题，论起木屐的效能，何止可以防备这突然的降雨，天气晴明的冬日，山手一带的红土冰消霜解又算得什么；铺着柏油的银座日本桥大街，虽然胡乱洒上沟水，泥泞满道，也向来用不着吃惊。

我一如既往，穿着木屐，拿着雨伞走路。

市内散步自孩童时起就喜欢。十三四岁的时候，我家暂时由小石川迁往麹町的永田町，当然那时还没有电车，由于我在神田锦町的私立英语学校走读，所以要进入半藏御门，经过吹上御苑后头的老松蓊郁的代官町大街，不一会儿，一

边望着二之丸和三之丸高耸的石垣和幽深的护城河；一边渡过竹桥，再沿着平川口御城门对面的御搗屋即今日的文部省走向一桥。这路程不觉得遥远，起初因好奇，走路反而成为乐事。宫内省后门通向兵营的土堤中部，长着一棵大朴树，那时树荫下土堤旁有一口井，不论冬夏，都有一些卖甜酒、大福饼、油炸豆腐饭团和冷饮的小贩，歇下担子等待来往休息的行人。有时，车夫和赶马人多达五六个，围在一道儿休息，吃饭。要是打竹桥方面进来，这御城内代官町大道，对于步行者来说不当回事儿，但对于拉车的人却是一条长长的上坡路，这儿正当坡路的中心。东京的地势就是这样，渐次向麹町、四谷方向高上去。在炎热的夏季，我由学校回家的路上，和车夫、赶马人一块儿在井水里绞着手巾擦汗，登上土堤到大朴树荫下乘凉。当时，土堤上已经树立了“禁止攀登”的牌子，但不管这些，登上去隔着护城河可以远眺街景。如此的登高望远不仅限于这个地方，从外壕的松荫处望牛込小石川的高台，同样可以看到东京中最好的景致。

我从锦町归来，绕到樱田御门，出九段，向各方远眺着走过崭新的街道，这使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但是十年过后，当我对途中的光景多少有些厌倦时，我家又迁回了小石川的旧宅。那年夏天开始到两国的游泳场练习游泳，于是便对繁华的下町和大川河两岸的景色十分迷醉起来。

今天，我在东京市内散步，正是寻求以前走过的道路，这是对我迄今为止已经逝去的人生的追忆。时势变迁，每日都有些往昔的名胜古迹被毁坏，这些都使我的市内散步带有无常的悲哀与苦寂的诗趣。大凡要想咀嚼近世文学中出现的荒废的诗情，不必去埃及、意大利，到现在的东京走一

走，没有比这里更令人愁肠寸断的地方了。今日看过的寺庙大门，昨日歇过脚的道边大树，下次再来，必定变成了租房或工厂。更何况那些没有历史渊源的建筑和那些未曾经年的树木，只好看在眼里悲在心中了。

毕竟江户的名胜中，自古就没有那种值得夸耀的风景和建筑。宝晋斋其角① 早已在《类柑子》一书中写道：

> 隅田川② 虽不断流名于世，然而比起加茂川和桂川③ 来纤弱低贱，望尘莫及。若有山峦，实属所愿。目黑④ 为古之旧所，山坡有趣，地域无限，水脉远离，似嵯峨⑤ 有不算冷寂的风情。王子⑥ 没有宇治柴舟⑦ 那种时时可以游目骋怀的山岛。护国寺⑧ 虽然也像吉野山⑨，一眼望去，千树樱花，如飞雪的黎明；但这里没有河流，令人遗憾。移奉住吉神的佃岛⑩，岸上幼松很少。桥上的曲拱缺乏情趣。宰府⑪ 徒有崇奉之名。这真是五彩皮革缝雨衣，相思河畔埋垃圾。且莫说都府楼观

---

① 即宝井其角（1661—1707），江户前期俳句诗人。蕉门十哲之一。《类柑子》为其句文集。
② 流经东京市东部的河流，又称墨田川。
③ 京都市内的河流。
④ 东京地名。
⑤ 京都地名，又称嵯峨野。
⑥ 东京地名。
⑦ 京都地名。
⑧ 东京地名。
⑨ 京都地名。
⑩ 东京地名。
⑪ 即太宰府，位于福冈县，都府楼即其官舍。

音寺的“唐绘”,[1]单说那四眼大钟赤裸裸的报恩寺,白色的屋甍像站立的屏风。林木稀疏,梅树无红叶。三月末,于青藤缠绕的回廊之上,设筵聚会,心思亦不留于野外。……云云。

而且,其角认为,江户名胜中唯一无瑕疵的名作,仅止是快晴的富士。这恐怕是对江户风景最公平的批评了。江户的风景堂宇一概不及京都、奈良。尽管如此,这座都会的风景对于生在这座都会的人来说,必然可以唤起特别的兴趣。这从自古以来出版众多有关江户名胜的旅行指南和狂歌[2]集画册这一点可以很容易推论出来。太平之世的武士、町人喜欢游山玩水。爱花,眺望风景,寻访古迹等,被作为风流的雅嗜受到尊崇。实际上,即使那些没有如此兴趣的人们,有时也定要借此炫耀一下。江户人探访江户名胜的极盛时期,以我看当属狂歌全盛期的天明时代以后。为使江户名胜更具兴味,必须具有轻文学[3]的素养,进一步说,必须有戏作者的气质。

最近,我咯吱咯吱趿着木屐再次尝试到市中散步,其原因当然不无江户轻文学的感化,但是我的兴味之中自然也混合着近世趣味主义的影响。1905年,巴黎有个叫安道尔·阿雷的记者,以看戏的眼光观察社会百象,并写成游览报道。他又把法国各州古迹巡游印象记二者合在一起,题为

---

① 中国风格的绘画。

② 以诙趣、滑稽见称的卑俗的短歌,盛行于江户时代天明(1781—1789)中期。

③ 指能给人以轻松愉快的通俗文学。

En Flanant 公开发表。当时一位名叫安利·鲍尔德的批评家，借此机会解剖批评了何谓趣味主义。在这里没有介绍的必要。我只不过想说明西方也有这样的人，他们乐意到市内散步，在观察近代世俗的同时，对过去的遗物也抱有兴趣。阿雷因是西方人，其态度当然不会和我一样，他对社会既非漠不关心，也不有意躲避。这大概因国情不同的缘故吧？他也不是无所事事而不得已才散步的。他自觉地想观察社会，而我却没有什么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可谓身同隐士一般。一天天地打发日子，在世上不露面，不花钱，不要对手，独自一人随意轻松地生活。考虑种种方法得出一个结果，那就是到市中各处走走。

阅读法国小说，多是描写出生于零落贵族之家的人们，仅靠少量的遗产，苦心经营，亦不缺日常之衣食，但无暇到别处和他人共享浮世之乐，一生寂寞潦倒，无能无为。这种人想进行专门研究以留名于世，但没有足够的能力，想求职做事又没有什么工作可做。无可奈何之下只得学画钓鱼，闲逛墓地，尽量过着不花钱的日子。我的境遇与此全然不同，但其行为和感慨似乎是一样的。现在的日本，和文化烂熟的西方大陆社会不同，不管有没有资本，只要自己想干就能成功，这种事业很多。男女乌合之众，聚在一起演戏，只要挂个“为艺术”的招牌，就有人来观看。只要满足乡村中学生的虚荣心，引诱他们投稿，办文学杂志也是件易事。在慈善和教育的美名下，胁迫家业弱小的艺人作廉价的演出，强卖门票以拉观众，坐收巨额利益。这世道由对富豪的人身攻击到逐渐拍卖强梁的姓名，一旦腰缠万贯便伺机摆出一副高雅的绅士面孔，不久也能做上国会议员。世界上再没有比现在的

日本可做和容易获得成功的事更多的国家了。但是，对这种处世态度抱有反感的人，只好主动退避三舍。乘市内电车，要想急于赶往目的地，当电车一到站，就得奋不顾身粗暴地扒开众人跳将上去。如果你自认为没有这种勇气，与其徒然等待塞车，不如凭借鹅行鸭步，专门拣不通汽车的小巷或市区改造时免遭破坏的旧道徒步而行。走市内的道路，不一定非乘市营电车不行。多少道路任凭你姗姗来迟，悠悠然高视阔步。与此相同，现代的生活不一定非得拿出美国式的劲头才吃得饱饭。只要不起乡间土财主的野心，留着胡子，穿着洋服去吓唬傻子，即使身无分文，没有可称为朋友的共谋者，没有先辈或主子可以阿谀奉承的对象，那么也会有不少方法可以营造优游自适的生活。我即使同样做一个街头摆摊的小贩，与其留着胡子、穿着西服、用演讲的口气作医学的说明，煞有介事地卖药，倒不如默默地在小街的庙会上烙烧饼，捏面人儿了。比起那种装扮成苦学生模样的行商，踏着响亮的足音，趾高气昂打开人家的格子门，用乡下方言喊叫："夫人在家吗？"动不动就显现出一副巧取豪夺的态度；最好还是穿着老式的带襻的草鞋，戴着斗笠，去叫卖龙虱、水蜡虫、箱根娃娃鱼，还有越中富山的千金丹。于秋夕冬晨之时听此声音，真不知会感到如何悲凉寂寞。

不过，我的踽踽独行不是称羡东京新都会的壮观以论述其审美的价值，也不是热心探寻江户旧都的古迹以主张保存之。无论如何，现代人中的古美术保存者，以危害古美术之风趣为由，于古社寺周围张布铁丝，于涂漆的立牌上写明禁止如何如何，倒还说得过去，若是借保存古社寺之名实行修缮承包工程，则完全类同破坏之暴举。在这里我不想举

出实例来。因此，我可以无目的地漫步，随便写一些喜欢写的事。与其在家中看着老婆歇斯底里的脸孔过日子，或者突然受到报纸杂志记者的采访，好容易打扫过的火盆又堆满了敷岛牌香烟的烟蒂；倒不如趁着闲暇出外散步。心里想着走吧，走吧，我就晃晃悠悠，慢慢腾腾，东张西望，信马由缰地转悠开了。

本来，我的这种无目的的散步如果说总有些目的的话，那就是当我不经意拿着洋伞、趿着木屐行走的当儿，当我来到电车线后边偶然保留下来的市区改正前的旧道，或者仰望有着很多寺庙的山手横街的树林，或者去看架在水沟和护城河上面的不知名的小桥，每当此时，周围这些荒寂的风景便可调和我的感情，使我一时产生恋恋难舍之心。我被这些无用的感慨所打动，我感到异常高兴。

同样荒废的风景，如果是著名的宫殿和城郭，就会被人用“三体诗”[①] 的形式写进诗或歌中，流传下去，例如：

太液勾陈处处疑，薄暮毁垣春雨里。[②]

或者

炀帝春游古城在，坏宫芳草满人家。[③]

可是，东京市内我所喜欢的趿着木屐爱去的废墟，只能唤起我一个人的兴趣，这些都是不大好说清其特征的平凡[illegible]

① 原称《唐贤三体诗法》，宋代周弼编，收入唐167位诗人之作。分七绝、七律、五律之体编撰，凡六卷。成书于公元1250年。

② 三体诗卷之一，窦洋作《上阳宫》中的二句。

③ 三体诗卷之一，鲍溶作《隋宫》中的二句。

的景色。譬如被炮兵工厂的砖墙限定于一侧的小石川富坂行将下到坡底的右面有一条沟渠，沿这条流水向着蒟蒻阎魔方向蜿蜒而去的横街等地即此一例。两边的房屋低矮，道路次第迂曲，看不到涂漆的招牌和模仿西洋的玻璃窗户。除了冷食店的旗帜之类飘然闪动之外，横街的风景也没有一点色彩。裁缝铺、芋头店、点心铺、灯具店等，尽是这些靠往昔的职业打发日子的人家。我一看到新开町的租房的门口常常挂着某某商会某某办事处的华丽的招牌，便无意之中对这些新时代企业泛起不安之感，同时对于主谋者甚是感到危险。与此相反，在这穷困的横街里，看到自古以来清贫度日的老年人，于同情和悲哀之外，又禁不住泛起尊敬的念头。同时我又想到这种家庭出身的独生女儿，或许被当成老鸨的钓饵卖到某地做了艺妓。想到这里，我又沉浸在种种思考之中。由于日本固有的忠孝思想和人身买卖的习惯等关系，这种影响也必然波及到继往开来的现代社会。

就在最近，当我走过麻布网代町边的后街时，看到在一座冷饮店里，从山崖下刮来的夏风，吹卷着各种电影、国技馆和书场的广告，从外面一望可见的店内，一位十五六岁的姑娘正在练唱《清元曲》①，我一如往常停止了脚步。我不但为这种不健全的江户音曲在今日世界也能保持其命脉而大吃一惊，而且为这种哀惋的曲调能如此刺激我的心胸而感到不可思议。走过小巷，我无意中会被小姑娘弹奏的三弦琴所感动。我到底不能迎接世界的新思想，同时我也无法附和这种将江户的音曲拿到电灯下边大肆演奏的世俗风潮。只

---

① 江户说唱艺术净瑠璃之一派。

要能给我的境遇一大打击的事物不来到我的身上，那么，我的感觉、趣味和思想就会使我逐渐变得固陋褊狭，随之而被完全排除出这个世界。我时时试图努力加以反省。同时，甚至对于自身选定的归宿究竟如何，干脆放掷不管，而把自身当作他人一样，对于无可把握的终局甚至感到一种具有讽刺意味的好奇。越是亲手抓住自身投入全力，越是感到痛楚，越是独自感到自伤和悲戚。有时表面装作恬淡洒脱，但心底却隐含着无尽的渺茫和绝望。因此，每逢听到"强饮酒是为了遮掩被泪水弄脏的粉脸"这首不算稀奇的歌时，我的心便受到一种特别的刺激。当我被后边急驶而来的汽车声惊吓得狼狈不堪、从大道逃进不见阳光的小巷、跟在别人后头脚步踉跄、独自前行的时候，我同时尝到我们一家的快乐与痛苦，同时也看见了得意与悲哀。

淫　祠

走后街，穿小巷。在我趿着晴日木屐咯吱咯吱走过的横街上，必定有一座淫祠。淫祠自古至今从不受政府的庇护，不闻不问任其弃置倒还不错，弄不好动辄就被拆掉。尽管如此，淫祠在东京市内还是多得数不胜数。我喜欢淫祠，单就为里街的风景增添某种情趣这一点上说。淫祠远比铜像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本所[①]深川护城河桥头，麻布芝边陡峭的坡下，还有繁华街的仓库，有着众多寺院的小巷的角落，建立着小小的祠堂和顶着防雨棚的地藏菩萨石像，至今还簇拥着许愿的绘马、上供的毛巾，有时还有人烧香。现代教育尽管竭力使日本人重新变得狡猾起来，但现今还无法夺取一部分愚昧之民心。路旁的淫祠里为那些尚未有人许愿的地藏菩萨的脖颈上挂上围嘴儿的人们，也许把女儿卖作了艺妓，也许变成了义贼，也许梦见了无尽的财富或侥幸抽到了上上签儿。然而，他们不懂得使用文明的武器，不懂得将别人的隐私投书于报纸以达到复仇的目的，也不懂得借正义、人道等名称诈取钱财，迫害人命。

---

① 东京隅田川附近的地名。

淫祠在预卜吉凶和显灵之余，大抵均以荒唐无稽之事使其伴有一种滑稽的趣味。圣天神供着油炸馒头，大黑神供着两根萝卜，五谷祠供着油炸豆腐，这都是人人皆知的。芝日荫町有供着青花鱼的五谷祠，驹込有供着砂锅的砂锅地藏。因头疼前来祈祷、病愈后作为供品把砂锅放在地藏菩萨的头上。听说御厩河岸的榧寺有治虫牙显效的吃糖地藏。金龙山境内有供盐的盐地藏。小石川富坂的源觉寺的阎王前供着蒟蒻。大久保百人町的鬼王神因治愈湿疮而供着豆腐。向岛弘福寺的石婆婆神，有人为祈祷小孩的百日咳而供着煎豆。

这些天真无邪而带有卑贱性的愚民的习惯，给我的心灵以无限的宽慰，就像在祭神的锣鼓中猛然看到舞蹈，或者从供奉的绘马上看到灯谜般稚拙的绘画一样。不但稀奇可笑，正是在不成理由，不可议论的荒唐怪诞之处，仔细想来，往往会产生一种悲惋而奇妙的心情。

树

抬头满眼青叶山，口中松鱼耳杜鹃。①

江户时期往昔都会最美时节的情趣，被这简单的十几个字一语道尽。北斋及广重② 等人的《江户名所绘》中所描画的地方，若以文字代之，这一首俳句可谓尽写其意。

东京不仅市内，一直到周围的近郊，天天都在开辟新地面。所幸，社寺之境内，私人宅邸，还有崖畔和路旁，尚保留着众多的树木。如今，因了工厂的煤烟和电车的震响，日本的晴空鹞鹰的叫声已经稀少，雨霁的深夜，即便有月出，杜鹃亦不在啼鸣。嫩松鱼的味道，因为有了火车和冰镇之便，也不像过去那般珍贵了。只有满眼的青叶，到了每年花落之后的阳历五月，于下町的河畔，于山手的坡上，市内到处呈现出美艳的绿色。我等也因而对于东京这座都市，开始感觉到江户以来固有的快感。

---

① 山口素堂（1642—1716）的俳句。

② 葛饰北斋（1760—1849）和安藤广重（1797—1858）都是江户后期的浮世绘画家。

住在东京的人，当你初试夹衣的那一天，不管早晨，不管晌午，也不管夕暮，沿着外出的小道到九段的坡上，神田的明神，汤岛的天神，还有芝地的爱宕山，登上随处可见的高台，去眺望一下市区吧。在阳光辉耀的初夏的天空，在无限延续着的瓦葺的屋顶之间，你会看到银杏、椎、槲、柳等树木鲜绿的嫩梢，在艳丽的日光下闪烁。当你看到这种情景，你就会感到，东京这座城市尽管有些建筑仿造西洋，尽管有了电线和铜像，因而弄得丑陋不堪，但还不到可以完全抛弃的地步。虽然一时难于言说，但我总感到有一种东京式的固有的情趣。

如果说，今日的东京果真有一种都市美，我敢断言，其第一要素是仰仗树木和水流。遮着山手的老树和流经下町的河川，是东京市内最可尊贵的宝贝。巴黎特有的风貌只要有寺院、宫殿、剧场等建筑，纵然没有树和水也足够了。然而在我们东京，如果没有蓊郁的树木，那壮丽的芝山内的灵庙[①] 完全无法保持其美丽和威仪。

建造庭园，不用说必须有树和水，创作都市的美观也不能排除这两者。所幸，东京的地面上自古都有很多树木。正如今天依然保留在芝田村町的公孙树一样，相传德川氏入国以前的古木也为数不少。小石川久坚町光圆寺的大银杏，还有麻布善福寺据称是亲鸾[②] 上人手植的银杏，都是数百年的老树。浅草观音堂旁有两株闻名的银杏。小石川植物园内的大银杏维新后差点儿被人砍伐，如今尚留斧凿痕，因

---

① 此处指芝地的增上寺。

② 亲鸾(1173—1262)，镰仓幕府初期僧人，净土真宗的开山祖。

此广为爱重老树的人们所知晓。如若在东京市内探寻有此等故事来历的大银杏树，那还有许多许多。小石川水道端屹于道路正中的第六天祠之侧，柳原大街污秽的老屋脊上，都高耸着大银杏树。神田小川町马路上，我在一桥中学上学的时候，时常看到大银杏树穿过香烟店的屋顶高高耸立，比电线杆还高。走过麹町的番町，和牛込御徒町，可以看到往昔旗本宅邸内庭里各处耸立着高大的银杏树。

银杏黄叶期和神社佛阁的粉壁朱栏相对而望时，成为最具日本风味的山水画。这里必须说明，浅草观音堂的银杏是东都公孙树中之冠。明和时代这树下有柳屋牙签店①，店中美女阿藤的倩影至今留存在铃木春信和一笔斋文调②的锦绘里。

比起银杏，松树更能和神社佛阁相调和，更能创造日本式和中国式的风景。江户的武士不在其宅邸中植花木，而于常绿树中殊独尊爱松。原武家的宅邸，有不少地方松树至今不改其绿色，令人望之念起往昔。市谷的堀端有高力松，高田老松町有鹤龟松。根据广重的画册《江户土产》所载，若要举出江户都内人士所遍赏的名松，就有小名木川的五本松，八景坂的铠挂松，麻布的一本松，寺岛村莲华寺的末广松，青山龙岩寺的笠松，龟井户普门院的御腰挂松，柳岛妙见堂的松，根岸御行的松，隅田川首尾的松等多种。但是，时至大正三年的今日，幸好没有枯死的又有几何？

青山龙岩寺的松被北斋描画于锦绘《富岳三十六景》

---

① 位于浅草寺境内，出售牙签和染齿等材料，暗里出卖色相。

② 皆为江户中期浮世绘画家。

中。我曾经凭借古代的《江户图》——这图以距离大久保我的住宅不远的青山为中心——搜寻过这座寺庙。寺庙残存于青山练兵场近旁兵营背后的千驮谷一隅。堂宇经过改建已无可观，建于境内的公寓里不要说松树，就连庭园般的空地也见不到了。这附近称为山手地区的新日暮里，这里有同日暮里的花见寺相媲美的仙寿院的名园。这也是我从《江户名所图绘》上知道的。我穿着晴日木屐寻访过。钻进古旧的山门，登上石阶，看到两侧修剪整齐的美丽的茶树，不禁有追昔之感。庭院已了无踪迹，本堂横手挖掘的墓地也只应景似地保留着少许的空间。

今日生存于上野博物馆院内的松树是宽永寺的旭松，又称为稚儿松吧？首尾松已经无迹可寻，根岸的御行松依然劲健。麻布本村町的曹溪寺有绝江之松，二本榆高野山有称为独钴之松的松树。其树形和古画相比较，同样具有古昔之貌。

柳和樱交相迎春，共同织成都市的锦绣。既爱市中的树木，决不可对它们等闲置之。说起樱，有上野的秋色樱，平川天神的郁金樱，麻布笄町长谷寺的右卫门樱，青山梅窗院的拾樱，还有今日不知是否存在的《名所绘》上著名的涩谷金王樱，柏木的右卫门樱。或者正如驹込吉祥寺的樱花林荫道一样，要搜寻有来历者数目很多。至于柳，如此有名字的树几乎没有一棵。

据说隋炀帝于长安营建显仁宫，于河南开凿济渠，堤上植柳树一千三百里。金殿玉楼，绿波流影。春风柳絮，状如飞雪。黄叶秋风，非非飘舞。想见此番情景，宛如见到螺钿

屏风七宝之古陶器，顿觉色彩眩惑。想必是观柳丝摇曳于流水之上，最能使人心旷神怡。东都柳原的土堤上，面临神田川的河水，从筋违之见附到浅草见附，尽是毵毵茂密的柳树。改为东京后不久，堤被毁坏，如今日之所见，已变为红色的砖瓦平房了。

柳桥无柳，已被柳北先生① 载入《柳桥新志》："桥以柳为名，而不植一株柳。"可是距两国桥不远的川下沟上有小桥，名元柳桥，这里有一株老柳，见于柳北先生该书，又被小林清亲②翁画入《东京名所绘》。只见图上的河面朝雾轻笼，两国桥淡如薄墨。这边岸上有巨柳一株，少少斜立。树荫下一穿条纹和服的男子，肩头搭着毛巾，回首望着流动的河水。闲雅之趣溢于画面。仿佛使人听到猪牙船的橹声和鸥鸟的鸣叫。那柳桥是何时枯朽的呢？如今河岸的样子变了，细流已被淤塞，原柳桥遗迹也难寻觅了。

由半藏门到外樱田堀，再到日比谷马场先和田仓御门外的护城河畔，一律种植着柳树，树下到处停放着洒水车。这些柳树恐怕是进入明治时代后栽种的。观广重东都名胜锦绘中的外樱田之景，在护城河畔的道路上未曾画过一株柳树。堤下水边的柳井之旁仅有一株柳树。以余之卑见，为了隔水遥望对岸古城的石垣和老松，这边堤上若有柳树，则有遮挡眺望使眼界变狭之嫌，故不如无有。更谈不上在此种植西洋枫之类的树木了。

---

① 成岛柳北（1837—1884），旧幕臣，所作《柳桥新志》记述江户时代柳桥的风俗和变迁，为戏作文学之代表。

② 小林清亲（1847—1915），江户时期版画家，以《东京近郊百景》为其代表作。

东京市欲仿西洋都市之外观，近来不断将此种枫树或橡树值于各区的路旁，最不协调的莫过于赤坂纪之国坂的道路了。对于赤坂离宫那种颇似御所和京都的宫墙来说，种上异国种的枫树实在令人奇怪。山手尤其是护城河附近的道路更没有必要种植街树。山手一带即使没有街树的绿荫，随处都能看到树木。街树在繁华的下町最能发挥效果。银座驹形人形町大街的柳荫下，夏夜的摊点十分热闹，即使没有电扇，天然的凉风自在吹拂，不正是一个星空下的大劝业场吗？

论起东京都下的树木，除了以上这些，更为知名的是青山练兵场内的巨树王，本乡西片町阿部伯爵家的椎树，该区弓町的大樟树，芝三田蜂须贺侯爵宅邸的椎树等。恕不一一赘述。

地　图

以蝙蝠伞为杖，趿拉着晴日木屐，步行于市中的时候，我在怀中一直携带着嘉永版的江户区划图。这倒不是讨厌现今出版的石印的东京地图而一心恋慕昔日的木版绘图，而是因为趿着木屐走在现代的街道上，边走边查看昔日的地图，自可于所见之处毫不费力地将江户之往昔和东京之今天加以比较对照。

例如，牛込弁天町边，为了扩展道路，近来已经弄得面目全非了。后街的小河上保留着原名的根来桥，我边走边拿江户区划图查对，知道这一带有根来组①同仁们的宅邸。这时，我便感觉到仿佛是历史上的一大发现一样，心中格外高兴。除了这种傻乎乎的无益的兴趣之外，带着昔日的地图还有一个方便处，那就是风花雪月、四时赏景的名胜和神社佛阁的位置，不仅涂上颜色使其更加惹眼，而且都按季节标上说明文字，如从哪里到哪里、隔几町有几座花店等等。大凡东京地图，没有胜过精密正确的陆地测量部的地图了。但看

---

① 铁炮百人组之一。根来寺僧徒遭丰臣秀吉讨伐后，应德川家康之邀组成的团伙。

这种地图索然无味，更不可想象风景如何。表示土地高低的蚰蜒腿般的符号，标明精确到几万分之一或几丈几尺，这样反而使人失去随意怀想的妙趣，坠入烦杂的思绪之中。请看，不正确的江户绘图，于上野樱花开放之处自由地描绘出樱花，于柳原植柳之处添几笔柳丝。不仅如此，假如从飞鸟山能够远眺日光筑波的山峦，便立即将此山描画于云层的背后。于此临机应变之下，将完全相反的制图方式和态度并用，兴味无穷，平易而得其要领。从这一点来说，不准确的江户绘图，远比准确的东京新地图采用了更加直感，更出于印象的方法。现代西洋风的制度，政治、法律、教育，万般诸事尽皆与此相同。现代的裁判制度如东京地图之烦杂，而大冈越前守①的眼力则如江户绘图一般。换言之，东京地图如几何学，江户绘图如纹锦。

江户绘图同晴日木屐、蝙蝠伞一起是我散步不可缺少的伴侣。凭着江户绘图，走在我未曾熟悉的街巷上，仿佛自己已置身于那个时代。实际上，在现在的东京，不管到哪里，不仅遇不到那种叫你心神恍惚、不忍离去的美丽而庄严的风景建筑，而且你必须想尽各种办法才能创造出几分兴趣来。不然，对于一个无聊的闲人来说，现今的东京不正是一座完全不堪散步的都市吗？供着由西洋文学中得来的输入思想，例如使银座一角的"狮子酒楼"模拟巴黎的咖啡馆，在帝国剧场上演西洋歌剧等。一味梦想使整个东京蒙上西洋风味，这对于一些人或许是有益也是有趣的方法。但对于那

---

① 大冈忠相(1677—1751)，江户中期町奉行(主管司法的高官)。为八代将军德川宗吉所用，任越前守。为官清廉公正，享有盛名。

些视现代日本西洋式伪文明如森永的西洋点心和女优的舞步一般无味拙劣的人来说，东京的都会趣味势必是一种尚古精神的退步。我们看到市谷外壕的填埋工程，无论如何，都无法预见到将来的新景观，不仅如此，惋惜之情自然会使人回忆起这条护城河里藕花馥郁的往昔。

我离开四谷见附，站立在本村町的坂上，这里正当迂曲的外壕堤岸拐弯的地方。顺着次第低落的地势，目光所及之处，由市谷经牛込，远望小石川高台，我把这里的景色看成全东京最美的景色之一。市谷八幡的樱花早已飘零，茶之木稻荷的茶树的花墙茂盛生长的时节，当护城河沿岸的道路，直到遥遥可望的牛込小石川的高台，在那新绿滴翠的树梢上头，可以望见天空里悠悠飘动着初夏的凉云的时候，我就不由想起以山手这一带为中心的江户狂歌勃兴的天明时代的风流。《狂歌才藏集》[1] 夏之卷中不是说吗：

首　　夏

马场金埒

花儿凋零处，化作萝卜泥，
朝云横天上，看似湿松鱼。

新　　树

纪躬　鹿

身带香荷包，伴君花山游，
如今春已逝，满眼绿叶稠。

---

① 大田南亩编，天明七年(1787)刊行。

更　衣

地形方丸

夏季已来临，抽出袄中棉，
忽见衣袖里，尚留游春物。

江户刚刚改称东京时的东京绘图也和江户绘图一样，使我穿着晴日木屐的散步增添了兴味。

我记得小石川父亲家的门牌上，写着第四大区第几小区几町几番地。东京府改成如今的十五区六郡，正是我出生的时候。那之前分成十一个大区。我将柳北的随笔，芳几的锦绘，清亲的名所绘等和东京绘图相对照，时常为能触及到明治初年混沌的新时代的感觉而高兴。

在市中散步，打开这个年代的东京绘图一看，诸处威严高耸的大名的宅邸大都成了海陆军的占用地。下谷佐竹的宅邸成了练兵场。市谷和户冢村尾州侯的藩邸，小石川水户的馆第，如我今日所见，皆为陆军所辖。著名的庭苑也渐渐遭到践踏。铁炮洲的白河乐翁公[①]后辈宅邸的浴恩园，和小石川后乐园并称江户名苑之冠，如今已变成海军省的军人喟然麇集、饮酒作乐的俱乐部。由江户绘图转眼看东京绘图，谁都会如读法国革命史一般大受感动吧。我们有时甚至会沉入在更深的感慨之中。法国市民没有因为政变随意毁掉凡尔赛、卢浮宫那样宏大的国民美术建筑物。听说现代官僚的教育，经常讲尊崇孔孟之教和忠孝仁义之道，然而每次走过御茶之水拜谒高挂着“仰高”二字的大成殿的正门，就

---

① 松平定信（1758—1829），江户后期政治家，奥洲白河藩主，隐居后号乐翁。

看到砖瓦掉落，杂草不除，任其风吹雨打。然而世人都不以为怪，我侪唯哑然而已。

寺

蝙蝠伞代替手杖，陪伴我一起在市内散步。打开作为路途标记的过去的江户区划图，可以看到整个江户东西南北到处散在着众多的寺院神社。从江户的都会之中，要是去除诸侯的馆邸、武家的住宅和神社佛阁，剩下的地面几近于无。自明治初年神佛明确其区别以来，尤其到近年，因改定市区有不少佛寺被取消了。尽管如此，寺院在现在市内依然无所不在，有的在坂上崖下，有的在河畔桥头，到处都耸峙着山门和殿堂的屋顶。一座大佛寺的周围，往往连接着几座称做“塔中”或“寺中”的小寺院。有的连町名都称为寺町。走过下谷、浅草、牛込、四谷、芝等各区就可以找到。我在无目的的散步中有时趿着木屐主动向寺院很多的街町奔去。

上野宽永寺的楼阁，早罹兵火，芝地增上寺的本堂也再三遭祝融之灾。谷中天王寺仅仅残留着令人有古昔之感的倾斜的五重塔。本所罗汉寺的螺堂既已颓废，仅有其中的五百罗汉幸被转移，于今日郊外目黑的一座寺院内可见其大半。今日东京市中之寺院，美轮美奂、眩惑人目者，只不过仅存浅草观音堂、音羽护国寺之山门及其它两三处。从历史和美术上说，东京市中之寺院，当然没有什么牵动兴味的地

方。我也不想按秩序历访东京之寺院，也不想硬去寻求人们所不知道的寺院。我只是在穿过一条古旧贫穷人家的横街时，蓦然看到路旁正在倾圮的山门，心想此地竟有这样的寺院吗？于是悄然从门口向境内窥伺，只见青苔、古池、茂盛的小草花，不由一阵欣喜。同参观京都、镰仓等地著名的寺院不同，这些散在于东京市内的寻常的寺院别有一种兴味。这不是单独由寺的建筑及其历史感到的兴味，可说近似于观看小说之叙景或舞台上搭道具的兴味。我常于本所深川边的水渠散步，看到汐潮之水由低矮的河岸涨溢到路面，货船和肥料船的苫篷看上去要高过贫穷人家的屋脊，其间又蓦然望见对面巍然耸立的寺院的屋顶，这时我便时常想起默阿弥[1]剧中的背景来。

在这种泛着臊泥味的水渠和腐朽的木桥还有肥料船、垃圾船和大杂院所形成的阴惨的光景中，眺望寺院的屋顶，倾听木鱼钟磬之声，这情趣不光在本所和深川，在浅草下谷一带也是一样。我如今完全脱离近世的社会问题，从单独的绘画般的诗兴上来看这些贫苦街町的光景。我感到东京的贫民窟和在伦敦、纽约所见到的西洋的贫民窟相比较，于相同的悲惨之中，总是潜隐着一种无可言状的静寂之气。当然，从深川小名木川到猿江一带的工厂街，由于工厂的建筑和无数烟囱喷吐的煤烟以及不绝的机械的震动，略略呈现出西洋风的毫无余裕的悲惨的光景来。但窥伺与此不同的其他场所的贫苦的街町，场末的小巷和横街的大杂院里，依然以佛教的迷信为背景，保留着从江户时代传袭下来的阴

① 河竹默阿弥(1816—1893)，江户歌舞伎集大成作家。

暗的生活。这里有怠惰、无责任的愚民的疲劳、哀戚和忍从的生活。近来一部分政治家和新闻记者，为了张扬各自党派的势力，甚至跑到这些大杂院极力鼓噪人权问题的福音。照这样数年之后，法华的团扇大鼓，百万遍念经的声音将完全停歇，街巷里的公共水龙头周围一定可以听到关于人权问题和劳工问题喧骚的演说。但是幸与不幸在尚未完全文明化的今日，在这种大杂院的小巷里，有时也能听到巫女的梓弓之歌[①]。也能听到清元曲调。还能看到盂兰节的灯笼和凄迷的迎魂火的烟霭。他们的由江户专制时代遗传下来的虚空、寂寞而绝望的精神修养，渐次被新时代的教育及其他方面所消灭，徒然地接触到觉醒和反抗的新空气，到了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而且，我相信政治家和新闻记者充分满足私欲的时机来临了。世上何时才会有弱者得利的时代啊！弱者自己忘记其弱，轻意被浮薄的时代的声音所诱惑，在外人眼里，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事。

我不敢为自家之趣味看到古寺和荒冢及其附近住居的贫困光景而感到高兴。他们传承了江户专制时代的迷信和无知，一接触生活的外形，立即想使其成为有助于自我精神修养的一环。实际上，我每逢走过下谷、浅草、本所、深川等地古寺众多、沟渠纵横的街道，从所见所闻之中，真不知接受了几多教训和感慨。我决不是不相信日新月异的近世医学的效验，也不是不相信电疗、镭和矿泉的力量。但是住在这不卫生的后街上的龌龊的人们，至今依然将生命寄托给迷信和煎药，将这世界简单地当作一场梦境而不抱什么希

① 巫女用梓弓弹奏的呼唤神灵之歌。

望。我一想到这里，就记起医学尚未进步的时代，人们对待病苦灾难处之泰然，他们的生活也很简易，于是对他们不能不抱有深深的敬慕之情。也许再没有比近世人所欢迎的被称作“便利”的东西更没意思的了。东京的书生像美国人一样开始使用自来水钢笔，并感到便利以来，文学和科学究竟取得了多少进步？电车和汽车真能有效地使东京市民节约时间吗？

我如此喜欢探寻下町的寺院及其附近的街巷，同时决不放弃山手坂道上的寺院。山手的坂道，经常和耸立于半坡上寺院屋顶的林木相互制造出一幅好画图。我没有比眺望寺院的屋顶更感愉快的事了。以怪异的鬼瓦为起点，似奔流般倾斜的寺院的瓦屋顶，从下仰望或从上俯视，都令人生出无可名状的爽快之感。近来，日本人每致力于兴建土木工程，总想模仿欧美各国的建筑，但在我的眼里，尚无一座建筑能够像仰望寺院的屋顶那样引人产生雄大的美感。我们对于新时代建筑的失望，不单是建筑的样式，还有建筑和周围的风景树木也不相协调。现代人爱用的砖瓦的红色和松杉等植物的浓绿，同日本固有的光线强烈的蓝色的天空是那样永远地不相调和。日本的自然尽皆持有强烈的色彩，将其同油漆和砖瓦的色彩对峙起来，不能不说是无谋的做法。试看寺院的屋顶和壁厢、回廊吧，日本寺院的建筑无论山、河、村、都，不管在哪里，必定要和周围的风景、树木，还有天空的颜色相调和，在此处组织起富有特色的日本固有的风景美。日本的风景和寺院的建筑相辅相成，完全不可分离开来。京都、宇治、奈良、宫岛、日光等地的神社佛阁及风景的关系，暂时有待于日本旅行家去研究，我在这里仅就我们东

京市内不足夸赞的几处说说看吧。

浮泛于不忍池的弁天堂以及前头的石桥，对于遮蔽上野山的杉树和松树，对于池面上盛开的莲花，不是最调和的吗？一边将这些草木风景置于眼前，一边拼命建造西洋式的建筑和桥梁，从上面木然地观看莲花、红鲤和鱼鳖。我实在难以解释现代人的这种心理。浅草观音堂及其境内的老银杏树，上野的清水堂和春天的樱花秋天的红叶相映照，这些都是日本固有的植物和建筑相调和的范例。

建筑本来是人工的，不管风土气候如何，在亚洲的土地上建立起欧洲的塔是很容易的。至于天然的植物，则不可按人意胡乱移植。无情的植物在这一点上，比起最大的艺术家、哲学家更加了解自己。我认为，日本人如果能对生长在日本国土的特有植物抱着哪怕一点儿深厚的爱情，即使模仿西洋文明也不会像今天一样毁损故国的风景和建筑。为了便于拉电线，毫不客气地连声招呼也不打就砍伐路旁的树木，不顾及自古以来名胜风景和有缘由的老树，拼命建造高大的红砖瓦房。现代这种状态不能不说是从根本上破坏自国的特色和传统文明的暴举。如果说，有了这种暴举日本才能变成二十世纪的强国，那也就等于为了这种外观上的强国日本完全牺牲了其它尊贵的内容。

我走进上野博物馆门内时，将表庆馆旁至今仍然奇迹般保有余命的老松的形状和红砖的建筑两相对照，我诚然被一种奇异的感觉打动了。这就是收纳日本固有的贵重古美术的宝库吗？走在日本桥大街上，每当眺望三井、三越等和这边竞相耸峙的美国式的高大商店时，我就会产生一种愚不可及的想法：要是东京市的实业家真正知道日本桥、骏

河町这些名称的由来并对这些地方的传说感兴趣的话，那么从繁华的市内远眺日本晴空里的富士山这一往昔的景观，就有几分可能得以保存下来。存留于外壕土堤上的松树，雪朝月夕，随着四时季节的变化，我把它当作现今市中最好的风景加以欣赏，又从心底里憎恶最近四谷见附内新建的红色耶稣大学校。平时看惯了日常不调和的市街上的光景，一旦转过眼来寻访残存市内的寺院神社，尽管是粗劣的堂宇，狭窄的境内，也能给我的内心以无限的慰藉。

我踏访市中的寺院和神社，最富于幽邃之感的不是进入境内从近处仰望本堂的建筑，而是潜入路旁的正门，以对面境内的树木和本堂钟楼的屋顶为背景，由这边长长的石板道上静静远眺前方耸立的中门或山门。论起浅草的观音堂，雷门已经焚毁，现在的光景只能从商店街的石板路上眺望如今尚残存的二王门。或者从麻布广尾桥头望一本道端祥云寺的山门，或者由芝大门旁侧，越过道路两边各座寺院连接的瓴甍，遥望朱漆的楼门。我把这种日本建筑的远景和在西洋看到的巴黎凯旋门及其它景观加以比较，也许是气候和光线的关系吧，心中总感到日本的远景显得平淡明白。这一点，歌川丰春等人画的浮世绘远景木版画，有的真正充分表现了这种日本式的感情。

我从适度的距离眺望寺门，又走近敞开的寺门，从门框里窥伺境内，或走进门去，从境内回顾门外。我从这些光景里发觉了一段画趣。我在《大洼通讯》及其它拙著中已经说过，从寺院门口窥看内外景色，最为有趣的是浅草的二王门及随身门，故在这里就没有必要重复述说那种兴味了。

寺门和本堂建造时必定置于适度的距离，使进入境内

的人因眺望而自然产生虔敬之心。寺门宛如西洋管弦乐的序曲，最初有表门，其次有中门，然后有幽邃的境内，这里才开始建筑本堂。参观神社首先有牌坊，其次有楼门，经过此处才能到达本殿。其间皆留出相应的距离，有了这种距离才会保有日本寺院和神社的威严。欲将寺院的建筑作为美术研究的人们，必须单独先行参观这种建筑，从整个境内敷地的设计以及地势进行广泛的观察。这正如更斯和米加等日本美术研究者和旅行者曾经论述的那样，这正是日本寺院和西洋的差异所在。西洋寺院大都单独屹立于路旁，至于日本寺院，不论如何小的寺都有寺门。芝增上寺的楼门显得如此气派，故而门前广大的松林决不可缺少。欲知麹町日枝神社的山门甚为幽邃的缘由，你就必须想到周围不仅有林立的杉树，前边还有高高的石阶。日本的神社和寺院，以及建筑、地势、树木，确实构成了一种复杂而综合性的美术。因此，境内一株老树的枯死，就会给整体带来难以修缮的破损。由此种论断进一步推开去，我认为京都、奈良的市街，对于这些贵重的古社寺的美术效果来说，应该把广大的市街当作寺社的境内加以处理。即这些市街的车站、旅馆、官衙、学校等，其建筑的风格必须时常留意这一点：那就是尽可能不伤害作为市街生命的古社寺的风致和历史。然而近年所见京都的道路、房屋以及桥梁改建工程等，实出吾人之意表。日本不论是怎样的穷国，都应当使京都、奈良两座旧都完好地保存下来。要是作为补偿可以另找他处开拓新领土的话，从全国整个工商业看来，也不会带来多大的损害。为了眼前利益，急不可待肆意糟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国的宝器，活活表现出一副小国愚民的面孔。

不由得管起如许闲事，实在愚不可及。世上的事随它去吧。我只是一个人趿着木屐默默地到处蹓跶好了。不必空发议论，大伙儿都听厌了。

夕　阳

东都的西郊目黑有夕阳冈，大久保有西向天神，皆是观看夕阳之美而为人们所知的地方。这本来是江户时代的事，今日再不会有人如此愚痴，特地扶杖到那个边鄙的山冈去看夕阳了。但我平时频频探寻东京的风景的当儿，知道这座都会的美观和夕阳有着甚为不浅的关系。

眺望气派的二重桥，越过城墙上的松林，当西边一带天空燃烧着夕阳的时候，才呈现最伟大的景观。松树的暗绿，晚霞的浓紫和天上夕阳的红艳，不仅是东京，也是日本风土特有的色彩。

晚霞的天空反射于面临沟渠的库房的白墙上，有时候浸染了鼓胀着夕风而前进的货船的篷帆，创造出一种意外的美观。但是，论起夕阳和东京的美的关系，还是站在四谷、麹町、青山、白金那样西向的长街上观看最为理想。神田川、八丁堀等河川，还有隅田川沿岸不俟夕阳之美，是这些地方因了其他方面的趣味而表现出各自相应的特征。与此相反，由麹町经四谷通往新宿的大道，由芝、白金至目黑行人坂的街路，从来都是空旷可厌，没有一点引人注目之处，完全是临近郊外的污秽的道路。无论下雪或月出，都不能增添一点

风情。刮起风来沙尘中不见前方道路，下起雨来一片泥泞没人脚踵。这种索然无味、大煞风景的山手大道之所以使你觉得有几分美感，那完全是因为有了夕阳的关系。

这些大道和四谷、青山、白金、巢鸭等地稍有不同，但街道的样子大体相似。过去，四谷大街由新宿开始叫甲州街道或青梅街道，青山叫大山街道，巢鸭经板桥连接中仙道，这些不看江户绘图也为人们所知晓。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尽管电车开通，街道一新，但至今还是觉得保有往昔驿路的味道。特别于广阔的一本道的郊外，观望冬天寂寞的落日，裹在寒冷的西北风里走路，有一种被强迫远行的心情。听到电车、自行车的铃声，也就自然会联想到驿路的铃声。

东京夕阳的美以新绿的五六月和晚秋的十月十一月为最。山手一带的庭院、墙垣鲜润的树木，从青翠欲滴的树木丛中遥望被夕阳染红的天空，是下町沿河地方所见不到的美景。即使在山手地区，论起林木特别幽深苍郁的地方，自然要数神社佛阁的境内。杂司谷的鬼子母神，高田马场的杂木林，目黑的不动，角筈的十二社等，从这些地方隐天蔽日的嫩叶之间遥望夕阳最为佳美，同时也是观赏晚秋黄叶的理想去处。夕阳影里踏落叶，即使不做沦落江湖的诗人，也不能不产生几多感慨。

这里和夕阳之美同时应该提及的是从市内遥看富士山的远景。面对夕阳站在西向的大街上，不仅可以望见富士山，还可以望见连接富士山麓的箱根大山秩父的山脉。青山一带的街道至今依然是最适于远眺的地方，其它还有九段坂上的富士见町大街、神田骏河台和牛込寺町边也是一样。

从关西的都会望富士想看也看不到。而在这里老江户

们把自来水和远眺富士当成东都的骄傲。“西有富士东有筑波”这句话，确乎道尽了武藏野的风景。文政年间，葛饰北斋描画《富岳三十六景》的锦绘，其中从江户市内选取了十数个可以望见富士的景点，即佃岛、深川万年桥、本所竖川、本所五目罗汉寺、千住、目黑、青山龙岩寺、青山稳田水车、神田骏河台、日本桥桥上、骏河町越后屋店头，浅草本愿寺、品川御殿山以及小石川的雪中。我还没有将这些锦绘一一对照实景。因此之故，例如从万年桥或本所竖川边在江户时代是否能望见富士还不知道。但是北斋及其门人升亭北寿还有一立斋广重等人的古版画，至今仍然是探寻东京和富士山在绘画上的关系的绝好的门径。这是自不待言的。北寿运用荷兰人的远近法描画的御茶之水的锦绘，和我们今日所看到的景色没有什么两样。走过神田圣堂的门前，伫立于面临御茶之水的道路的最高处遥望西方，可以看到左边越过对岸的土堤是九段的高台，右边是和兵工厂树木相并列的牛込市谷的树林。流贯其间的神田川，从水道桥到牛込扬场边的河岸，再从这里极目远眺，我们时常所能望见的富岳及其山麓的连山，这光景和《名所绘》上全然无异。但是富岳最美的景观依然和浮世绘的色彩相似，那就是在初夏晚秋的夕阳照耀下云蒸霞蔚、山紫天红的时刻。

当世人的趣味大抵看到日比谷公园的老树点起电灯就要叫着漂亮漂亮。清夜里赏月光，春风中喜爱梅花，敬爱风土固有的自然美的风雅习惯，如今已全然扫地。因此，东京的都市有没有夕阳的照射，富士山能不能看到，谁还管这等闲事。要叫我辈文学家来说三道四，文坛必定群起而攻之，骂你是无聊文人。但细想起来，意大利的米兰不正因为有阿

尔卑斯的山影才变得更加美丽；拿波里有了维苏威火山的烟雾才深印在旅人的心中吗？东京之所以是东京，正在于这里能望见富士山。我们不认为只有一味为议员选举而奔走才是国民的义务。我认为我们所说的爱国主义就是永远保护乡土之美，致力于国语的纯化洗练，以此为首要的义务。今天，东京市的风景正处于被彻底破坏的时候。我们切望世人不要轻视这座首都和富岳的关系。安永时的俳书《名所方角集》上载有题为《富士眺望》的俳句：

明月望富士，朦胧骏河町。　　素　龙

富士不尽雪，半分成江户。　　立　志

眼中望富士，忘却大除夕。　　宝　马

十多年前，我们木曜会聚会于乐天居小波山人之处，会员中有一位名叫罗卧云的眉目秀丽的清国人，善用日语与国人无异，戏号苏山人，吟俳句，写小说，是个常使我辈瞠目的才子。还归故山时留下一句曰：

春逝拜富士，从此一为别。

苏山人居湖南官衙，岁余得病，再游日本，未几殁于赤坂一棵树之寓居。我由富士之眺望偶尔想起苏山人留别的这首俳句，追忆其人，惆怅不已。

君今乘鹤去，富士雪皑皑。　　荷　风

大正四年四月

传 通 院

我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忘记自己出生的浮世的一隅。

如果那是繁华的都市的中心，我们会被无限的荣光包裹着，被感动的泪水模糊了眼睛，我们将守护这代表一国繁华的伟大的背景。如果那是穷乡僻壤的村头，我们更会抱有深沉的怀念，同时感到悲戚和爱恋。

时间每前进一瞬，追忆的甘甜就增加一分。我对于横亘于都市北方的小石川的丘陵，一年年越发怀恋起来。

十二三岁前，我一直未离开过我出生的这座丘陵。我当时不知道因何理由，父亲变卖了小石川的宅邸，于饭田町租了房子，中日战争爆发时又迁居一番町。在今天的大久保买下地皮是很久以后的事。

当我有事从饭田町、一番町或大久保的新家通过小石川高台的时候，我那尚未到二十岁的青年学子的心里，总有一种梦幻般的寂寞和悲哀，就像阅读中国历史时产生的兴亡无常的感慨。尤其是经过自己呱呱坠地的旧宅的门前，越过那丛林细密的树梢窥探屋顶的时候，想起当时意识到父亲的名牌一旦被摘掉，换上陌生人的名字，自己再也不能踏进门内一步了，于是干脆将墙壁胡乱涂抹，再在窗下挖一个

金鱼池。这些儿时的古迹多么想再去看上一眼，想到这些，对于住在这里的新主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憎恶。

从我居住时候起，房屋就很破旧。我还记得新主人不久改建了围墙。就是说，我儿时的古迹已经从这个世界湮灭得无影无踪了……

被称为寺院的这种巨大的美术制作，以其伟大的力量于所在之地显现出无可动摇的某种特色。巴黎有圣母院，浅草有观音堂，同样，我所出生的小石川（至少在我心中）永远使我觉得那就是小石川，使它和其它街町有着明显差别的一个区域就是那座传通院。在已经灭亡的江户时代，同芝地的增上寺，上野的宽永寺相对，传通院被尊为大江户的三座灵山之一。

传通院古刹从地势上看，位于小石川高台的绝顶和中心点。小石川高台位于江户川畔。江户川发源于关口瀑布，这条河水洗涤着高台的南麓，由水道端起始的几道陡峭的斜坡，向传通院方向渐渐地渐渐地隆起，东面是富坂，和本乡相对，北面可以望见冰川的森林，向极乐水方向低伏下去。西面是绵延的丘陵，从听闻钟声的胜地目白台起，一直绵延到因《忠臣藏》而无人不晓的高田马场。

和这种地势一样，我幼年时的幸福的记忆也以传通院这座古刹为中心，时时萦绕它的周围而不离去。

诸君不难想象，当我听到传通院被焚烧后会陷入多么大的绝望之中啊！那是十一月里一个寒冷的阴天，我从外国归来不久，忽然想起小石川来，午后独自寻访多年未见的传通院。附近的街道变得认不出来了，可古寺的境内依然一如

既往。我眼前至今还清晰地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栏杆已经腐烂的本堂的走廊上，镶嵌着几十扇古障子门，寂静地排列在那儿。真是不可思议，当天夜里，在我寻访归来的睡梦之中，那座本堂已经完全化为灰烬了。

我记得芝地增上寺也是那时焚毁的。

过了半年，也许过了一年，因当时未记日记，所以记得不准确了。有一天，我到小石川散步，看到含着浓浓雨意的晚风吹拂着燃烧过的石缝间生长的杂草叶子。

那座高大的建筑没有了，境内像广漠的荒野，沉郁的晚风仿佛在诉说着人生无常，用那强劲的气势吹得大地焕然一新。以前本堂后面被遮挡得看不见的坟墓，如今透过依然站立的焦黑的枯杉林，尽收眼底。有家康公的母亲的墓，也有知名的上人的墓。……从幼时到老年，我多次听说过。……这些著名的尊贵的坟墓，如今已经荒凉不堪，崩塌的墙土中生长着茂密的灌木和芒草，石门上爬满了野藤，叶子在凄清的晚风里摇摆不定，发出轻微的响声，听起来感到一种难言的悲凉。

只有那据说是水户黄门[1]杀犬的寺门幸免于火灾，但后面远远矗立的本堂的背景没有了，只剩下美丽弯曲的有着众多浮雕的屋顶孤零零站立在阴霾的天空里，反而使人感到未能获得殉死的命运更加遗憾和悲惨。门前立着竹栅栏，排列着许多为再建本堂而捐款的人的名牌。听说不久将利用这笔捐款建成像基督新教的教堂那样半为西洋风的新建筑。……啊，这倒是一大进步。

---

① 水户藩德川光国(1628—1702)的别称。

我还记得，在六七岁的时候，从芝地的增上寺调到传通院的住持老僧，乘着坠有紫色流苏的长杆大轿，在成群结队、喜泪纵横的善男善女和僧侣们的陪送下，进入大门时那种华赡的场景。今天 Democratie 和 Positivisme[1] 的时势，日益抹消了历史的最后美丽的色彩，仅仅留在落伍于时代的诗人的梦境里。

安藤坂夷为平地。富坂免于火灾的地方建起了公寓，只剩下当时的两三棵树木。那家保有水户藩邸最后面影的炮兵工厂的大红门已被彻底拆除，古旧的泥瓦墙改成了红砖墙。“家族纷争”[2] 的绘卷上所画的闸门已经无影无踪了。

表町的大街上一排排商家大都是新出现的。从前在这些街道上看不到的西洋杂货店、西洋点心店、西洋文具店、杂志店等，如雨后春笋。纤维店和服装店里的商品品种也完全改变了。

从前由六尺町的横街常有抱着染有流派家徽的柿黄色包袱出来学习歌舞的姑娘，如今她们的身影何处再能看到？从久坚町戴着编笠巡回演唱者的三味线的琴声何处再能听闻？时代变了。往昔头发上插着黄杨木梳的青年职员的家眷，从写有“松之汤”和“小町汤”大众澡塘进进出出，如今在这些街角上，一群群徒步而行的女学生，不断发出带有方言的赞叹声，目送着电影广告的队伍。

今天还有谁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这座偏僻的小

---

① 即英文“民主”和“实证主义”。

② 原文为“御家骚动”，古代大名家族为争夺名位的斗争。

石川高台上，住着一位舞蹈家坂东美津江，当地一般居民都引以为自豪。还有一位在书场上弹奏音曲而被师傅赶出家门的三味线名人常磐津金藏，因为他是小石川人，当地居民一提起他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现代的艺术家也许以为我热爱艺术是看了巴黎的缘故。然而，正如法国人对 Sarah Bernhardt，意大利人对 Eleonora Duse，推动我热爱巴黎艺术的那种 Passion①，那种 Enthou siasme② 的根本动力，正是来源于当时年轻观众崇拜坂东美津江和常磐津金藏的火一般热情的感化。诞生过"哥泽调"的江户衰亡期的唯美主义，使我在玩味二十世纪的象征主义时培养了丰富的艺术素质。

较之夕暮还要阴暗的入梅的午后，牛天神的森林荫里紫阳花盛开的时候，乌鸦聒噪的秋日的黄昏，泽藏五谷祠的朴树丛里落叶纷飞的时候，我散步后歇杖于传通院门外大黑天神的台基上。我抚摩着一直安置在堂内的宾头卢尊者像。幼年时代在小石川故里我所耳闻的各色人等，现在究竟怎么样了？我不由回忆起当时的一些事来。除了母亲和保姆向我讲述的桃太郎和开花爷爷的故事外，最初教我浪漫遐想的就是在大黑天神的庙会上出现的玩牵线木偶戏和在路旁说书的两位老人。

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当然不知道。但是，自从我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第一次知道有庙会的时候起直到我离开

---

① 英文："热情"。
② 英文："狂痴"。

小石川之后，不论过了多少年，这两位老人的面孔依然闪现在眼前冒着油烟的灯火之中，为此，如今在这相同的甲子之夜，他们也许会出现在同一场合吧。

牵线木偶老人是个烂眼睛、没精打采的汉子，他用盲歌一般的悲音一板一眼地唱着："本乡驹込吉祥寺蔬菜店的阿七姑娘，迷上了御小姓的吉三……"他一边唱一边牵拉画板上的细绳。说书老人是个牙齿脱落、眼神可怖、为人不善的老家伙，看样子是从很远的外乡来到这里，总是扎着鞋带，曳起衣服下摆，腰前低低系着平花纽的腰带，腰带中间插着走夜路用的竹篾提灯。赶庙会的人三三两两次第围拢过来，老爷子衔着烟袋，从路旁站起身来，在油灯上点着火，目光向周围的人群一扫，噼噼啪啪打着扇子，鼻孔使劲儿吸两三次痰液，然后大声吐在地上。开始用低微的嗓音小声唱念，接着逐渐变得雄辩有力起来。

"'哎呀'，那女子大叫一声，这边，三木本的松五郎从赌场回家，他满心不快，朝着黑魆魆的松林里信步走来……"

故事一旦进入高潮，老爷子常常是突然改变腔调，东拉西扯说起无关紧要的闲话来。这是向听众要钱的前兆。一些深谙此道的聪明的人，早就看透了形势，趁着老爷子半张半合的扇子尚未杵到眼前时就一个个逃之夭夭了。于是，那老爷子对着未能逃脱、依旧站立在原地的人们，撕破脸面说道："那些家伙大概以为人家不吃饭可以活命的吧？这帮该死的混蛋！"他随时运用那些巧妙而歹毒的话语引逗大伙发笑，这时无辜的孩子不知不觉又挤到面前来。他又骂了一句，自己也觉得可笑，于是又大口地吐起痰来。

想起庙会的事，还有一个人浮现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

住在富坂下蒟蒻阎魔附近的瞽女。大概为了乞讨刚刚学会弹奏三味线，年仅十五六岁，长得人高马大，坐在点着提灯的草席上，整个夜晚都在弹着走了调的《一个一》，看样子着实可笑，所以赶庙会的人大都站住给她投钱。过了二三年，瞽女投了高明的行家，学会弹奏《春雨》和《梅花春》，于是不知不觉消失了踪影。我家女佣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传闻，说那瞽女虽然看不见，但和一个汉子私通，怀上了孩子。

也是在这庙会的夜晚，一个汉子表演单人相扑向人讨钱。他西呼“两国”，东喊“小柳”，司仪和裁判都是一个人担当。然后，他分别扮着东西两名选手，交替使着不同的手势，最后光着身子猛然摔倒在土台上。不久，警察禁止这种裸体演艺，每次的庙会他再也不来了。

金刚寺坂的笛熊君，妻子是女理发师，他放弃了木匠的本行，到鼓乐班子吹笛子。搞按摩的休斋，虽然不是瞎子，但却是天生的夜盲症，他想去弹三味线，但心情烦躁，又想试着去出场跑龙套，也还是没有希望，随即做了一名按摩师。从经历上看，他多才多艺，既想跳舞，也想说相声。

扮演剧中小丑的留君，是一个脊背刺满花纹的青年工匠，他脑后扎着大发髻，头顶剃得光秃秃的，是个英武的美男子。

当时结扎这种发型的大有人在，不过都是超过四十岁的老人。丑角留君实在是我难忘的恩人，他给我留下音羽屋① 扮演的六三和佐七等古代工匠生龙活虎的最后留影。

① 歌舞伎著名演员尾上菊五郎的艺名。

古代受到水户先生扶持而发家的某工匠的儿子，迷上了一名颇有风韵的洗澡堂的女子。这位女子本是出演“白浪物”[1]的旧时代的淫妇。作为江户时代的遗风，当时的澡堂楼上总是坐着敷着白粉的女人，抓住入浴的男人嬉戏。想起那江户衰亡期的妖艳色彩实在令人羡慕。即使西洋绘画中所见的浴场中群芳游戏欢乐图也难以与此相比。

小石川随着整个东京的发展，几年过去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吧。

当初，我从六尺横町的租书店借来古代木板印刷的《八犬传》阅读的时候，给我诸多神秘趣味的冰川的流水和大冢的森林早已被抹消得无影无踪了。我最后一次寻访茗荷谷畔的曲亭马琴的陵墓，已经过去十四五年的岁月了……

明治四十三年七月

① 歌舞伎中专门以盗贼为主角的喜剧节目。

夏之街

一

枇杷果熟了，百合花已经散谢。白昼蚊鸣的林木荫处，据说能改变七次颜色的盛开的紫阳花也早已枯萎了。梅雨过去，盂兰节的演出到了最后的节目《千秋乐》。人人都要去避暑了，返里归乡。接着，炎暑的明朗的寂寞占领了都会。

然而，自己从孩童时起，每年的七八月大都不去任何地方旅行，照例在东京消磨时日。第一理由是：自己生在东京，没有可去的乡里；第二是父母带全家人去逗子或箱根，自己当时是中学生，爱好文学和音乐，必须逃避监督的眼睛，沉迷于一种不正的娱乐之中，在留下看家的堂皇的名义下，自行退避，夏季三个月离开父母越远越好，并以此为无上的幸福。

我记得是中学毕业前一年的事。不知什么原因，在两张十六开的纸上记着去逗子半个月的事情，至今还保留在自己的箱底。时而模仿，时而剽窃，运用成岛柳北夹杂假名的文体，中间不时插入汉诗的七言绝句，把自叙体的主人称作游子或小史，将薄幸多病的才子摒弃都门之荣华、于海边茅屋中倾听松风这种假设的哀愁生活，运用几分稚气的调子，

且带着可厌的修饰的痕迹而写出。全篇题为《红蓼白苹录》，插入的绝句有：

已见秋风上白苹，青衫又污马蹄尘。
月明今夜消魂客，昨日红楼烂醉人。

年来多病感前因，旧恨缠绵梦不真。
今夜水楼先得月，清光偏照善愁人。

今日再读，不觉喷饭。只有十四五岁的少年，竟然道出“昨日红楼烂醉人”，文字上的游戏不是令人吃惊吗？但自己最近读被称为十九世纪最正直的告白诗人魏尔伦的详传中的《秋日胡弓长咽泣》，这是他有名的 La chanson dautomne（秋之歌）中的一篇，是魏尔伦作为高蹈派诗人最幸福时代的作品。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当时他已有了妻子、朋友和一定的职业。看来，“想起过去的日子就哭泣”，还有末一节的“我是徘徊于这里那里的落叶”等，依然是诗人的 Jeux d'esprit（心的游戏）。当然，我不是自比名噪一时的大诗人进行辩解，只不过想说明，晚年如 Sagesse 写过忏悔诗的人，有时也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怪的感觉。

我每年暑期休假习惯于呆在东京。现在想起那时的事，最愉快的是七八两个月都在大川端的游泳练习场度过。

直到今天，如果有人问起，大川河何处最浅，何处最深，潮水涨落时哪一段最湍急，那么我还能一一作详细的说明。这些都来自当时的经验。

午后骤雨初降，可以听到远去的幽幽的雷鸣。一大片洁白的云峰被夕阳染红，飘浮在一望无垠的河水的对面。这时

试倚着吾妻桥上的栏杆，看那顶着潮水顺河而下的航船吧。船大都沿右岸的浅草操橹前进。这是因为浅草一带岸边水浅，上涌的晚潮比较平缓。但是你从沙洲沿河的楼上俯视，大多数的下行船正相反，他们大都靠近左边深川本所的河岸而行动。这是因为要躲避从大川口正面吹向日本桥区的大风。溺水的尸体也都随着风和晚潮漂流到沙洲的岸边来。

我学会游泳是在神传流的练习场。神传流的练习场每年建筑在本所御舟藏近岸的浮洲上。浮洲生长着一片茂盛的芦苇，退潮时和下雨天，本所附近的贫家女儿们来这里拾蚬贝。现在筑起了石墙，成了新造的陆地。浜町河岸也像过去一样，每年都建造练习场，只有我们神传流的小屋被拆迁，浮洲上茂盛的芦苇再也见不到了。

获取全套游泳技巧的证明之后，可以完全离开教师的监督了。我们一大早来到芦苇荫处的练习场，脱去衣服，换上游泳裤，在大川河里任潮水漂流。上游可到向岛，下游可到佃一带。游累了，就爬上石垣，像狗一样在河畔转悠。

曾经穿着湿漉漉的游泳裤很有兴致地站着观看真砂座剧团的演出。在永代桥上受到警察的盘查，大家叫骂着说"要抓就抓吧"然后四五个人一起，从桥栏上倒栽葱跳入河里，一个猛子窜出十几米远才露出水面，然后高声喊叫起来。

到了既不能游泳也不能光着屁股在河岸上胡闹的时节，自己依然和喜欢大河的朋友一起，利用学校大部分课余时间去划船玩。

我们当然是划小船。但小船至少需四五人一同挥棹划

出，即使累了谁也不能随便停手。因而这些狡猾的懒鬼一直选择省力的旧式的小货船。当时好多人称小划子为“巴台拉”，在浅草桥的野田屋和筑地的丁字屋租船，“巴台拉”和小货物每天的租金相差甚大。

不论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放学回家时就背起书包跳到小船上。我们经常把船停泊在藏前的水闸、本所的百棵桩、代地的食品店的栈桥、桥场别墅的石墙下，或者系在小松岛、钟渊、绫濑川等地的浓密的芦苇荫里，思考代数和几何的作业题。有时把藏在教科书中的《梅历》①和《小三金五郎》② 的叙景文和眼前的河流实景一边加以对照，一边欣赏。

由于少年时代的感化，我一生不管受到如何激烈的新思想的袭击，恐怕都不会脱离江户文学而面对隅田川的自然风景吧。

钟渊的纺织公司和帝国大学的艇库，在本人尚不知道隅田川之前就存在了。这些新势力事实上日渐侵占了土堤、田地、河岸和茂盛的芦苇，然而我的心中却没有受到任何感化。因为比起吐黑烟的砖砌的工厂，言情小说的文章更有趣，更美好，永远给我以强烈的印象。即使过了十年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只要听到一次竹屋桥场或今户等地名的发音，我就会立即离开现在，神驰于比自己出生时更加久远的年代。

---

① 即《春色梅历》，言情小说，凡四编十二册，为永春水作。描写美男子丹次郎和深川艺妓米八的恋爱故事。

② 以大坂岛内绵屋的妓女小三和病殁于 1700 年的俳优金屋金五郎的情恋为内容的剧本。

不管自然主义如何强调理论，我自己都不可能仅限于眼前的风物看待隅田川。

自然主义时代的法国文学，反而能使我对隅田川产生丰富的幻想。

莫泊桑在他的短篇中描写乘船游览塞纳河，不由使我饶有兴味地回忆起学生时代。龚古尔兄弟《En 18……》中关于月夜莫顿瑰丽景色的叙述，对于喜爱遍布芦苇和水杨的绫野一带风景的我来说，更加陶冶了崭新而纤巧的艺术感受性。左拉通过一篇题为《田园(Aux Champs)》的颇有趣味的小品，详细叙述了现今巴黎人喜爱都市近郊塞纳河畔风景的来历，这便偶然使我将巴黎人和江户人的风流加以比较。

根据左拉所论，过去的巴黎人对于郊外的风景不像现在的巴黎人那般热心，一到星期天必定出游。其证据是：即使读反映时代风俗的文学作品，从十七十八世纪的文学上也看不出一点今日抒情诗人所歌唱的对于自然的感想。卢梭出现后思想始为之一变。由于夏多布里昂、拉马丁和雨果等人的感叹，自然才开始为人们所亲近。最初被希腊艺术divinisée(神化)的自然，被法国古典文学置之度外的自然，因了浪漫主义的热情，开始被humanisée(人格化)了。但是，雨果、拉马丁从未将巴黎郊外的自然当作抒情诗的直接题材加以歌唱。作为通俗小说作家，现在必须把正在被遗忘的那位Paul de Kock① 当作嚆矢。Paul de Kack 的目的不在于

① (1793—1871)，法国作家，戏剧家。

描写郊外风景的本身，而是以滑稽、夸张的笔致，在其小说中描写了五六十年前，Louis－Philippe 王政时代的巴黎市民，越过狭窄的都市的城墙到郊外森林散步，在青草地上用餐的情景。从那个时代起，一般的风俗次第改变，Paul de Kock 之后，一个画家团体开始频繁地跋涉于巴黎郊外的胜地，发现今天人人皆知的 Meudon 的佳景，就是为了写生于自然而毁弃古典形式的 Francais 一派的画工。其后，一直探查到上游的 Mantes 是 Daubigny。过去连地名都不被人知晓的塞纳河畔，忽然之间拥来了杂沓的散步的人群。最初的发现者 Daubigny 终于放弃了塞纳河的主流，溯 Oise 支流而上，逃匿于 Anvers 的远方，而 Corot① 终于滞留于水木清华的 Ville d'Avray 了。

由此则记事翻然联想起向岛和江户文学的关系，江户人从时代来说，比巴黎人更早注意于郊外的佳景。俳谐师一群，手提葫芦探访江东梅花的“芳春渐至的景色”。藏前的老爷人众载艺妓和美酒于篷船之上，观赏“桥场今户实乡间，依依焚柴炊烟起”的河上景色。

当初为防备河水泛滥而构筑的向岛土堤，不忘施植樱花以为装饰，江户人的这种度量和把都市弄成电线杆子大森林的明治人相比，有多么不同！

巴黎人至今仍于星期天带领全家到郊外的青草地上饮葡萄酒，而我们的新时代却一味急于毁弃如绘画般美丽的传统。

这两天频频接到各方来信。寄来了面临谷川温泉旅舍

① 一般中译为柯罗(1796—1875)，法国画家。

和生长着松树的海边的照片。朋友们都照例去避暑了。可我还是哪儿都不想去。

廊下的胡枝子越发长长了，柔软的叶面缀满水晶球般的朝露。石榴花和百日红在午后的炎天下辉耀着烈火般的色彩。恹恹欲睡的浅色的合欢，于树荫深处，当着夕暮的微风摇动着淡红的刷毛。单调的蝉歌。时断时续的风铃声。——我依然哪儿都不想去。

二

莫泊桑的短篇小说 Les Soeurs Rondoli（《龙德丽姐妹》）的开头，记述了旅行中的不愉快的事：

> ……转移是最没有益处的。在火车上过夜，摇摇晃晃地睡觉，身体和脑袋实在受不了。在震动的车厢里，因腰疼而醒来，觉得皮肤上尽是污垢。各种灰尘向头发和眼中飞来。在到处透风的餐车里吃了一顿糟糕的饭。这些叫我来说，还是名之曰旅行的娱乐活动的可恶的序曲。
>
> 在这趟快车的序曲之后便是旅馆的寂寞。虽说挤满了人，可还是显得很空旷，接着而来的就是阴森可怖的房间，既别扭又冷清的床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床铺了。床铺是人生神圣的殿堂。人必须使生活赤裸裸地在温暖的羽绒被和洁白的床单之中，使疲劳的肉体得以恢复，得以安息。恋爱和睡眠的时间。知道我们生存最快乐的时间是床铺。床铺是神圣。它是地上最快乐、最美好、最可尊敬和宝爱的东西。

故而我每当收拾旅馆床铺上的毛毯时，总有一种嫌恶之情使全身震颤。昨夜谁在这里又干了什么？是个不洁而可厌的家伙在这被子上睡过的吧？我想象那些肮脏之辈，他们是些经常被人指指点点的丑陋的伛偻和生疥癣者。人们从他们那双污黑的手掌可以想见他们的双足和整个身体。我还想起那些当面能嗅到刺鼻的蒜味和熏天的汗臭的人们。想起那些残废，传染病患者和病人的寝汗以及人体的所有污秽和丑恶的方面。

一想到自己就要寝卧的这张床上也许睡过这样的丑类，一只脚一进入那里就感到说不出的厌恶。

这当然说的是西洋旅馆中的事。但日本的旅馆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被褥同样有臭味外，厕所还有每天早晨洗漱的水池之不洁，都堪称是附加的景点。

厕所就甭提了。要是在自家里，可以不必看陌生人起居后散落的发丝和那脏污的脸孔，如果停宿旅馆，就不能不穿着皱巴巴的睡衣，系着腰带，悄悄跑到公共洗涮场去洗漱。洗涮场因有流不尽的水，长满了青苔，用手一摸滑腻腻的，闪着光亮。而且扔掉的牙签的断梗上缠挂着青灰色的痰液，漏也漏不下去。腐烂的木板上残留着蛞蝓爬过的痕迹。到处像厕所一样臭气熏天。

为了重视卫生，为了尽可能避免不洁，连供县知事下榻的地方上最高级的旅馆，也要咬咬牙交一笔小费。如果单靠交小费可以奏效，那也不是太大的苦恼。问题是虽然花钱，但作为回报的却是：一旦要乘火车回去，一些该扔掉的粗大

的土产礼品却不能当面扔掉，必须打进行囊，成为途中的累赘。日本旅馆令人不快的事就是每早每晚伙计和老板娘的问候，每次散步都有女侍迎送。对于爱静的旅人来说，这些都是最大的烦累。

正考虑到何处去避暑呢，八月初便早早刮起了秋风。在那比起蚊香的青烟还要薄暗的灯影里，眺望着洒水未干的小院，透过帘栊倾听邻家楼上传来的三味线的琴音……东京最美好的城市生活当数夏天了。我相信，具有热带风味的日本生活，最使人心情欢愉，最能体现其他人种生活中决然没有的特征的，正是这夏天的傍晚。

虫笼、绘画团扇、蚊帐、青色竹帘、风铃、苇棚、灯笼，如盆景般小巧玲珑的器物和装饰品，哪个国家能看到呢？平素觉得单调而缺乏色彩的白木造的房屋和整个居室，反而因此使人感到一种无可言状的明快和轻松。最能显示出日本女人和周围环境和谐一致而极富刺激的瞬间，也是夏天的傍晚。勒着细软的伊达腰带，穿着洁净的浴衣，单膝着地而坐，出浴后略施淡妆，除了夏天的傍晚，何时才有呢？

沿着城中的河堤寻访夏夕的时候，我想起默阿弥翁的《岛千鸟月白浪》中"蚊帐吊银钩，今日复昨日"的句子，我时常沉醉在清元曲调的出现某一妾宅场面的三味线的情境之中。

观潮楼先生[①] 曾在题为《错染》的短篇小说中，用西鹤[②] 般的文字描述了浴衣以及柳桥女子的恋情。当时有个

---

① 文学家森鸥外的别号。

② 江户时代浮世草子（风俗小说）作者井原西鹤。

叫正直正太夫的批评家，运用拿手的 Calembour 骂道："先生的错染实乃错染矣！"① 我还记得这件明治小说史上有趣的逸话。

·那是什么时候呀(二十三四岁时)，曾在柳桥后街的楼上度过盛夏最热的日子。当时想邀请这家相知的女子到凉爽的地方游玩，才路过这里的。

我想避开那照射在窗外晒台上煌煌眩目的日光，等到夕风乍起的时候再离开。晒台上晾挂着"音羽屋格子②"、"水珠"和"麻叶连"等自古就很流行的花纹图案，其中也有一些属于新潮的设计。从晒台连接着窗下的踏板上，放置着花朵凋萎的牵牛和石菖蒲等盆栽，此外还有玻璃鱼缸。八铺席大的客厅一律铺着涩纸。没有壁橱的一方墙上，按顺序排列着漂亮的衣柜，一拉溜儿整齐的手环儿。面对通道一侧的窗边放置了四五台梳妆镜。风儿阵阵鼓动着窗帘，隔着逼仄的小路可以看到对面楼上人家的格子窗。

和镜台相同数目的四五个女子都一律在浴衣上系着细腰带，颠三倒四地睡在地上。虽说很热，但却三三两两像小猫一般依偎在一起。有一人戏弄着老老实实沉默不语的伙伴，结果有人生气地喊道："叫你不要摸我头发的呀！"还未来得及拌嘴，已被窗下走过的叫卖蜜豆的声音所吸引，一人站起身，慌忙喊住那小贩，一人倚在柱子上弹三味线，将另

① 法语 Calembour 是"同音异义文字游戏"的意思。日语中的"染"除了"染色"这个本意外，还有"迷恋"的意思。

② 歌舞伎俳优尾上菊五郎演出时的戏装纹饰。

一人喊过来问："哎呀，怎么弹，是从二入手吧？"

坐下又躺倒，躺倒又站起。那里放着翻过来的船型枕，那里扔着租来的小说和实用书。受宠的小猫咪摇响着铃铛爬上楼梯来，大家晃动着不知谁丢的红束带逗着猫咪。

我默默看着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袭浴衣即可做出各色美艳的姿态。这些年轻女人身体的线条看上去多么柔媚而丰仪。我真如观看描绘一群汇集于宫殿屋顶的土耳其美人的欧里扬·塔里斯特的油画，又像欣赏歌麿的浮世绘，迷醉于一种情味无限的甘美而优雅的兴趣之中。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左右的窗户上是一片辉煌耀眼的阳光。透过晒台上翻飞的白色浴衣的缝隙，辗转身子可以仰望那高渺澄澈的盛夏正午的青空。

也是这样盛夏的正午，我顺着连接批发商用仓库的河首向老子桥方向步行。我走在商家屋檐下的一线阴凉地里，倾听从仓房之间传来的三味线的弦音伴奏着长歌，和四周的景色和谐一致，我一时兴奋，不忍辄去。

歌者是年轻姑娘的声音，琴弦是夹着高音的连奏。不知是因为有了这音乐仓间横街的景色变得生动了，还是这横街的景色刺激着我的幻想，而使长歌也变得更加悦耳。对此，我至今不能断言。

真正的音乐狂在听瓦格纳的音乐时，反而喜欢撇开歌剧的舞台装置。但与此全然性质迥异的三味线是极原始单纯的，它决没有只凭乐器的音色就能使人产生纯音乐幻想的力量。故而日本的音乐，始终要靠周围的情景增强音乐效果，这是不可缺少的，也是不得已的。

那天是赤日炎炎的八月盛夏，一碧如洗的天空的蓝色浓丽欲滴，高而广地分布于干燥污秽的仓库的屋顶。横街看起来笔直，但却有着不规则的迂曲，从一方连续不断的仓库门口，透过黯淡的库房，可以窥见后门栈桥上顺流而下的光闪闪的河面，就像从洞穴里窥探一样。系着粗布围裙的装卸工，蹲在临水的仓房门口纳凉。路边货车上的马，垂着鬃毛，眯着眼睛，呆然不动，似乎连赶走那成群的苍蝇的力气都没有。搬运公司广阔的店堂里，在帐房和金库之间，有个年轻人在打算盘。再不见别的人出入。两三只灰鸽高慢地在炎天的屋顶上挺胸迈步。捆绑在马嘴旁的草料桶散落下来一些麦壳，不知从哪里来的迷路的一两只瘦弱的小鸡，惶恐地走到马蹄间啄食。没有一个行人。空气干燥，凉气渐生。

我走在平日里本该繁忙的横街之上，被那意想不到的寂寞和沉滞所深深吸引，产生了一种新鲜而强烈的趣味。我听到被那接连不断的仓库屋顶所遮掩的看不见的屋内传来了三味线伴奏长歌的琴音。在炎天下明朗的寂寞里，两把三味线不断弹奏出响亮的拨音。

我以为，听长歌的三味线没有比这一瞬间更具有味道的了。长歌的趣味在于表现“一中清元”① 等所未包含的江户气质的另外一面。不管拍子多快，手法多细，但都率直单调，极缺乏执著。少有情绪粘滞缠绵之处。然而这种轻快鲜明的调子，在称为俗曲的日本近代音乐中再没有超越长歌的了。

伴随着长歌三味线的琴音，我凭空想象那位弹拨三味

---

① 净瑠璃之一派，为京都的都一中所创造。

线的人，她是一位幸福而富裕的商家姑娘，或是一位任性、负气而又婀婉、亲切的商家姑娘，她没有经历过端歌[①]中所表现的恋爱的苦辛和浮世的乏味，也未曾体验过净瑠璃所歌唱的义理人情的繁文缛节。尽管是八月的炎天，我想象那少女一定是在黄绢的衬领上围系着红色的扎染的带子。

漫无顺序，随笔行文，在这里再谈一点我对夏天的记忆。

也许想去沐浴一下山手深井里的水吧，夏天我和两三个讨厌自来水温热的下町女子，结伴到目黑的大黑屋去游玩。我们行进在为茂密的竹园和树荫所遮掩、连接许多古旧小屋的郊外的道路上。这时，我蓦然从半枯的杉墙之间，看到花草扶疏的小院的竹竿上，挂着一件似乎忘记收回的晒干的女浴衣。

即使在下町，不去特别的地方也难得一见那印有粗花条纹的浴衣。那已经洗得发白的使人想起往昔的染色，已经剥脱得没有一点影像了。看得见的青绿仅有河端的柳树，连蝉声也很少听到的这些下町人家的女子，幽闷于火车电车都不通的贫穷的郊外的街巷，耳听着秋雨渐渐老去，她们该是一番怎样的心境呢？……于是不由觉得，过去那种看到郊外市镇唯感寂寥的心境里，又突然增添了人世的零落、老衰、病死等特别的悲惨。

下町女子的浴衣最适合透过灯影、树木和花草的颜色去眺望，欣赏。东京的市街上有庙会。轻笼着灯火的油烟的

---

① 近世俗曲之一种，兴起于三味线组歌和长歌之后，曲调自由而富于变化。

夜空，在河畔或街头上看去尤为艳丽。我每年都要像今年夏天一样滞留于东京。

八月也快要过去十天了……

明治四十三年八月

灵　庙

《梦影和诗人》的作者，在现代法国诗坛上最具幽暗典雅风格的安列・顿・雷涅，逃离现代都市的喧骚，徘徊于路易国王霸业的旧迹凡尔赛的园囿，写下一卷诗集，题为 La Cit'e des Eaux(《喷水之都》)，序诗的末段有这样的句子：

我想寻访和亲眼看看凡尔赛
不是因为它的壮丽和光荣
化做无数神明的路易大王依然活在世上
故而，我如何才能穷极这历史的峰顶？

荒凉而又壮观的风景里
往昔美丽的影像一派惨淡
游乐已经绝迹，但我高兴地看到
唯有不变的池水
安然栖息于往昔的秩序与宁静之中

我之所以频频不止拜谒芝山内的灵庙，全然出于相同的心情。然而，雷涅既然是世界上的大诗人，他和我在思想和诗才方面，不用说有天壤之别。不过，同样出生在世界上，一旦成为诗人，在回顾已经消亡的艺术时因感奋而激发的

美的真情，在我看来并没有多少差别。

不不，我认为，比起雷涅那种“我倾听凡尔赛最后的喷泉面对喷泉之都恸哭”的怀古悲思来，我对于灵庙所倾注的激情中，应该更深地潜隐着一层痛切，一层悲惨。

庞贝的古都在火山灰下依然保存往昔的姿影就是一个实例。从法兰西地层中开采的石材建筑的凡尔赛，无须害怕火灾、风暴和白蚁的侵害，正像今日所见到的，在无限的时间中永存不朽。但是我们木造的灵庙，不久前受到了邻近增上寺的火焰的威胁。一想到消蚀万物的可怕的“时间”的力量，这座用金箔朱漆建造的美丽的宫殿，不就是一位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的美丽的公主憔悴的容颜吗？

我最初目睹这座古建筑已是好几年前的事了。那时大概还没有上小学吧？樱花盛开的一个下午，我跟父母一起从小石川的家中来到这里，虽然乘车也觉得非常遥远，不像是在东京市内。我还朦胧地记得，金碧辉煌的殿堂有好几个。一如在浅草观音的石阶前，我给鸽群喂食，但不知为何，这些殿堂附近却不像浅草寺前有着许多热闹的杂货摊子。我不由为此而感到不平。

少年时代的几年过去了。十年以前，也是一个樱花盛开的午后，我和木曜会的葵山、渚山、湖山等文学家一起，坐在五重塔下路旁的茶馆休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拜谒灵庙。我们一边吃樱饼，一边喝涩茶，谈论如何对抗红叶派文学称雄的文坛。具体地说，净是谈论怎样才能使《新小说》和《文艺俱乐部》的编辑购买我们的稿子之类的问题。我们忙于评论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左拉的法则了。其后不到三年，意外的命运使我远赴异乡，又过去了四五年的岁月。等再次归来，时

势苍黄，已经今非昔比了。

为了会见久别的人们，我首次乘市内电车去高轮参加小波先生的文学会。一路上观尽夕暮沉沉中的外濠的景色，再从内幸町换乘别的电车，眼睛不住注视着窗外。那些拥塞着杂乱无章的房屋的街道突然消失，周围一片黑暗，这时我立即看到窗外是一片纵横交织的高大的树木。那些树干在苍白的灯光和澄明的夜空里参天耸立，描画出自由屈曲的美丽而粗大的线条。美国原野上耸立的栎树，法国街道并排的白杨，地中海畔常见的橄榄，各以独自的风姿在不同的国度创造出特异的风景美；与此相同，世界上的人也如广重的《名所绘》上习见的那种常青的松树。

电车职员喊着"三门前"，我随着他的声音下了车。当我伫立于前后左右匍匐的松树林中观察它的姿影的时候，立即想到几年来全然遗忘的灵庙的屋顶和大门。但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从后门办理拜谒的手续，于是在一个静寂的秋夜，只好从萦绕的栅栏外面诚惶诚恐地窥伺那如波涛般重叠递进的屋脊和在海平般敷地的一隅排列着的石灯笼。

翌日，在昨晚下车的三门前乘上电车，按顺序首先拜谒了一番端的七代将军的灵庙，然后是六代将军，最后再去隔着增上寺和东照宫毗邻的二代将军的灵庙。这件事已写入题为《冷笑》的小说中，我借着红雨这个人物的口作了详尽的叙述：

最使红雨感动的不是解说人一一讲述的高贵的雕栏和壁画以及金箔天棚的一部分装饰，而是这座命名为灵庙的建筑以及周围地面上的整体结构配置的方

式。

大门顶戴着弯曲的屋脊，两扇门扉有着多种装饰，左右安置着威严的偶像。一走进这座大门，沿着笔直的石板路就到了第二座门前的石阶。石板路的两边非常平坦，一律铺着珠玉般光滑的小石子。玉石砌的正方形的各个墙角，整齐排列着数不尽的铜灯笼。进入第二道门，地盘渐次升高，和第一道门内形式相同而稍显狭窄的平地，一直连着直接顶戴灵庙的更高一层的第三道门。这一带萦绕的玉石墙的内侧与其它处稍有不同，悉呈现回廊的体势。从灵庙方向向下俯视，可以望见坠着灯笼的红漆柱子肃然整齐地排列着。灵庙本身和平地一样，基座有高低两级，如果由第三座门望过去，内殿之深沉由于周围的装饰和幽暗的灯光而变得更加神秘莫测。

这座建筑的整体样式，充分表达了人们具有的虔敬崇拜之情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这是一座伟大的美术杰作，它使你产生最大的兴奋，并成功地实现了这一目的。红雨相信，给他终生难忘的最高美的感动的是参观巴黎的著名建筑。同那时的心情相对照，芝地的灵庙所带给他的激动远比巴黎的建筑要强烈而决非低弱，他为此表示感谢。不仅如此，正如那种曲线的哥特式建筑很好地传达出那个民族的特性一样，他高兴地看到，这种方形的灵庙的构造和浓丽的色彩甚为出色地显示了东洋固有的沉静、骄傲和与世隔离的贵族思想。不仅如此，红雨望着用门和玉石墙间隔开的二段三段式的区划，感悟到麦特林克和雷涅等人从宫殿中的柱子和

门扉上真正体会了象征艺术的真髓。

实际上，这座两世纪以前的建筑，对于我，对于明治这个过渡时期的艺术家来说，真不知给予多少有益的教训和意外的惊叹。

那位追求形式美的诗人戈蒂埃，对于宇宙间一切美的现象能用适当的文辞加以表现，如果我和他一样，对于用词的丰富抱有惊人的自信，那么我将灵庙的廊柱和门扉上的雕刻以及天棚和板壁上的绘画一个不漏地全部描绘在这里，虽然七代、六代将军和相邻的灵庙的构造完全一致，那么我也要单单把装饰细节上的不同一一详细列出，以便自豪地向尚未见过灵庙的人加以介绍。

但是，我的画板过于狭窄，而展示在我眼前的世界过于庄重美丽了，我只能满足于将片断的感想作片断的记述。

我们过渡时期的艺术家，一旦进入灵庙的内部就能感到玉石墙外杂乱的明治社会和玉石墙内秩序井然的世界之不同。首先让僧侣陪伴着走进朱漆斑驳的回廊，背靠石阶坐在享殿的坚硬的榻榻米上，正面是遥遥相对的金光灿烂的神坛，近前方左右是描金的唐狮子壁画，四方的栏杆之间可以望见百种花鸟和波浪的雕刻。再仰望一下那被金箔的圆柱支撑着的花纹纵横的高大的天棚吧，当你在这广大的另一种天地深深感受着那幽邃的光线，黯然的色彩和冷静的空气，自然诱发一种在别的喧嚣的场所决然体味不出的感情的时候，你再倾听一下僧侣们一边讲述这座灵庙的来历一边毫无表情地低低诵经的声音吧—— 往昔举行祭典时，十万石以上的大名端坐于这座殿上，十万石以下的大名则

列队于外面的回廊上。听到僧侣的讲解(不是从语意上),你的眼前将会出现过去的时代举行盛大祭典的壮丽场景。我顺着庄严的唐狮子壁画,又看了几个并排放置的古老的经桌,眼前浮现出金襕袈裟、耀目争辉的僧侣的队列。宫殿的地面上安放着鼓和钟,由此仿佛听到了宗教音乐厚重的鸣响。回首再看看阶下石板地面网眼般玲珑透剔的朱漆玉石墙和整齐排列的廊柱,想象着坐在这里的各国大名颇具威仪的服装和秀丽的贵族容貌。我虽然无意加以比较,但也不能不想到那些身穿不太体面的洋服的贵族院议员集合于日比谷会场的光景。

即便如此,我们站在盎格罗撒克逊人种① 所带来的散文般实利性的文明基点上,面对没趣的萨长人②所经营的明治新时代,于数年之间经历着数度的时势变迁,只好徒叹奈何。

时至今日,不管多么美好,我们都无法将昔日的梦境原样唤回我们的眼前。但是,从文学、美术、工艺,到日常一般的风俗流行,大凡新时代所造就的一切,只要劣于过去或不比过去优秀,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像唤醒沉滞的英国画界的罗赛蒂一派那样,从遥远的过去寻求理想的目标。

我对自己所生存的时代越发感到无比的绝望和愤怒,为此,我越来越崇拜无声地沉睡于松荫深处的过去的殿堂。

逐一眺望一下栏间和廊柱的雕刻,还有那天棚和板壁的绘画吧。

我在这里遇到了我们祖先创造的无数东洋固有的艺

①② 分别指代英国人和日本人。

术。植物有松、竹、梅、樱、莲、牡丹，动物有鹤、龟、鸽子、狮子、狗、象、龙，自然现象有飘卷的云彩，汹涌的波浪。任何一种艺术都出自一种奇妙的构思，超越了写实的框框，并巧妙地加以规范化和理想化了。我们今天既然要赞颂春天美丽的自然风光，为何非要攀折来大丽花和木槿花呢？

朱漆的玉石墙边，沿着石板种植了几棵松树和梅树。这些植物垂在地上的弯曲的枝条，像岩石一般高低不平，满布着苔藓的古老树干，使人想到只有日本画才具有的线条的笔力。并排的石灯笼荫下和石板地面，散落着假花般的茶花的花瓣，那样子使你想起非写实的光琳派的色彩。不同的风土产生不同的艺术，这是当然的事，而且能够毫无遗憾地发扬这种风土特具的感情，这其中不正包含着一切伟大艺术无尽的生命吗？

下雪时我和平时一样拜谒过灵庙。我记得那时屋顶积满白雪，屋檐下边浮雕的色彩被映衬得异常美丽。以黑油油的大门为背景，落花般的雪片纷纷扬扬，好似一幅巨大的画面。我觉得那是任何一件外国杰作都无法比拟的，它使我产生一种特异的美丽的幻想。如果硬要我找出可以比较的对象，那就是描绘胜地雪景的古代“锦绘”，或者舞台上见到的《吉野山》和《水浒传》的场面。然而这些“锦绘”和戏剧的部分背景，决不能完全反映这种难得一见的东洋固有的风景。

一个无风的宁静的晚上，寒月的清辉无边地照射着。这清冷的月光和澄净而幽邃的天空，自然地使我们的国土带有令人怀思的南国的情趣。我从公园后面的池畔登上树木葱茏的高丘，渡过二代将军墓边的朱漆小桥，坐在树根下从高处俯瞰眼下二代将军的整个灵庙。

古木参天的老树的梢头，时时有猫头鹰的啼叫。月光将重重叠叠的屋顶照耀得像银盘一般。屋檐下的彩色像海上的渔火闪烁。越过屋脊，可以看到灵庙前的平地如湖水一般平滑明净。重重萦绕的正方形的玉石墙和一排排直立的石灯笼左右相对，还有圣水池边整齐的石柱，这一切都在幽暗的月光中浮现着，显示出清晰的轮廓。夸张一点说，我眼中所有的线条仿佛调和交织在一起，就要发出一种声音来。然而这种音乐全然不同于瓦格纳的主题和德彪西的风格。这是产生于这块土地并将这块土地的形象秘密传达到人们心中的特种艺术的絮语。

半个世纪前，一场政治革命使东睿山的大伽蓝化为灰烬。自那以后，都市里建设起了新的文明，创造了火车、电车和工厂，而建筑这项国民艺术全然被消灭了。而且，一刻一刻随着时间的衍进，我们的祖国呈现出盎格罗撒克逊人种的殖民地般的外观。古代美好的东西渐渐消亡下去，新的可爱的事物尚未发芽。好比在焚毁的荒地上临时搭建的小屋之间彷徨，在这明治时代都市的一隅，我们所能接触的一点点昔日壮丽的面影，不就只有这样的灵庙、这样的废墟吗？

尊重过去吧，过去常常是诞生未来的神秘之泉，是照耀迷茫的现在道路的灯火。让我们从这神圣的过去的灵场开始，驱逐那些种种卑俗的纪念碑和丑恶的铜像，驱逐所有一切新时代所建造的低劣粗糙的美术吧。让我们永远沉醉于祖先留下的伟大的艺术之中吧。我可以断言，我们的将来，除却我们的过去，不会再有别的可靠之途了。

明治四十三年六月

银　座

这一二年，经过银座的事多起来，不知不觉，自己成了银座附近种种方面的观察者了。

唯一的不幸是自己和现代的政治家没有交往，因而一次也没有机会登上设有包厢的松本楼。然而，按照人总要交际这种浮世的义理，我也曾在炎天之下穿着礼服，在帝国饭店、精养轩、交询社等地的阶梯上上上下下。在有乐座、帝国剧场和歌舞伎座看完节目归来，总要到银座的啤酒馆休息，即使没有末班车也不介意，和一起观看演出的朋友对节目评头论足，谈个没完没了。出售上野音乐学校演奏会入场券的两家西洋乐器店，均在人人皆知的银座大街。新美术品展览馆“吾乐”，建筑在八官町大街。发售《三田文学》杂志的书肆位于筑地本愿寺附近。地藏菩萨的庙会就在三十三间堀的河岸大道上举行。届时，成群的女子身穿华美的浴衣半夜出门买花草。

我敬爱的下町俳人某子的宅邸是和团十郎的旧宅毗邻的广大庭园，每逢来到这里，总感到一种悠然的贵族气派和洗练的江户风格，不由使人联想起藏前的富家门第[①]。高大

---

① 指江户时代浅草藏前从事批发经营的豪商。

的围墙，幽深的树木，使得轰鸣的电车声也自然变得遥远而柔弱。坐在室内的茶室里，我也顾不得盘曲着的双腿的疼痛，倾听着茶釜中煮茶的沸腾声，对于没有礼仪的现代的反感也一时休止了。

这座宅邸的后面有一条僻静的后街，被大道旁的房舍遮挡着，从那里连高大的本愿寺的屋顶都看不见。在这座后街上有几条不为正经人所知晓的横巷。我曾于夜雨初霁站在这样的横巷楼上的栏杆旁，召来从这里经过的说唱"新内"故事①的艺人，高兴地听她演唱《醉月情话》。一个梅花飘落的春寒的午后，客厅的毛玻璃门紧闭，屋内犹如黄昏一样幽暗，一群老妓聚在一起唱《一中小调》，我从那纯朴而古老的音调里品味出一种疲惫的哀伤之情。

但是，我自己的不幸的世界主义，使我不能忘记麦登堡饭店的餐厅；在水气迷濛的暖冬的夜晚，从那阳台外的树林里望出去，夜间的湖水、夜间的月亮、岛屿和夜船的影子显得何等美丽！跻身于以四海为家、不管在哪里都能谈笑自若的外国人中间，只有我一个人孤寂地守着一瓶卡奇酒②，年复一年重温着渐渐消泯的远国之思。

银座一带有着一切新事物和旧事物。作为一国之首都，靠着权势和富贵蒐集而来的所有东西都陈列在这儿。我们为了购买新流行的帽子和从遥远的国外来的葡萄酒，当然必须到银座才行。同时，在有乐町不愿听到的"往昔"的歌曲；要想造就一些"古代"的氛围加以欣赏，也只能选择这些

---

① 净瑠璃一派，由鹤贺新内所创，以音调哀婉凄清为特点。

② 原文为意大利语 chianti，一种意大利产葡萄酒。

有限的特殊的地方。

我经常登上天下堂的三层楼屋顶欣赏都市风景。我们既不是山崎洋服店的裁缝，也不是天赏堂的店员，要想鸟瞰银座周围的风光，攀登天下堂的阶梯是最为便捷的手段。在这里登高远眺，下面的东京街道显得颇为干净。十月的晴空下是一望无边的砖瓦建筑的海洋，虽然杂乱无章的高大的电线杆子随处可见，但使人感到东京毕竟是一座大都市。

山手线的电车从人家的屋顶上通过。越过铁路，霞关、日比谷和丸之内明丽的景色，芝公园的森林，品川湾的一部分，还有从眼前汐留的水渠绵延而来的浜御殿的幽深的树木，城门白色的墙壁，一眼望去，随着季节和时间的不同，呈现出各种美丽的景色，使人大饱眼福。

从远处的风景转过眼来俯视脚下的街道，同银座大街并行的几条道路笔直地穿过整齐的高耸着屋顶的楼房之间伸展开去。家家的阳台排列得像罐头盒，上面晾晒的红布和绿色的盆栽，于光线柔和而黯淡的午后，在污秽的屋顶和墙壁之间显现出耀眼的色彩。当阳台和房间之间的窗子洞开的时候，我可以自由地坐在二楼的客厅里洞察人们在干些什么。女人们裸露肩膀在化妆，然后走到狭窄的沟板上冲澡。这样的情景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日本女人在外人可见的地方冲澡这件事，曾使得《菊子夫人》一书的作者惊喜异常。[①]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事不必特别攀登天下堂的

---

① 指法国作家洛蒂(Pierre Loti)，他曾任法国海军军官，到过亚、非等地，作品有《洛蒂的结婚》、《菊子夫人》等.

屋顶也可以在山手的墙根路旁屡见不鲜。这件事只不过再一次证明过去各方人士所谈论的日本房舍和国民的性格等问题。

我们的生活不久将变得像西洋一样，尤其像美国的都市一样，这是人人眼里都可以想象的事。那么不妨把这个问题反过来设想一下，东京的面貌不久将全然改变之时，从哪个方面于何种隐蔽之处还能保留旧日本的原有形态呢？这种考虑也许是那些浅薄的观察家所不感兴趣的吧。但有如下的具体例子，帝国剧场的建筑是纯西洋式的，但不知何时，在大理石的廊柱荫里又繁衍滋生许多令人想起古老戏剧的譬屋和饮食店，使严肃的剧场外观不能保持下去。银座商店的改良和银座大街的铺路石板，将来随着道路的布置，怎样才能使得那些穿浴衣系腰带的纳凉的人们和那些打着纸伞趿着木屐的行人取得协调一致呢？进入交询社的大厅，一幅画着希腊人物的《神的森林》的壁画下边，有一些身穿家徽礼服和长礼服的绅士，相互对坐着下围棋，棋子撞击着棋盘的声音直达涂着金箔的高大的天棚。廊下邻近的房里不断传来打台球的声响。刚一看到这种情景，不用说我有一种难言的奇异的感觉。这种奇异之感究竟缘何而来呢？倒是应该深深思考一番。装饰精巧的纯江户式的料理店小客厅里，也像印刷厂的作业间一样，不仅天花板上垂吊着带有洁白灯伞的电灯，还进口了电风扇。总之，在现代生活中，大凡原来的纯粹的东西，都是东西方无差别地互相搅混在一起。据说不同人种的混血儿如果不加以特别的养护，其性格遗传只会继承各自人种的缺陷。日本的现代生活不正是如此吗？

银座一带不用说是全日本最为时髦的地方，但你发现，这里有着最具讽刺意味的高级餐馆，要想品尝原汁原味的西洋菜肴，不管到银座的哪一家西餐馆都不能如愿以偿。银座的文明和横滨的饭店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而且横滨和印度殖民地以及西洋之间也有着不小的距离。

有人说，比起帝国饭店的西餐来，街头小吃中的炸猪肉更具诱惑力。小摊上的炸猪肉已经失却西洋风味，和传统的油炸食品毫无抵触，成为一种全新的食品。蛋糕和鸭肉面经长崎进入内地，不久完全成了日本式食品。我认为，明治时代从西洋进口的东西中加以改造获得最大成功的是人力车和牛肉火锅。当然，随着时间的过去，决不是说今天的人们对人力车和牛肉火锅永远不产生反感。牛肉火锅的妙味在于“火锅”这种传统的古老的形式中收纳了“牛肉”这一新鲜的内容。人力车像玩具一般小巧，处处显得滑稽可爱，从一发明的时候起就和日本的生活相适应相调和。这两者既非原封不动的输入，也不是毫无意义的模仿，它完全值得用“发明”二字加以赞扬，它至少体现了发明者的一番苦心和创造力。就是说，它是经过国民的改制和认可然后出现的东西。

从这一点来看，我对维新前后西洋文明的输入有许多方面甚感叹服。德川幕府招聘法国士官进行训练的步兵服——出战的伞盔外加窄袖羽织，这件大小尺寸一如往昔的服装，比起今天纯粹的洋装军服来，更加适合上身长两腿弯的日本人。穿着洋装军服，不论怎样的名将，从威仪风采上来说，日本人连西洋下士官都不可比肩而立。不同的人种需借鉴其容貌、体格、习惯、举止等一切方面，苦心钻研，勇敢

地创造出不同的特种的东西。我每每观看上野的战争绘画，感到官军戴的红白毛盔甲很是好看，使我联想到拿破仑帝政时代的骑兵队的铠甲。

离开银座大街，步入金春横巷，如今看到两侧古老灰暗的砖瓦大杂院，想起明治初年输入西洋文明时代的情景，令我留连忘返。不用说，金春的砖瓦建筑一律像库房一样，墙壁上涂着漆，不可露出里头的红砖来。房檐长长地伸展出来，由圆柱支撑着。如今，斗拱下面已经没有什么空地，都被住户们任意改造或破坏了。当初营建这座砖石结构的建筑理想，肯定是使房舍高度一致，通过家家半圆形的房檐和排列的圆柱，呈现出利波里街上所见的美丽的理想住居的景观。二三十年前的风流才子，面对南国风格的石柱和拱形屋檐，以及纯粹江户风格的格子门和神灯，必定深知如何才能达到奇妙的新颖的协调吧。

明治时代初期，一方面认真输入西洋文明并加以出色地模仿和改造；同时另一方面又使摆脱德川幕府压迫的江户艺术的残花重见天日，再度繁荣起来。剧坛上可举出芝翫、彦三郎、田之助，文学上出现了默阿弥、鲁文、柳北等才子，画界轰传着晓斋和芳年的名字，相扑界以后再也未曾出现过像境川、阵幕一样的选手。圆朝之后，再未出现过圆朝。吉原比起大江户的往昔来极尽繁荣之能事，"金瓶大黑"中的三大名妓一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两国桥上有不朽的浮世绘的背景，柳桥背负着不可动摇的传说的权威。对此，当我基于某种香艳的意思想起新桥的名字时，不能不追忆明治初年再度兴盛的第二个江户。当

然，这种景慕远比实际更加美妙生动。

世界上还有比现代日本的时间过得更快的国家吗？有些昨天刚刚过去的事一旦回忆起来宛如发生在另一个时代。仅仅在两三年前人们还把有乐座看作日本唯一的西洋式新剧场。我们把新桥车站当作分别的场所和出发的场所写进文章，也还是四五年前的事。

今天的日吉町也有了 Printemps①，尾张町的角落的银座咖啡店即将建成。据闻，青年文学家有口皆碑的 Maison Conus② 不久也将从小网町河岸迁移到银座附近。但是去年这些舒适的休闲场所尚未出现时，我和朋友相约或者散步累了，单是为了眺望一下来往路人混杂的情景，也只好选择新桥车站的候车室。

那时候银座一带已经有了咖啡馆、茶馆、啤酒店和新闻纵览所等几家有名称的饮食店，但是这些饮食店没有一家符合我的要求。有时要想歇歇脚和朋友闲聊一阵子，按照历来的习惯要吃很多东西。一杯啤酒可以喝上一刻钟，如果在这些店里取得作客的资格，那么一小时不会喝酒也得喝上四杯啤酒，不然就会心中着急想离开，无论如何也不能久坐下去。

与此相反，车站内的候车室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是个丝毫不必介意的上等咖啡馆。在这里，你不必对着那些耳朵听不见、头发臭哄哄、脸色阴沉沉的女侍一遍两遍叫喊啤酒

① 法语：春天。
② 意思为“圆椎之家”。

和红茶，也不必为了一元钱找零花上五分钟而等得不耐烦，想来则来，想走就走。每当山手书斋中沉静的空气迫使我无休止地用功读书，不顾一切加紧写作的时候，我就硬是拿上一本轻松易读的书，坐到这座候车室的大皮椅上。这里，冬天有温暖的火炉，夜里有明亮的灯火。在这广阔的室内，一切阶级的男女，甚至会将自己波澜的一生向你展示出来。Henri Bordeaux① 在他的一部旅行记的序言中写道：

> 这里写了一个男人的故事。他把行李寄存在车站内，在附近找一家能听到火车汽笛声的旅馆，每日的伙食也由车站食堂包干，置身于随时都能出发远行的境遇中。他一向未曾离开过巴黎，如今却带着旅人的心情彷徨于巴黎的大街小巷。

漠然地坐在新桥车站的候车室里，耳闻急促的木屐声和尖锐的汽笛声，不由会泛起一种即将踏上旅途的自由而安谧的心情。上田敏先生来东京时曾对我说："住在京都可谓是一种旅行，如今住在东京也是旅行，像这般步行着心中很舒畅。"

我生活在动荡的声响之中，为了使心情静寂下来，巴望有更多的机会坐在车站的候车室里。为了应付车站人员的查问，我甚至会白白购买一张站台票或开往品川的火车票。

再说一遍，日本的十年等于西洋的一个世纪。三十间堀

---

① 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评论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移居巴黎，1924 年又去意大利。主要作品有《面具》、《反击》和《诗章》等。

的河岸上尚残存着两三家古代的船员宿舍，我一看见这些旅馆宽大的门面，就想起久远的时代，想起自己听说过的梦幻般的故事。那时母亲还是姑娘家，从这一带到猿若町去看戏，猪牙船上载着一盒盒吃的东西，从一条河驶向另一条河。我第一次去深川，也是从汐留的石桥下出发的，乘的是小火轮船。如今这也成了早已消亡的时代的逸闻了。

银座和银座周围还会一天天变化下去。正如看无声电影的孩子一样，我想观察着永无休止变化着的时代的绘卷，哪怕眼睛疲劳发疼也在所不顾。

明治四十四年七月

砾川徜徉记

对任何事都倦怠的我，偶尔也有一些兴致的时候，那就是走过城中的寺院，忽然想进入内庭，扫除古坟之苔，追忆故世的人们。

造访坟墓，追念故人，不同于访问生人之家宅，不必陈述寒暄之辞，也不必携带礼品。你想访时随时可访，沉迷于个人的思绪里，想离去时也不会有被挽袖强留之虞。可以抛却几度年华而置之不顾，亦不必担心受到轻薄不实之讥诮。于雨夜的孤清中读书，思恋书中之人，于风静之日访问其坟墓，更追忆其为人。此种心境无可比喻。也许那寒夜独自烹茶时的情味聊可与此相比。

我们东京市内残存的古碑断碣，其半数已在癸亥之灾祸[1]中化为乌有。存于山手寺院者虽幸免于舞马之灾，但星换斗移之俗世是否会永远将金石之文字存留于市廛繁华之间呢？抑或这远非杞人之忧吧？扫墓的兴味于现今世界的我们尚多少有所感知，及至我们子孙的世界，想知道这种兴味的人也无从知晓了。

---

① 指 1923 年 9 月发生的关东大地震。

扫墓之闲事业是江户风雅的遗习，如英美等实业功利之国则不存在此种趣味。我偶尔于巴黎看到此种事已是二十年前，大乱之后的巴黎人今天是否依然如此不得而知，江户时代有一位好奇之士，为使世人普遍知道探墓之兴味，著有《江户名家墓所一览》一书，以老樗轩之主人首先为其鼻祖吧。人们知道，《墓所一览》之上梨枣是在文政纪元年的春天。

春分与秋分定为扫墓时节。然而寻吊被遗忘的古坟多在秋分的午后日暮时分。终于寻出难以辨认的断碑，叫寺仆运水洗去苍苔，剥掉藤萝，指读或抄写漫漶的墓志。衰微的日影早已落去，茅蜩之啼鸣聒噪于耳际。难读之文字更加难读，不堪其苦。春分时节，风儿犹寒，雨日亦多。赏花时节，世间喧豗，亦无心出门。八重樱飘散之春末，牡丹尚未开放之夏初，正是老躯扶杖扫墓之时节。徒步长日，汗流额际，入寺庭则立即为新树凉风所拭去。坐于树根或石端，草丛中亦无蚊蚋来袭。丑草蔓地，亦无蛇恐。苔蒸于地，落花缭乱。日光辉煌，树芽艳丽。雨打墓石，古意苍苍。虽然两相不甚协调，但此刻追忆亡人之心胜于落叶之顷，更添加一层深沉。

今年甲子暮春，既非星期日，也非大节日。古街被前夜之雨洗 净沙尘。过午，阵阵微风吹干了后街的泥泞。由丸之内过神田去小石川原町的本念寺凭吊大田南亩[1] 的墓。我每逢走过小石川白山一带，必定进入本念寺拜谒北山、南亩两儒的墓。我还经常到南亩的后裔、我们的朋友南岳的墓上

① 大田南亩(1749－1823)，江户后期狂歌师。别号蜀山人。性情洒脱飘逸。其作品多讽喻时世，表现一种达观精神。

焚香献花。地震时这些坟墓变得怎样了？尤其是南亩的墓碑，在此兆域其形数最大者，是否倾圮破碎，我亦为之担心。这天去看到其位置稍有移动，而墓石完好。南岳之墓依然座于原来之地。自然石的碑面上写着《大田南亩墓》，碑阴刻着一首俳句："陶罐黝黝，清水满注。"此为南岳一句，为小波岩谷先生所书，石碑也是岩谷翁捐赀建成的。我初与南岳订交是明治三十二年顷，在善治俳句的清朝人苏山人罗卧云之平川天神祠畔的寓所。南岳讳亨，野口幽谷的门人。初欲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因体格检查不合格而翻改素志从事绘画。初欲以武立身，抑或仰仗其家世世仕征夷府为徒士之故吧。南岳少时耳聋，每与人语吐音如钟，平生富于奇行。明治三十八年秋八月，日俄两国缔结讲和条约时，鼓煽在野政客暴民，焚烧电车，破坏官厅。辇毂之下不见巡逻达数日之久，市民得以各恣其欲。此时南岳则白日不着衣履，肩钓竿至樱田门外，垂纶御沟，连日获鲤龟十数尾而归。再者，为纪念大婚庆典发行纪念邮票之顷，都人各赴邻近邮局，请求局员于邮票之上加盖当日纪念邮戳，而南岳却手持绘有春画的明信片数枚，抵达邮局窗口，请求加盖邮戳。局员没有留意背面之绘画，盖过三四枚之后才发出惊讶之声。此时南岳伸猿臂夺明信片而疾走。其后与人语曰："此实为敝家之宝。为祝子孙之繁荣，盖未知有胜过此物者。"其为人大体如斯。曾出品于上野日本美术协会的展览会，得奖状。授奖当日，当奖状由川端玉章之手授予南岳时，南岳鞠了一躬，接过来立即撕成碎片扔到脚下，然后悠悠然还席而坐。满堂画人尽皆失色。南岳徐徐回顾邻席曰："诸君勿惊，我非发狂，唯平生不喜川端玉章之为人，因而不想接受其人之手触及之物。仅此

而已。"尔后不复浮名于展览会场。闲居自适，时于后园栽培药草分与病者，并刊刻题为《田动草》之小册子，讲述其效验。人戏之呼为"田动翁"。南岳年年埋瓮土中，繁殖金钟儿，待新凉时节分赠知友。认识南岳之人家，入秋后无处不闻草虫琳琅之声，知友又以此呼之为金钟儿翁。南岳为弓术之达人，又是水府流游泳之师。据说，观其先人大田南亩自得翁之墓志，享保二十年七月，将军吉宗公中川狩猎之时，检阅徒兵之游泳，因自得翁达于水练而嘉奖之。可以说南岳之巧于水练盖由此来。大正四五年顷，南岳去四谷之旧居，徙北总市川之里，不分寒暑昼夜，专事钓鱼。大正六年七月十三日白昼，于江户川溺水而死。无人知其故。或曰于水中突发中风，时年四十又三。其配中村氏为南亩先生外姑之后裔，容姿艳丽，尚未嫁时即以四谷小町[1]之名称于邻里。有数男数女，嗣子名大承继家业，于本年春病殁。这天，余由寺僧处听闻，不禁愕然。因南岳四谷之旧居连接荒木町弦歌之地，为今日冈田酒楼所在地。这日，同时欲将南亩之室富原氏墓志抄于手帐之上。墓志之终末刻有悼亡诗六首。因载《蜀山集》故不录于此。

出本念寺横穿白山权现之境内，沿仅可通过人力车的垣根道路向北步行，其坂下有法华寺，又称莲久寺，此乃去年癸亥七月十二日我狎友哑哑子井上精一君埋骨之所。入门离离古松之下，寺仆在扫落叶。向他询问井上氏之茔域，经他引导前行。至今未到一周年忌，冢土新鲜，尚未建立碑

① 此处借小野小町比其姿色美丽。小野小町是平安前期歌人，六歌仙之一，为绝世美人。

碣。

向近旁先妣某氏墓前献上香华，出莲久寺。我至今尚不能作哑哑子已归黄土之想。我只觉得这些日子他之所以不能与我共在一起，是因为病于前夜之酒违约而无法前来。世上多有竹马之交，但像我与子终生一起共同作无赖行动者实为稀少。学生时代，被视为恶少年者于侪辈中只有子与吾二人。十六七岁时相俱唱和汉诗，从二十岁起共同执笔染指于小说，并俱游于俳谐。我之爱妓有暗与子通情者；子之情妇中也不无为我所夺者。盖此种情事皆为烟花场里一夕之游戏，不是乡下武夫们所能理解。吾等田舍郎亦有被人乞求作诗为文之时，则常由哑哑子制句以塞责。吾无俳才，不记有自作之句。每忆此子之名吟首先浮于念头。一边追想旧交，一边移步前行，不觉过了白山御殿场，沿植物园出病人坂。坂坡有一古寺，门上揭“安闲寺”三字。忽儿想到安闲寺之灸甚有名，出售艾药即为此寺。记得吾等童稚时闻其名而惊恐得不敢哭泣。追忆如缕缕细丝，抽之不绝。此时，植物园门外小径沿水田绵延，水田由冰川森林之麓绵延至传通院兆域之畔，一脉细水潺潺贯穿其间，此即旧记上所说小石川之流水，如今变成通过穷巷的一条沟坑。啊，四十年前的往昔，我于此细流之畔，春天采摘笔头菜，夏天扑流萤，抓红蛙，以至于忘记日暮。红蛙剥皮用酱油红烧时味道甚美。当时位于金富町我家包车夫中有个叫做虎藏的，背上刺着“菊慈童”的花纹。据说其父过去是町镇上的当差，老而盲目，受儿子虎藏的照料，住在极乐水的后街小屋内。虎藏陪我摘笔头菜，捕红蛙，回来时特地路过其父之家，将所获之物送给父亲作夕饷之菜。我记得在贫苦人家的夕暮中，看到一位盲

目的老夫，剃着光头，兀然面对佛坛叩钲诵经的背影。初见时感到莫名的惊恐。我家女仆们纷纷传说：虎藏的父亲过去追捕和拷打过许多人，眼睛看不见东西便是他的报应。虎藏不久也从我家告假，来到牛込警察署当刑警。我十七八岁时到一番町的家里，听说虎藏晚上曾到江户川河畔的茶馆捕捉停宿的艺妓。其后他来家里还向车夫谈起过此事。环绕极乐水之麓的细流畔，如今高耸着博文馆的印刷厂，当时可以仰望的光圆寺的公孙树已经看不到了。登上矮小房屋间的小路，由久坚町过竹早町的垣根道，再由曾为画伯浅井忠的宅邸的门前，走数步出同心町之康衢。电车卷着沙尘来来往往，道路对面在通往切支丹坂的斜坡下口，有旧丹后舞鹤藩主牧野家的黑板墙和玄关前的老树，都同四十年前的往昔没有什么变化。怀念之余不觉停住了脚步。从切支丹坂到茗荷谷一带本来有不少相熟的人家，如今都不在了吗？沿电车线向传通院方向漫步，不远有新坂的出口，越过新树的梢头，可以望见赤城的森林。新坂上有我幼小时候大学总长浜尾氏的宅邸、音乐学校校长伊泽氏的宅邸、尾崎咢堂的僦居地，门墙毗连，庭树交柯。这段坂坡本不通车辆，不知现在如何。沿电车道走二三百米，又可看到坂下的出口，此即金刚寺坂。据考证家所说，自文化初年起大田南亩居住的莺谷，就在金刚寺坂中段稍西的低地上。嘉永版的区划图上，金刚寺后头紧接多福院之处有块空地，标注着莺谷。当天，我手中未带区划图，仅凭记忆进入一条小径，突然看到一方宅邸，这便是我幼小时就熟悉的驹井氏之家。隔着坡道是一个名叫阿利贝的法国人的居址，如今为岩崎家的别墅。原来一带 松叶蓊郁的土墙，已变成城塞般的石屏。岩崎家的东

邻依然是思案外史石桥氏的住居。听说迟冢丽水翁亦曾卜邻于此地。正德之昔，太宰春台①于传通院前设帐之事为人所知。砾川之地自古可谓为文人游息之处。我自驹井氏门前沿水路向西寻找，这里有幼时就知道的福冈氏的门第。福冈氏是维新的功臣。门前小径忽然达于悬崖之顶，又分南北两条而向下伸延。崖下有人家。莺谷应该就在那一带。然而南亩的乔迁楼旧址又在何处？文化五戊辰年三月三日，南亩曾于此设六秩之贺筵，此事见于他的随笔《一语一言》。大洼诗佛② 于《诗圣堂诗集》卷十中有题为《雪后莺谷小集得庚韵》一诗，写的该是南亩家的事。其作曰：

乔迁楼在悬崖上，阑干方与赤城平。
霞气不消连旬雪，万瓦浑如妆水晶。
疑在广寒清虚府，四望生眩总莹莹。
主人爱客兼爱酒，暇日开宴迎客倾。
衣冠何须挂神武，与身并忘刀笔名。
我是江湖钓鱼客，平生不曾接冠缨。
十里泥泞深于海，今日肯来订酒盟。
唯应烂醉报厚意，对君不醉作么生。

另外，六树园的狂文集《吾妻方言》中有题为《莺谷樱之会》一文。勾栏前边樱花已经盛开，如今经风一吹稍稍飘零。今天再去探寻往昔那棵樱树已经毫无意义。这一带现在称金富町，过去是金杉水道町，即南亩所说的金曾木。悬崖上

---

① 太宰春台（1680—1747），江户中期儒学家，著有《圣学问答》、《论语古训》等。

② 大洼诗佛（1767—1837），江户后期汉诗人，书法家。

乔木依然摩天，树根怒张作岩石状。下涧道，竹林间见茶花竞开。家犬从篱笆缝见人来而狂吠。宛然田家光景。顺着细径盘桓走去，便自来到金刚寺之域。寺仅遗留堂宇，墓田悉为人家。旧记上所见实朝之墓如今也难以寻觅。过本堂前进入僧房和人家之间的小路，迂回而出现于金刚寺坂的中腹。路上看到童稚时熟悉的辘轳井还在。大都市的康庄大道年年面目翻新，而小穷巷屋后的湫路，经过几度星霜却依然不改旧观。纵观一个人的生涯也大致如斯欤！人一旦奔驰于势力之巷，为时运所激荡，不能晏如于旧习。这种人偶尔读邻人之报纸，如有提倡衣服改良论者，必须马上表示赞同，给腰肢弯曲的细君套上西服。他必须牵着儿辈的手，时而去剧场看少女歌剧，时而去日比谷街头瞻仰丑陋的官吏的铜像，还要力陈其功绩。然而如吾辈世间无用之闲人，宛如陋巷的湫路，至今依然保存着辘轳井和公厕一样，于七夕之夜和妓女一起裁彩纸，吟狂歌，于中秋月下吃赏月团子，鼓腹泰平，而不会招人所咎，可谓幸矣！

金刚寺之中腹有每夜来为先考揉肩的名叫久斋的按摩师的宅邸。当我写作卑稿《传通院》时，特把“久”写作“休”。久斋姓村濑，名久太郎。其父寅吉，或许是幕府的御家人吧。我家自金富町迁至一番町时，久斋因病辞世，其妻叫新，来我家主管炊爨浣涤之事，以些微的工钱鞠养老姑幼子。我父三度徙家，终于在大久保村卜得燕息之地。衙门旁皂荚树荫下，有茅葺的废居无人居住，当时听闻久斋老母重病，我母亲搬来这里，不久又为其办理了葬仪。新被此种恩义所感，先考捐弃馆舍后，曾一时怀着真诚心意来我家操持家务。大正七年岁暮，我家将先考旧居出让他人，将琴书移至筑地僦

居时，新渐老迈，两眼模糊，其子已成家，住在牛込筑土。次年春，她请假离开了我家。临走时说："有何事请随时通知我，下月大扫除我来帮忙。"可是没有了那样的机会。一个月后，儿子那边来了消息，说她突然辞世，享年六十余岁，听说是罹患流行感冒而死的。新去世后，我家好多年没有找到像她那样善良的女佣。新生于武州南葛饰郡新宿的农家，本来不识字，但她恪守妇道，循规蹈矩。良人辞世后，她一直守寡，赡养婆婆，抚育儿子，以诚实之心回报别人的恩义。我纵观大正当今之世新型妇女之所为，翻然回顾我家老婢新的一生，不禁泛起敬畏之情，岂是偶然？只听说新的墓位于小日向水道町的日轮寺，尚未去那里凭吊过。这天，初夏的太阳尚高，随曳杖向一牛鸣之间寻访此寺。路旁有石级，寺门立于其顶。石级旁别开小道，易于登临。登高一望，忽觉旷然，隔着人家，牛込赤城之岚光翠色欲滴。向寺僧投刺请求供上墓牌，寺僧出来对我熟视良久，想起我家在小石川时的往事，于是自然谈论起四十年前的往昔。亦是一段奇缘。

不久寺仆走来，陪同去看兆域。兆域位于本堂后丘阜之上。登上石磴，见其半坡的井畔有老妇的石像，问寺仆方知是咳嗽石婆，欲祈求治咳嗽需供甜酒一瓶。这日我看到有四五十只玻璃瓶中盛着甜酒排列着。其灵验程度可想而知。

出日轮寺沿小日向水道町前行，抵关口攀目白坂陡峭的坡路，小憩于新长谷寺的树下。红漆的不动堂幸免于地震，然境内碑碣悉被运走。悬崖上有三层西洋建筑，遮断了东丰山的风景。顺来路而下，抵堰口瀑布，一看，此处不知何时改筑为水泥，上架一座铁吊桥。驹留桥一带已变成电车制造厂，上游的流水到此皆化成沟渎。过鹤卷町的新开町，夕

阳映在油漆的招牌上，可嗅到西餐的芳香。下神乐坂过麹町回到家中，天已昏黑。挑灯吃饭，食后戏以为记。时大正十三年甲子四月二十日也。

向　　岛

向岛并非古来雅游之地。然而，自大正壬戌年夏，我为悼念森先生，每年忌辰都去弘福寺拜谒先生墓苑，每一次无不经过向岛的堤岸。我隔着河远望浅草寺的塔尖和上游天空里筑波的山影，胸中便禁不住诗兴大发。我怅然追慕着江户往昔的文化，并回忆着我当时的青春年代。

大地震之后，我多半呆在家中，关于市中繁华街的景况，很少看见其所谓复兴的如何。与此相反，对于向岛灾后的状况，至少一年有一回亲眼看见，因此觉得有一些话可说。渡过吾妻桥，有早已成为啤酒公司庭园的旧佐竹氏的浩养园。但是，这座名园在地震未发生之前就已荒废殆尽不留痕迹了。枕桥畔水户家的林泉化为焦土后，一时成了土沙石材的放置场，看形势不日将变成洋式的新公园。吾人将于此地看到铁索和水泥的新公园，就像在日比谷、青山边所见到的那样。在三围之堤架设铁桥的工程也从去年开始进展迅速。据世间传闻，隅田川沿岸不仅向岛，浅草花川户岸不久也要建立公园。可以想见，这里不也正要建造纽约市哈得逊河畔公园那种似是而非的东西吗？反正隅田川两岸的光景不久将全部改观，往昔的风致只好到前代的绘画、文学中寻

找，除此之外便很难想象了。

有幸关于隅田川既往的文献甚为丰富。然而疏懒的我至今尚未着手搜集。有时散步回家，只是满足于看看桌边两三本散乱的杂著。在这些座右的乱帙之中，有明治三十一年风俗画报社刊行的《新撰东京名所图会》，这本书考证洽博，记事忠实，能使人知道向岛古今之状况。明治三十一年顷，向岛之地尚未完全失去幽雅之趣，依然成为都人观花的胜地。自那三年以后（明治三十四年），平出铿二郎氏著《东京风俗志》，著者对向岛樱花描写如下：

> 樱属向岛最盛。（中略）自三围牌坊至牛之御前长命寺边，花事渐盛，至白须、梅若一带竞相开放。一侧为隅田川河水，青碧飘渺，白帆鼓风。橹楫之声，惊飞卧波都鸟，羽音阵阵。待乳山之森林，浅草寺之塔影，何处不成春之景色？这里实为帝都第一风景。路边茶馆陈列着带皮煮芋头、慈姑团子串，出售烧蝾螺。卖面具，卖胡须，卖蝴蝶，卖花簪，卖汽球者，或坐在尾台上，或站着拉生意。赏花之客杂沓狼籍，笔难尽述。明治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星期日，据说在向岛给警察惹麻烦者有：醉汉二百零五人，打架九十六起，其中负伤六人，违禁一人，迷路十四人。杂沓狼籍之状可察。

我看到这些记述，回忆当时的向岛，在此不由想起了露伴幸田先生。

古代享保年间，服部南郭趁一夜月明沿隅田川而下，为世人留下了《金龙山畔江月浮》的名吟。至明治凡二百年有余，爱墨水之风月卜居于此的文人雅士不胜枚举。然最终殿

后者其谁也？这便是幸田先生。先生于地震之后一直留守向岛旧居。今日其人依然矍铄，而其人日夜所观赏之风景已经泯灭不复存在了。先生的名著《谰言长语》二卷，公开刊行于明治三十二三年之顷，该书所载《春之墨堤》一篇写道：

> 一、纤尘不起，地下尚润湿之黎明，行于花下，凉风侵颈之时，漫然踱步。
>
> 一、夜渐阑，外面笑声断绝之时，月未出，道路未明，白髭一带，树影魆魆。路口上灯火闪烁，别添一番静谧。时有鹭鸟之鸣声。
>
> 一、剪手信步之夜，四周岑寂，初闻蛙声。
>
> 一、雨中名胜春景亦可哀。黑暗中街灯远射。吾妻桥一带，花影凄迷，绵延不断。
>
> 一、平时绝少往来之客，为花事所催，亦乘兴打开柴门，排闼而入。
>
> 一、沿小径漫然行之，见花墙和木栅门的样式亦不俗厌。庭院中隐隐响动，亦不令人惊心。
>
> 以上诸条皆趣味良多。

明治三十一二年顷，隅田堤的樱树从枕桥到梅若冢一带，绵延密植，了无间隙，赏花的盛观远胜过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堤上樱花还没有如此绵密不断。关于堤上樱花的沿革只要看看建立在言问冈上的“植樱之碑”便可知晓。据碑文撰者浜村藏六所言，幕府开始于隅田堤种植樱树是享保二年。接着享保十一年又种植了樱、桃、柳一百五十株。因为场地只限于梅若冢附近的堤岸，所以今日的言问和三围堤没有樱树。至文化年间，百花园创业者佐原菊坞于白髭神社

南北种植八重樱一百五十株。此后凡经三十年，天保二年，隅田村的“庄家”阪田氏，于寺岛、须崎、小梅三村的堤岸种植二百株樱树。弘化三年七月，梅树多为洪水所害，须崎村的花匠宇田川总兵卫独自于长命寺之堤岸种植了一百五十余株。后至安政元年，又补种二百株。至此，隅田堤的樱花才由木母寺连续到三围堤，但这时还没有到达枕桥，这要等到明治七年，其角堂永机的捐助和明治十三年水户德川家的增植才得以实现。其后，居住向岛的有志之士没有懈怠对樱树的养育，时时补种，常此以往，这条堤岸遂成为都人观花之胜地。明治二十年建立“植樱之碑”以为纪念。据碑文记载，对建碑尽力的要人有当时已经去世的成岛柳北和今日依然健在的富商大仓某。堤上樱花从梅若冢到枕桥一带灿若云霞，这不是江户时代而是明治十年以后的事。梅若神社的堂宇重新改建也是在那个时候。当时还把长命寺门前的地面改称言问冈，这里还出现了卖言问团子的商店。言问团子店的老板从明治十一年夏七月到秋八月末，扎成许多都鸟形状的灯笼，夜夜放入河中供都人观赏。成岛柳北三次著文记述这种夜景，刊载于《朝日新闻》。大沼枕山于长命寺门外建墨水观花碑想必也是在那个时候吧。

以前我在评论这个时期的俗曲戏剧时，曾经期待明治十年前后当为江户文艺再兴的时代，如今描述向岛樱花也有同样的心情。

明治年间，爱向岛之地，在这里经营林泉、筑造邸宅者大有人在。仅就想到的举出一些我所熟知的人物：华族有榎本梁川。学者有依田学海、成岛柳北。诗人有伊藤听秋、瓜生梅村、关根痴堂。书家有西川春洞。篆刻家有浜田大懈。

画家有小林永濯。俳谐师有其角堂永机。小说家有饗庭篁村、幸田露伴。好事家有淡岛寒月。皆一时之名士。然而，至明治四十三年八月初旬发生水害之后，长久留在旧居的只有幸田、淡岛、其角堂三家，其他人大多早已故世。堤上樱花也随水害之后的时势变迁以及近郊的开发而次第枯死，到大正初年，三围堤一带仅存留二三株病树。浜村藏六在植樱之碑上说：堤上樱树的生命大抵和人相仿，故应不断努力加以补种才是。但是对于大正时代的都人来说，他们并未照碑上所说的去做。

江户时代描述隅田堤春花盛况的书籍，当首推寺门静轩的《江户繁昌记》，对于风俗画报社的《新撰东京名所图会》和《江户繁昌记》加以引用补充的有加藤善庵的《墨水观花记》。我还想将盐谷宕阴文集上载有的《游墨水记》补充进去。

静轩的文章写成于天保年间，宕阴的游记作于改元之春。宕文的一节中说：

> 凡墨堤十里，两岸皆樱。淡红浓白，随步媚人。远如招，近欲语，间少曲折。自第一曲东北行，经三四曲至木母寺。曲曲回顾，花幔蔽地，恍疑无路。披排而进，则如白云坌涌，杳无际涯。低回有顷，皆香满骨肌，令人欲化苍仙。既而，夕阳林梢，落霞飞凫，闪闪于垂柳疎松之间。长流滚滚，潮满石鸣。西仰芙蓉，突兀万仞。东瞻波山，如拭翠鬟。亦宇内之绝观矣！先师慊叟语予曰："吾历览京师及芳山之花，然风趣未有及墨水者。"洵然。

江户名家之文中赞美墨水樱花者不遑枚举，但认为此地胜过京师及吉野山之樱花，恐怕只有松崎慊堂了。慊堂为昌平黉[①]教授，殁于弘化元年。此皆为识者所知，这里不再介绍其生平传记。

江户文人描写隅田川多用“墨水”或“墨江”这个词儿，其来源据说是《伊势物语》中出现的“墨多”或“墨田”这个字眼。新造出“濹”字的是使林家再兴的述斋，后至明治年间成岛柳北频频使用这个“濹”字。这些事都写进风俗画报社出版的《新撰东京名所图会》里了。

林述斋爱隅田川风景，在桥场边筑别墅以“鸥巢”命名，是文化六年的事。其诗集《濹上渔谣》写赏花杂沓之可厌如下：

花时濹上佳　虽佳慵命驾
都人何杂沓　来往无昼夜
或连袂歌呼　或謔浪笑骂
或拗枝妄抛　或被酒僵卧
游禽尽惊飞　不闻绵蛮[②]和
何若延日时　暂迟春花谢
花谢人绝踪　羸骖始可跨
高树绿阴敷　草嫩堪充茵
葭短不碍舸　拨百冗以游
…………　…………
清和属首夏　境胜固天真

---

① 又名江户学问所，江户幕府以儒学为教义的学校。

② 指鸟鸣。《诗经·小雅》有“绵蛮黄鸟”句。

芳葩及外假　惟当遭斯辰

屡倚水畔榭

云云。

述斋游墨上的最佳时节当是樱花散尽、新叶浮绿的时候，这完全和柳北在《花月新志》说的相吻合。明治十年五月的《花月新志》所载《诘墨上游客文》曰：

夫我墨上之樱，以花久鸣于人，故当花候，轮蹄陆续，文士雅流，俗子妇女，尽皆麕集蚁列，缤纷狼籍，以至令人大厌。然风雨一过，香云委地，十里长堤，寂无人息。不知墨上之胜非樱花盛放之时，实乃绿荫幽草之候。若夫熏风南来，水波生纹，新树连空，风露送香。渡头人稀，白鹭双双掠舟飞。楼外花尽，黄鹂悄悄穿柳啼。翟翟之竿，渔翁钓雨。井井之田，村女锄烟。一檐彩锦映斜阳，橐驼卖芍药。满园奇香动微风，菟裘[1]栽墙薇。夫清幽之情景，画图几未能描，文诗亦未能写者。然游客寥寥，尽日不见舟车之影。何也？

大凡水村之风光至初夏时节之所以最佳，是因为有依依杨柳、萋萋蒹葭之故。往时，隅田川沿岸，柳、芦繁茂，无异于今日之江户川和中川。不啻河岸，灌田沟渠及人家园池中，亦可见蒹葭萋萋，繁荣生长。蜀山人作有以下绝句：

金龙山下起金波，碎作千金散墨河，

别有幽庄引剩水，蒹葭深川月明多。

---

① 指辞官归隐之人。

然而，时至今日，隅田川沿岸自上游绫濑河口至千住一带的沮洳之地，也很少见到蒹葭芦荻。我曾在题为《夏之街》的拙文中谈到明治三十年顷，两国桥的下游本所御船仓岸有浮舟，那时芦荻依然繁茂。自那以后经过十年，我从国外归来时，由桥场渡口到绫濑川口，依然可以看到芦荻像过去一样茂盛。我经常曳杖于此走过，在初夏的午后听葭苇的摩戛之声，在月明之夜，倾听风露萧萧之声，以此为乐。当时，隅田川上游的蒹葭和杨柳，使我回想起塞纳河上的风光，想起雷涅的抒情诗。面向今日文坛之士叙说法兰西风光及其诗篇，只不过徒招辽豕之笑。[①]。然而，我谈论隅田川的蒹葭时时联想到雷涅的诗，不能不指出，其诗中景物有不少地方是提到蒹葭的。

捷瓦克编的《法兰西现代抒情诗选》中，关于雷涅部分的开头选了歌咏追忆的一篇——Vers Passé，第一节是：

> 静静的水池芦苇俄而一阵震颤，
> 这是被遮挡的风静悄悄的运动，
> 正像那躲藏的小鸟渐渐飞起，
> 骤然而起又骤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题为 Odelettes 的小曲中，也有如下的描写：

> 芦苇的细茎取其一根做成口笛吹响。
> 竹子长得高高遍地野草疏疏。
> 牧场上从一端到另一端，

① 《后汉书》："辽东有豕，生子白头，异而献之，行至河东，见群豕皆白，怀惭而退。"

有的地方柳枝依依，
连那潺潺流动的小河，
也一同和着乐音颤抖。
一根细苇在过去的日子，
曾使我在深林中歌唱嬉戏。

像这种田园牧歌般的情趣，我回到日本后很久也未能忘怀。我曾经专门搜求芦荻繁茂的地方散步。可是，芦获蒹葭日益远离城市周围，今天从荒川水渠的堤岸不走到更远的江户川沿岸是看不到的。中川两岸已和隅田川一样成为工厂的场地，小松川一带更成了繁华的市街。

蒹葭由秋至冬作白苇黄茅之景尤使文人雅士喜爱。流行歌中唱道："枯野幽雅隅田堤。""心事晴明夜半月，水田映人影独立，飞雁两两夫与妻。"这是借取"枯获落雁"之画趣而移入俗谣。寺门静轩的绝句《江头百咏》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渔舟两三影西东，白苇黄茅画轴中，
忽地何人加点笔，一绳寒雁下秋空。

静轩于天保八年因《江户繁昌记》获罪，离开江户流浪四方，十三年后始栖身于隅田川畔某友人别墅。《江头百咏》是他日日观赏江上风光吟咏而成，嘉永二年刊刻成书。《江头百咏》不同于以谐谑为主旨的《繁昌记》，由此可窥见静轩清雅的诗才。静轩于樱花散尽的晚春静谧的一日，渡水至对岸，闻莺声呖呖，尽述其幽趣如下：

凡物之声，大抵隔听则好。读书木鱼琴瑟等最然

也。林中鸽唤雨，月边雁警霜。棋声隔竹，雪声隔窗，皆可爱也。山行伐木之声，溪行水车之声，皆宜远听。游舫之笙，渔浦之笛，远而自有韵。寺钟城鼓远而无不有趣。蛙声近枕，不堪喧聒，隔之可听。大声本不宜于耳。隔林而听，其趣如闻水车之声。远村传捷报，顿使山行中人生喜意，此既可爱又可听矣。马食黍，本来有何趣？独泊寒驿而隔壁闻之，则成大趣。晁氏有诗曰："小雨暗暗人不寐，卧听羸马龁残蔬。"① 莺声上耳近亦可爱，今隔水而听，殊觉有趣。

寺门静轩刊刻《江头百咏》之翌年，远山云如刊行了《墨水四时杂咏》。云如生于江户商家，初随长野丰山学习文章，后从梁川星岩学诗，家产荡尽后，一生于旅寓中度过。乃奇人也。晚年留京师，遂终老于此地。云如的一生酷似宽政诗学四大家中的柏木如亭。如亭亦江户人，一生无家，放吟山水之间，文政初年，死于平安客寓。

远山云如的《墨水四时杂咏》中有的可作为风俗史的资料。我记得岛田筑波君根据有关考证，引用过诗集中的一首律诗：

年年秋月与春花，行乐何知鬓欲华。
隔水唯开川口店，背隄空锁葛西家。
红裙翠黛人终老，冷蝶寒烟路自赊。
憔悴一般杨柳在，风前犹剩旧夭斜。

---

① 宋晁端友《宿济州西门外旅馆》诗句。原文应为："小雨愔愔人假寐，卧听疲马龁残刍。"引文稍有出入。

三囲堤下有一家叫“葛西太郎”的著名餐馆。三味线的一首俗谣中唱道：

祭神求雨到葛西，吃罢“洗鲤”又划拳。

嘉永三年顷已经关闭，对岸山谷堀入口处的川口屋阿直店，依然繁昌一如往昔。

川口屋的女老板阿直本是吉原的艺妓，酒楼川口屋开张后天保七年，在隅田堤种植枫树，也想像春季樱花节一样招徕游客。关于此事，风俗画报社《新撰名所会》转载《好古丛志》上的文字有详细说明，故不赘述。

我想说的是，隅田川的水流已经等同于沟渎的污水了。尽管如此，因为有旧时代的艺术，至今这里依然能使一部分人产生几分兴趣。我国旧时代的艺文没有不模仿中国的，这和大正、昭和文化全盘西化似乎没什么两样。我国文化无论今昔都不外乎是他国文化之假借。唯仔细加以研究，今昔之间稍有差异的是关于假借的方法和模仿的精神，一是极为真率；一是甚为轻浮。一是对他国文化认真咀嚼玩味，使之成为自己囊中之物；一是相反，一味急着迎合新奇而全然无遑顾盼自己。所以然者何？是今人之智能劣于古人，还是为时势所累呢？我不知道。我只是看到墨堤处处至今仍然残存的碑文，觉得鹏斋①、米庵② 等人的书风并不比中国古今名家逊色；相反，建立于东京市中的铜像③ 比起西洋城市的雕刻拙劣得多。江户旧文化的模仿中国与当代文化的模仿

① 龟田鹏斋(1752—1826)，江户后期儒学家、书法家。

② 市河米庵(1779—1858)，江户后期书法家，名三亥，字孔阳。

③ 似指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像。

西洋，谁能说没有优劣之别呢？

昭和二年丁卯五月稿

再记向岛

隅田川的水越来越污浊，发出了恶臭。其后我再没乘过一次河船。回忆起来，这条河水在明治、大正时代还是干净的。

那时，在两国的河下游，并排着几家游泳练习场，时至向晚，柳桥一带的艺妓到这里游泳，相当热闹。回想起来，已是四五十年以前的事了，我也是在这里的游泳场学会游泳的。当时世上还没有在镰仓一带盖别墅、为子弟造游乐场的风气。那时正是进入普通中学读完一二年级吧，季节稍稍变冷就不能游泳了，于是便到浅草桥租一只钓鱼小船，从两国一直划到向岛，再从永代划到品川的炮台。过了二三年，兴趣逐渐转到其它方面，当年共乘一条船的同学也都疏远起来，其中有的病死，有的随日月的流逝忘记了姓名，再也想不起来了。

当时，我所出生的家从小石川搬到了饭田町，不论何时，只要我走过那里，我就会一点一点漫无秩序地想起那个时代，仿佛昨夜的梦境，醒来后依然回味无穷。

浅草也是今户桥场一带的河岸。站在河水中的船上看去，别墅般宽敞的住宅一字排开，每座住宅都从石砌的堤岸

到河中心漂浮着栈桥。我们把小船拴在这种栈桥上，吃盒饭，休息臂膀。一天，看到一个学生走出宅邸到栈桥上钓鱼，他和我们年纪相仿，一次，两次，好多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彼此似乎都想打招呼。还有一次，学生钓的大鲫鱼跳到我们船上了，他大声呼喊我们。我用手按住那条鱼，将船靠在学生站立的栈桥边，我们马上亲密起来。后来他看我们吃盒饭，马上将热茶倒进水罐里送过来。

岁月很快过去了，不知何时，我们不再租船游玩了。此后又过了很长时间，出了普通中学，又从专门学校毕业，被某公司雇佣到了美国。一个星期天的午后，我坐在纽约中央公园的长椅上读报，一个绅士看着我，停住脚步呼唤我的名字，是谁呢？原来是几年前在浅草桥场的栈桥上垂钓的那个人。当时，少年时代的回忆使我们感到多么幸福啊！

从桥场边望对岸，矗立着帝国大学涂漆的船坞。每年，河堤上樱花开放的时候，举行学生划艇比赛，不光船坞上，就连周围一带也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们。堤上有卖名产言问团子的小店，立着记载堤岸樱花由来的高大的石碑，也就在这里吧？走过团子店前，从右边下了河堤，就到达了静谧的居民街。

还是从西洋归来后不久的事，我突然接到一个从前在柳桥结识的女子的来信，按照住址寻去，原来就是过去妾宅集中的堤下静谧的街镇。

当时也许刚刚三十岁或不到三十吧，立即邀那位女子出来到浅草公园用晚餐。那女子暂住在曳舟街，我总是从山手到下町涉过隅田川河水同她相会。那是多么富有诗意的美事！隅田川水还没有污浊，也不发出恶臭，而是清澄澄的。

乘船过河的人中，有的在船舷抄水洗手。

到曳舟街一看，这里连接着郊外的街镇，离百花园也不远。从百花园到河端的菖蒲园也很近。河端一带在那运河还未出现的时代，树木繁茂，细流淙淙，完全是田园景色。有四五处种植菖蒲的庭院，皆为喜欢风流的人们所知晓。自从田地被填平、变成市街之后，这样的地方只剩下一两处了，而且收取很高的入园费。

如今，向岛已不是风流人物提着葫芦、拄着拐杖前往的地方，而是开着汽车去参观工厂产品的地方了。

钟　　声

在久居的麻布家的二楼上，时不时可以听到钟声。钟声不太远，也不太近，即使在思考着什么的时候，这钟声也不会打乱我的心绪。就这样，一边沉思，一边静听钟的音色。有时候什么也不想，身子疲倦，神情恍惚，听到钟声，心中更觉一派茫然，像做梦一般。仿佛西洋诗中的摇篮曲轻柔的音响，使人心情舒畅。

从那响声传来的方向推测，我断定那是芝山内的钟声。

过去芝地的大钟听说设在新辟的山道上，如今那里见不到了，现在的钟声是从增上寺境内什么地方传出的，我不知道。

我在现今的这个家里，已经居住将近二十年了。刚搬来时，近处的崖下还残存着茅草房屋，正午可以听到鸡鸣，照理说，更可以比现在频频地听到钟声了。可是不管我怎么回忆，都不记得那时候曾经一边倾听钟声，一边沉醉于思考之中。也许因为十年前不似今天这样老迈、这样专注于倾听钟声的吧。

然而，大地震以后，这钟声不知打何时起，渐次传来了我过去所未曾感知的音响。同时，我心里也产生了一种期

盼，希望今天也像昨天一样，天天都能听到钟声。

钟声不分昼夜，不用说，到时候就有人去撞击。可是，由于受到车声、风声、人声、收音机、飞机和留声机等各种声响的阻碍，这钟声很少能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的家位于崖上，从后窗可以望见西北方的“山王①”和“冰川②”的森林。整个冬季，西北风呼啸不止，崖上的竹丛和院中的树木骚然一片。不仅窗户，有时房屋也被摇动了。风向因季节而改变，从春到夏，邻近各家的门窗洞开，随着从东南方吹来的风，四方涌起的收音机的音响，从早到晚一直包围着我的家。为此，有一阵子，钟声也全然被忘却了。正当这时，突然一声巨响，使我震惊不已。

根据这几年的经验，钟声最使我欣喜的时候是：随着短暂的冬日黄昏的迅速降临，刮了两三日的北风戛然而止，寒冷的夜晚更加寒冷，更加静寂，坐在刚刚点燃的灯下，独自举箸用晚膳的那一瞬间，“咚——”，最先撞击的一声巨响传到了我的耳畔。我大吃一惊，手中握着筷子，不由地回首遥望着远方。在那幽邃而神秘的夜空，看见长庚星孤零零漂浮于天际，有时还可以看到干枯的树梢上挂着一弯新月。

不久，天变长了，傍晚时分尤感到明显。白昼已尽，黑夜尚未降临，这时读读写写倦了；或者于独对寒繁的夜晚，不知做些什么好，始终提不起劲来。这时，猝然传来的钟声，会使你双手支颐于桌上，即使臂膀麻木也浑然不觉，沉迷于对无边的往昔的回忆之中。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会慌忙拿出朋

---

① 东京日枝神社的别称。

② 指位于大宫市的冰川神社。

友的遗著，埋头读到深夜。

新叶簇簇遮掩着庭院，房舍的窗户也笼罩在一团暗绿丛中。尤其是在午后，细微的雨滴从叶梢无声地坠落下来，这时，总有低柔的钟声自远方传来，仿佛欣赏铃木春信古老版画的色彩和线条，使人感到疲劳和倦怠。与此相反，到了秋末，在一夜比一夜更加强劲的西风里倾听那断断续续的钟声，就好比阅读屈原的《楚辞》呢。

自昭和七年夏天以来，随着世风的改变，钟声也使我觉得有一种明治时代我所未曾感知的音响。这是一种静静的絮语，是在解说着忍辱和谛悟的道理。

西行、芭蕉、皮埃尔·洛蒂、小泉八云，他们各自生活在某一时代，这巨响，这声音，这絮语，他们都沉下心来静静地倾听了。但是，不论在什么人的传记里，历史都没有载明这殷殷钟声曾经激励他们昂扬奋发的意气。时势变迁是一种不可晓喻的力量，它强于天地异变的力量。佛教的形式和佛僧的生活已经变化，再不像芭蕉和小泉八云等人倾听佛寺钟声的时代了。只有僧人夜半起来撞钟的习惯，将会一如既往，永远持续下去吧。

钟声阵阵传入耳朵，每当这时我不由忧心忡忡起来。我想，我可能是最后一个带着和往昔的人们一样的情怀倾听这钟声的人了……。

昭和十一年三月

妾　宅

一

打从他明白无论如何不能心甘情愿与世俗同流合污那一天起，大都是一个人蛰居于护城河畔的妾宅，独自倦怠地过着梦幻般的日子。因为今日的世界很少有趣的事，看到的也多是不想看的事，令人不堪忍受。他以为，主动进攻冲破这些东西，不如退而隐蔽为好。对于世俗时事一种无可无不可的川柳① 式的无奈，是遗传对于他的精神加以训练的结果。自然要生活过日子，那就穿洋服吧，自从落地以后，在榻榻米上蜷着双腿长大，柔曲的身子上也有当今流行因素的话，那就堂而皇之地采用直立的国人们所穿的洋服吧。有事情就乘时常停电的电车，也可乘汽车，去看游园会，听浪花小调②，从下边窥探女优的秋千，看莎翁的戏剧。欣赏杂入洋乐的长歌。要是有人约稿，也可以写写小说，看到粗劣的纸上印着满是误植的文字也欢喜非常。听听对此诸多粗疏的超现实主义的批评吧，即使默享于同僚的友谊，不好的时

---

① 以讽刺和滑稽见长的短诗，形式如俳句。

② 由三弦琴伴奏的大众说唱艺术。

候也会成为争论的对手。总而言之，这些都是寻常生活。身负漂泊之忧，搦一管细细的笔墨以渡世，实乃出于无奈。说起他，倒是个堂堂的现代文士，然而他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别号，叫珍珍先生，也是个半瓶子醋。此先生为了在现代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对于现代人们所做的事，无论善恶都努力作一番体会。为了做到这一点，他感到必须当个人人不知的精神隐士，时时作生命的洗濯。连那无处栖身的乞丐不也要找个桥下的地方睡觉吗？对于已经倦于接客的倾城美人，必须允许她去幽会个别来访的情夫。先生为了更巧妙地用现代生活的假面装扮自己，他也应该有秘密的脱去假面还其本来面目的更衣室。位于自古以来为大隐士藏龙卧虎的町中后街和护城河边日阴下的妾宅，就是为达此目的所建造的他的精神安乐窝。

二

妾宅是连门口的二叠加在一起一共只有四间的古旧的租赁房。磨光的格子门，屋内的隔扇和唐纸，因为讨厌现在工匠的承包作业，还是先前吉原没有焚毁时，从歇业的艺妓家原样买下的古物。除了二楼的一间仅栏杆能照射到阳光外，下面的客厅和饭厅光线晦暗，人从外面走进去，连脸孔都分不清。至于连接厕所廊缘的小庭院是一块不见阳光的潮湿的地面，阴凄凄的。但先生却对这又暗又潮的房舍反而更加怀恋，他喜欢那种远离尘世的失败后归隐的心情。放置石菖蒲水盆的窗棂下，有一只涂着红漆的镜台。墙上贴着艺妓举行婚礼时的墙纸，上面悬挂着两把裹着郁金香包袱包的三味线。隔着隔扇的下一个房间，也是一片阴暗，那更加

阴暗的壁龛里挂着极艳丽的丰国[①] 画的美女图。透过石州流的插花的花影，显示着过去时代的风俗。角落里放置着地炉，上头蒙着系有伞形的“命”字的红色友禅织的棉被。后头有两扇屏风，上面嵌着或许已经故去的演员和艺人的更名布告和画稿。其中夹有两三幅田之助半四郎等人的生前追念画。他特别眷恋这座薄暗的妾宅，不是风铃传来凉意的夏夕，不是虫声清越的长夜，而是于寒冷阴霾的冬日，酿雪的傍晚，坐在这间地炉边，猫儿卧在膝头，懒散地直打哈欠的时候。听着窗外小贩们的叫卖声和远处大街上轰轰隆隆的车轮声，还有那越过厕所对面建仁寺老朽的院墙、从邻家传来的拍打尘埃的声音，不由使他感到莫名的悲戚。阿妾总是在这个时候去浴池洗澡，他一人守着家，在没有灯火的房间的地炉边曲肱而卧。寒冷的河风从墙缝里钻进来，时时颤抖着身子。珍珍先生很清楚：他即使不来这里，这个世界上有的是更温暖、更明丽热闹的去处。然而他想，要是意气风发地出入于那种明朗华丽的场所，自己即使不抛头露面，在这胜者为王败者为贼的物欲横流的现世，总有一帮子人出入于那种场合，说一些令人齿冷的话。他想到这种尴尬事，就觉得还是厮磨于清寒的妾宅的地炉旁更好些，这里使人喜悦、寂寞、悲哀地流泪，但同时也能获得一种带有讽刺意味的自得。一传来河岸道路上日暮刮起的空寂的风声，妾宅的纸窗不知是哪一扇总响起有气无力的沉闷的咯嗒咯嗒声。每当这时，寒冷便接连浸入脖颈，厨房那边一声碎响，总在

① 歌川丰国(1769—1825)，浮世绘歌川派始祖歌川丰春的初代弟子，善长舞台人物。

瞌睡的女佣似乎又打破了一只盘子。炭团儿已经完全化成了灰烬吧，先生这才切身感到这正是日本人祖祖辈辈送走的日本家庭冬天的心境啊！宝井其角的家中也曾多次度过这样的冬天吧？喜多川歌麿握着画笔的手指也许被这寒气冻僵过吧？马琴、北斋也深知地炉的火气即将消散时的凄凉无奈吧？从京传、一九、春水、种彦到鲁文、默阿弥，那些多少体现着日本文化过去的骄傲的人们，个个都和自己一样感受过相同的日本家庭的寒冷吧？但是，他们对寒冷和薄暗，既不痛恨也不反抗，他们甘心忍受着命运的成败，被锁上镣铐，被捣毁了画版。看来，时代的思想无论到何时都是往昔所无法替代的。在现今的世界上，先生坐在模仿西洋形式的俱乐部和茶馆的暖炉旁，吸着雪茄，同新时代的人士一起饮舶来的威士忌，恐怕顶多只是议论一下天下政事，这又能怎样呢？我们日本艺术家先天注定了命运，依然只能是一副守在地炉边曲肱而枕之的心情。

三

鉴于人种的发达和与之俱来的深深扎根于这个国土底层的思想的滥觞，经过几个时代的遗传的修养，学会了自觉的忍从和弃权，但也有不由得正襟而对之的时候。先生时常于暮色渐近听邻家的孩子学习弹奏三味线，那声音反而比吃罢午饭的白昼更加来得热闹，不停摇撼着他那似睡未醒的寂寞而疲惫的心灵。房里已变得漆黑一片，而门外必定还斜挂着无力的冬日的残阳。啊，这三味线的音色何等虚幻飘渺，催发着消亡衰败的哀感。他想起曾几何时，自己也是在这种天真无邪的时代，写作了长篇小说，在其中的一节内，

对三味线和西洋音乐试图加以比较。他想到，正如现世中有这样的山主，在保存社寺的名目下，不是修缮古社寺的建筑，而是加以破坏或俗化一样，有些热心的音乐家不是努力改良国乐促其进步，反而扼杀国乐的真正生命。然而先生已经把这看成是无可奈何的事了。用这样的事例谈论三味线，是对三味线的最大侮辱。江户音曲之所以成其江户音曲，正是在于它为时势践踏得无影无踪，在于它不能和时势一同进步。然而它不是一下子就被扼杀被消灭的，而是经过新时代形形色色的野心家的脏手辗转玩耍，受尽屈辱之后，最终落得个被戏弄而死的悲惨的命运。其后产生的无限的哀伤，亦即江户音曲的真生命。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这至少是我们这些一边穿着洋服，吸着雪茄；一边倾听音乐的人应该震响于心间的三味线的低语。应该说，将此改良或者将此扑灭，不论如何，对于已经灭亡的三味线本身来说都是同一回事。珍珍先生之所以不推辞去帝国剧场听《金毛狐》新曲，是出于一种茫然的兴味，如同从灰烬中寻找宝石一样，他想于新式的曲调中捡拾残存下来的往昔的旧韵。同时，他还喜欢在拟古派的歌舞伎座中听"大萨摩"①，因为他悟到一个不可避免的无常的真理：旧事物中不知不觉侵入了新的病毒，过不多久旧事物就会全部腐烂，倒塌。想想反而有些不可思议。对于残存到今天的江户音曲，先生抱着满腔的哀愁，他把它想象成为一个逃出游廓、独自于暗夜跣足行走的女子，见到了心上的情人又未能说出永远相亲相守的誓言，只是手挽手口念南无阿弥陀佛而死去。假如遇到恶人抬轿，于野

① 江户中期净瑠璃的一派，其后被长歌曲调所吸收。

陌荒冢的竹丛中被随意侮弄，即便一息尚存，也必将被远远拐卖他乡。一旦被追捕送回原处，又要受到禁锢责骂，夜夜忧心如焚。论死论消亡，是今日世上女人所期望得到的最大的幸福。这样一想，先生耳中所震响的“二上”或“三下”的音曲，听起来仿佛都在一起唱道：“这世界是场梦，死心吧，死心吧！”因此邻居家吟唱的歌词中的“想到梦境便一片清心”、“向弥陀起誓，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通过这种曲调和三味线的弹奏，江户音曲中佛教思想的音乐表现，在其艺术价值上，简直可以和音乐剧《帕尔希法尔》中的例如《圣·礼拜五》的主题相媲美。

四

不论是谛观也好，感悟也好，珍珍先生依然心怀凡夫之悲不经意地回想起已逝去的昨日的青春之梦，从偶然的事件上反复思虑着身边阿妾的身世和熟悉的往日。这位妾当然是艺妓，在仲之町一时叫得很响。技艺超群，但胸无点墨。除了识字课本上的字母之外，什么也没有读过，是个睁眼瞎。这个社会上的人所具有的诸多迷信、偏见、虚伪和不健康，像遗传一般都被她一个不漏地全盘接受下来了。论起衣服的花色十分清楚，至于乘电车独自一人游历新都城，至今尚不能实行。就是说，是一个和明治新型的女子教育全然无关的女人。从练习曲的歌词知道不为父母所允许的色恋是不好的事，所以和初恋的少爷硬被拆散开来，心中纵然痛苦，也只是当场哭上一阵，或者只知道自暴自弃，并不怨天尤人。不久，为周围的环境所迫，委身于无聊的男人而隐忍苟活，从屈从一个讨厌的男人忽而又想到和情夫密会的快

乐。在变成众多人的玩物的同时，又玩弄着众多的人。这种浮沉不定、无德淫荡的生涯，到头来只好在这河岸的妾宅里送走余生。生长在深川的湿地，为吉原的水所抚育，颜色天生的浅黑。头发曾一度被拔得精光。据说曾因饮酒过量而吐血。打那以后，身体出奇地结实起来。中音的嗓门也变得浑厚响亮了。因为经常头痛，太阳穴贴着速效膏药，眼下倒很少感冒。有时突然肚子疼，大闹一阵，扒上三碗纳豆茶泡饭就平安无事了。除了参拜社庙，从来不去看戏和听书。爱睡懒觉，修理头发不惜时间。喜欢和男人彻夜谈些鄙俗的笑话。但很会过日子，借起钱来能说会道。年纪二十五六，有着当今社会上的女子独具的浅黑的颜色，滑腻的如打磨过一般的肌肤，泛着奇妙的光泽，好似经众人之手仔细揩拭的桐木小手炉。眼睑始终凝重地下垂着，梦幻般的眼色犹如似明若暗的晚春的天空，蕴蓄着不可言状的沉滞的情韵。——先生想给她这样一番评价。实际上，在现今的社会中，像珍珍先生如此喜欢艺妓、对风尘女子病态美不惜大加称赞的人恐怕绝无仅有了。他曾自我解释为何喜爱风尘女子的原因，其中包括道德和艺术两个方面。在道德方面，正如他在短篇小说《残梦》中所写的，产生于特种时代私制度下的整个花柳界，从一开始就明白地标榜虚伪。正因为如此，他反而从中看到有些并非虚伪的事而感到高兴。这样看来，憎恶社会的伪善的正当精神一旦变调，经过几多硬性的修炼，其结果只能于不正当的黑暗的方面杀开一条血路，仅仅因此而获得一些满足。或者对那种过分陷于枯淡的典型而缺乏真情滋润的古来道德抱着反感，故意欢迎恶德和不正并欢呼一时之快哉。总之，这种厌世的诡辩精神的倾向，

是一种产生于具有破坏性的浪漫主义主张的弊病。他自己是非常清楚这一点的。他虽然知道，但认为决没有必要改悛。他对于这种弊病抱有艺术的崇拜。因此，要论说风尘女子之美，只好运用流于极端的近世的艺术观。那些既不诉诸理性也不诉诸同情，仅仅以过敏的感觉为基础，而不会鉴赏近世的极端艺术的人，照他说来只是一些与艺术无缘的芸芸众生。没有必要对讨厌女人的人强行说教女人之美。酒有害，不说也明白。然而，只有具备不害怕其毒害的觉悟和勇气，才能懂得酒的益德。据闻，在北美合众国，对于美国印第安人是绝对禁止出售威士忌的，因为印第安人一旦醉酒，就会立即变成狂暴的野兽，因为印第安人的神经没有受过浅酌微醺的文明的训练。在不知道有修养的感觉之快乐的原始而健全的某帝国社会，认为妇女的裸体画会直接败坏国民的风俗。南非的黑奴只知张着野兽般的大嘴哄笑，而不知无声无语优美的微笑正是表白无法形容的复杂的内心感情的手段。某健全帝国的法律将有关恋爱和妇女的一切艺术皆看作是宣扬色情，想到这点也就不难理解了。——议论不觉滑入歧路——妾宅的主人公珍珍先生就是这样一反社会舆论极端的严格、枯淡、褊狭与单一，又从另一极端上断言：凡一切卖色的行动，皆潜隐着一种莫名的悲壮的神秘。在冬天的暗夜，身染重病依然上街拉客的“野鸡”的哀号，不正是罪障深重的人类难于止息的真正的悲叹吗？正像法国诗人 Mareel Schwob 所说，“野鸡”是仅“在我们沉沦于悲惨深渊的瞬间，才在唯一的夜晚唯一的一次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人物，即使想再度相会也是不可能的了”。关于神秘的“野鸡”他写道：“那些女人不会永远呆在我们的身旁，因

为她们不堪长久忍受那种悲惨的身世带来的耻辱。那些女人只有在看到我们为她们的流泪而悲伤时，才会有勇气仰视我们的面孔。我们只有心中可怜那些女人的时候才可能了解她们。"看了近松的"心中物"① 不就明白了吗？容貌倾城的阿诚不为挥金如土、仗势欺人的纨绔子弟所理解，每夜辗转于枕上而悲泣的妓女阿诚的内心，只有那些背叛了父母的慈爱和妻子的柔情，因获罪而哭泣的浪子才能知其内心。川柳诗中已有了这样的句子："纵有倾城貌，难遇相知人。"珍珍先生是生来性格古怪的人，被父母赶出家门，被学校开除学籍，其后，他的心情变得像歌舞伎剧中遭遇大盗的主人一样，尤其讨厌强悍与骄纵，很自然地从年轻时候起就受到妓女的爱恋。正因为是这种玩世不恭的主儿，虽说喜欢艺妓，但对于当时新桥第一流的名花和名噪一世的名古屋出生的美人却不屑一顾。在深川河畔的深夜，他爱那种从石料场背阴处爬出来的"野鸡"一般水性杨花的感情，包裹着恶病的腐败的皮肉上，可以使糜烂的悲伤的心得到休息。因此，呆在河畔妾宅中的先生的阿妾，以一般世俗的眼来看，只不过是稍有修炼的廉价之物。

五

邻居的练习曲尚未停止。阿妾大概在精心化妆，还没有回来。先生一边思考往昔的事儿，一边忍着等待吃晚饭的空肚子，于将要熄火的地炉上双手托着两腮，任嘴里信口哼

---

① 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中期净瑠璃、歌舞伎脚本作者。"心中物"即指男女殉情剧。

着：

> 时世变化古到今，恋草暗生谁人采？——邻居歌声频传。终宵等待，含恨至晓，听曲人儿亦烦恼。同守地炉旁，河风寒，窗棂摇，静候莲步未到。身围被衾往外瞧，河岸上，夕阳迷濛，枯柳渺渺。

还没有回来。先生把平日里满腹思绪尽皆寄于熟悉的地炉：

> 春水[①]被逮，海老藏[②]流放。我若生江户，亦飘然赴远岛。砚海起风浪，笔底生祸端。到头来，只剩荒滩一片。世道无情，古今一体，忧思何堪？兰桥梦醒，炉灰冷，臂犹寒。

一阵小跑的木屐的声音。哗啦一声，这回格子门开了。阿妾洁白的粉颈深深露出，令人吃惊。浅黑的颜面揩拭得如同煤烟熏黑的竹子。梳着“银杏返[③]”发髻的两鬓，插着细长的尖齿梳子。她一下子坐到长火盆对面的红漆的镜台前，咯噔一声扭亮电灯，与此同时，黄色的光芒射入唐纸的隙缝里。先生慢腾腾从地炉边爬向下面一间房里，用常备的长烟袋吸了两三锅烟，专心致志注视着阿妾化妆。先生对于女子绾发时的千姿万态，虽然已经通过各种场合尽皆有序地谙熟于心，但至今依然是看不够的热心的观众。先于密会的小

---

① 为永春水因写言情恋爱小说，获“伤风败俗”罪而被处罚，郁闷至死。

② 海老藏是歌舞伎演员市川团十郎七世(1791—1859)的别号。曾选定歌舞伎十八番。后获罪被驱出京城达八年之久。

③ 古代妇女发型，将头发分开，挽成两个圆髻。

厅内，将身子靠在反转折叠的沉重的被褥上，再把怀中镜架在半蹲半坐的穿着长衬裙的膝盖或船底型枕头的横腹上，随手拿出预先准备好的黄杨小梳，先向上梳一梳鬓角的短发，然后斜捻着前身，用牙齿衔着梳背，高悬两手。这时想到长衬衣的袖口会滑落下来，两只皓腕要是长着黑痣，就容易暴露出来，所以才将两肱支成菱形，整了整后面的发髻，最后宛若揪住丝瓜的梗子一般，用两根指尖轻轻夹着一束前发，另一只手用梳子从额际由下向上迅速拢成圆型。嘴里总是衔着一两只发卡。女人在做着颇费时间的热心的手艺时，决不会使默默看得入迷的男人感到厌倦的。她会在这种繁忙的动作之中不时插些话语，什么下次再约会啦，今后不愿再到外头的宴会上去啦，等等。虽然是些寸铁杀人的片言只语，但却说得那般自在，有力。先生虽然身处观众席之中，但女人时时想起什么似地倾斜着面孔、如佛画中的人物那样用漂亮的手指不住调整鬓发的样子，一点也没有逃出他的视线。因此他认为，那刚刚出浴的冰雪玉肌，那不管家破人亡、天塌地陷、一切与我无关的漠然表情，那身心投入、对镜而坐的姿影，这才是最能体现真正的日本女人形象的时候。用经过几个世纪洗练的 Alexandrine 十二音诗句，让缪塞自在地歌唱巴黎姑娘的舞裙吧。我们也有颇有来历的京都净瑠璃剧“一中派”的《黑发》。单是黄杨小梳一词就会给我们的情绪带来无比强有力的激动！但说到这里令人遗憾，各色各样的彩带虽然美丽，镶嵌宝石的时髦的梳子虽漂亮，但由这些物的形状和颜色进而诱发对新时代女子生活的幻想，还必须经过许多年月，还必须更多地借助新时代的艺术的力量。然而，臻于完善的江户艺术所表现的充满丰富生命内

容的下町女子的日常起居行动，并不只拘限于化妆时的姿态。不论是春雨中在格子门内刚刚撑开蛇目伞时的身姿，还是在那长火盆对面抄起长烟管的手势，以及夕暮之中埋在衣领内的沉思的双颐，甚至经风儿吹起的一绺鬓发，自然松解的衣带的一端，都会产生万般风情。“风情”是什么？不正是那种只有经受艺术洗练的幻想家的心灵才可体味、而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复杂而丰富的美感的满足吗？而且这是轻淡、明快、降半音的 mineur 的调子。珍珍先生观看艺妓出身的阿妾的晚妆，就像欣赏一幅活生生的浮世绘。他想，在这种和明治的妇女教育无关的风尘女子淫靡的生活中，倾听烂熟的过去文明遥远的私语。仅仅这样一点慰安，足可以使珍珍先生有理由不穿洋服，在这座妾宅中郁郁度过半日。“妾宅”这两个字，已经多少带有废灭的味道，如果再将其登在杂志上，定会引起那些称文艺为恶德的老人们的种种物议。这就更会令先生欢喜不尽。

六

阿妾化妆完毕的时候，正巧下女来釜底引火，开始准备晚饭。在这妾宅里，遵照珍珍先生一流的趣味，吃饭时为了不致于使人联想到新时代的餐馆或小型宴会厅，不允许使用上等的紫檀餐桌，也不允许使用廉价的虫胶漆的餐桌。摆在长火盆对面的是古旧的油漆剥落的大型猫足饭盘。先生最初凭感情冲动写小说，一旦出版，立即被内务省假以伤风败俗之名而禁止发售。书店也来紧急交涉，要求赔偿损失。文坛接二连三传扬着所谓“欢乐、哀伤、放荡的追忆”等恶名。所幸，现在又堕落成在以高等游民和不良少年为对象的

文艺杂志上卖文混饭吃的家伙。或许不能忘怀出身名门的往昔，或许在一切限制艺术大胆自由的范围内，先生期望着自然具备的端丽的贵族形式和明晰的古典线条，他的这种一流的艺术主张，不知不觉就表现在日常琐细的起居坐卧之中（这些均不为作者所知）。总之，珍珍先生每坐在饭盘前必定整整衣襟，紧紧腰带，到廊子外侧净过手，一副端端正正的样子。即便有时膝盖张开来，也决不盘腿或露出长着汗毛的小腿来。吃饭时，像法国人那样，必定将 Serviette①从腮边悬挂下来。先生必定将折成三折的怀中手帕置于膝头，每尝一下阿妾斟好的酒，就徐徐望一下饭盘。

小而脏的木桶内放着海参肠，小碟上放着三片红红的松脂般的东西，那是鱼子酱。千住的名产酱烤冬鲫鱼、河虾串，还有今户的名产甜柚子酱，这些都是阿妾吃茶泡饭时爱食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先生慢慢取下脏污的桶盖，用筷子挑了挑那像痢疾患者的粪便般颜色的海参肠长长的细丝，接连不断，挑起来掉下，掉下又挑起来，等到变成不长不短的时候，顺势移到旁边的小碟里，然后再仔细盖上桶盖。好一会儿没有送进口里，只是恍惚闻到荒凉的海滩上腥臭的气味。不论是海参肠的味道和颜色，不论是脏污的木桶，所有这些都没有通过人为的技巧着意加以修饰和调理（至少未能表示出来）。这些天然而粗劣的野生物被盛在陶器漆器中摆在菜肴的中央，表现了无法形容的大胆而意外的不调和性，并由此而感受到一种极为雅致的似是而非的美感的满足。由此，这种雅致叫某一派爱国主义者断言，可以解释为

① 餐巾。

日本人独特而固有的趣味。举室内装修为例，房柱必定使用留有树皮的天然树木，插花时一定使用刚砍的青色的竹筒，这在 Rococo① 式和 Empire② 式中都是没有的。但是这种议论必须附带某种条件或控制于某种程度之上。如果过分强调这一点，只用这种理论进行东西文明比较的话，那就不必举出一些细小的特例，就可以说明，居住在所谓 Maison de pdpier（纸房子）里，夏天和昆虫类同睡在地板上的日本式的生活，比什么都雅致得多。珍珍先生漫不经心地考虑着这些事情，多年的美食经验使他有一个病态的过敏的舌头，不管是苦、辣、酸，那些难以名状的各种奇妙的食物的味道，都可以品咂享受。不论国之东西，时之古今，沉缅于文明极致的人，务必要如此爱好食物。艺术遂至于和国家不相容时才尊贵起来，食物及至背戾于卫生才生出真味。然而要达到这种境地，有妻子、有金钱、有地位的普通人到底有些畏怯而无法实现。珍珍先生认为，体物自然有专家和外行的差别，他为自己颓废的趣味附加了绝对的艺术价值和威信，聊作得意之感，以试图给荒寂的生涯以慰藉。然而，这未来的生涯总觉得有些可怖。啊，人一到这种地步就算完啦。那些把富有滋养的牛肉和做工考究的盐烤鲷鱼当成美味的极致而加以享用的健康朴讷、天真无邪的人们才是幸福的。自己如果还能再一次回复到那种程度，那真该三呼万岁，大大庆贺一番！……因惆怅而倾杯，一而再，再而三。只见阿妾刚刚抚平的头发上顶着新毛巾，跪在厨房的地板上正在做白鱼和其它菜肴，这些她都不放心交付给女佣。阿妾用涂着柿液的

①② 分别为洛可可式和帝政时代式艺术。

团扇频频扇着炭炉。

七

多么凄艳而优美的姿态啊！挽着的手巾明显地映衬出晚妆的发际，高领的窄袖和服，肩头就要滑落下来的“半缠”，围着围裙，随便打着结的黑白腰带，正如歌川国贞浮世绘上画的半老徐娘，这些都会使现代的道学家不由蹙起眉头，使警察睁大怀疑的眼睛。她那在厨房里勤奋劳作的身姿，同厨房门口破旧的水障子，拉窗的绳索，炭炉，水罐，灶台，还有旁边煤烟熏染的柱子上张贴的灶王爷像等污秽的杂乱无章的道具互相映衬，显示出草双纸[①]上那种困窘无奈、清苦寂寥的生活情调；抑或也显现着哥泽歌谣中作伴奏的古老三弦琴的情调吧。先生不光是在阿妾侍候他吃饭的时候，当她独自坐在长火盆旁，将身影映在污秽的墙壁上，静静缝着男人衣服的时候，或者在伺候男人睡到床上之后，她的身影仍在静静折叠男人的羽织和服，把角带放在上头，查看一下枕头旁烟盘的火，拧小油灯的捻子，把弄曲的屏风的一端拉直，这才坐在枕头上，将一只膝头放在被子上，再把吸罢一袋烟的烟管递给男人——在这样一些时候，先生对阿妾有着说不出的无限的哀伤和无限的感谢之情。无限的哀伤，是因为他发现可怕的专制时代的女子教育的感化，遗传般传到了下町未受过教育的女人身上。无限的感谢，是因为对时代企盼的女子教育的效果和专制时代相比，无论在德育、智育，实用或审美上，都不可同日而语。眼前就是实

① 江户时代的绘图通俗读物。

例。不识字的阿妾没有煤气灶，没有围裙，没有西洋出版的烹调书籍，甚至连粗劣的工具也没有，但却能做出香甜的饭菜。与此同时，她还能根据四时变化，巧妙选购使人感到富有俳谐诗趣的菜蔬鱼介。尽管如此，她总以为自己出身卑贱，万事都表示谦让。不管使家庭如何和美亲善，不管给男人带来多少满足与幸福，却不居功自傲，沾沾自喜。决不能像现今女子学校毕业的某某女士那样，丈夫不在家，借着报纸杂志记者来访的时机，把平时的照片拿出来，大谈什么"我的家庭"。污言秽语动辄骂人的先生，也不是从根本上否定女权主义，他认为，妇女参政问题毋宁说是当然的事。但是，人不分男女之别，即使正当自然的事情，自己不以为正当而抢先出马，处处小心谨慎，老老实实，不是更能显出深沉而优雅吗?现代的女性们，也许都会这样回答："采取这种好好人态度，权利将越来越被蹂躏，到最后没有出头之日。"如果没有出世的机会，为强者所埋没，所消灭，这就是所谓阴云蔽月、花遭风雨的风情，证明了消灭弱者的强者的下贱和无礼野蛮，同时也证明了被消灭的弱者是多么高尚美丽。使自己下贱丑恶还有何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呢？不如变成洁白似雪的落花而消失。不论何事，侈谈什么正当的权利正当地行使，捕风捉影，强词夺理，实际上这不正是那些讼棍、小报记者、乡间议员的作为吗？相对之下，对自己的罪科漠然不觉，亦不建立任何证言，悲哀地走上刑场，遂之化为晨露……这种方法倒使人无形之中产生东洋固有的残忍与无道之想，不是反而更痛快吗？青山、原宿一带外型美观气派的公寓楼上，劝业场式的椅子、圆桌等小道具也很精巧，女子大学毕业的妻子穿着肥大灰布袜子，责骂丈夫的不轨行为，

这也许有点舶来的娜拉[①]的味道。但是，单从所见的外观上说，要想真正体现其中属于娜拉的深沉与坚强的一面，似乎依然靠那黄头发和蓝眼睛，如果可能，语言也最好采用英语或德语。日本女子真正的女性美——不便于步行的长大的丝绸衣饰，昏暗的纸糊的居室，母音较多的缓慢的言语，所有这一切相互调和、不可动摇的日本女性之美，不应是动态的，而应是静止的。不在于争论和表露，而在于苦涩、恼恨和哀怜无奈。不管多么悲伤和心酸的事，决不会像赛拉·贝尔娜[②]的长篇台词一般加以辩白，她会躲在昏黄的灯影下，口中吟着"如今想起半七君"[③]的歌词，蜷曲着身子默然沉郁。自古所称道的"烦愁海棠雨，幽怨柳条风"的风情，不单用来说明日本女性的美，也用来说明日本这块庄园式的国土所产生的无序、淡泊、可怜和疲劳的生活以及思想的纤弱虚幻等一切诗趣吧。

八

然而，在多年的严酷的制度下，我们的生活变得因袭式的缺少活气、贫乏无味、不可指望、粗俗呆板。铲除这种不堪容忍的寂寞和沉闷最起码的手段，不是无能为力的反抗，也不是愤怒和怨嗟，而是要放达些，通融些，从那些极平凡单调的生活的各个细节，发现些滑稽有趣的事，以此作为极机

---

① NORA，挪威作家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为寻求自由离家出走，被称为新女性的典型。

② Sarah Bernhardt（1845—1923），法国女演员，以主演《茶花女》闻名于世。

③ 半七是冈本绮堂所作《半七破案录》中的英雄和破案能手。

智的轻形艺术，或加以嘲笑，或加以戏谑。盛开樱花、弹三味线的国家虽然同是专制国，但不像中国、土耳其那样，没有金钱和力量，故不能建造万代不易的宏大的建筑，没有荒凉的沙漠和原野，故没有孔子、释迦牟尼和基督等人提倡的宗教和哲学。虽然也有温暖的海洋，不知何故，没有产生希腊那样的艺术。即便有一两种举足轻重的漂亮物件，但还不足以贯通古今，称雄世界。那么，什么才可成为世界上无与伦比的东西呢？除了那些于贫乏枯燥的生活的细处发现些滑稽趣味，并加以吟乐观赏的俳句、川柳，小曲小调之类的文学作品外，想寻觅也无处寻觅。作为此论的证据是：先试着翻翻《诗经》，再打开《唐诗选》和《三体诗》，像我们俳句中所有的那样，用漏雨的顶棚、破旧的障子、人马鸟兽的粪便、厕所和厨房等寄托纯艺术趣味的作品是不大容易找到的。希腊、罗马以降泰西的文学尽管那般兴旺火炽，但还未曾有一人像我们的俳谐师其角[1]、一茶[2]那样，敢于大胆地将放屁、小便和野外出恭写进诗里。将日常会话中低级下流的事通过轻松、幽默的笔墨加以处理，不能不说是日本文明固有的特征。形成这一特征的伟大天才，同样是创造一切日本固有文明蛰居的"江户人"。关于这一点这里不想多说，如有人不同意珍珍先生以上论述，那就请观察一下依照旧习建筑的极平凡的日本人住居，首先看看那个和廊缘、客厅的格子门、庭院等对应的厕所具有怎样的审美价值吧。看看离开主屋的又小又矮鱼鳞般的屋脊，看看竹格子窗还有入口处的

---

① 宝井其角（1661—1707），江户前期俳人，蕉门十哲之一。

② 小林一茶（1763—1827），江户后期俳人，善以俗语方言入诗。

杉木门，尤其要看看廊缘处供洗手的水盆、木杓，还有那将身边生长的叶兰、石款冬当作护根草、背倚篱笆墙挺然屹立的南天竹和红梅等庭树。春晨，黄莺飞来停在杓柄上饮洗手盆的水，夏夕，廊缘下的大蛤蟆用肚皮蹭着湿漉漉的青苔爬来爬去。家中主人把石菖蒲、金鱼缸置于廊侧观赏也是在这洗手盆附近。旅店的女老板总爱把虫笼和风铃悬挂在靠近厕所门口的地方。通俗读物的封皮和扉页制作十分精巧，由此可以得知厕所的门以及悬挂的手巾和洗手盆如何被频繁地利用着。都市家庭如此优雅的方面，城中住居的诗的情趣，专门能从厕所和周围的情景中求得，这只有日本才会这样。西洋的家庭决不使人知道厕所在何处。即使是无视习惯和道德的极端狂激的法国画家，似乎还没有人以厕所的诗趣为主题作画。这样说来，江户的浮世绘画家将厕所和女人相配搭，这巧妙的冒险不是取得了成功吗？随便挽着细带、身着睡衣、风情万种的女子，口中衔着怀纸[1]，支着一条香艳的小腿，用木杓舀洗手盆里的水洗着手指。旁边卧室里射出的灯光作为这一流派的常规，将阴影极度加以夸张，在一定的范围内显现出夜雨疏疏、海棠花朵飘零的小院风景。这不正是人人知晓、人人喜爱、人人都会被诱惑的微妙的无声的诗吗？不要说这是荒唐无稽吧。一些人认为戏剧就是戏剧，绘画就是绘画，这些艺术情趣没有特别的奢侈豪华之处，也不会为日常生活所品味。对于这些独断之人来说，不容易得到他们的首肯，其实运用厕所使下町女子的身姿倍增娇艳，这事不仅限于丰国和国贞的锦绘。如果认为此是虚

---

① 日本人平时备用的白纸。

言。眼前便是三坪清静的住居，珍珍先生如今就呆在这座妾宅里，正在廉价地实地体味这种情趣呢。

九

当今之世，唯有文学美术被人仅从弊害的一面加以观察，认为十恶不赦，避者犹恐不及。在这里大谈为日常生活添加艺术趣味以加深生存之快乐，这话对于那些把文学美术看成是危害社会和国家的老人们来说，一定会使他们大吃一惊。但要振兴国民性的大艺术，无论个人或国家，都必须付出相当的金钱、力量和时间的牺牲。万一失当，也有可能只留下损害的危险。像日本这样的贫穷之国，考虑其思想上的价值，如果发起上演瓦格纳的一出歌剧，说不定连大米食盐都得课以重税，而使人民遭受涂炭之苦。这事虽然如此，但也有许多种类的艺术不必担心会和二宫尊德[①] 的教义相抵触。好在日本的老人们只要一提起英国，不管什么皆安然欣喜。

说说威廉·毛利斯这位英国人吧，他是汲取健全的约翰·罗斯金理想之潮流的近世装饰美术的改革派。毛利斯对现代装饰以及工艺美术的堕落总是说，不能把趣味 Goût 和华奢 Luxe 混同起来，也不能将美 Beaute 和富贵 Richesse 等量齐观，他呼吁以趣味代替华奢。毛利斯作为他的主义的倡导者，他憎恶艺术专门的偏狭，始终追求一般的鉴赏和实用。为此，他有时反而作极端过激的议论，但他的言论有不

---

① 二宫尊德(1787－1856)，江户末期农学家、创立神、儒、佛之思想为宗旨的报德教，力行阴德、积善、节俭。

少不光对英国，尤其对于我们日本社会听起来都是绝好的教训。试举一例，现代一般的艺术没有趣味的一点就是富人和穷人都一样，毛利斯作为世上所谓高尚优美的绅士，去意大利、埃及等地旅行，他慨叹那些对古代文明造诣很深、谈起古美术来绝不比别人逊色的热心家，却很坦然地毫无感觉地住在经过承包修缮的丑陋俗恶的居室之中。这是痛骂即使那些有智识有阶级的人，对家俱及室内装饰等日常艺术也是一向麻木不仁。在我们日本社会也是一样。被称为书画古董的古美术品的优秀清雅，和声称爱好这些东西的现代绅士富豪的思想与生活相比较，谁能够不哑然失笑呢？但是这里更叫人不能不哑然的是那些提倡新艺术新文学的近世年轻人的日常举止。他们口中谈论着意大利复兴期的美术，谈论法国近世的抒情诗，侈谈什么艺术即生活，生活即美，但他们那些言行不一的行为却甚为可怜。请看，他们不是连适合自己容貌体格的日常穿着的质地花色，都不能作出满意的选择吗？或如辩护士之门卫，或如牙医之零落，或如业余之巡警，或如说唱艺人，如少壮官吏的狗腿子，其外观虽然千差万别，但人们能觉察出他们都有一块肮脏的遮羞布。他们对于堪称自己思想伴侣的桌面上的文房四宝毫无兴趣，也不爱好。他们有着卑俗商人推销商品的非美术意趣，又无意于进一步经营此道。他们单是把自己的居室弄得又脏又乱倒不要紧，他们一旦进入公众设施如饭馆的客厅，就将满是油污的外套扔到挂有绘画和放置雕刻品的壁龛，将吸剩的烟头扔在扫得干干净净的小院里，把榻榻米烤焦，向火盆的灰烬里吐痰，从一举一动上对于居室、家具、餐具和庭园等美术，毫无尊敬之意和爱惜之念。如果是军人或

工头，倒也情有可原，假如是个口口声声谈论美和调和的画家文士，每日过着这种粗暴的生活，对自己的艺术良心毫不知耻，实在是怪而又怪的事情。因此，依靠这些毫无用心的艺术家，刚刚兴起的新文学、新戏剧、新绘画、新音乐，就无怪乎那么流于皮毛，那么缺乏精神气魄了。当前文学杂志纸质之粗劣，误植之许多，体裁之卑俗，这恐怕不能说单纯是因为经济问题吧……。

闲话休题。妾宅的厨房里阿妾精心烹制的海胆酱白鱼已经端出，夫妇对领，觥觥交错，这时正想说明一下，关于“浦山吹”这一场，只得留待下一卷了。[1]故以后部分不再写了，读者鉴谅。

明治四十五年四月

---

① 查未详。

十六七岁的时候

十六七岁的时候，我曾因病一时荒废了学业。如果没有这样的事，我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一直到老弄些闲文字，变成游惰之身。我或许会成为一家之主，成为父亲，度过普通人的一生。

我十六岁那年末，正是日中战争打得火热的时候，患流行性感冒，第二年整个新年都躺在一番町的家中。当时，我阅读了《太阳》杂志第一号，我记得上面登载着谁作的明治小说史和红叶山人的短篇小说《舵手》等。

到了二月，像原来一样进了神田的某所中学，不到一周就又变得不好，这次直躺到三月末尾。博文馆在《帝国文库》这个总名称下，开始复刻江户时代的稗史小说也是这个时候。我记得在病床上通读了《真书太阁记》，接着读了《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等浩瀚的书籍。少年时代在病中读过的东西，似乎一生也忘不掉。中年以后，我想一旦有机会就重温过去读过的东西，可是至今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

大地震后，上海的演员在歌舞伎座演过孙悟空的戏，我观看时清楚地记起了原作《西游记》来。一提起《太平记》，我

至今依然记得下海道的一节，能熟诵“踏碎落花如雪乱，遍野皆是赏樱人”这样的句子，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而对自己正在写作的小说中的人物则有时忘了名称，有时张冠李戴。

莺声既老、樱花渐开之时，我好容易离开病褥，接受医生转地疗养的劝告，放弃了学年考试，决定随父亲去小田原城外的足柄医院。(在学校接受治疗时的医生是在神田神保町挂牌开办畅春医院的马岛永德医学士。畅春医院的庭内有池子，到了夏末开着红白莲花。那个时候市中人家的院里能见到水池，并非什么稀罕事)。

我有三个月没有外出了，从人力车上下来站到新桥车站上时，我生怕被人当成病人，所以很是难为情。乘上火车，帽子深深遮到眉梢，脸转向窗外，也不愿和父亲搭话儿。当时从国府津车站前已有开往箱根的电车(但还未使用“驿站”这个词)，到了病院，被人领进二楼的一室，接受院长的诊察后，不久就到了吃午饭的时辰。父亲大概不愿吃病院的伙食，他带我到城内的梅园用餐。那时，小田原的城迹还残存着石垣和护城河。原来有天主台的地方建立了神社，其旁有围着苇墙的休闲茶屋，出租望远镜。我和父亲去的那家料理茶屋，位于护城河畔茂密的松荫里，是编结着风雅的柴门的茅草葺顶的房子。门内一片梅林，梅花已过了盛时，眼下正在纷然散落。我呆立着仰头观看正向脸上飘下的落梅，父亲回望着我，似乎很满足的样子。他口中吟诵古人的诗句给我听，可我不懂什么意思。到了后年，当我诵读大田南亩伴其子俶看到御药园的梅花时所作的联句，便想起于小田原城址观赏落梅那天的事来，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兴味。

父亲回到病院后一会儿，当日趁着天色未晚就急忙赶回东京了。我虽说到十七岁，但那时的中学生和今日不同，除了当日往返的远足之外，很少有机会乘上一次火车。不用说，到小田原来那天也是头一回。离开家单独在病房里做梦也是第一次。回到东京的家是过了梅雨、庭树中可以听到蝉声的季节。因此，初次相逢的他乡的暮春和初夏的风景不能不教给病后的少年以幽愁的诗趣。

病院建在城外小山的山腹上，从病房的窗户里，躺卧着即使在阴雨天也可望见伊豆的山影，晴天里可以看见大岛的烟霭。连着庭院的后面的丘陵，有一片桔树园，在那前边山地上茂密的松林和竹丛中，终日能听到黄莺和颊白的鸣啭。最先一个月内，每天只许散步二三小时，所以我不爱去城里，大都在这山冈的松林间散步，坐在树根上看箱根双子山顶往来的云彩，以消磨时光。随着云朵的往来，山色的变化是罕见的景观。人躺卧在病室里，只能随便浏览一些从书铺里租来的小说。

博文馆的《文艺俱乐部》和这年新年的《太阳》同时刊出了第一号。我曾经阅读过的但今日留在记忆中的已经一无所有。帝国文库的《京传[1] 杰作集》和一九[2] 的《徒步旅行记》，还有圆朝[3] 的《牡丹灯笼》、《盐原多助》等，从书铺老板手中借来的时候，看看里头的插图，比起文章记得更为鲜明。

---

① 山东京传，浮世绘画家北尾政演(1761－1816)的画号。

② 十返舍一九(1765－1831)，江户后期戏作文学家。

③ 三游亭圆朝(1839－1900)，落语家(滑稽相声作者)。以写作表演言情故事见长。

当时发行的杂志中最高尚最难得最尊贵的是《国民之友》[①]、《栅草纸》[②]和《文学界》[③]三种。还在未生病的时候，我和同班同学一道曾去位于神保町角落里的中西屋书店购买过这些杂志。我记得只买过这些书刊，至于记事类则一点也没有印象了。中西屋店头上摆着当时武藏屋发行的近松的净瑠璃[④]、西鹤的好色本[⑤]，但只看过封面，没有买过。我十六七岁时读书的趣味是极为低下的。

在小田原病院住了四个月，其间读的书可以说只限于讲谈笔记[⑥]和马琴[⑦]的小说。后来看戏，才发现阅读讲谈笔记时所记住的故事情节非常有用。

从东京家中送来了当做教科书使用的兰姆的《莎翁故事》、阿宾努的《写生手册》，所以也经常一面查字典一面阅读这些书籍。

今天的中学里教英语使用什么书我一无所知。中学学英语有害无益这一说法似乎渐渐盛行起来。我想起我们三四十年前在中学读过的英语书目，现举出一些也还有点意

---

① 1887 年 2 月创刊，由民友社发行，德富苏峰主办。标榜民主主义，以发表社会评论文章为主。

② 森鸥外为促进新文学运动于 1889 年创办的文学杂志。

③ 创办于 1893 年的文学杂志，同人有北村透谷、岛崎藤村等人。

④ 江户时代由三味线（三弦琴）伴奏的讲唱艺术。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是其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曾根崎情死》、《国性爷合战》等。

⑤ 井原西鹤（1642—1693），江户时代浮世草子（通俗小说）作家，他的描写男女恋爱及欲情的作品称为好色本。如《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

⑥ 讲说军事武侠、人情故事的话本。

⑦ 泷泽马琴（1767—1848），江户后期话本的作者。代表作有《南总里见八犬传》。

思。当时，英语是小学三四年级添加的课目，教科书是美国出版的《国语读本》。进入中学一二年级，使用的是当时文部省新编的英语读本，书名现在不记得了。这个读本是英国人教师为纠正学生发音使用的，译读时日本人教师使用的是另外的书。现在还记得其中有马可莱[1]的《库勒弗传》，帕莱的《万国史》，富兰克林的《自叙传》，哥尔斯密[2] 的《威克菲特牧师》。此外还有萨·罗杰斯·德可巴利，巴黎亭子间学者的英译本等。我记得还曾读过中村敬宇[3] 先生译成汉文的《西国立志篇》的原文。

初中毕业，准备投考高中时，以及后来上了神田锦町的英语学校之后，我们开始阅读狄更斯的小说。

话题回到前头，我七月初回到东京的家，不久学校照例放暑假;便和家人一起到逗子的别墅住到九月才去上学。这回没能和过去几年间同班同学在一起，而成了留级生，不像以前那般对功课感兴趣了。下课的时候，我独自呆在操场的一角里，一心学习写作当时刚刚接触的汉诗和俳句。

根岸派新俳句开始流行正是那时候的事。我把《日本新闻》连载的子规的《俳谐大要》的剪报贴在笔记本里，反复阅读，学习写俳句。

汉诗的作法最初是跟父亲学的。其后拿着父亲的信进

---

① Thomas Babington Macalay(1800—1859)，英国政治家、著述家。曾做过自由党下院议员、陆军部长，致力于印度殖民地法制改革。著有《英国史》等。

② Oliver Goldsmith(1728—1774)，英国作家，出生于爱尔兰。

③ 即中村正直(1832—1891)，西学家，教育家，号敬宇。江户人。组织“明六社”，提倡西方文明，曾做过贵族院议员。译著除《西国立志篇》，还有《自由之理》等。

入岩溪裳川先生之门，每个星期日听讲《三体诗》。裳川先生那时是文部省的官吏，住在市谷见附四番町的后街，从门口到走廊高高堆放着古书，壁龛里是高约二尺的孔子坐像，此外还有两尊相同的木像。这些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我在裳川先生讲诗的座席上初次结识了亡友井上哑哑君。

那时所作的汉诗和俳句的稿本，有昭和四年秋的感怀，连同成人后所作的各种原稿一起，都被我从永代桥悉数扔到水里，现在一点也记不得了。

我曾被杂志的记者问起少年时代的事，后来将这些事加以回忆写了这篇记事文章。然而讲述过去，如同醒后追寻前夜的梦境并向人叙说，两者是一样的。

鸥外先生曾在题为《我十四五岁的时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 过去的生活就像吃过的饭。饭消化了变成生命的汁水，变成未来生活的基础。同样，过去的生活变成了现在的生活之本，也将变成未来的生活之本。然而，生活着的人，尤其是身体健康而生活着的人，谁也不会有闲工夫考虑吃饭这样的事的。

确乎如此。如今，从现在的生活的角度，正确回顾一下已变成其基础的过去的生活，并加以无误的记述，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分析粪尿可以测知饮食为何物，至于说出进食时刹那的香味并能使人垂涎三尺，却只有巧舌如簧的人才能办到。而我没有这样的辩舌。

乙亥正月记

十九之秋

阅近年报纸的报道，东亚风云愈益迫急，日中同文之邦家也似乎不遑订立善邻之谊。我曾于十九之秋随父母游历上海，想起此事恍如隔世。

记得孩提时代，我看到父亲的书斋和客厅壁龛里悬挂着何如璋、叶松石、王漆园等清朝人士的字幅。父亲喜好唐宋诗文，很早就同中国人订下了文墨之交。

何如璋是明治十年起长久驻劄东京的清朝公使。

叶松石也在同时被最初的外国语学校聘为教授，一度归国后再次来游，病死于大阪。遗稿《煮药漫抄》开头载有诗人小野湖山撰写的略传。

每年到了庭里梅花飘散的时候，客厅壁龛内总是悬起何如璋挥毫的东坡绝句。我直至老耄的今日[①]还能背诵下边这二十八个字：

梨花淡白柳深青
柳絮飞时花满城

① 本文写于甲戌(1934)年十月，作者当时只有五十五岁。

惆怅东栏一树雪

人生看得几清明

何如璋在明治的儒者文人中看来颇受器重，当时刊行的日本人诗文集几乎没有一部不刊载何氏的题字、序文或评语的。

我离开东京是明治三十年九月，出帆之日和所乘轮船的名称如今已不记得。我比双亲先一步从横滨上了船，在神户港和不久从陆上赶来的双亲相会合。

船为了装货停泊了两天两夜，其间，我一人走访了京都、大阪的名胜，生平第一次尝到了旅行的乐趣。可是当时的事大都忘记，只记得一件，就是在文乐座剧场听了一次后来成为摄津大掾越路大夫的《阿俊传兵卫》。

不久，船抵长崎，一位身着雪青色丝绸长服的中国商人，衔着烟卷乘小船来访问父亲。当时，长崎尚无停靠轮船的码头。我听到来访的中国人回去时一边走下轮船的扶梯，一边呼叫名为"舢板"的小船的声音，觉得仿佛有一种身处异乡的难言的快感，这件事至今不忘。

早晨抵达长崎的船当天日暮时分解缆，次日午后进入吴淞口，暂时于芦荻丛中等待涨潮，然后徐徐驶达上海的码头。父亲辞官从商，从这年春天起监督上海某公司事务，因此码头上站着很多人相迎候。他乘上两匹马拉的包厢马车，母亲和我也乘上这样的马车。在东京见惯了铁道马车瘦削的马，如今眼望着装备精良的马，显得格外好看。驭者二人，马丁二人，穿着红领口和红袖口的整齐的白制服，戴着红穗子的斗笠，威风凛凛，那姿态和当时东京欧美的公使乘马车

走过皇宫护城河畔的情景一样。我感到我们一家骤然成为伟大的人物了。

位于公司院内的父亲的公寓，离码头不过二三百米远，一听到鞭声，就马上沿石墙进入铁门，停在法国式灰色砖石结构的住宅的楼梯旁。

房子为二层建筑，下面有两间，是宽广的客厅和食堂。将中间的拉门左右敞开，则变成可以跳舞的大厅堂。楼上有两间围着回廊的住房，一是父亲的书斋，一是卧室。不管坐在哪里，都能一眼望到海一般宽阔的黄埔江的两岸。父亲把里间给我作为旅居的住处，这间房子没有回廊，但坐在建有露台的法式的窗口，可以看到草坪对面作为办公室的公司大楼，还有石墙后边隔着道路的日本领事馆。当时还没有日本租界，领事馆、日本公司和商店大都位于美租界的一隅。听说只有横滨正金银行和三井物产公司位于英租界最繁华的外滩马路上。

美租界和英租界之间一条运河，上头有座桥叫虹口桥。过了桥面临黄浦江岸有西式公园。我用罢晚餐，在公司的人引领下到公园散步，经过一个多小时回来，其路程往返大约四公里。

不一会儿，进入里面的一室就寝，我虽然感到旅途的疲乏，却很难入睡。与其说我从上陆的瞬间只是感到新奇，不如说我至少被一种东西深深激荡着。当时我还不懂“异国趣味”这个词儿。我只是觉得一种感官的兴奋，我还没有自觉地对此加以解剖的智识。

但是，日复一日所经历的异样的激动，渐渐朦胧地使我感知被海外的风物和色彩所唤起的东西。中国人的生活有

着强烈的色彩美。沿街走着的中国商人，乘坐独轮车的中国妇女的服饰，站在十字路口的印度巡捕头上盘着的白巾，土耳其人帽子的色彩。河面上往来的小船的颜色。再加上种种听不懂的话声。尽管我还不懂得西方的文学艺术，但这些声音不能不使我的感官受到强烈的刺激。

一天，我遇到边敲铜锣边在街上行走的道台的行列。在另一天晚上，又遇到了以号泣行进的妇女队伍为先驱的送葬的行列，对这种奇异的风俗我睁大了眼睛。张园的树林里簪着桂花的中国美人驾着几辆马车奔驰的光景，古旧的徐园回廊里悬挂着联句的书体，薄暗的中庭里开着的秋花的寂寞，还有剧场和茶馆相连的四马路的热闹。及至见到这些，对于异国色彩的激动心情愈益强烈起来。

大正二年，革命兴起之后，中国人改变了清朝二百年的风俗，和我们一样采用了欧美的东西。所以在今日之上海，三十多年前我所目击的色彩之美，也许早已在街道上不复存在了。

当时我看到年轻美貌的中国人，辫子梢头编织着长穗子的绸带，每走一步，那绸带梢儿碰在穿着缎子鞋的洁白的足踵上，不住地摆动。我想这是多么优美纤巧的风俗！那织着漂亮花纹的绸缎长衫上，罩着色彩鲜丽的滚边的大外褂，成排的钮扣上精巧地镶嵌着宝石，长穗的绸带上还缀着各式各样的小袋子。看到男装之美甚至超过了女服，实在令人羡慕不已。

清朝的历法和我们江户时代一样使用阴历。一日，随父母乘马车远驰郊外，寻访柳、芦、桑连绵无际的平原上唯一的古刹龙华寺，想起登上那座塔顶那天正是旧历九月九日，

也就是重阳节。重阳节登山赏菊，采摘茱萸之实以赋诗，自江户时代起成为学习唐诗的日本人之雅好。上海市内没有可登的冈阜，也没有可以远望的山影。到郊外的龙华寺去登塔，从这里可以于云烟渺渺之中望到一列低伏的山脉。父亲在车上对我讲述了以上这些。

昭和时代的日本人，将秋晴之日的游山称为hiking，用的是英语。照我等之顽民说来，古来所惯用的"登高"一词足矣。

这年阴历九月十三是阳历什么日子，我不记得了。但是在我写这篇文字时，想起了某晚父亲吃罢晚饭在书斋里杂谈的情景。他曾出示即兴诗一篇，这诗成了父亲的遗稿：

芦花如雪雁声寒，
把酒南楼夜欲残，
四口一家固是客，
天涯俱见月团圆。

我这样长期呆在上海，总想找个合适的学校就读。如果回东京，必须接受征兵检查。要想进高中，就得学习美术什么的。我对这些极为讨厌。然而，我的愿望没有得到允许，这年冬天，母亲返回东京，我也跟着一起乘上了轮船。那时节已经看不到公园里驾马车的中国美人簪钏上的菊花了。

这些都成了三十六七年前的旧梦。岁月不待人，匆匆过去的事儿诚如东坡所言："惆怅东栏一树雪，人生看得几清明。"

甲戌十月记

梅　雨　晴

阅读森先生的涩江抽斋传[1]，抽斋的一子优善和其友相谋，拿出父亲的藏书作为酒色之资，读到这里，我回顾自己的过去，不胜惭愧之至。

天保之世，抽斋之子的所作所为和明治之末我的所作所为十分相似。抽斋之子取名飞蝶，登上书场之高座，唱念做打，又浮舟于大川河演皮影戏。我做过名叫朝寝坊梦乐[2]的落语家的弟子，取名梦之助，跟着跑龙套。每月随师傅转场，将幕布包在浅黄色的大包裹里，背着赶路。这是明治三十一二年的事。当时还没有电车。

知道那时的我的只有井上哑哑子一人。哑哑子今年六月初突然卧病，七月十一日晨，以四十六岁的年纪而谢世。

二十年前我和哑哑子的关系，宛如抽斋之子和其友人的关系。

六月下旬的一天，是个少有的梅雨初晴的日子。幸好吹

---

① 这里指文学家森鸥外的史传著作《涩江抽斋》。此书记述了津轻藩的侍医和考据家涩江抽斋的一生。

② 朝寝坊梦乐（1777－1831），江户末期落语家，本名里见晋兵卫，善长讲说长篇言情故事。

拂着清凉的风。我到东大久保西向天神近旁的哑哑子僦居处探病，见枕畔扔着有朋堂出版的文库本[①]的《先哲从谈》。哑哑子除英语外，还通晓德语，晚年专读汉文书，对现实文坛的新作不屑一顾，常为言文一致[②]之陋而愤然。

我向他讲述了抽斋传的趣味，传中出现的我等荡子古今是那么相似。哑哑子已经形容枯槁，同一个月前相见时简直判若两人。可是谈话与平常没有什么两样。我们一起谈论旧事，直到夏天的夕阳照射着枕畔。内子知道我们的谈话多涉及奇怪之事，便躲在后堂不再露面。庭中养鸡一只，从廊下进入病室，啄食果盘中的点心。我们两个不顾这些，只管继续聊天。

我白天在外语学校学习中文，晚上偷偷到书场去。那时候，哑哑子是第一高级中学第一部的二年级学生，已在校内的宿舍度过了开头的一年。他每天从饭田町三十目稿之木坂下先考如苞翁的家中到一番町我的家中来玩。一天晚上，书场休息，估计是每个月的末尾吧，我吃罢晚饭去访哑哑子。下了九段坂走到灯明台下，看到一个男子从坡下背着大包裹，气喘吁吁地上来。当时九段坂还未通电车，比现在更加陡峭而黑暗。路边人家的灯火照出了这位背着大包裹的男子就是哑哑子，他那突出的颧骨和高耸的肩膀架着的眼镜，一下子就能认出来。

"喂，你背的什么？"我跟他打招呼。

---

① 即袖珍本。

② 明治时代作为国语改良运动所提倡的口语体和文章体相一致的主张。

哑哑子显得有些狼狈，没有马上开口。要是在短街或窄巷，说不定他会扔掉包裹落荒而逃。

“你这是搬家吗？”

他听出声音是谁之后，哑哑子这才放下心，把东西搁在沙石上，忽然用命令的口气说：

“请帮帮忙，死沉死沉的。”

“干什么？”

“送典当铺，是偷出来的。”

“是吗？真了不起。”

我拍了拍手。哑哑子进高中后很快学会喝烈酒，但很少参与我和另一位名叫岛田的旧友所干的坏事。这天夜晚，突然看他有此番壮举，不禁赞扬了他几句。

“什么书？”我问。

“《通鉴》。”哑哑子答道。

“《通鉴》就是《纲目》吧？”

“是的。《纲目》就够受的了，要是《资治通鉴》一个人能背动吗？”

“不大能弄到手啊，《通鉴》也是《览要》的好。”

“这够玩一个晚上的了。”

我们蹲在路旁边休息边聊天。当时多少知道些汉籍的种类及价格，这多亏和我一同学习中文的岛田的帮助。在这里必须提他几句。岛田名翰，自取字元章，为世人所知的宿儒篁村先生次子。我们从小学时起就是朋友。翰一时被称作神童。我读汉文教科书《文章轨范》的时候，翰于唐宋诸家中尤谙熟王荆公之文，性情骄悍，不守校则，汉文之外其它学科悉所不顾。因此每考试总不及格，终为学校所贱视，遂

即授予了毕业证书。被强行从初中提前毕业的只有翰和我两个。我的事这里不说了。翰平生写信喜欢使用难解的汉文,令同辈们甚感困惑,但这却使我他日大受裨益。我时常倦怠于西洋文学的研究,移目于中国文学,尤其是阅读清初诗家的随笔书牍等,在解意方面未遇到太大的困难。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现在已经故去的翰的赍赐。

哑哑子拿出《通鉴纲目》的时候,翰也时常从自家拿出书物来。但是翰所拿出的东西和哑哑子拿出的《通鉴》、《名所图绘》,还有我拿出的《群书类从》、《史记评林》,以及山阳的《外史》、《政记》之类不同,据说皆为珍本。也有先哲诸家手写抄本中不易得手的东西。后来听说,岛田家发现藏书纷失,便从市内书肆中不断地买回了一些。

森先生的涩江抽斋传,记载着其子优善拿出的部分藏书,后年被收存在岛田篁村翁的书库里。如果翰拿出的珍品中夹杂着往昔弘前医官涩江氏的旧藏版本,那应该说世上的事都是相互轮回转袭的。

明治四十一年,我由海外回来再次看到岛田的时候,岛田已经作为《古文旧书考》四卷本的著者,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重视。一日,岛田在新桥的一家酒楼招待曾是至友的哑哑子和我,并把俳人兼收藏家洒竹大野氏介绍给我们。当时,岛田和大野氏谈起位于北品川涩江氏子孙的家中,还保存着珍品书籍,定下日子也劝我共同行动。关于涩江氏是藏书家这件事,我很早就从森先生那里得知,哑哑子同二子相约共同行动,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除了新刊的西洋书之外,没有想看的书籍,所以推辞没去。后来未经三年,我对书多少想了解一些的时候,精通古书的岛田因此而误身,已经不

在这个世界上了。

话再说回来，那天晚上哑哑子运出的《通鉴纲目》五十卷，我和他一起抬着，由富士见町向左拐前往一番町二三轩目，送到一家挑着“篠田”灯笼的典当铺里。

我成为这家当铺顾客的来历是：我曾托出入家里的车夫的老婆偷偷地借过他的帐本。而后，哑哑子和岛田也相继成为这里的常客。

眼看着已经到了夜风微寒的月末了。也许天色已晚的缘故吧，格子门内的“土间”一个顾客也没有。用铁棒隔开的榻榻米上，那位常见面的三十左右、满脸病容的管家，正在指使小伙计整理衣类。我们先把包裹放在“土间”，然后喊着号子拖上榻榻米。那管家默不作声，装作不认识的样子。正在拖的当儿，尚未解开结儿，有五六本书便从包裹里掉出来，散落在榻榻米上。

我随便说道：

“喂，给十块钱吧。”

那管家照例把我们当作穷途末路的公子哥儿，嘿嘿地冷笑道：

“不行啊，值不了几个钱呀。”

“你先数数一共几本，然后再定价。”

“即使成套也不行，没什么好说的，要是别人根本不接受。”

“究竟给多少钱，不要说那些刁难的话。”

“这个，最多两块钱。”

我和哑哑子本来想，先一口要价十块，他总不至于砍掉一半吧。我们两个互相对视了一下，什么也没有说。尤其是

哑哑子，那天晚上的果敢行为，一方面受到良心的责备，一方面又为了避人耳目，路途上辛辛苦苦背负而来，听说只能当得两块钱，那种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忘记了给衔在嘴里的烟卷点火，良久才说：

“喂，拜托啦，再多给点儿吧。”

“等下一回一定再送些来。”我也跟着恳求道。

这套《通鉴纲目》尽管我们两个花了半小时一同向这位管家进攻，结果只不过提高了五角钱的价。

“这点钱实在不顶用啊！”

“即使去新富也不行。”

出了当铺，两人叹息着沿着大街向招魂社的牌坊走去。从万源饭馆的楼上能听到醉客的放歌。两人不知为什么，便朝那里走去，当时我忽然想起什么，一把拉住哑哑子的袖子。万源对面，艺妓家新筑道路的拐角处有香烟店，听说老板也给附近人家贷款。他和我家很熟，借个五元十元的总不至于拒绝吧？可是想个什么理由去借呢？

于是哑哑子默默考虑了一会儿，说：

“就说朋友从吉原牵马来，他很可怜，又急等着用钱，请务必帮个忙吧。”

“好，试试看。”

我叫哑哑子在那里等着，把头上的便帽藏在怀里，带着几分狼狈的样子，跑向那家香烟店。

“晚上好，有件急事相求。”

我之所以把帽子藏起来，是故意装出朋友牵马到我家，我怕家人知道，该取的东西又不敢取出来，特前来求救的样子。

事情很快成功了。两人意气扬扬下了九段，飞车到北廓。

人力车和轿子等物都变了，但古今放荡的公子哥儿的玩乐却没有变化。荡子欲借诗文之美以遮掩其丑行，古今亦相同。扬州十年痴梦，一觉醒来之时，除了赢得青楼薄幸名之外，别无他物。病床的谈话偶尔言及樊川的诗，于此兴尽[1]。从廊缘上来的鸡，未受人追赶，再次下庭频频呼友，对于日暮觅食的鸡，果盘里的点心也许过于甜美吧。

哑哑子已经不在此世上了，其俳句文章可诵者不少。哑哑子别号为不愿醉客，或者仿照白氏自称为醉吟先生吧。哑哑子所著《狼论语》、《酒行脚》、《里店列传》、《乌牙庵漫笔》，皆醉中驱笔而成。

我期望有机会再读子之遗稿，并向世上介绍之。

大正十二年七月稿

---

① 杜牧(别号樊川)《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雪 日

○

阴霾无风，自打富士山风狂吹之日起，寒冷更加浸入肌肤，守着被炉，下腹阵阵隐痛。这样的日子持续一天两天，到了某日临近傍晚时分，等待很久的小雪既不显眼也不出声地下起来。于是，踏在街巷沟板上的木屐变成了小跑。听到了女人们的叫声："下雪了！"外头马路上卖豆腐的粗声粗气的吆喝也骤然变得遥远而微弱了。……

每当下起雪来，我就立即想起明治时代没有电车和汽车的东京。大街上一下雪，就出现别处所看不到的固有的景象。不用说，这里自有和巴黎、伦敦下雪时全然不同的趣味。巴黎街上下雪，令人想起普契尼[①]的《波爱姆》乐曲。哥泽歌谣中也有人人会唱的《藏羽织[②]》：

藏起羽织褂，
挽住郎衣袖。
"今天非走不行吗？"

---

① Giacomo Puccini(1858—1924)，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② 一种套在和服外面有折领的日式外衣。

边说边起站到棂窗下，

细细拉开一条缝儿：

“哎呀，快看，这场雪。”

这首被遗忘的前一世纪的小曲儿，每逢下雪的日子，我心中总会想起来低吟一番。这歌词没有一句废话，那种场合的急切的光景，那时候的绵绵情绪，通过洗练的语言的巧妙运用，较之画面更鲜活地表达出来了。“今天非走不行吗？”一句，对照一下歌麿的《青楼年中行事》的画面，就很容易理解我的解说不差吧。

我还想起为永春水[①]的《辰巳园》中的一章。丹次郎访问阔别已久的情妇仇吉于深川的密宅，旧欢相谈之中，日暮雪落，欲归不能归，二人情意缠绵。同一作者在《港之花》里，描写一个女子为恋人所弃，躲在护城河边一贫穷人家里度日，下雪天没有木炭，终日流泪不止。一次，从窗户的破洞里看到一个素不相识的船夫划着猪牙船驶过，她喊住船夫，求他舍点木炭。往昔，城镇下雪的时候，必定能感受到三弦琴音一般的忧愁和哀怜之情。

我写《隅田川》这部小说，正值明治四十一二年的时候，和竹马之友井上哑哑两人，一边谈论着梅花尚早，一边在向岛上散步。于百花园稍事休息之后，一回到言问渡口，只见沿河一带早早弥漫起夕霭来。对岸灯火闪烁，尚未暗黑的天上无声地落下雪来。

今日终于下雪了吗？想到这里不由心中仿佛变成狂言

① 为永春水(1790—1843)，江户后期戏作文学家。作品有《春色梅历》、《春色辰巳园》等。后因败坏风俗罪受到处治。

喜剧中的人物一般。倾听净瑠璃时那种柔软的情味充满心间。我们两个不约而同伫立于原地，眺望着渐渐幽暗的河水。突然耳边响起女人的声音，向那里一看，长命寺门前茶肆的老板娘正在收拾廊下茶几上的烟盘。内有“土间”，屋内的座席上已经亮起了灯光。

朋友呼叫老板娘倒杯酒来，要是天晚嫌麻烦，就来上一瓶。老板娘除掉头上打扮得像个老姐儿般的毛手巾，说了声：“慢用，店里没有什么好吃的。”说罢就往榻榻米上铺被褥。这是一个三十岁光景，精明伶俐的女子。

端上炒紫菜和一壶酒，老板娘用亲切的语调问我们冷不冷，并捧来了地炉。亲切而给人以好感，机智而又灵活，这种待客的态度在当时也许并非少见，但今天回想起来，连同那市街的光景，那番心情，那番风俗，再也难得一见了。有些事物一旦离去遂不复来，不仅是短夜的梦境。

朋友将自斟的一杯酒送到唇边。

雪日不饮者，双手袖怀中。

他吟罢随即看看我。我也对了一句：

不饮酒之人，独看山上雪。

这时，老板娘前来换酒壶，向她打听船的消息，她说已经没了班次。轮船只开到七点，只得又坐了一会儿。

无船赏雪归，一路跌筋斗。

行船观雪景，心地多平静。

那天所记下的手稿，其后和各种废纸一起捆成一束扔到大川河里去了。如今碰到下雪，那夜晚的情景，还有那人情温润的时代，以及早已去世的朋友的面影，只是朦朦胧胧地浮现于记忆里。

○

一到催雪的寒日，现在还能记起大久保家的庭院里有一只黑色的山鸽飞来。

那时父亲已经去世，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住在空旷的家里。寂寞的冬天，整个上午霜都不化，母亲一看到有只山鸽不知打哪里飞来这里，就说山鸽来了，又要下雪了。究竟有没有下雪，已经记不清了，但后来一到冬天，山鸽就飞到院子里来。不知怎的，这件事长久刻在我的记忆里。催雪的冬日，一到日暮时分，心情就倦怠沉滞，寂寞难当。这也许因为，日复一日一种无法忘怀的幽思，长年累月不时唤起追忆的悲戚吧。

其后又过三四年，我卖掉牛込的家，在市内各处辗转租房居住，来到麻布度过了近三十年的岁月。当然，在这世界上，包括母亲在内，我已经没有一位亲人活着了。这个世界只有素不相识的人的难解的议论，听不懂的语言，听不惯的声音。然而，往昔那牛込的庭院里每当山鸽飞来俳徊时那种寒冷的催雪的天空，直到现在，每年一到冬天，依然使我居住的房屋的玻璃窗，蒙上一层灰色。

那只鸽子不知怎么样了，也许它还和过去一样，至今依然在那古老的庭院里的绿苔上散步吧？……忘却日月的阻隔，那时的情景历历又在眼前。“鸽子来了，要下雪了。”我又

仿佛听到母亲不知从什么地方发出的微弱的声音。

回忆将现实的自我引领到梦幻的世界，把人的身体投进那徒然仰望无法到达的彼岸时而产生的绝望和悔恨的渊薮……回忆是具有欢喜和愁叹这两方面之谜的女神。

○

七十岁这天渐渐临近了。我也许不得不活着，一直到七十岁成为一个丑老人。但我并不想活到那个年岁。不过要说今晚闭眼睡去就是此生此世之所终，那我也定会大吃一惊，感到悲哀。

既不想生，也不想死。这念头是每日每夜出没于我心中的云影。我的心不明不暗，好比那阴沉苦寂的雪日的天空。

太阳必定要沉没，太阳必定要燃尽。死或早或晚总会到来。

活着的时候，我怀念于心的是寂寥。有了这寂寥，我的生涯中才会有淡薄的色彩。如果我死了，我也希望死后能有这样淡薄的色彩。这样一想，我就感到生前于某时某地爱恋过的女人，还有分别后遗忘的女人，要和她们重逢，只有在那冥冥世界冷寂的河畔了。

啊，我死之后依然还会像活着一样，时而相逢，时而分别，不得不饮泣于离别的悲苦之中吧……

○

药研护城河依然如故画在昔日的江户绘图上。那时候，两国桥下的水流通到旧米泽町的河岸。那时候，从东京名胜“一文蒸汽”的栈桥，一字排开着通往浦安的大型涡轮汽船，

有时也有两艘三艘系缆于别处的栈桥上。

我成为朝寝坊梦乐说书人的弟子一年余，每夜出入于各处的书场。这年新年过后的下半月，师傅才有了自己的书场，是位于深川高桥附近的常磐町的常磐亭。

每日午后都要到下谷御徒町的师傅梦乐的家里，帮忙处理各种家务，最迟过四点钟必须到书场的乐屋。到了那个时限，不管前座的主僧来没来，都要咚咚敲起乐队的大鼓。门口照应客人脱鞋的伙伴，远远看到街上的行人，"欢迎，欢迎"地使出吃奶力气大声吆喝。我从帐房拿来引火，在乐屋和演出席的火盆里生起炭火，等待上班的艺人一一进入乐屋。

从下谷到深川，当时可乘的交通工具只有通往柳原的红马车和大川河里的"一文蒸汽"。过年是一年之中最短最冷时节的事。从两国乘船到新大桥上岸，再到六间护城河的横町。这时，笼罩于夕雾里的水边的市镇，天色易晚，道旁的小屋内点亮了灯火，街巷内涌出了晾晒衣物的气味。人们踏过木桥的木屐的声响，传达着这座市郊小镇寂寞的情调。

没有忘记那夜里的大雪，已经是傍晚，在两国的栈桥等待"一文蒸汽"的时候，猝然掠过水面的河风，夹杂着灰尘般的细霰，顺次飘向乐屋内艺人们的帽子和外套，入夜后泛出了白色。九时半，打过终场鼓，送走师傅的车子，出了大门，周围一片银白，路上没有一个人影。

和打鼓的前座的和尚归路不同，我每晚同下座弹三弦琴的十六七岁的姑娘——名字忘记了，是立花家桔之助的弟子，家住佐竹原——一道，经安宅藏大道到一条巷，渡两国桥，于和泉桥边和她分别。然后，我独自一人由柳原经神

田到番町的父母家，悄无声息地由后门钻进去。

每晚结伴而行。有时走过暗夜深沉的本所的街道，行进在许多寺院和仓库的寂静的道路上，也会遇到天气和暖、月色清明的晚上。

我们曾经一边渡过沟川的小桥，一边目送着鸣叫的雁影。我们曾经遇到狗的狂吠，被奇怪的男子盯过梢，两个人气喘吁吁地奔跑起来。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到道旁歇担的食品摊上的灯光，随即用小豆稀饭和沙锅面条填饱空肚子，一边捧着大馅饼和烤白薯焐手，一边走过两国桥。我们尽管一个是二十一二的俊男，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倩女，夜半更深，在岑寂的寒夜中，身贴身地走着，但却未曾受到过警察的指责。今天想起这件事，便可知道明治时代和大正以后的社会的不同。当时世上的猜忌和羡怨之眼不像今日这般尖锐明亮。

一天夜里，我和那姑娘照例走在平常那条道路上，刚踏出两三步，雪花忽然埋没了木屐的齿儿。风像要夺走伞，飞雪濡湿了面颊和衣服。那时候，时代还不容许青年男女用夹袄、大衣、手套、围巾等物装扮自己。这位在贫穷家庭成长的姑娘，比起我更习惯于恶劣的天气，她十分麻利地挽起裙裾，一只手提着木屐，只穿布袜子走路。她说，打一把伞两把伞都一样湿，于是两人共握一把伞的竹柄，走在人家的廊缘下。不久就来到远处可以望见伊予桥、近处可以看见大桥的地方。这时，姑娘突然跌倒，膝盖跪到地上。我想扶起她来，可怎么也站不起来。等到好容易站起来，又踉踉跄跄要倒下去。穿着布袜子的双脚看来已经冻僵，变得麻木了。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环顾周围，风雪之中看到面条馆

迷濛的灯火，一阵欣喜。姑娘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立即恢复了精神，又在雪中继续走着。我当时为了驱寒，独自一人喝了一大杯平时不饮的热酒，走在路上，可怕的醉意袭来。雪夜道路难行，步履越发危险，本来自己的手握着姑娘的手，这回不知何时，搭在她的肩膀上了。窥伺的脸孔互相接近，面颊就要碰到面颊了。周围正如高踞于演艺席上说书人所讲述的那样，仿佛都在不停地旋转着，究竟是本所还是深川，地点越发分辨不清了。我正在恍惚之间，脚下被什么一绊，咕咚跌倒在地，好容易才被姑娘抱起来。一看，这下子正好，木屐带子断了。看到道旁竹子、树木如密林一般，就躲到林木背后。这里既没有雪，也没有风，白雪覆盖的道路也被遮挡得看不见了，完全是另一种天地。姑娘本来说，回去晚了要挨继母的骂，所以急着赶路。这回她也松了一口气，抚摩一下被雪打湿的结成双鬟的鬓角，绞了绞衣袖。我不再瞻前顾后了，只觉得醉意征服了自己，以至于二人之间忽然演出了一段风流韵事来。这也不足为怪。

第二天，街上各处出现了雪人，扫在一起的雪堆积成小山，不久，那雪人，那山，渐渐消融变小了，随后消失了踪影。道路完全干了，又像原来一样，沙尘随着河风弥漫大地。新年早过去了，到了"初午"的二月，师傅梦乐的"特席"由常磐亭改到小石川指谷町的"寄席"，而且那位姑娘从这月起不去下座而去高座了。她再不到小石川的书场上来了。我俩夜归时结伴而行的机会，从此再也不会有了。

一直不知道姑娘的真名，只知她家住佐竹，也不知是几番地。雪夜的柔情随着雪的消融而消失，连一点痕迹都不留。

像雨落在街巷里，

雨也下在我的心中。

我想仿效魏尔伦[1] 的那首名诗，假如我通晓那个国家的语言，我会唱道：

像雪堆积在街巷里，

忧愁堆满我的胸膛。

或者吟出：

像雪消融在街巷里，

回忆消失得了无痕迹。

---

① Paul Verlaine（1844—1896），法国诗人、象征派代表。

西 瓜

如此大西瓜，一人难吃下。

这是我的拙作。隐栖郊外的朋友，某年夏天托邮局给我寄来一个大西瓜，我不知怎么对付，瞧着西瓜不由口占一首俳句。

我在孩童时代，家人严禁吃西瓜或甜瓜什么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成人后也不喜欢闻到瓜味。盐渍的白瓜倒是吃的，黄瓜则不进口。西瓜也只吃腌渍的，仅仅像鸡蛋大那么一块。因为经过腌制，瓜的特有生味就没有了。

明治十二三年顷，霍乱曾两次三番蔓延于东京的大街小巷，据说倒毙路旁的死者也不在少数。当然我被禁止吃西瓜和甜瓜，不仅因为这可怕的传染病。在我家里，这两种瓜是作为下贱的食品被禁止的，鱼类中的青花鱼、秋刀鱼和沙丁鱼等青鱼类，是禁止小孩子吃的。点心里特别讨厌凉粉。

回想起来已是五十年前的往事了。过去司空见惯的椭圆形的黄皮的甜瓜，如今在各地的水果店里也难得一见了。黄皮的表面上分布着六七条薄绿的青筋，那形状就像浮世绘画家绘制的歌谣版画留下的墨痕。那时候，西瓜只有青黑

的皮中透着光亮、形状圆圆的一种，西洋种细长的西瓜是不多见的。

这些都是题外话。我该说说别人送我西瓜我为何感到为难。我自己不喜欢吃，也可送给女佣吃嘛，可是那时我的家中连女佣也没有。也许有人说，没有女佣可以送给邻人，可是连女佣都不甘寂寞、仓皇出逃的人家，同近邻没有什么交往。不仅如此，我以为不顾人家的兴趣和嗜好滥送物品是鲁莽的行为。

○

我至今经常被人问起为什么没有妻小。我并非决心一辈子独身生活，但也不想烦人去寻找配偶。本着来者不拒的想法一年年过去，不觉过了四十，又越过五十、眼看着六十就迫在眉睫了。听说也有在世上过了六十岁举行合卺仪式的人，至于我的将来如何，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静心回顾一下，我并不为独身生活而伤悲；同时，也决不嫌弃男女同栖的生活。今日想起这些，总留下些值得怀念的记忆。我回想这些事来，决不感到惭愧和悔恨。我喜欢寂寞，也不讨厌热闹。有泪的夜晚是难忘的，有笑的白日也是难忘的。

还是住在大久保时候的事。当时家中有位叫阿房的女子，我带她到四谷买东西。走过市谷馒头谷贫穷的街道，因为快到三月桃花节了，几家毗连的古老店铺里排列着玩偶。阿房见了便拽住我的衣袖。我对她说，你要喜欢我就给你买。阿房已经不是姑娘了，她说不想要。我们走过那里，到外马路的青菜店买了些第二天吃的食物，两人交替拿着回

家。不知何故，那晚的情景自分别后长久留在我的心里。

冬夜骎骎而渐深，窗外只有缓缓拂动庭树的风声。既无犬吠也无鼠音。有人拉开隔扇，我手中握着笔循声望去，当时呆在家中的女子八重正用我所喜欢的器具盛着茶和点心端进来。正在谈着什么的当儿传来了钟声。这是远方目白台的钟声。我在一边整理散乱的古书。八重在整理床铺前，打开廊缘的一扇挡雨窗扫除灰尘。明月皎洁地照耀着，树影映在障子门上。八重说，明晚是哥泽歌谣汇演，她想唱高调的《月夜乌》一首。正说着，树林方面传来了乌鸦的啼鸣，二人不由相视而笑。那时候，西洋舞尚未流行起来。

这是结庐于麻布独栖后的事。深夜忽地睁开眼，枕畔的玻璃窗透着幽暗的光芒。心想天亮了，仔细一看，夜间寒月普照，是何时悄悄而降的雪积满了庭树和邻家的屋顶。在煤气灶上点着火，拿起枕畔未读完的书继续读着，随着兴趣的增加，灯火荧荧，愈趋明亮，裹在身上的毛毯也愈趋柔软而温暖，瑟瑟而降的雪音给静夜更增添一层幽静。不久，天色放明，又不觉堕入眠中，闻汽笛声方起。之所以能送走舒心畅快的一夜，正是因为家中没有需要牵挂和顾虑的人。没有妻子和门生。

午后过了三时，昏昏然去郊外散步，无目的地走着，不知不觉来到不知名字不辨方位的城头和荒川之畔。太阳落了，瞄着远方闪烁的灯火走着夜路。难耐腹中空空，打量着周围，进入酒家，在一位怪模怪样的盛饭女的陪侍下吃晚饭。电灯昏暗。带着过客的野趣，那副样子就像进入《徒步旅行记》一书的世界，总也涌现不出现代的心情。这也是因为我家无妻孥，晚饭桌边没有待我归家的人儿。

○

我是从哪里学来了这种索居独栖的难言的诗味呢？我以为我是从十九世纪的西洋文学里学得了这些，又觉得是从江户诗文中吟出了这些。我即使没有在西洋都市中度过几年青春的经历，我的生涯除了像今天这副样子外，别无道路可行。回顾我的健康，癖性，境遇，所有这一切，我的身子不可能像世上普通人那样成为一个善良的家庭的父亲。

多病的父母很少能生下不多病的子孙来。如果说病患是人生最大的不幸，那么这不幸应该防止在其发生之前。我因为有难以自制的兽欲和情绪，曾几次和女人同居过。但丝毫没有放松实行避孕的方法。

我的亡友中有一位号称扫叶山人的畸人。扫叶山人未曾受我之托，专门去访问一位好心眼的名医何某博士，向他打听运用今日通常的避孕方法，不间断地实行了二三十年之久，对于男子的健康是否会造成损害。他回来对我传达了那医生的话。山人诚然是个畸人，我从来也没有拜托过他，对于别人没有拜托的事，他也是时时关怀，尽心尽力。他有这种奇怪的癖性。一天，他很认真地问我是否真的没有孩子。我说，因为不可能有孩子，所以确实没有。于是他说："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判断的，要是有个连你也不知道的落胤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该多有趣。"

"过去的小说和戏剧中我不知道，不过这种事是不会有的。"我再次否定。但是人生不是没有出乎意表的事的。我把扫叶人说的谜一般的话，权且写在这里吧。

○

不欲繁殖不如不做繁殖的行为。不近女子则不必担心生育孩子。若近女子又不欲繁殖是违反天理的。我于后堂蓄养妇女之时不断考虑这件事。直到今日偶尔置身于兰灯暗影之中，依然考虑这件事。

不希望繁殖而有其行为是男子的弱点，是无用的徒劳，是坏事。但是世上徒劳之多不仅是这件事。买酒催醉也是徒劳。醉了以至骂人是坏事。吸烟是徒劳，购书不读也是徒劳。读了不记忆亦等于徒劳。但见为政者所为，正是对白酒和烟加以课税以使人购买。法律不禁止无益的行动。不以繁殖为目的的繁殖行为不征税。人生多徒劳之事，其中避孕和读书二件比起饮酒和吸烟来颇为廉价。避孕宛若放弃选举权，对此法律一任个人的意志。

选举有严格的规则，一旦触犯必受缧绁之辱。联想起不触犯神明就不会遭厄运这句谚语，选举权正是放弃的为好。

○

当近女子而又有繁殖行为的时候，就应当花时间考虑出生的孩子的将来。孩子成长以后，如果堕落成盗贼则贻害世界。孩子将来成为何人属于未知数。要是顾虑这个不如不生孩子。

我相信，到了中年没有孩子是一生的幸福。到了老后也越来越深刻地感到这一点。这不是玩笑，也不是讽刺。我暗想我的父亲和母亲生下我一定后悔吧。是应该后悔的呀。如

果没有我这样的孩子，父母的晚年将会更加幸福。

父亲和母亲对于自己生的孩子，如长大后不像自己所希望的那样，那会憎恨他(她)，同时又会为自己熏陶的不力而感到悲哀。猫之所以不如狗更讨人爱，是因为不如狗柔顺。我的父亲对于我的文学修养是如何悲叹不已，除了他的书信之外，没有留下什么文字，所以至今不详。但是，从他平生信奉儒学加以推量便可明白，我少年时所作的《梦女》这篇小说，他读后是不会喜欢的。

父亲于二十年前辞世了。而且，我不久也将到达父亲去世时的年龄。到那时，当我想到我身边没有像猫儿一般阴忍的儿女时，我定会觉得远比父亲的一生更荣幸。如果我有儿子，他当了法官或警察，并因治人罪而在世上扬名，我会是怎样的心情呢？我应当以老后而没有儿子这件事感到无比的幸福。

○

讨厌文人，也憎恶法官，这个因各人嗜好而异。父亲所喜欢的，不一定为儿子所喜欢。嗜好基于情而不应以理论之。父和子二人趣味各异，这是命运的玩笑，非人力所能及。

大正十二年秋，使东京一半化为灰烬的大地震的惨象，还有昭和以降的世态人情，在我们这些生在东京的人的心中，留下多少释氏所说的诸行无常之感。这些有力的事实决不在少数。我对于人世的未来不想作任何考虑，也不能考虑。我感到考虑是徒劳的。对于老后余生，只要顺乎世间风潮，过一日算一日就可以了。我想，除了雷同和讴歌再没有安全的处世之道。这当儿，除了一己之外，再无“三界之枷

锁”①，实在是无上的幸福。

○

对于我自身来说，不适于妻孥生活的理由不止二三条。举其最重要者就是：与其说是对配偶无趣味性，不如说是苦于同配偶者父母兄妹的交际。姻戚家每有冠婚葬祭之时前往参加，这种事儿我也认为是世之常情，所以也能忍耐住此种烦累。不是属于这一类的交际，我大都厌恶前往。

被邀请去不想去的剧场看不爱看的戏剧，被招到不想去的别墅吃不想吃的饭菜，还要再三称谢而退出，真是苦上加苦。纵观今世，世人并不承认这样一点：那就是从饮食到学术文艺名人都有各自不同的兴趣和见解。人人似乎都知道“十人十色”这句谚语，但似乎又都认为各自的兴趣和见识一旦出现在那种场合，又都应当隐忍而舍弃。甚至觉得舍弃了也不会有什么深甚的痛苦。不会饮酒，到了这时候也要痛饮一番，看作是人世间不可躲避的义务。因此，结婚也能迫使那些能够忍耐社交之痛苦的人就范。要是讨厌社交最好不要妻小。直到今天，我所幸可以不去看自己所不喜欢的演员的演技，不吃自己不喜欢吃的食物，不去参加熟人的婚礼和葬礼。所以不知道倾听令人齿冷的祝辞和悼词的痛苦。既没有去过雅叙园，也没有听过杂入洋乐的“长歌②”，这应该说是鳏居的一大好处。

---

① 日本谚语：“子为三界之枷锁”，意为子女束缚父母行动，一生不得自由。

② 江户初期上方地区（京都、大阪）的歌谣。

○

森鸥外先生在《礼仪絮语》里讲了一位死后没有建墓的学者的事。现在我如果说要模仿他，死后不要葬礼和墓碑，那么也许会被误解为我生前自夸想当学者。故而我不说想学习这位先哲的异例，只是说死后葬礼和墓碑都是无用的。

盛行使用汽车之后，今天已经没有旧式的棺材，也没有运送棺材的轿子了，变成了和绘卷上所见的牛车与祭礼的神舆相像的新型灵车。从趣味上讲，我非常憎恶今天那种闪闪发亮的灵车。廉价的外表装饰起的现代建筑和人造棉的丽服趣旨相同就是这个缘故。我每看到纸扎的花圈上坠着银纸串子，站立着纸糊的鸽子，我就想自己死后千万不要那些粗劣的东西。对于基督徒来说，白鸽也许有某些意义，但并非基督徒的葬仪为什么也赠送这个呢？

我自己本没有应该遵奉的宗旨。照西洋人说法，可以称得是一个无神论者或泛爱主义者。每年到十二月，就注意东京大街小巷出售圣诞节的礼品广告。没有受过基督教洗礼的人，购买这些礼品，不管本着什么宗旨，将礼品赠给别人，如今已成为世俗习惯。应该说，轻视宗教、侮辱信仰的事还是很厉害的。

我于龆龀之时，遵照那个时代的习惯，很早就学完了《大学》。成人后，以诵读儒家文章和诗词为乐。不少日常的道德于不知不觉间受到儒教的指导。

儒教只讲政治和道德，不言及人死后之事。因此，儒教也许未能达到宗教的领域。但对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认真考虑。时至今日，也没有对此加以思考，看来，我至死只不过是

吴下的旧阿蒙罢了。

我是一个在思想和感情两方面都安于江户时代学者和民众所创造的传统而了却此生的人。一旦有脱出传统以外的想法，中途就认识到是不可能的。使我觉悟到要想一扫过去的感化之不可能，不是学理，而是风土气候的力量和过去的艺术这两者。关于这一经验，我已在小说《冷笑》和《父之恩》中细述了，这里不多赘言。

每年冬季进入十二月，看到晴明的蓝天和灯火般昏黄的夕阳，我就感到一种从西洋诗文中所无法寻觅的特殊的感情。圣诞夜仰望天上的明月，看着落雪庭院中红梅的花朵，嗅着水仙的香气，这时，我最先想起的是宗达[①] 和光琳[②]的笔致和色彩。秋冬之交，于深夜梦中倾听疏雨斑斑敲打窗户的声音，忽然睁开眼睛，环视灯火熄灭的房内，这时心中便会产生只有住在日本房屋内才能感受到的风土固有的寂寞和恐怖。晚秋的夕阳猛烈地照进江南竹蓊郁的林丛，薄暮冥冥，听着小鸟急促的鸣声，此时的心情又能作何比喻呢？

深夜被天花板内奔跑的老鼠惊醒。起身打开窗户，外面月明如昼，院中树影浓密，四周一片虫鸣。这种光景和此时的情趣，皮埃尔·洛蒂在他所著的《菊子夫人》中作了详尽的记述。于气闷的人力车的车篷内听着潇潇不停的雨音，行

---

① 宗达，生卒年不详，江户初期画家。他在消化传统绘卷技法上，增添装饰的效果，并使水墨画别开生面。作品有《源氏物语绘图屏风》、《风神雷神绘图屏风》等。

② 尾形光琳(1658－1716)，江户中期画家，学习宗悦、宗达开创了大胆华丽的画风，成为琳派画的代表。

进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的道路上。描述这时情怀的一章，是《菊子夫人》中最值得诵读的文字。

我至今仍然经常读洛蒂的文章，而且每次阅读都发现，我从日本风土气候中感知的东西，全被洛蒂写进他的书中了。洛蒂初次来日游历时，在关于日光山的记述中，谈及由上野车站发出的火车只到达宇都宫，看来当是明治十六七年的时候。当时洛蒂所看到的日本风景和生活，至今已有不少湮灭而不留痕迹。洛蒂的著作引起我对幼年时经历的逝去时代的怀念。长烟管叩打吹灰筒的声音，团扇追捕蚊子的声音，踏过板桥的木屐的声音，所有这些声音都是我孩提时代日日响在耳畔的，如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永远从日本国土上消失了。

英国人萨·阿诺尔德的漫游记，还有英国公使弗雷札夫人的著作，都可以从中窥知明治二十二三年代的日本的面影。

我不会忘记拉弗卡迪沃·赫恩① 在《怪谈》的一些短篇中所记述的赤坂纪国坂暗夜的情景，以及市谷瘤寺的墓场上众多的蚊蚋。因为这些文字均能勾起我对东京往昔的回忆。

○

我仔仔细细回顾一下过去的生涯，发现在这六十年间，指导我思想和生活方向的是中国人和西洋人的思想。中国

① 小泉八云(1850—1904)的本名，英国文学研究家，生于希腊，后入日本籍。

的思想是指老庄和佛教相混合的宋代以后的思想，西洋的思想是指十九世纪浪漫主义及其以后的个人主义、艺术至上主义。没有哪一种思想是在我的一生中留下独特而固定的印迹的。

日本的历史从少年时代起就教给我一种隐忍退让的消极的处世之道。源平时代的史乘和传奇使我看到平氏美好的命运和落花般的衰亡。阅读《太平记》只能激起我对藤原藤房一生的景仰之念。我究竟是从何处学得这些观念的呢？要寻求其中的缘由，不能不回顾少年时代所见所闻的社会一般的情况，即明治十年至二十二三年间的世俗风情。在这个时代，立于社会上层的是官吏。官吏中功勋显赫的是萨长[①] 士族。那些不屑追随萨长士族的人，悉沉沦于失意之渊。失意的人们中有执董狐之笔遭际缧绁之辱的，有学渊明之态度寻求东篱采菊之道的。我虽然未有别人指教，很早从学生时代起就读了《归去来辞》，还想学习《楚辞》，这大概是明治时代流动于底层的某种思潮的影响所致吧？栗本锄云的绝句我至今牢记不忘：

门巷萧条夜色悲，
鸺鹠声在月前枝，
谁怜孤帐寒檠下，
白发遗臣读楚辞。

○

欧洲之乱平定，法国国土仅仅免遭德国人侵略之时，我

① 即萨摩和长门，今鹿儿岛、山口一带。

刚好年近不惑，从那时到今日，已改换葛裘二十回。[①] 其间我曾想移居西洋，并领取了护照，到轮船公司订了船票。当时去欧洲的乘客很多，必须提前三个月申请订舱位。我果真能像克柏尔[②] 先生和小泉先生那样一生晏如居住他乡吗？中途就不想回国吗？如果濒死之境有回归的打算，再想移居就来不及了。看来，还是忍耐一下留在东京的街巷内度过余生更好些。思前想后，是去是留，总也下不了决心，遂至今日。出洋说起来容易，一旦付诸实行，就得收拾每年居住的家屋，变卖日常使用的家具和珍藏的书籍。也许有人说，这事可托给朋友去做。但既然怀着一去不复返的决心，就不愿去打扰和麻烦别人。临到出发还会出现各种杂事和想法妨碍计划的实施。人如能像候鸟一样每逢季节到来就舍弃旧巢而飞走，那该有多幸福。

昭和十二年丁丑四月稿

---

① 意即寒来暑往二十载。

② Raphael von koeber(1848—1923)，俄国哲学家，音乐家。1893年旅居日本，在东京大学等地讲授哲学和音乐，达21年之久。

浮世绘鉴赏

一

看到我国对现代西洋文明的模仿，从都市改造到房屋器具庭园衣服，一概迎合时代趣味和一般趋向，使余不能不悲叹日本文化之末路。

余自法国归来之顷，时时看见立于芝灵庙门前明治政厅初期某官吏的铜像，苦于全然不解制作者的意图：为何选择使新旧两种美术均无法发挥效能的地点呢?数年来，余每见称之为市区改建的土木工事，为何毫不可惜地将称作“见附”的旧都古城门拆除，并趁势滥伐四周繁茂的古松，不能不怀疑日本人对历史有没有丝毫的尊重。泰西都市里即使一株古树，一宇堂舍，都被当成体现民族之光荣的贵重宝物受到尊敬，这不已为许多旅行者所亲见吗？然而在我国，尊重历史仅成为保守冥顽之徒便于谋取功利的口实，而对于一般国民反而成为学艺进步和知识开发的重大障碍。这些实际上仅有一两例证。余甚感愤慨而悲戚。然而所幸的是，这种悲愤和绝望不久便成为一种阶梯，使余进入对日本人自古以来的遗传性丧失信心的无差别观念。君不见，上野的老杉默默无语无诉，深知自己命数已尽而从容枯死。无情之

草木不是远胜过有情之人吗？

余始知现代之我国社会属于现代人，是余等决不容置喙的。在这里，古迹之破坏，时代之丑化，亦不能激起任何愤慨，反而提供了无上的富于讽刺意味的滑稽的材料，故而一变成为最有诡辩意味的中心。然而，闹剧到头来只不过是闹剧。不管多少潇洒的帮闲，总不能彻头彻尾仅靠用扇子打头打发日子。我努力每日为时代的闹剧插科打诨，同时又不得不潜心回想已经整顿的过去的生活。要想梦见过去，就不能不依仗保存下来的过去的文学美术的力量。我希冀依靠广重和北斋的江户名所绘想见都会及其近郊的风景，依靠奥村派牌坊的制作寻觅衣服的花纹和器具的技艺。我想根据天明时代疲惫堕落的平民生活，以寻求充溢全身的悲哀的美感。

二

浮世绘着实使我神游于浑然梦想之世界。浮世绘不像外国人所欣赏的那样仅仅止于美术的价值。对于我来说，着实感到了宗教般的精神慰藉。这种特殊的美术产自受压迫的江户平民之手，不断蒙受政府的迫害，并且获得完满的发展。当时受到政府保护的狩野家亦即日本十八世纪学院画派的作品，决没有将那个时代美术的光荣传给后世。而这不正是那些流放于远方海岛、戴着手铐、受尽屈辱的城镇画家的功绩吗？浮世绘不正隐隐奏响着不屈于政府迫害，显示着平民意气的凯歌吗？它不正标明对抗官营艺术的虚妄的真正自由艺术的胜利吗？宫武外骨氏的《笔祸史》一书，详尽无余地考证和叙述了这些事迹。我于此未见有多说的必要。

三

浮世绘是经木板印刷在纸上，通过颜料配合获得特殊色调，又凭借极狭小的规模表现出显著特征的美术。浮世绘一般用奉书纸和西之内纸[①] 印刷，其色彩皆如脱退了一般浅淡而无光泽。试将其与富有活力的油画色彩相比较，一方赫赫如烈日之光炎；一方暗淡令人想到夜半的灯影。油画的颜色具有强烈的意味和主张，能显示作者的精神，与此相反，如果说木板印刷的睡意朦胧的色彩中也有作者精神的话，那只能是专制时代中人心萎微的反映。在暗示黑暗时代的恐怖、悲哀和疲劳这一点上，我仿佛听见娼妇隐忍的啜泣。我怎能忘记这底里蕴含的悲哀和无奈的色调。我接触现代社会，常见强者极为横暴而甚感义愤，这时便翻然想起，如果说凭着这种无奈的色彩美中潜藏的哀怨的旋律再现着黑暗的过去，那么我也就知道了东洋固有的专制精神究竟是什么。同时也不能不深深憬悟到侈谈正义是多么愚蠢。希腊美术产生于称阿波罗为神的国土，浮世绘凭借着形同虫豸的町人之手制作于光线阴暗的横街的客栈内。如今声称时代完全变革了，但归根结蒂这只是外观，一旦用合理的眼光看破其外皮，武断政治之精神便和百年以前毫无二致。江户木板画的悲哀的色彩，全然没有时间的悬隔深深浸入我的心胸，时常对我亲切地低语，其原因决非偶然。我不知何故，近来在对有强烈意识的西洋艺术宛如仰望山岳只

① 奉书纸和西之内纸皆为印刷浮世绘版画的专用纸，分别产于福井县今立町和茨城县山方町。前者纯白而精良，后者略粗糙而富弹性。

感到一派茫然；相反，一旦转眼面对缺乏个性、单调而疲劳的江户文学美术，忽而从精神到肉体都感到一种麻痹的慰安。我对浮世绘的鉴赏或研究，本来就不是出自严密的审美理念。如有人问起，我只能回答，只是在一种特别情况下喜爱一种特别的艺术罢了。何况泰西人关于浮世绘审美工艺的研究，远在十年前就已探幽入微、臻于完满了。

四

我已几度记述过住在木造纸糊的日本传统房屋中，对于春风秋雨四季气候具有怎样的乡土的感觉。栖息在如此脆弱而清爽的房屋和如此充满湿气而富于变化的气候之中，同过去在宽广坚固的西洋居室中高视阔步时相比，对于诸般事情自然有各自不同的嗜好。如果我也拥有相当的财富，可以横躺在麦罗科皮的太师椅上，饭后于图书室内抽抽雪茄，那么我当然也想得到钢琴、油画和大理石雕刻。然而不知是幸还是不幸，现在我仍是一个两腿盘曲于榻榻米上，靠火盆里一星炭火驱走寒冷，静听那掀动竹帘的暴风和敲打房檐的夜雨的人，一个喜欢清贫、安逸和无聊的生涯、努力满足于醉生梦死的人。阴霾天空的微光被廊缘遮挡着，透过窗纸在这里形成一个特殊的阴影。适应于此种居室的美术，首先其形不能不小巧，其质不能不轻盈。然而现代的新作品中，不幸的是我至今未见到有类似西洋的 miniature① 或铜板画的东西。浮世绘木板画不正好弥补了这个缺陷吗？

---

① 袖珍画。

都门的剧场一上演拙劣的翻译剧目，便朋党相结立即有人叫嚷新艺术的出现。官营的美术展览场一有卑贱的画工争名逐利，猜疑和嫉妒的俗论便轰轰然闹得沸沸扬扬。秋雨淅淅沥沥，虫声次第消隐的郊外的蛰居里，午后人倦，也没有朋友来访，此时独自取出浮世绘来展眺，啊，春章、写乐、丰国，仿佛将江户盛时的戏剧搬到我的眼前；歌麿、荣之邀人去不夜城同享欢乐；北斋、广重在游览闲雅的市中风景。凭借这些，我自能得到不少慰藉。

五

近世大诗人维尔哈伦[1] 的诗篇，有一章盛赞了其故乡佛兰德古画中出现的横溢的生活欲：

> 佛兰德的美术呵，
> 只有你了解那个淫妇，
> 好好爱那个乳房丰腴的淫妇吧。
> 佛兰德美术的杰作，
> 哪一件不是最好的明证。
>
> 描绘那妃子，那女神，
> 描写那群居于红岛漂浮于波间的仙女，
> 还有那妖艳的美人鱼，
> 还有那取材于四季景色、肌肉丰满的果树女神。
> 大凡佛兰德名家的大作，

---

① Emile Verhaeren(1855—1916)，比利时诗人，戏剧家。

没有不描绘淫荡的妇女的。

读这首诗，如果只感到卑猥，便不能真正懂得诗的深意。维尔哈伦是凭借出现于佛兰德美术中的裸妇，想象和赞美人的伟大的活力。他置身于以清净、禁欲为主导的传统道德及宗教的藩篱之外，以充实的生活和向上的意志当作人生的真正意义。人生意志的所向是未来的理想。这里有伟大的感情，有悲壮的美，有崇高的观念。污辱和淫欲不是人类活力的一个现象又是什么呢？它的可贵正在于深沉而旺盛的意志力。

风景绝佳，山水明媚；
粉壁朱栏，宫阙壮丽。
佛兰德画上的妇女，
身着典雅的古代服饰，
个个冰清玉洁，颜色娇艳；
人人身体健康，香汗淋漓。
这些女人意气扬扬，恣情淫荡，
丝毫不感到一点羞赧。

这是欧洲新思想的急先锋维尔哈伦吟咏乡土美术的最后一章。佛兰德本是自由之国，佛兰德人是挣脱西班牙政厅的羁绊，驾乘新近的十九世纪的文明，尝试过一次大飞跃的国民。维尔哈伦看了鲁本斯、凡·戴克和特奈斯等十七世纪画家的名作，为其强烈的色彩所感动是毫不足怪的。但如果我今天要反省自己的话，那么我不是如维尔哈伦一样的比利时人，而是一个日本人，是一个天生的命运和境遇各不相同的东洋人。不用说恋爱之至情了，就连对异性的一切性欲

的感觉都被当成社会最大的罪恶而冠上法制的帽子。我们是从小就受着“哭闹的孩子和地头蛇惹不起”的教育，是深知“祸从口出”的国民。使维尔哈伦感到兴奋的鲜血淋漓的羊肉，芳醇的葡萄酒和明快的女人画，这些又算得什么?啊，我爱浮世绘。苦海十年，为父母而卖身的游女的画姿使我悲泣。斜倚竹窗、茫然眺望流水的艺妓的身影使我欢喜。叫卖荞麦面条的灯火凄然的河畔夜景使我迷醉。雨夜初霁，杜鹃啼月。时雨霏霏，秋叶飘零。落花当风，钟声远逝。日暮途穷，雪满山路……大凡这世上无依无靠无望无着恍如春梦令人嗟叹的事物，悉可使我亲近，使我怀想。

六

浮世绘本来不只限于木板画。师宣、政信、怀月堂等诸家，除板画之外，还制作了肉笔画。鸟居清信专门绘制演员画木板原稿，而宫川长春则专门绘制肉笔仕女，故有人认为中古的浮世绘确乎可以分为肉笔派和板稿派两大流派。然而到了明和二年，铃木春信首先发明了精巧的木板彩色印刷术，自此浮世绘的杰作多限于木板画，肉笔制作除了湖龙斋、春章、清长、北斋等人的某些作品之外，多数不足以鉴赏。浮世绘肉笔画赶不上木板画的理由，全决定于色彩的调和这一点上。由于木板印刷中工艺制作的必然结果，产生特殊的色调，凭着各种色彩音乐般的协调，画面上自然产生空灵的感情。而肉笔画中的朱砂、胡粉和墨等颜料毫无变化，只能形成各自独立的杂乱的色彩。这不怪画家，而是日本画物质材料的缺点。今观诸家制作，在木板彩印尚未获得进步

的“红绘”[1]时代，板稿画家常常仰慕肉笔画中色彩的规范。但到后来完全相反，肉笔画却从木板画中学习用色方法。龚古尔认为，歌麿的蚊帐仕女挂轴，其蚊帐的绿色和衣带的黑色的技法完全取法于木板画。肉笔画不及木板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布局。春信以后的木板画所描画的人物都必定具有一定的背景，整个画面浑然一体；或者凭借底色的淡彩产生一种诱人的温柔而美妙的感情。这些都是肉笔画无法企及的。现试将土佐、狩野、圆山各派的制作和浮世绘相比较，浮世绘肉笔画从东方固有的审美趣味看，其笔力以及墨色的品位决不应该占据最高的地位。唯有在木板彩印方面才开始产生不可动摇的独特的价值。浮世绘的特色在于板画，板画的特色在于优雅的色调。为此，浮世绘才得以和泰西美术相抗争。

七

在那新的国民音乐尚未兴起、新的国民美术尚未出现、唯有一时的模仿和试作滥出的时代，不用说是无法预测我们民族艺术的前途的。我只是徒抱有众多的疑问而已。钢琴果真适于演奏日本固有的感情吗？油画和大理石果真是介绍日本特有造型美的唯一途径吗？我不能不惊诧于数理性的西洋音乐的根本性质和落花落叶虫语鸟声等单纯可爱的日本自然音乐的天壤般的悬隔。我时常对于日本人画的油画，对于描绘日本妇女和日本风景以及室内的作品给予热心的注意，然而不幸的是，对于油画中描绘的日本妇女的

---

① 浮世绘初期以红色为主的彩墨印刷方法。

发束，还有对于友禅织、飞白、扎染等衣服的花色，从未产生过美妙的感触。对于所描绘的廊缘、门墙、纸窗、柜橱等日本的住居及杂物，也未曾产生过亲密的特殊的情趣。我经常面对同一画家的制作，感到他所描绘的西洋风景远比日本风景优秀。我不惮进一步妄断，油画只适于描绘金发女郎和西洋风景。我决不是厌弃国人制作的现代油画，然而无可奈何，较之今日的油画，歌磨和北斋向我的感觉诉说着更多更多的日本妇女和日本风景所包含的秘密。为此，我只能说，我在接触以上这些新秀的天才制作之前，我无法忘记江户的美术家。日本都市的外观和社会的风俗人情不久就要全部改观。即使不情愿也要美国化，不甘心也要德国化。然而，只要日本的气候、天象、草木和被暖流所浸润的火山质的岛屿存在，那么，初夏晚秋的夕阳就会永远绯然猩红；中秋月夜的山水就会永远青如蓝靛；降落于茶花和红梅上的春雪也会永远如友禅染色一般斑斓绚丽；妇女头发只要不用烙铁过分烫缩，那水梳的鬓云自有一番风情。对于永远生活在日本这个太平洋岛屿上的国民来说，浮世绘必定永远传递着亲密的情话。浮世绘的生命确实和日本的风土同在。但是，它的杰出的作品现在已经全部输出国外，不亦悲夫！

大正二年正月稿

怀中秃笔

——答某人

回想起来是1907或1908年时候的事了。我遂了多年宿愿第一次看到了巴黎，我曾想哪怕不等到明日就死也没有怨言了。我如今呼吸着泰西诸诗星呼吸过的同一座都市的空气；我如今踏响着同一条街道上的石板路。世界的美妓名媛采摘过的花，我到原野上也同样可以采摘到。我像凡尔纳一样手捧咖啡杯，像雷涅一样在古堡上散步，像都德一样眺望塞纳河水，像哥拜一样进入舞场，像戈蒂埃一样徘徊于画廊，像缪塞一样经常哭泣。……就这样，我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诗人。无论如何，我有了顶礼膜拜的众多的偶像。十七世纪以降到二十世纪，大凡姓名被写入法国文艺史上的，悉为我心中之神。然而，我不能用法语写作，我只能用日语表述我的感想。这一弱点忽而化为受伤的功名。如果我能自由运用法文，也许会升起一种狂妄的野心：学习莫里亚斯[①]，轻易以一个外国人登上法国文坛又有何难？然而幸哉，我的西洋崇拜的诗作尽皆是日文，一出现于日本文坛就

① Jean Moreas(1856—1910)，法国诗人，生于雅典。

有许多地方与当时文坛的风潮相一致，忽而赢得虚名。此乃盖出偶然。

岁月匆匆近十岁。我今日回顾当时之事真可谓茫然如梦。无论如何，我已不能以当时的感情看事物了。事物或许相同，而心情已完全改变。我当然对于日本的风景及社会极力以皮埃尔·洛蒂放浪诗人的情怀加以观察，气候、风土、衣服、食品、住居之类首先透过我的肉体渐次使我的感觉也日本化了。同时，那个时代的政治以及社会状态，每每使我想到自己仍旧宛然处于封建时代。其实这是个忌讳"封建"这个字眼而去除封建的美点，仅仅保留其恶弊的劣等的平民时代。也许这样称呼更为妥当。

幻想渐次被破坏了。我不能学某一派的诗人那样喜好夸张和假设，用银座大街的灯火比拟法国林荫大道的热闹；以帝国剧场隐喻话剧；将日比谷公园和卢森堡公园相提并论。这比起江户时代的汉学家搞文字游戏，将御茶之水称作茗溪，将新宿写成甲驿或峡驿还要无聊。我深知舶来的葡萄酒和雪茄的高价，但我觉得单凭留声机里的瓦格纳和照片上的高更，到底无法评论西洋的新艺术。日本文学家的事业不应只限于阅读舶来的报纸杂志上的小说评论。

我读西洋小说，想象那些作家的生活，翻然目击日本的现在，时常感到不可思议。俄国小说家高尔基据说穷得无家可归，然而尚能伴妻子长久游历意大利。日本人偕家眷一起游意大利者能有几人？皮埃尔·洛蒂是法国海军军官，他舶船长崎，眠花卧柳，并将这事写进小说，以此文名播扬于世。假如洛蒂身为日本帝国军人，他终将会以风纪问题立即被革除军职。我曾观看《威廉·退尔》这出戏，受虐待的瑞士土

民和他的主人谈话的态度充满豪气，决不像我们的佐仓宗五郎[①]那般战战兢兢。哈姆雷特刺杀其叔父时似乎也没有那么多烦恼。泰西文学无论古今全然是西洋化的，同背负两千年固习的我们现在的生活感情毫无干系，简直相距十万八千里。

我的身体常常不顽健，寒暑苦多。曾于病榻上读过邓南遮的著作，我感到纸面上洋溢着作家豪壮的意气。假如让我举出他的名篇，我认为比起含蕴的艺术信念，他首先创造了猛烈的精力，那种于黎明时跃马扬鞭、跋涉山野的气概。其次，我感受到于马厩中养育骏马的资力和可供驰骋的广漠的平原。因为这些，邓南遮的著作之于我，如同仰望炎天的太阳。

西洋近世的艺术，文学且不用说，至于绘画、雕刻、音乐，已不像过去那样侈谈广漠高远的理想，而是排斥概念的理论，一味致力于汲取鲜活的生命之泉。由于信仰动摇而厌世怀疑的时代已经过去，发扬生命的力量并于此寻求深甚的欢喜与悲痛。我本来并非一个想对抗世界思想的人，但以我们现今的生活如何适应魏尔伦诗中有时所表现的那种过分猛烈庄严的生命的力量呢？西洋近代思潮像过去一样使我们昂奋刺激，但首先使现在的我们更加厌恶和绝望。我决非厌忌那些华艳辉煌、勇猛奋进之士，我只是说我更崇拜那些心性安然、恬淡度日、不愠不怒、颐养天年的中国隐士。在这里，江户时代和中国的文学美术又使我感到无限的慰安。

---

① 佐仓宗五郎(1604—1645)，江户时期义民。为反抗领主重税赴江户为民请愿，直犯将军家光，连同妻子被处以磔刑。

这些事我已经在我的浮世绘论中讲述多次了。

我至今依然继续寻求与我的体质、我的境遇、我的感情最为亲密的艺术。我想云游于将现代日本政治以及社会诸般事象均置之度外的世界。我想将兴趣转向不活动于社会表面的无业者，或结束官差的义务而隐退的老人们的生活之上。我想倚着墙壁观看和车水马龙的街道相隔离的庭园里的花鸟，忘掉忧苦的心怀。人生常常具有两面，如天上有日月，时光有昼夜。活动与进步之外，静安与休息不又是人生的另一面呢？我想舍弃主张的艺术而奔赴趣味的艺术。我是个不顾虑现实文坛的趋势，不问国之东西，不论时之古今，只想寻求最接近于我并安于现状的人。意大利未来派诗人马里内蒂，两三年前当我听闻他的名声就阅读了他的著作。然而只因他所说的人生奋进的意气未免过于豪壮，忽而弃之不顾。我以为，比起战死沙场求取功名的勇士的觉悟来，还是留在家中养育孤儿的老母和点燃起寂寞炉火的老父的心情更值得哀怜。比起骂世而愤死者，那些无心无欲、顺应时世者的胸中更多一层同情。

处世苦如矮屏风，
折腰折腰再折腰。

自从我于京传①所描绘的《狂歌五十人一首》中发现了这一首，才开始想到狂歌之不可弃。

当然，我并非主张叫人都来吟咏狂歌，画浮世绘，听三味线。我只是想到了为西洋文艺美术中所没有而又有时足

① 即山东京传，浮世绘狂歌绘本画师北尾政演(1761—1816)的画号。

以寄托我们情怀的东西。我只是想努力从故国文艺中发见能够激发我现在诗情的东西。文学家的事业，不可勉强求得和文坛风潮的一致。它本来并非营利的商业。当此值于一切迎合西洋的时代，文学美术只要师范于西洋，皆为世人所欢迎。这是明若观火的事实。然而，我耻于那种不要自由却大力倡导革命；没有幽妙的联想却频频谈论泰西音乐；没有求知的欲望却一味宣传西洋哲学的新论；或者缺少生命的活力却拼命欢迎未来派的美术等轻意之举。更何况那些创造无用的新词儿，将文艺批评变成报纸的社论，提出一些特殊的问题以博取人心等自作聪明的行为。

我如今只想自我引退，远离进取的态势。所幸，我具有戏作者的气质，受到所谓现代文坛急进派的排斥和厌恶实乃心中所愿。固草此文于兹。

大正三年甲寅初春

答正宗[1]、谷崎[2]两氏的批评

去年秋，谷崎君就我的小说写了长篇批评文章刊在《改造》杂志上，当时我撰写了回答的文章，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彬彬有礼的苦心谈，可我总觉得有些惭愧，所以中途作罢了。而这次，正宗君又在《中央公论》十月号上刊登了题为《永井荷风论》的长文。

我读了两家的批评，首先禁不住感谢之情。这并非虚礼之词。要是在十年前，也许不会如此高兴，但如今鉴于时势，再省察自己的衰老，想到现在仍然有人精读旧著，不厌批判之劳，唯觉满腔感谢之情意，其心中仿佛在陌生的他国偶然邂逅同乡人一般。

大正十五年春，正宗君曾就我的小说及杂著进行过批评，当时我作了辩驳之词。我想那只是有关江户文学见解上的差异，所以我对自作的小说完全避而不提。因为对自己作品说三道四，有替自家故弄辩护词之嫌。这种文章颇为难

① 正宗白鸟(1879—1962)，自然主义文学作家，代表作有《向何处去》等。

② 谷崎润一郎(1886—1965)，唯美派作家，其作品有《刺青》、《细雪》等。

写。我在私人杂志《花月》上发表《记不写也罢》，历述文坛经历，至今已是十五六年前的事了。起初题为《自作自评》，对每一篇旧作都陈述了执笔的来由，我打算有一半使之自然成为一部自传。但我又觉得这样做过于自吹自擂，因此仅仅草就《记不写也罢》的三四回就搁笔了。

谷崎君先是论及西鹤[1] 和元禄时代的文学，并说我似乎应是和红叶[2]先生具有相同志趣的作家。不论事实如何，自己要很清楚判断自己，是非常困难的事。谷崎君批判的是否确当，这只好去问第三者。红叶先生是砚友社诸先辈中我最生疏的一个。在外语学校上学时，看到神田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读卖新闻》将要连载《金色夜叉》的预告，但我当时没有阅读。不仅《金色夜叉》，对于红叶先生的著作，直到明治三十四五年时，在朋友的规劝下才浏览过一遍。在那之前我几乎一无所知。这也并非有什么特别确然的意见，因为那时的书生没有零钱购买新刊的小说和杂志，对于不便阅读的娱乐书籍自然疏远起来。我家里买来《时事新报》和《日日新闻》看，但不买《读卖》之类的报纸。马琴、春水的东西，《春雨物语》、《佳人之奇遇》等小说类很多，而砚友社作家的东西一本也没有。我中学时代初学汉诗，后来有志于近代文学，那时友人井上哑哑子出示载有《今户心中》的《文艺俱乐部》和绿雨[3] 的《油地狱》一册，频频诉说其妙处。这就是使

① 见本书131页注。

② 尾崎红叶(1867—1903)，明治时代小说家，作品有《多情多恨》、《金色夜叉》等。

③ 斋藤绿雨(1867—1904)，小说家，评论家。

我日后游于柳浪[1]先生之门的原因。但其后几经星霜，大正六七之顷，我想批评明治时代的小说，曾通览砚友社作家诸作。以当时的感想，对露伴[2]先生和一叶[3]女史的诸作深为心服。绿雨的小说、随笔再读时觉得浅薄而甚感厌恶。我至今仍然经常翻阅露伴先生的两卷《谰言长语》。

大正以前的文学，在今日尚存在的江户趣味的用语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如以此种语言作一评价，露伴先生之文其江户趣味极为深远而贯通古今，堪称随笔之冠冕。《被人世遗忘的草木》、《云的种种》以下数十篇，皆基于独特的观察。正宗君想必忘记了露伴先生于明治三十年代在《新小说》杂志上发表的这些随笔。如果能想起来，那末对于我的杂著所作的赞词也许大半要取消吧。

明治四十一年秋，我从西洋归来后不久写作了《隅田川》这部小说。但在执笔当时，并无心特别鼓吹江户趣味。在国外阅读了法国弗兰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和土耳其乔基·艾克等人的著作，领教了乡土艺术的意义。我想仿照这种笔法再现我出生的东京的过去，将人物和背景配置在隅田川两岸。题为《狐》的短篇小说也一样，那时我已经阅读了相当多的法国现代小说，窃以为不可落于人后，一旦拿起笔来，往往因文才和思想之不足而绝望。还在巴黎的时候，一位日本朋友曾这样忠告我：你频频阅读福楼拜，但你的文笔适合

---

① 广津柳浪(1861—1928)，小说家，砚友社同人，代表作有《今户心中》等。

② 幸田露伴(1867—1947)小说家，代表作有《风流佛》、《五重塔》等。

③ 樋口一叶(1872—1896)，女作家，作品有《浊流》、《大年夜》、《青梅竹马》等。

学习都德。二叶亭的《浮云》和森先生的《雁》那样深刻致密地解剖人物感情终为我能力所不及。然而所幸不论是《深川之歌》还是《隅田川》等小说及至公开发表，我忽然被当作江户趣味的鼓吹者，以后二十余年直到今天依然赢得虚名。被称作文坛的侥幸儿亦盖未俟正宗君所言及。

自大正改元的翌年发生暴动时起，社会上忌讳亲近法国文物的倾向愈益明显起来。一位《国民新闻》的评论员指斥我是非国民也多半是在那个时候。这尽皆起因于我归国途中向土耳其国旗敬礼而没有称美西乡隆盛的铜像。然而仔细考察起来，艺术家爱惜土耳其的山河风俗，我对之不敢有所异议。皮埃尔·洛蒂为欧洲人多年来敌视土耳其、不断蚕食其领土而扼腕浩叹，他曾著有题为《苦恼的土耳其》一书，满篇皆悲痛之辞。日本和法国国情各异。大正改元时，我也到了三十六七岁，一时的西洋影响日益淡薄，过激的感动逐年消失。那时曾偶然见到黑田清辉[①]先生，他说："你也趁早照好像等着。"对于他的这句玩笑，我至今不忘。日本的风土气候具有催人易老的奇怪的力量。为了表现这种感慨，我专门写了题为《父恩》的小说，因为动辄受到许多笔墨上的约束，后来半途而废。我蓦地想起江户的戏作者和浮世绘画家，即使身处幕末国难当头的时代，也和泰平时代一样，悠悠然写作淫猥的言情小说和绘制春画。我为之甚感痛快，也打算从此专门执笔撰写花柳小说。《新桥夜话》和《戏作者

① 黑田清辉(1866—1924)，西洋画家，1884年渡法，1896年创设"白马会"，创立东京美术学校的西洋画科，代表作有《湖畔》、《晨妆》、《舞妓》等。

之死》就是那时的纪念。我埋头搜集浮世绘和江户出版物，那时也最为痴迷。

这里想谈谈浮世绘。我看到浮世绘开始受到艺术的感染是在巡视美国各城市的美术馆的时候。原来我的江户趣味是步美国好事家的后尘，并非自己的发见。明治四十一年归国当时，能鉴赏浮世绘的人还很少。小岛乌水氏当时在美国，在日本只有宫武外骨氏堪称此道的先知。东京市中的旧书店联合召开拍卖会，也是从明治四十二三年开始的。

到了大正三四年时，我写了题为《晴日木屐》的东京散步记。我穿着晴日木屐寻访墓地的时候，早已不能立足于新文学的先阵了。三田的大学雇我这个没有任何头衔的人为教授，是为了使我站在新文坛前线擂响战鼓。这事如果做不成，我也就变成一个无事可做的人了。所以想见机行事。这时正好森先生不知不觉辞去了大学文科的顾问，上田先生也接着远离三田。幸好我的病到大正四年十二月有好转，便将后事托付给井川滋氏离开了三田。我最初受雇时心想，能平安无事干上三年也就满足了，三年过后三田的学窗里总会出现两名秀才的。在那之前我尽量不做有失脸面的事，以免给森先生添麻烦。我每周到法国某先生家里去一两回，阅读新到的报纸，努力接触新的信息。三年的岁月很快过去，不知不觉到了第五年第六年。再说，我也不是三田的大学毕业生，是一个外来户，长期呆在那里也不好。

我的父亲生前是文部省的官员，因一个时期和帝国大学有些关系，我从小就听说学阀和学派之间相互排斥倾轧等可怕的事情。当然，这些并非是我离开三田的直接原因。我的朋友都取笑我说："那家伙反正不愁吃喝，总是想干啥

就干啥。"谷崎君的批评和正宗君的论文中都提到我不为衣食所迫的事，对此我无话可说。唯一想说的是，假如我的境况必须养育父兄，大概我不会去弄小说般的游戏文字。我早就认为，文学既非餬口之道，亦非荣达之道。这种想法在《小说作法》也提到过。谈论政治，忧思国事，恐怕也非贫家子弟所可为。但是，不付米店酒馆的钱款若可成为志士仁人的特权的话，那又是另外的问题了。

我辞去教职，变得轻松愉快起来，操心费神的事没有了，便开始写作花柳小说《争风吃醋》。回顾当时，时世的喜好逐渐由艺妓转向戏剧女演员，因此我打算把艺妓的流行看作明治年间的遗习，描写其生活风俗。当时，咖啡馆的女侍叫女伙计，和鸡肉店的女佣同等看待。这行当从大正十年前后起骤然勃兴起来，风靡一世，和电影女演员一起，逐渐夺去了戏剧女演员的地位。大地震十年后的今日，女侍的流行似乎已经越过了盛时。这就是我最近写作《梅雨前后》的缘起。

谷崎君评论拙著时，对于我因何原因有何感兴写作这部小说，进行了仔细地考察和剖析。谷崎君的眼光敏锐地洞察了作者本人尚未留心的地方。

这里想就井原西鹤说几句。世人谈论元禄的软文学时，必将西鹤和近松相提并论，依我看，近松是比西鹤更加伟大的作家。西鹤的面目仅停留于其文的轻妙之上。在元禄时代创作俳谐者皆为著名文人，芭蕉及其门人去来、东花坊[1]皆然，唯独西鹤不是。试将西鹤的《五人女》和近松的世话净

---

① 分别指"蕉门十哲"之一向井去来和各务支考。

瑠璃相比较，西鹤不过记录了市井的风闻，而近松却假联想之力使人物活跃起来。一是只不过记事；一是浑然的创作。这里附记一笔，冈鬼太郎君说近松的真正价值不是“世话物”，而是“时代物”①。我佩服冈鬼君的论断。

如果将西鹤的价值狠心压低来考虑，谷崎君将我比做西鹤的亚流，也许不算过奖吧。

纵观江户文学，不论哪个时代，各自都有喜好描写市井风俗的文学家出现。宝历以后，文学的中心移到东都，明和年代出了南亩，天明年代出了京传，文化、文政出了三马、春水，天保出了寺门静轩，幕末出了鲁文，维新后出了服部抚松、三木爱花，明治二十年后出了红叶山人。继以上诸名家，于记录大正时代市井狭邪风俗的操觚者之末，偶尔添上我的名字，实为意外的光荣，心中感到我也到此为止了。

正宗、谷崎二君批评我的文章的态度颇为宽大，动辄有许多过分称赞的地方。也许不知不觉为友情所囿吧，或者暗寓着几分奖励之意，使我晚年更加奋发一番。我于昭和改元之际已达于知命，即使不想空费二君之好意，悲哉，时光早已过去，在强烈的电灯光照耀下的昭和的世相，于我揩拭老花镜片水雾的当儿已经产生了千变万化。最近，银座大街种植了柳树的苗木，站在这些小柳树旁和短发洋装的女子共同倾听收音机奏出的出征曲而引发感动之情，此非那些作白首禅榻之叹者所能为。巴黎有将老作家活活闷煞的academy。江户时代有埋葬死去学者的儒者的墓场。丢舍大

① “世话物”和“时代物”分别为以当时社会风情和历史事件或军事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和讲唱艺术等。

正文学遗老的山野又在何处？……啊，说起这些，我已宛然成为两君所说的“生活的落伍者”和“败残的东京人”。然而在任何场合，我也许都不是如有岛、芥川二氏那样决然自杀的热情家。数年来，我为宿痾所苦，屡废笔砚。而且我认为，疾病和老耄反而成为拯救人生之苦的好帮手。援救缺少自杀勇气之人的办法唯有此二者。这是将因老病而倦于人生的卑怯者徐徐送往死亡之门的平坦的大道。天地自然之理法颇妙。

此稿于昭和七年二月三十日读正宗白鸟君论文灯下匆匆走笔。或许对我旧作执笔年代记忆有误。好事者宜就斋藤昌三氏所作《现代日本文学大年表》正之。

十日菊

一

这是庭中的山茶花开始散谢的时候。地震后举家迁往阪地的小山内君，陪伴普兰敦社的主人一起上东京来访问我家。两君的来意似乎想对近年徒然养拙的我给以激励，使我执笔写小说。

我的旧书桌抽斗内久已藏有二三份草稿，但我深知皆为不堪一见的凡庸之作，不过是写到一半丢弃的废纸。取出这些废纸重新加工成草稿实为我所不忍，然而，无视旧友之好意则更为我所不忍。

冥思苦索终于想出一个对策，我决定详述为何对箧底之旧稿不能加以改写的理由，聊塞一时之责。题为“十日菊”，可以理解为此中暗寓着灾后过重阳节欢迎朋友来访之意。自己对未完成的旧稿饶舌再之，甚落伍于时代潮流，即便如此又有何妨？

二

还是侨居于筑地本愿寺侧的时候，我曾振奋精神写过长篇小说，题亦名为《黄昏》。开端大约只写了上百页就投笔

将草稿塞进桌子的抽斗里。其后移居现在的家已经四五年了，其间抽斗里的稿子被一页页剥去，做成擦拭烟袋油的纸捻儿，或变成揩拭油灯油壶和灯罩的废纸。百多页的草稿如今已所剩无几。我这里必须说明：每当风雨过后，电灯熄灭，旧时代的方灯和油灯成了今日世界必备的用具。

要问我为何抛弃上百页的草稿，因为正当进入本题的时候，我忽然发觉作品中所要描写的女主人的性格尚未观察熟透。我所描写的主人公某女子从美国大学毕业后回到日本，和女流文学家交往，并且在神田青年会馆召开的由某妇女杂志举办的文艺讲演会上作了一场演说。写到这里我搁笔叹息。

起初我之所以那样毫不费力地描写女主人公的老父等待爱女归朝的心情，是因为对维新前后人们的性格自以为了解到可以放心的程度，与此相反，对于当时所谓新型妇女的性格、感情，总觉得仿佛雾中观物，没有把握。我深知借口写小说为弥补观察之不足，凭想象进行写作是非常危险的。我决定中止写作，直到找到适当的模特儿那一天。

我决定不管写成怎样的片断，只要一脱稿，就一定找来亡友哑哑子朗读拙稿，听取他的批评。这是我未登上文坛时就养成的习惯。

哑哑子弱冠之顷，爱读式亭三马之作和斋藤绿雨之文。他期待着他日会出现不亚于二人的讽刺家。他看了别人的文章对于指出其弊病颇得要领。他曾如数指出一叶女史《青梅竹马》中有几个古语断定词；一一找出红叶山人诸作中再三重复使用同一警句。用哑哑子的目光观察，当时文坛上第一个文法不通的作家是国木田独步。

这年某日从下雪的傍晚起，电车司机计议同盟罢工，我终日没有外出，不知道此事。当筑地的后街逐渐有艺妓的车子出入时，哑哑子突然来访。他说从蛎壳町一下班就不得不踏雪走到这里来了。当时哑哑子是每夕新闻社的校对科长。

"上次的小说已经写完了吗？"我领哑哑子到铁道边的宫川鳗鱼馆，路上他这样问道。

"不，那小说不行了。什么文学，当今的新女性我无法描写，人物总感到是假造的，缺乏活气。"

上了宫川馆的二楼，走进一间屋子，打开后窗的隔扇能看到隔壁花匠积雪的庭院。刚坐下来我就一一谈起写作的苦心。哑哑子时时扬起长长的下巴，空腹喝了五六杯酒，忽然带着微醺的样子说：

"女流文学家搞什么演讲，不必特意去听就可知道大概情景。像说书人一样大侃一通，这就是艺术所以成为艺术的缘由吗？"

"不过不进行一次实地观察怎么也放心不下。写进小说的女人该穿什么样的和服，心中一点底也没有。人人总不能都穿仿造的大岛绸吧。"

"我最近也不知道流行的假货叫什么名字。赝品上只要写着'大正'、'改良'等形容词就行了。"

哑哑子总是不放开手中的酒杯。

"那号人穿的木屐大体是藤皮的马蹄屐吧？后部凹陷，必须粘着乡间红泥土才行。木屐带子松弛，插进十个大脚趾，撇着八字步，呱哒呱哒地走。"

"还有，你必须将'伊'和'哀'的音区别开来。听听电车

上正在阅读小说的女人的谈话，十有八九是乡巴佬。”

“我最近感觉东京话逐渐不合时宜了。不论是普通选举，还是工人问题，关于所谓时事的议论，没有乡下土语就显得不协调。使用纯净的东京语已经不能进行内阁弹劾的演说了。”

“是的，不光演说，文学也一样。如果你运用不知是什么地方的语言，传达不出作者的情绪和心境，作品也就失去了新意。”

哑哑子曾指出过砚友社诸家文章的疵累。当世人爱用的流行语，例如“发展”、“共鸣”、“节约”、“背叛”、“宣传”等，说明其出处多基于西洋语汇的翻译，吾人的耳朵甚是听不习惯。

“这些奇妙的用语大都是住在东京的乡下人造的。这些话语的流行，是那些不会熟练使用过去词汇的人渐渐增多的结果。最近的年轻女子，看到哗哗的大雨也不会说风雨如晦，只会说低气压或暴风雨。问起路来，哪怕是对车夫，也把岔路口说成十字街，然后说还隔一条巷子，有的连对过的五谷神祠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真是不像话。有人把木匠花匠做完活一律说成全部完成，‘算账’叫‘会计’，‘受取’叫‘请求’。”

哑哑子像在说笑话。过一会儿我命女侍算账，两人一起陶然地走下鳗鱼馆的二楼。从傍晚起就不通电车的筑地大街，一派望不尽的银白，四周静悄悄的，二人打着油纸伞，雪片落上去沙沙有声。我劝他住一个晚上，他不听，自以为平素有一副好腿脚，乘着醉意要走回本乡的家。他踏雪向筑地桥徒步而行。

三

同年五月，我于七年前写成的《三柏叶树头夜间暴风雨》蹩脚的剧本，偶然被帝国剧场女优剧团连连上演两场。我出入于帝国剧场的乐屋也从这时候开始。得以目睹剧团中诸多佳丽出浴的娇艳姿态也从这时候起始。然而，帝国剧场自开办到这时已经过十年星霜了。

这座剧场还没有竣工的时候，也许当时因编辑《三田文学》之故，我和文坛诸先辈一起曾应邀出席在帝国饭店举办的剧场晚餐会，接着荣幸地又被招待参加舞台开张的晚会。我这一家甚为偏狭的趣味，使我以后的十年间时常为是否坐在这座剧场的观览席上而踌躇不定。要问这是为什么，今天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了。

今日在这里必须说明的，不是过去来剧场为何那么稀少，而是如今为何忽然频频来看戏。在拙作《三柏叶树头夜间暴风雨》未上演之前，当时还在乐屋进行排练的时候，我不仅连夜到帝国剧场去，还时常将女演员招到附近的咖啡馆一同喝香槟。在这里，有些消息灵通之徒，算计着我会干出些艳事来。

从巴黎寄来的明信片上所能见到的那些闺中隐秘是否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呢？这里且不必去说它。我只是想说，我确实希望以帝国剧场的女优为中介、接触一些现代的空气。久久只爱听“茵八”和“一中节”[1] 的我，也想抛弃自家褊狭

① “茵八”和“一中节”都是净瑠璃的流派。前者为江户中期净瑠璃大夫宫古路茵八所创始，后者为京都的都一中所创始。

的旧趣味，倾听一下时代的新俚谣。我果真如我希望的那样能够脱掉进口细条纹的旧衣，追随结城绸[1] 的新花样吗？

现代潮流急剧变化，非同一般。早晨看到的崭新的东西，到了晚上已经陈腐。槿花之荣，秋扇之叹，在今天决非宫廷诗人的闲文字。我说过，帝国剧场开办以来已经十度星霜，今日这座剧场内外的空气果真足以观察时代的趋势吗？这一点只能凭各人的所见了。

中途搁笔的长篇小说中的模特儿，我曾努力在帝国剧场上演的西洋歌剧和音乐会的观众中寻求过。我还对于有乐座上演的西洋歌剧的观众特别加以精心的注意。我感到我已渐渐懂得一些现代妇女的操履了。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清楚我的创作上的困难之处。大凡艺术的制作需要观察和同情。对于所要描写的人物，作者没有深厚的同情，其制作必然堕入缺乏感情滋润的讽刺，小说中的人物最终只能是作者所提供的问题的傀儡。我所见的新女性，仅仅可以催兴，只止于欣赏自家辛辣的观察，再也无法超出其上，从内心引起同情是不可能的了。

我的眼底已有难以动摇的定见。定见和传习的道德观同样都是审美观。只有旷世的天才才可以打破它。

我的眼里映出的新女性的生活，宛若妇女杂志封皮上石版印的彩色画，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新女性所具有的情绪，如同站在新开辟的郊外热闹的夜市上听穷苦学生为讨钱而弹奏的小提琴的歌唱。

---

① 茨城县结城所产丝绸，织工精细，质地坚牢。

最适合讲述小春、治兵卫[①]恋情故事的是大阪净瑠璃，而江户净瑠璃却适合演唱浦里、时次郎[②]的艳事。玛斯卡尼[③]的歌剧必须用意大利语才行。

然而，当今的女子披着窗帘花纹的外褂，发髻遮掩着两耳，像蒙着大黑头巾，手中拎着烤章鱼般的提包。要想宛然如生地描摹出她们走路的姿态，非得和这些模特儿生在同一时代，具有相同感情的作家不可。

江户时代，为永春水年过五十写完《赏梅船》，柳亭种彦[④]至六十岁依然孜孜不倦写作《乡下源氏》这部艳史。这些都不是单凭文辞之才完成的著作。

四

侨居筑地本愿寺畔起稿的我的长篇小说，除了变成擦拭烟油的废纸以外，别无任何用处。

但是我并不因为徒费许多时日和纸张而悔恨。我平生写稿必定选用石州制的生纸。我的未曾用过西洋纸的草稿一旦成为废纸，就可用作扫除家中灰尘的掸子，也可揉成一团。带进厕所，远胜过浅草再生纸。说到这里，废纸的利用非罗列闲文字的草稿可比。

我半生志于文学并宣传不用西洋纸和钢笔不为别的，

---

① 净瑠璃《心中天网岛》中的男女主人公。

② 净瑠璃一派"新内节"《明乌梦泡雪》中的男女主人公。

③ Pietro Mascagni(1863—1945)，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代表作有《乡村骑士》等。

④ 柳亭种彦(1783—1842)，江户后期戏作文学家，本名高屋彦四郎，作品有《邯郸诸国物语》等。

正是出于想使人知道如何利用废物的老太婆心肠。

往时，在剧场的作者之家里，如果有人开始想学习写作狂言剧，老作家先不教他如何写台词，而是先教他如何捻纸捻儿。教拍子板的打法又在其后。我曾嘲笑这是陋习，现在才觉得是当然的程序。不会捻纸捻儿就不能缀纸本，而不会缀纸本就无法写台词。欲成其事必先利其器，这是毫不足怪的。有人说，现在操觚业者中其草稿使用日本纸的只有生田葵子和我二人。亡友哑哑子也从未握过钢笔。

看到千朵山房晚年寄给《明星》杂志的草稿，在无格的十六开和纸上用毛笔书写着楷行交替的书体，清劲畅达，使人立即联想起那泉涌般的文思。

我经常搬家，每次都带着一株栀子花种在院中。不光是为了赏花。我是采摘其果实当作颜料在稿纸上划格子用。那种情趣要比在这种稿纸上写作时的心情清绝多了。一个全是无心的闲事；一个是雕虫之苦，推敲之难，时常使人发出长长的叹息。

今秋不可思议的是，免于灾祸的我家的庭院早早来了冬的消息。搁笔偶尔看看窗外，半庭斜阳之中熟透的栀子花红欲燃，正等待着人来采摘。……

大正十二年癸亥十一月稿

草 红 叶

暂寓于东葛饰深草包围的住居之后，有时从传闻中可以知道一些东京的消息。

在我所熟悉的人中，为兵火夺走性命的大都是住在浅草的町中和公园的兴衰有些关系的人。

大正十二年的地震中没有焚毁的观世音的御堂，这次也莫名其妙地变成灰烬了。火势之猛烈，虽说同是三月九日夜晚，但包括我家在内的被烧的山手麻布一带地方，似乎不能同这里相比。那天晚上，我因为很早就抱着达观的态度，因此十分悠然地看着自己的房屋和藏书被烧毁，直到天亮，一直同邻人们聊天，既没有燎到眉毛，也没有一处烫伤。所以对于我这个从容镇定的幸福的遭难者来说，听到浅草死去的人们的最后情景，一下子无法理解。然而事实总得当成事实来接受。仅在那一个晚上，他们的姿影从活着的人的眼里消失了，一年过去他们不会再度出现的话，便是确确实实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

那时没过几年，出现了一位年纪大约五十上下的伙计，黑衣带上别着铁锤，为歌剧馆的舞台布置背景。他是个眼睛细眯、个儿不低、身体结实的老爷子。他似乎不习惯浅草这

块土地，也不适合于大道具这种职业。他干起活来不马虎，言谈也极其稳重。一做完舞台上的事儿，就脱掉黑色的工作服，换上朴素的便服。夏天是一件灰色短外套，冬天是茶褐色的窄袖大衣，像个老老实实的商人。几乎光秃的头上不戴帽子，脚上的木屐带子总是扎得紧紧的。这是“江户哥儿”特有的习惯吧。一个人比其他做工的伙计抢先一步走回位于千束町的家，看样子，也没有饮酒。

这位老爷子有两个女儿，妹妹在家和母亲一同卖煎菜饼，姐姐当时年约二十二三，是位舞女，艺名叫荣子，几年来每日在父亲布置的道具前和大伙一起跳舞。

我和荣子相识是昭和十三年夏和作曲家S氏一起参与这座剧场演出的时候起。第一天刚要开幕时，我到乐屋去。那天似乎是三社神灵的祭祀日。荣子等我走进楼上舞女之家，就把包好的蒸饭连着竹篓儿摊开在我面前，并说道：“这是我家母亲叫我送给先生的。”

彩排已在前一天晚上结束，她大概早就知道我第一天会来的吧，这位母亲不仅是为了报答平素照顾女儿的人，也许出于历来的习惯，想使外来的人分享一下祭祀的胜景和喜悦。这表现了下町人的气质。我平时不管对什么，最易为时代和人情的变迁而引起感动，这位母亲的厚意使我觉得无可名状的喜悦。用竹篓儿分开包装的糖煮莲藕和干鱿鱼丝，因放糖过多而有些甜腻，却也似乎考虑到生长在下町的我的口味，这就更使我感到高兴。我能在学习爵士舞的舞女之家，品尝到三社祭的蒸饭，在那之前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舞女荣子和大道具老板一家住在一条后街上，去那里要从拥挤着繁华的商店、昼夜放着流行歌唱片、喧闹不休的

千束町径直向北走，在横街的顶头，可以看见吉原游廓的房舍和灯光。一天晚上，彩排到深夜，回去时我感到有些饿，便向荣子打听哪里有夜间营业的餐馆。荣子便邀集住在附近的两三个舞伴，陪我到稻本尾对面小巷里的“紫堇”茶泡饭店。从水道尾方向走进静寂的廓里，拐向角町前越过仲之町的时候，从“引手茶屋[①]”走出两个艺妓，同我们交肩而过。其中一人和舞女荣子互相看了看，轻轻用眼睛打了招呼就走过去了。看起来两个人似乎都有些难为情，想搭话又不便开口。走到角町的拐弯处，我问那艺妓是谁，荣子回答说是富士前小学的同学，某某“引手茶屋”的姑娘。荣子说话之中，总把艺妓说成艺妓姐儿，看来，艺妓姐儿比起自己舞女的地位要高一些。我由此得知，荣子生长在游廓附近的陋巷，而且廓内的女子受到周围人的某种尊敬。这种江户时代留下的古老传统，到了昭和十三四年依然没有消泯。这确实是意外的发见。得逢一个几乎不可思议的事实。但是这个传统也只是在三月九日夜留下些纪念，至今早已全然湮灭了。

○

这天晚上于吉原的深夜所闻所见的事情中，至今也有不少不能忘却的。

“紫堇”店“土间”的左右都铺着榻榻米，坐下来不动就可以吃喝。荣子她们连连吃了几碗汤团、杂烩和面条。这当儿，挂着暖帘的入口处走进一位客人，坐下来就点酒菜。这

① 为妓女和嫖客牵线搭桥的茶馆。

是个高大的汉子，五十多岁，头剃得精光，碎花纹的外褂套着碎花纹的窄袖便服，下摆向上翻卷着。下身是藏青色的夹裤，脚上穿着白布袜子和皮底木屐。领口敞开着，里头穿着贴身的和服，鼓鼓囊囊的怀里露出一角钱包来。这副穿着打扮自明治末期以来已经见不到了。仲之町的艺人们中间没有我所认识的人，看样子也许是当地著名豪绅家的保镖。

这个汉子一副轻松的样子，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舞女们的打扮和吃相，一个人静静地自斟自酌。他看到舞女的洋装和化妆，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厌恶，似乎反而感到一种兴趣，如同老年的我平时所感到的那种兴趣。他每每和我照面时，都好像强忍着不露出微笑。细想想，这个保镖也许和我一样，心中隐藏着都市中人人都有的对于时世风俗的变迁所怀抱的好奇与哀愁吧？

暖帘外面的妓馆，大门上的灯光已经熄灭。嫖客和女子的声音随同过往客人的脚步一同消失。廓中一片沉静，听不到汽车的响动。先不说妓女们闭店送客后的寂静多么难得，附近的横街上又有艺人开始说唱“新内派”的大鼓书了。这种长年累月听惯的曲艺又超越时代将周围一切拉回往昔的世界。剃着光头穿着长裤的保镖的态度看上去似乎颇得其中奥妙。对于晏如于旧习的人们，我不能不感到一种轻微的羡慕和妒忌。

三月九日的大火也许使这位古风的光头长者连同游廓一同化为灰烬了吧？

当晚和荣子一起在“紫堇”店用餐的舞女，听说一个不久离开浅草去了名古屋，一个去了札幌。我还听说荣子后来做了一个相声师的妻子，已经不住在廓外的横街上了。我衷

心祝贺荣子没有和她的父母一同到那个世界而是留在了人间。

除了大道具的老板之外，在浅草时我和作曲家S氏创作的歌剧《葛饰情话》上演之际，那位弹钢琴的人听说也死了。据传是因为他的家住在由公园通向田原町的一条狭窄横街上的缘故。专门制作香荷包和花环供观众献给自己喜爱的艺人们的花匠师傅住在入谷，这个人也死于三月九日夜。起初他和妻子女儿一同跑到大街上，心想家里房子被烧还有一段时间，就想回去将剩下的行李多拿些出来，谁知一去不复返了。

浅草公园何时才能回到昔日的繁华？观音堂要恢复到一立斋广重的《名所绘》所表现的旧观，这一天恐怕不会到来了。

昭和十二年，当我和歌剧馆、常盘座的人们已经混熟的时候，知道地震前公园和凌云阁样子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对于昭和现世的人来说，大正时代的公园已经被遗忘了。当时在歌剧院的舞台上受到观众喝彩的大多数人都是地震后来到东京并获取成功的地方上的人。但是，这个时代到了今天也忽而成为往昔。在和平恢复的今后的时代，作为模仿爵士的名手而受欢迎的明星们，竟是那些未曾见过朱漆观音堂的人们，时代如流水一般不间断变化着。人在生命尚未終结之时就已经被遗忘。想到这里，方觉生也是件寂寞的事，它和死实在没有什么两样。

○

很长一段时间里，歌剧馆的乐屋口有一位看澡堂的老

爷子，三月九日夜是死了还是平安无事？后来大家谈起昔日的娱乐街来，谁也没提这个看澡堂的老人。他的存在早已在他活的时候就被人们忽略了。

当时听舞女们说，他有家，也有老婆。他家位于马道边，把二楼借住给人家，以充房租。妻子还不像老太婆，是个挺白净的小个子女人，在上野广小路一家电影院当传达。老爷子总喜欢用毛巾在脑后扎成个卷儿，是秃头还是白发，乐屋中没人知晓。腰也不弯，手脚瘦长，戴着眼镜的脸上多皱而凹陷，看上去有六十多岁了。不论冬夏，都只穿着衬衫和裤子。他究竟因为什么而落魄，当然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看他那副不俗的面相，不像是流氓或闲汉，说不定是个非常刚强的生意人。

歌剧馆的澡堂就在乐屋口近旁，出入乐屋口的人们总是站着聊天。到其他剧团去的人，或从地方演出归来的人，唤出馆内的人来，倚着门口的板壁说话。天黑了，就从舞台上搬出椅子，不分昼夜交替地坐着，谈笑风生。但是老爷子很少夹在里头凑热闹。年轻人坐在椅子上和舞女打情骂俏，老爷子也许司空见惯，他并不感兴趣，也不转脸瞧一眼。

天一变冷，老爷子就蜷缩在木屐架背后的通道旁，把火盆骑在腿裆里打瞌睡。进进出出的人们，谁也不向他看一眼。

有一年花开时节，我曾看见老爷子不知打哪里拿来细竹，仔细削成篾子制作鸟笼。时常看见街上的理发师在水盆里养金鱼，扎灯匠制作箱内风景置于店头，这位老爷子似乎也有这样的兴趣。从他的口音和打扮上可以知道这老爷子在下町长大，不过我从未见过他的笑脸。人一落魄，于穷困

中一年年老大，抑或连笑都要忘掉了。

战争拖久了，煤气和焦炭也没有了。乐屋的澡堂变得没有用了。老爷子看来不久就被解雇了，从乐屋口消失了那淡薄的身影。大扫除依然是那把破扫帚，扫地的换了个生面孔的老婆子。

○

战后第二个秋天忽然要过去了。去年的秋天是在冈山西郊迎来的，在热海送走的。今年我在下总葛饰的田园，每日倾听着剧烈的风声，惊叹光阴的易逝。在冈山时本以为时间很长，但实际上不满百日。热海的小阳春气候犹如白昼明朗的梦境。

一旦失去家孤身漂流四方，旅途上的风景就深深在心中播下了回忆的种子。当离开一个地方时，我总感到生离死别般的悲哀，怀着一定再回来的期待又远去他方。这种期待的实现只能靠偶然的机会了。

八幡町的梨园内梨子被摘光了，太阳穿透葡萄架明晃晃地照着。玉米的秆子倒伏了，一望到底的稻田也软塌塌地发黄了。什么时候我能听到妙林寺的松山上响起鹞鹰的鸣叫呢？现在备中总社街上的居民们到后山采松菇，一定会嗟叹秋季晴天的短暂吧？流过三门町的渠水洗起东西来也一定变冷了吧？

企盼的心情经年累月酿造着乡愁般的哀愁。没有比乡愁更美好的情绪了。我之所以长时期没有忘掉巴黎的天空，也是出自这种情绪吧？

巴黎虽然再度遭受兵乱，依旧安然无恙。到了春天，丁

香花照样散出馥郁的香气吧?然而我们的东京,我所出生的孤岛般的都市,全部毁灭化做灰烬了。乡愁是指思慕现存的事物的一种情韵,那种对于不可再见的事物的相思之情又该称做什么好呢?

昭和廿一年十月草

断肠亭杂稿

箭尾草

一

以《箭尾草》为题，一边回忆往事，一边谈及自身的一些老毛病，对于以文笔为生计的人可聊以塞责。

二

曾有人揪住我开玩笑说，如今世上再没有比小说家更幸福的人了，大白天可以肆无忌惮出入茶馆酒肆，同女人嬉戏玩耍，仅此一点，就足以使循规蹈矩的青年人艳羡不已。对一个社会上的普通人，只要将其个人隐秘，不便公开的儿女私情，以及一些浪荡丑行，添油加醋大加渲染一番，都能使世人读了兴味盎然，遂之肃然起敬，尊之为先生。违背人伦五常之道，反而赢得世人的欢迎敬仰，诸卿的处世之道实在可喜可贺。和我开玩笑的人，实乃有很深的城府，看了这篇《箭尾草》，一定怒不可遏。《箭尾草》记述的是过去在我大久保家中一个叫做八重的妓女的故事。

八重当时作为家中妻子，不仅为我准备早晚饭食，一有空闲，便于我不经意之间揩拭桌上的灰尘，清洗笔砚，或者

为盆栽的兰花除虫，或者修补古旧书籍。在旁人眼里，她是那么勤劳不倦。她因故再度置身于新桥的教坊，取名藤间某，教习儿女歌舞，指导使用琴和三味线演唱净瑠璃歌词，“守着人妻的节操度日月”。八重真想以此保全晚节吗？我不知道。

三

作为小说家的我，将自己的私事原原本本复衍为一篇故事，这在西洋从十九世纪初叶便渐渐风行于世，并称为浪漫言情之作，至今不废。即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夏多布里昂[①]的《勒奈》等皆属此类。在我国，红叶山人的《青葡萄》等，堪称此种作品之发端。近期有森田草平的《煤烟》，小栗风叶的《耽溺》等，尤为世人所欢迎。自那以后，此种体裁的名篇佳什不遑计数，其中载于最近一期《文艺俱乐部》（大正四年十一月号）上的江见水荫题为《水锈》的一篇，我本人尤感兴趣。然而，要将八重和我之间的诸般细事写成一部长篇小说，在我并非一件易事。写小说必须究明篇中人物的性格，预先设定故事情节。此种苦心对于近来多病乏力的我简直不堪胜任。不如采用随笔的体裁，随心所欲，漫然道来。无论小说或随笔，其旨趣都在于写出男女相交之经过，叙说客人和艺妓的烦愁，谈论夫妇吵架连狗都不理之类的琐事。虽然狗都不理，但烦恼究竟是什么，血气方刚的青年读了会怎么样呢？你若是个男士，作为客人将要会见艺妓的时候，你若是个艺妓，当在酒宴上将要出现在客人面前的时

① Fraucois —Rene de Chuteaubriana（1768－1848），法国作家，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

候，为了有心理准备，作为前车之鉴，读读我的这篇《箭尾草》，还会仅仅斥之为贩卖男女痴情的无聊文学吗？

四

箭尾草俗称“药到病除草”，见江户人山崎美成《海录》随笔第五卷，曰：“箭尾草俗名‘药到病除’，取此草之汁食之，于痢病甚妙，又于疟疾及瘟疫亦有奇效。”云云。

此草又称御舆草，见萩之家先生所编辞典《言语之泉》：“‘药到病除’，牦牛儿。植物，草名。野生，叶五分，如锯齿状，长寸许，对生。夏季开花，淡红如梅。花后结荚，熟时爆裂，如御舆之柄向上卷起。茎叶皆为痢病之妙药。又称御舆草。”我由八重嘴里始知此草之妙用。八重当时（明治四十三四年）于新桥花月酒楼后面挂起“巴家”的招牌，做起艺妓。她虽不善饮，但因职业关系，也只好强打精神喝上几杯，因而时常闹肚子疼。每到此时，便差人到日本桥大街一丁目出售还魂丹的老铺购得箭尾草，煎汤当茶饮用。我平生虽然多病，但那时很少腹痛，所以对八重所说的此草之奇效从未放在心上，只当耳旁风吹过。然而自那以后过了三四年，一天夜里突发痢疾，病情严重。虽一时好转，但由春到夏，由秋到冬，每当季节变换之时，雨水频降之顷，必然引起腹疼，心中郁塞不畅。从前，口中吟诵杜小山《绝句》：“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使用着尤能生发煎茶之苦味的红泥茶壶煮茶喝；如今，却用这种茶壶塞满箭尾草煎汤，作为每晚睡前常服的药。

听说八重近来身体强健，如今箭尾草已经没有用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事。

五

大凡人的一生过了血气方刚之年，身体就会受到各种疾病的侵扰，精神上也有着种种烦恼，日复一日，逐渐老衰，有时睹物生情，变得多愁善感起来。

“宿昔青云志，蹉跎白发年，谁知明镜里，形影自相怜。”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对镜惊白发的情景也被法国作家莫泊桑写进《终局》这篇小说中。

我的头发还没有白，但我感到自己已经衰老并非昨日今日之事了。丧父一周年忌日的翌年夏初，突然得了严重的痢疾，在床上躺了半月之余。本来就不嗜酒，所以平素没有暴饮暴食的习惯。如果硬是归罪别人的话，该不是因为吃了庆应义塾的西餐盒饭的缘故吧？三田校园为了警惕奢侈之风，校内制作的盒饭都严格实行价格限制。所以自己选择了粗劣的饭菜，吃罢觉得终日肚子胀闷难受。每当看见红稀稀的果酱和头发油般的黄油，心里就觉得恶心。但因为阴雨，懒得到校门外大街上去。那天无意中只吃了少许，第二天拂晓突然因肚子绞痛而醒来，整个早晨跑了好几趟厕所。

那时我住的房子很宽敞，我把书桌放在南边六叠的房间，北面的八叠当作客厅，面对楼梯的西边三叠作为卧室。楼上楼下跑得精疲力竭，两手按着下腹不觉迷迷糊糊睡着了。一觉醒来已近中午。母亲住在另一间房子里，听到佣人的报告，就说不能这样等着，得赶快叫医生。我心想肯定感染上了红痢，听人说过此病的痛苦，心里战战兢兢的。幸好医师诊断后说我的病没有这么严重，叫我昼夜不断用蒟蒻焐肚子，除了肉汤和开水什么也不要吃，每天早晨将大便送

药房化验。医师郑重地说完就回去了。还是父亲健在时，我家有一位帮佣二十多年的老婆子，她照医师的吩咐赶紧拿来热蒟蒻放在我的肚子上，我又昏昏沉沉睡着了。

朝南的小窗子传来小麻雀频频唤母的鸣叫。我被楼梯上的脚步声惊醒了，老婆子没来换蒟蒻，来的却是八重。她穿着织花的外褂，胸系着双层围裙，头顶向后挽着大发髻，短短的留海遮着前额。原来八重昨日到我书斋来，我从书架上取下通俗画册给她看，其中丰国绘的《新潮化妆》画本中有一幅美女图。画中女子短短的留海上斜插着黄杨木梳。我开玩笑地对她说，眼下的艺妓也要像画中人那样才好。心急的八重听了我的话，拿起桌上的西洋剪刀，咔嚓一声早已剪断额上的留海，嘴里嚷着："拿镜子来，拿镜子来。"所以成了今天这副模样儿。

那年二月，八重因患风湿病已不能跳舞，她关闭了山下町的妓馆想静养一段时间，特地选择山手一处偏远的地方，躲住在四谷的荒木町。这里和我家只隔着市谷谷町的洼地，她每天都到我二楼书斋里来，阅读堆积在书架上的古今小说和其它杂书。她本出身于北方，年十三已成名，留在了当地的教坊。生来喜爱文墨，善解风流。读书倦了，就到后庭菜园中走走，采摘鲜花装点我的书桌。

我们家藏的古书法帖类，凡有封页破损、缀线断朽之处，均由八重悉心修补裱糊，如今这些都成为她留下的最好纪念。八重每日到我家来，到了傍晚时分，我们时常结伴到芝口的一位叫做哥泽芝加津的师傅那里学唱"端歌[1]"。

---

① 江户时代配合三味线演唱的短小歌曲。

前一天晚上去练唱哥泽小调，过了初更时分，我和她在四谷宇之丸横町的街角分别，所以她做梦也不会知道我卧病在床，八重打开隔扇这才吓了一跳。

六

八重说，她去伊香保游玩时，曾掬饮谷涧的溪水以解山道上的焦渴，没想到染上了痢疾，生命垂危。其后的几年间，她明明知道陪酒这个职业既低贱可怜又会作践自身，但无法拒绝客人的劝盏，回到家里整夜痛苦难忍。她一边在心里哭泣，一边又不停喝酒，因而对自己的腹病十分清楚。她认为就养生之道来讲，自己比医师更明白。医师所开的药方本不该懈怠，但是自古传下来的东西不管什么总有灵验的。她说自己未脱离妓籍时常常使用的箭尾草，如今在四谷的家中还有一些，煎煮后有点怪味儿，你就忍着点儿喝吧。说罢就打发人去取箭尾草来。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汤药，感到确实有效，以后感冒的时候，不吃退烧药而服用板兰根了。雨雪扑打着披檐，身穿织花的夹袍，强忍着一阵阵寒战，于孤灯之下吹燃将灭的炭火煎药。夜气沉沉，书斋之中弥散着煎药的烟雾。我的心情也随着夜色越发深沉，不由得热泪盈眶。

七

由于八重的尽心尽力，病不久就好了。芍药花散落了，世界早早到了夏天。不等梅雨过去，这年夏天，八重就每天约我到长草的地方忙着采摘这种药草。

箭尾草初看起来，叶子似蓬，像覆盆子一样其茎似蔓子

般绵延着。从四谷见附到赤坂的斜堤上有许多这种药草。从青山兵营后面到千驮谷的下坡道路旁，也有箭尾草和车前子、鸭跖草杂生一处。采来洗去泥土，把茎切成小段儿，阴干。

东京市内的空地年年因大兴土木而占用开发，我担心不久箭尾草也没有生长的地方了，便采来一束移栽在自己的庭院里。这年秋，得到母亲的允许，开始修缮房屋迎娶八重。没想到这仅仅是半年的美梦。斯人离去，庭院篱笆上因无人采撷，箭尾草一味猛长。万事皆有伤心处。第二年到了草芽再度萌发时，我也于一夜之间离开大久保到筑地独自栖身了。箭尾草其后怎么样了？最近听闻又有了新住户，那些箭尾草也许和庭园的杂草一起被芟除尽净了。

八

不想重新涉及自然主义的理论学说，这世界有人说好有人说坏，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点，那就是和每人的健康有关系。随着身体的老衰，我厌世之念每日俱增，很难遏抑。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在我熟知的人们中，有的从事我国戏剧改良和振兴等有意义的艺术，因而遭家人误解和世间诽谤，但至今仍然不改十年宿志。这真是叫人听了不得不落泪的美谈。然而我已经早早改变心境，一昧寻求安逸的隐栖生活了。而且这并非因为有什么大不了的绝望，也不是为了表明慷慨悲愤之情。只因剧场的灯光太明亮太刺眼，心中难以承受；只因想起父亲在世时住惯的老屋书斋中，那微暗的灯影朦胧照射壁龛中花朵的情景；只因没有了茶屋，剧场食堂的饭菜又叫

人感到恶心；只因雨夜里循着远道疲惫归家的艰难。以上诸事，假如身子顽健倒也不值一提，但由于体弱畏寒，到了春分时节每逢外出仍须揣着怀炉。我深感以上这些都是为了观剧所要付出的重大牺牲。新闻记者来访，只要身体健康，一见面就可大言不惭海阔天空地吹嘘一番，然而身体不遂人愿，这种交谈只能使人烦躁不安。看到世间的文学杂志对我说三道四和恶意中伤的文字，也懒得动笔反驳。听到错误的议论也一味点头称是，没有勇气加以辩白，更谈不上亲切地指出这种错误了。有时候接到远国陌生读者的来信，详细陈述拙作中各个有趣的章节，我也每每置之不理，辜负了人家一片厚意。

心境不佳也不至于卧床不起，很难说是害病。说没病又像有病，这样的身体真有些怪异。下谷的外祖父毅堂先生有“小病无名怯暮寒”诗句，或许说的就是这种心境吧？老杜的七绝《登高》也有这样的句子：“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正月二月经寒风一吹，走进屋内眼花头昏。走在八月的炎天光里，汗流津津，阴凉里的风吹在身上，凉爽宜人；不多久，忽又肌肤起粟，寒冷难耐。冬天里我和别人一样觉得寒冷，并不因而悲伤，但夏天里尽是叫人难堪的事儿。傍晚洗澡怕着凉，口里干渴也不敢吃冷饮。仅凭这些就很难同一般人交往。人家邀我去乘晚凉，为了防止夜露侵肤，我预先就得穿好棉毛衫，套上布袜子。即使上酒楼，一看夜渐深，就得离开靠近栏杆的座位，一个人躲到帘子后面避风露。那些当今的绅士们，听着值夜的梆子声，天空银河渐渐灿烂之时，口中依然直喊“太热，太热”，一面对着电扇，敞开衣襟，任风

吹着胸毛；一面往啤酒杯里加冰块，嘴里咕哧咕哧像嚼石子一般。我对这种豪兴常常报以叹息，认为野蛮，没有意思。然而这只不过是自己身体虚弱而产生的妒忌罢了。

九

庆应义塾的工作就这样日复一日变得艰难起来，经常是早晨临出门时肚子疼，揣着汤婆子、怀炉或温石，从大久保到设有广告牌的十字路口，一路上怀中叽哩咕噜一边响一边赶路，上班经常迟到。冬雨淋淋的午后，在没有一点火气的西式房间召开教授会议或编辑会议，也令人苦不堪言。有时亲友约我某日去玩，我就得预先声明，要看那天是否肚子痛，或者下不下雨。一想到有这么多麻烦，满心的高兴早已消失，实在是可悲的事。

说心里话，我硬是使自己断绝了世上一切人情往来，闭门不出，不管如何随心所欲，也不会有外界的声音妨碍我。数年过去，不知不觉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一个躬腰驼背、满头白发的老翁了。

八重作为女儿身已过了三十岁了。起初，风湿病痊愈后，跳舞也不受影响了，便有了种种打算。她想重回新桥或柳桥，再不然就选块地方当教授舞蹈的师傅。然而，她还是习惯了我的懒惰，在一位时常来访的向岛的隐士金子翁的规劝下，抛却浮世之梦，将充满回忆的一生深埋于大久保的乡下，照顾我早衰的身体，早晚料理我的饮食起居。那是甲寅年八月末的一个秋日，喜事商定后，八重请金子翁作主婚人，托市川左团次夫妇作媒，在山谷的八百屋举行了形式上的婚礼。八百屋善四郎家，当时正在修建庭院的台基，本来

不愿揽客的，但由于金子翁过去和八百屋的上一辈老板有深交，当讲明情由后，现在的年轻老板满口答应下来，并且把池边的客房打扫干净，又在壁龛里挂上光琳的一组松、竹、梅三联画。当天，专门为着我们做了一天照顾性的生意。

这天，残暑的夕阳猛烈地照射着，母亲不辞辛劳从远方赶来参加。父亲健在时，母亲就已经知道我和妓女八重的亲昵关系。去年我卧病时，八重天天来看护，从那时起，母亲就不断问这问那，暗暗观察她的言行举止。加上八重对易于动怒的我照顾十分周到，可以说百依百顺。尤其有一天，八重看到我家壁龛里挂着沪上当今一位书法家高邕书写的小杜的七绝《茶烟禅榻》，一口气从头至尾读了一遍。母亲佩服她的过人才识，认为她是世上非比寻常的女子，所以在这次婚礼之上，没有深究八重的出身贵贱。

八重游竹柏园学习和歌是很久以前的事。近来移居四谷后，偶然看到东坡醉余的手迹，景慕其飘逸豪迈的笔势，购得许多法帖着意临摹，故唐人行草书体皆能读得。任何事情都靠平时的留心。

十

八重自来家后，我享尽世间无限清福。人常叹老，而我却为老后忽得新欢而自豪。人生哀乐唯系此人之心。朔风呼啸之夜，围着终日摩挲的火桶[1]，于灯影迷离之下煮茶的情味，是那些沉醉于红楼绿酒的人所不能理解的。卧室的屏风和空心隔扇破了，夫妻二人将以往保存的古旧文稿拿出

---

① 木制圆型小火盆。

来，一边阅读一边裱糊，这种乐趣也是高楼大厦富贵人家所不可窥知的。种菊的篱笆或厕所的竹窗破损了，从自家竹园砍来竹子，说说笑笑重新补好，这种欢乐也是出门在外的白马银鞍的公子所不能享受到的。我写文章使用的格子稿纸，平时有空总是亲自用雕板印制，现在则由八重卷起袖管，两手沾着油墨，不厌其烦地连连给我印上几叠。不用说，这种愉悦也是近来用西洋稿纸和自来水笔写作论文的文士们所无法体会的。

我家中亡父遗留下不少书籍、盆栽和文房四宝。八重帮助我整理房间，将《林园月令》、《雅游漫录》、《草木育种》、《庭造秘传抄》、《日本家居秘用》之类和汉书籍搬出来阅读，洗刷粘在砚台底面像石头般坚硬的墨迹。漆画上金银花纹的雾气怎样揩拭才好呢？堆朱的香盒上浮雕花纹间的尘埃怎样清除呢？盆栽的梅花夏季里如果不施肥，来春开花就不多。山百合开完后，应该将根挖出来，放进干沙子中保存。那个应当那样办，这个应当这样办，终日忙得不可开交。

我的父亲是个异常坚实纯正之人，可是看他生前自选的诗稿《来青阁集》，其中也有一些艳体诗：

> 良辰佳会古难并，玉手掺掺酒几巡，
> 休道诗人无艳分，先从花国赋迎春。
>
> ——新岁竹枝

> 春鸟无心唤友啼，兰舟系在水祠西，
> 暖波一面花三面，真个温柔乡此堤。
>
> ——看花七绝

游历中国时，过姑苏城外赠妓之作很多，其中有几首我至今记得：

丽质娇姿本绝群，兰房别占四时春，
相逢无语翻多恨，桃叶桃根画里人。

如在沉香亭北看，妖姿冶态正春阑，
多情卿是倾城种，不信小名呼墨兰。

现在城南新桥畔南锅街一家酒楼的银屏上，仍留有他的醉余之笔。

我继承家业不久就娶妓为妻，辱没家声之罪不轻。我只是担忧，如何才能使此妓心地纯正，唯我是听，不出差错呢？万事皆由前世因缘所定。起初的萍水之交，也会变得情深意重，颇有一些催人泪下的事儿。开悟之人只应把这些当作迷梦一场。痴迷之人则不会顾及世人的讥诮和污蔑。正因有了这种痴迷之心，我才得以免除从接受所谓当今教育的女学生中迎娶新夫人的厄运。妓女捧杯的纤手当然没有女学生练习体操的腕力，故而于朝夕扫除之中，不会打坏丈夫的心爱之物，也不怕廊上的盆栽被衣袖或裙裾扯断枝条。世上的好事，二者不可同时兼得。

十一

我和八重的婚礼没有向亲友们披露，是为了减少前来贺礼的麻烦。对于那些一本正经的亲戚们，反观我们两人的身世，当然还是不举行婚礼为好。人人厌恶的小说家和受社会鄙弃的妓女的野合，这样的事也一一通知亲友，反而给他

们的夫人、小姐带来难堪。然而世界并非都是无情种。此次向我们祝贺和送礼的也不在少数。八重一面照料着爱发牢骚的我，一面瞅空子到各处还礼。秋天很快过去了。菊花萎谢的篱笆又开出了石款冬花。落叶的树梢上每每可听到百舌鸟的鸣声。后庭的井畔栗子熟了掉落下来。廊缘下的南天竹结了果实。石灯笼的背阴里，雁来红正在着色。

初冬时节山手家中的庭院最令我怀想了。由于山手树木繁密，人们总认为不如夏天的好。然而不受蚊蚋之苦的市中的住居，夏季的露台夜凉如水，逢到庙会还可以信步闲逛，倒也挺有意思。坐在楼上卷起竹帘的窗边，眺望西方的晚霞，听河岸上叫卖小鲹鱼的声音走过，蓦然使人想起晚餐来。这些只有市中才有。相反到了冬天，想起市内的住居，人员拥塞的房屋里，本来短暂的阳光变得更为短暂，放置长火盆的客厅一片黯淡。而这时的山手的庭院，因为树叶脱尽了，较之夏天更加晴朗明丽，芭蕉枯了，书斋的圆窗终日有和暖的阳光斜斜地照射进来。每遇霜露时雨的夜晚，缤纷的落叶腐烂后，树丛深处会不断泛起阵阵泥土的芳香。鹡鸰、十姊妹、竹莺儿等小鸟的鸣叫比春天里更加欢畅。十一月十二月的山手，的确是令人难忘的最为舒心的时节。

八重向各处还礼完毕，如今只呆在家里。障子全都重新裱糊，房柱和走廊因年代长久，由黄变黑，闪着光亮。眼下，洁白的障子纸和芬芳的浆糊使得到处焕然一新，真是好极了。客厅比平时更加亮堂。庭中的树影和天空飞行的鸟影，在平和的夕阳辉映下看去更加鲜明。日暮，晚风吹拂窗外的竹丛发出窸窣的响声。白生生的障子纸在灯光照耀下更加清澄透剔。冬天，这里最使我欢喜的有桐木火桶、炭炉、地

炉、枕边小屏风等。从春到冬，又见到这些久违的用具了。从去年冬天到今年春寒时节，每天用布巾揩拭得十分光泽的火钵，整个夏天收藏在壁橱里，蒙上了一层灰尘，失去了光亮，但依旧是那司空见惯的形状。我把它放在去年那个位置上，宛若旧友重逢。君还安好吧？我真想对它说一句：我也有幸保存了余生。初冬的早晨，第一眼看到火钵，不由地多少往事涌上心头。我友江户庵有句云：

冬来多怀思，又见老火钵。

这首俳句虽然无工巧之处，然而不正是言简意赅的名吟吗？去岁冬日，江户庵主人携来画帖一折，命我务必画点什么，并题句留念。我看到桌旁有桐木火钵，想将其形态摹写下来，但缺乏俳句之思，正苦于寻求不到即兴之句时，不由信笔写下如下莫名其妙的文句：

进退频折腰，终成圆火钵，
处世多模棱，只待老来日。

这些暂搁一旁。八重来我家之后，将我幼年时代习见的各种各样的器物仔细揩洗得干干净净。从前只知在外面追求享受的放荡儿，如今也渐渐知道居家的快乐，保守着这个父亲去世后的家园。

十二

多数人只以为赋诗作画为艺术，我过去也是这种看法。我热爱艺术之心，仅以写小说、评戏剧、听声乐为满足。然而，人的欲望本无止境。我逐渐认识到，居家、穿衣、吃饭也

应该算在艺术之内。我进而想把我的一生看成一个作品，不然，我的心情便不能感到真正的满足。当我把我的一生看作艺术品的时候，妻子便是最可宝贵的一件重要作品。

人们听了这话，一定会斥之为夸耀富贵。不过，玩赏艺术的心情本来和贫富无关。深刻的情致，往往反而不为富者所知晓。将我的衣、食、住，我的一生当作活的诗话的艺术作品，又需要什么花费呢？短街陋舍，自甘寂寞，不能说没有画兴诗情；金殿玉楼，无所用心，春花秋月亦等同瓦砾。

我家居于山手之边缘。三月春泥不易干，五月早有蚊来袭。市谷①的喇叭搅乱晚钟的余韵，往来的军马吃尽门前青草，踢破围墙。过去，贫困的“御家人②”飞扬跋扈之处，如今成了乡村绅士的宝眷们高挽发髻之地。还有何风情可言呢？然而，我的书库里有蜀山人集，《山手闲居记》足可慰我平生。我家庭院虽不广大，然屋后有数武菜圃，款冬、芹菜、红萝、葱、草莓、姜、独活、芋头、百合、紫苏、山椒、枸杞等应时菜蔬，足可供厨房烹调。八重日日到菜园，纤纤素手采摘来菜蔬加以调制，装满我平素爱好收集的器皿里，供我享用。

认真说来，我国菜肴中以蔬菜最为丰富。赴西方巴黎初尝其菜蔬堪称美味，但种类远不如我国繁多。在中国，水果多为珍品，至于菜蔬除白菜、菱角、鲜藕、嫩笋等之外，多为我所不知。菜蔬、鱼介之类丰富味美，不正是日本料理的特色吗？

食具的清洒风雅亦足可大加夸耀一番。西洋、中国的食

---

① 为兵营所在地。

② 江户时代直属于将军的臣子。

具有的以金银珠玉制成，其质坚牢，其形壮丽，为我国所不及。洋人用银肉叉，汉人把翡翠箸，而我国俗以杉木圆筷为上品。万事皆如此。又细想想，西洋、中国的餐桌均有华丽庄严之趣，然一年四季其模样大体相同。对菜肴和盛菜肴之食具，不似我国那般精心加以调和对应。我国菜肴皆因食具的质地和色彩花纹的不同而改变其情趣。夏天用夏天的杯盘，冬天用冬天的杯盘。有谁会把金枪鱼片盛在红色的磁盘中呢？又有谁会将新渍的醃菜盛在彩绘的漆碗里呢？日本料理在器物选择上最要紧。在这里，其选配方法完全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在酒楼上，杯盘的选用可以直接窥见主人具有怎样的情怀；在一家中，则可推知主妇的心性是否周到细致。八重多年居于教坊，对城内的酒楼饭馆无所不知。加之，对古董鉴赏亦造诣非浅。我的晚餐席上常常富有诗趣俳味。用不着我的喋喋不休，徒费口舌，一切是那样尽如人意。啊，自从八重离去，我不复奢谈肴馔之事，桌上的花瓶也一直空而无花。

十三

八重为何离开我家呢？我为何不追随其后呢？兹将此事写成一篇《箭尾草》，以慰读者诸君。报纸第三版的报道为世人所爱读，只要标明是纪实文学，蹩脚的小说也很好发卖。作者一味沉迷于长篇大论而不轻易进入正题，其原因又是什么呢？

十四

值得庆贺的甲寅年就要过去，新的一年不觉又在等待

黄莺的初音。一天，我去芝边办事，一大早出门，归途中访问筑地的庭后庵，海阔天空一直谈到深夜，这才要了车子回家。听到开门声，等候主人归来的家犬像往常一样咬住我的衣服。家里寂然无声，八叠的客厅里灯火辉煌，二人平日用餐的大紫檀方桌上，放着一封信，上头压着壁橱的钥匙。开始，小使女见我回来，告诉我，夫人洗完澡九时出门，过了一会儿不知从何处打来电话，说今晚太迟不回来了。当时我也不大在意，心想，不是到新桥一带的妓馆就是到"藤间"弟子们那里游玩去了。等我打开桌上的信才知道事情并非那样简单。

十五

《箭尾草》从此不得不进入正题了。然而作者顿时变得束手无策，只有口衔烟斗徒叹奈何而已。

这年樱花盛开之顷，八重相隔五年再次拿起舞扇成为舞场之人了。好奇的雅客们，如果想知道我的《箭尾草》的后篇，那么就请到"喜乐"、"香雪轩"以及"绿屋"，还有随处可见的风气不坏的酒楼，请出八重亲自问问吧。八重不光善于舞事，而且《哥泽曲》也唱出了名气，近来又在学习《河东曲》①。她如果对来人不愿公开说出事情的原委，抑或用低吟浅唱寄托所思吧。像这方面的歌曲有的是。大凡人们要表达自己的思想，不一定像乡间议员那般大喊大叫，何必模仿新女性一味地告白无端地忏悔呢？最近，我从别人那里学

① 江户净瑠璃之一派，十寸见河东于享保年间创制。优美雅致，带有典型的江户风格。

得一首小曲：

“乘上三驾车，踏上成佛路。[1]……悭吝、放债、犯罪亦无妨。”

十六

昨天的一切都值得怀念。为什么一定要追究事情的是非，探明彼此的过错呢？青春实乃一梦。老而梦醒，多一种回忆，多一分安慰。应该说，活得有价值。步叩石桥，五十年平安渡过，只能说还算不错。一旦失足，陷落于激流之中，只能奋力前游。要到达彼岸，如果水流湍急也不能很快通过，或顺流漂泊，或攀岩角小憩，然后慢慢寻找捷径。这些都是那些平安渡过石桥的人无从知道的。我自已有着满心的故事。

十七

许多做艺妓的看到朋友中有人结着大元宝髻[2]，就会烧香许愿求神拜佛，希望也能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艺妓也是女人。伺候可厌的老爷，又转而迷恋舞台戏子，等这些都腻了，就渴望和一个固定的男人厮守在一起。这种由波澜进入坦途的心愿也是人之常情，无可指责。然而，这些姐儿们瞄准一个客人，洗手从良，其中也有送了红白喜糕的。当这些消息尚未在朋友口中消失时，却有人早已郁闷难耐，哭笑

① 《法华经》云：长者为从火宅中救出孩子，告诉他们门外有羊车、鹿车、牛车。比喻佛法可以普渡众生。

② 日本女人结婚时梳的大发髻。

无常，最后又还归老巢了。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去就出没无常。因此老板们制定了规矩，凡是交还艺妓身份证的，不过半年不能再发下来。这是为防止管理上的过于忙乱采取的措施。

这种事儿先不去管它。那么艺妓为何出尔反尔呢？据圈中人说，一旦下水的人，打熬不住寂寞，不管有怎样的觉悟，终究无法像普通女人一样。能巧于应对使之安心下来的只能靠做了丈夫的男子的一片关心。过了青春年华的艺妓，一旦从良后再度出山，则会赢得圈内人的同情，只要没有干过对不起男人的事，一般都能获得谅解。如果像汉学家那样迂执，一切照诗云子曰办理，动辄打着“七出”[①] 的招牌，那么当初娶艺妓为妻不就是一大错误吗？

反驳的人说，作为艺妓更应知道酸甜苦辣，正因为享受过荣华富贵，演戏、穿和服皆为寻常事，不管遇到什么，都不会像普通女人那样大惊小怪，万事都能担待容纳。碰到丈夫发脾气，也能巧妙加以劝解，使之转怒为喜。于普通女子不着意的地方而特别用心，这正是艺妓之所以作为艺妓的价值所在。假如像对待花重金迎聘的大家闺秀一样，处处小心忍让，勉勉强强成夫妻，那么当初何必要将艺妓娶进家来，被亲友们戳脊梁骨呢？

爱打圆场的人站出来清清嗓子说，两君所言各有道理，皆可因人因地而实施之。普通人和艺妓都是女人，一生下来就是女人。女人全身之道古来唯有“服从”二字。在今日之

---

① “七出”，按古代律令制规定，休妻有七种理由，即不孝父母、无子、多言、偷盗、淫乱、妒忌、恶疾等。

日本，女人不讲服从则很难立身。艺妓看起来随心所欲、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其实并非如此。她既然要谄媚卖笑，首先就得服从于社会，服从于游客，服从于酒肆茶楼的老妈子。洗手从良，则必须服从于丈夫，服从于这个家庭。都是一样的服从，唯一的不同是服从于一人还是服从于多人。究竟选择哪个则决定于本人的意愿。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苦乐，出卖色相也有出卖色相的苦乐。若希望诸事平坦，就做普通人；想寻求变化，就做艺妓。这也应因人因地而论之。孔明用兵七出祁山，匹妇七现七退又有何奇怪？只要其人的作为不累及他人，不妨碍后代就可以了。一切皆决定于时运。做个普通人，就得天天记清日进日出的钱财帐目，毫不松懈。既要从商，于该勤勉之处就得勤勤勉勉。早晨起来只要心情不像牙缝里塞着什么东西一般难受，一天天安然度日月，为妓为妻可任选之。彼亦一生，此亦一生。不论彼此，柔和则为女德之首。若慎于悭妒，即使为妓亦可博取怜爱以全其身。更何况正道之人妻也。

这位打圆场者发起议论则不知所尽。作者只好于此横戳一枪，向读者道声歉，结束这篇《箭尾草》。

大正五丙辰暮春稿

雨声会记

陶庵老公[1] 本年于旧柳桥常盘酒楼复又召集雨声会。时值季春四月十九日。我亦被召得忝列末席之殊荣。

当夜，小波先生作席上吟，当时雨声会已有十年历史了：

听雨话今昔，春宵月朦胧。

另有桂月先生作《七绝》，起句为“十载重登旧酒楼”。雨声会初由陶庵老公于骏河台馆第召集成立，至今已十度星霜。

岁月匆匆实乃惊人。十年俗称“一昔”。我亦有诸多感慨。十年前，我还是一介书生。当时得知能和一代文豪同席，亲谒天下之宰相，该何等荣耀。我过去生涯中意想不到的事有三：其一，游学西洋，做了五年银行职员；其二，当了七年学校教师；其三，被选为雨声会的宾客。

雨声会本为风流文士诗酒之燕集。然世人屡以此比法

① 西园寺公望(1849—1940)，政治家，生于京都。明治维新时任官军总督。1903年任政友会总裁。1906年和1911年曾两度组阁出任日本国内阁总理大臣。

国之翰林院。其缘由是:宾客中每有人故去,则邀新来文人以补其缺。川上眉山多年瘦于诗,悲于酒,遂自刃而死。我则被选袭其席位。这已是五年前的事了。

以前,我从未在贵人面前出头露面。游美时,曾拜见过日俄媾和全权大使高平公,但未亲聆其謦欬。五年前拜谒陶庵老公,所谓"野人不知礼",只是汗流浃背。金卮玉鲙之佳肴,入书生之黄口亦不能辨其味。眼观柳腰兰脸之美女,惊魂未定;耳听青唱翠歌之音声,战战兢兢。今年再临绮筵,我心恐惧之状无异于当初。

然归来窃思当夜之事,老公之所以屡屡召集雨声会,邀饮卑贱卖文之徒,其意在于接近与平生自身周围之士全然不同之别样人物,聊以忘却平素之心劳。尝有文部省官吏,召集小说家兴办文艺委员会,给作家发奖金,弄得社会沸沸扬扬;又有内务省官吏,召集佛徒教徒,议论普渡众生之事。与此种诡计完全不同,老公之意唯欲得浮世半日之闲也。

当晚,老公对花袋、小波两先生笑道:久望探访某处之胜景,但一直未能实现。盖屡过此地,欲停车亲临其山容水姿,而郡村政治家群集而来,争谏道路改良、桥梁更替与租税之高下,故未能作一度之滞留。老公独爱京都,皆因未曾有来客骚然其门前之故。

今日之文人,今日之政治家,还有今日之画伯,相比而言,其人品之高下,胸襟之清俗相差几何?此非我等不谙世事少年之辈所能识别。然陶庵公欲得一夕之清兴而独遇文人甚厚,则不能不深得文人之感佩矣!

我乃席上最年少之后辈。于盛筵之上,黄吻书生不知用

何种言辞表述感谢之意，何况赋诗以歌颂此种佳期之会。故聊记当夜之盛，仅作自家之记念。

大正五丙辰暮春记

一　夕

两三小说家相聚一处谈天说地，一人说：大凡以艺术为业的人，再没有比我国当代小说家更为可叹的了。纵观西洋文学，凡有新品出售，其获人怜爱甚于带露的牵牛和路旁的木槿花。若要做画家，画梅一次成名，则终生可专画梅花而无厌足之虞。年老笔力不济，看去反觉脱俗，遂声价陡增。演员中有市川家“十八番”那样的拿手戏，历演不衰，观众越发喜爱，以致无暇顾及新作。至于音乐曲艺家也是一样。听众所寄望于音乐曲艺家的，往往正是他们数度演奏的老牌曲目。即如荒木古童的《残月》，今井庆松的《新曲落子》，朝太夫的《阿俊传兵卫》，紫朝的《铃森》，皆属此类。神田伯山一击扇，听客就喊：“来一段清水大侠治郎长！”一登高座，席上就频频传来“斜对眼”、“翻锅贴”的叫声。小说家一有新作出现，就有批评家发话：“某某先生的新作是老一套”，于是读者就不读也不买了。画工、演员、音乐曲艺诸艺术家，越是老一套越受欢迎。小说家如果老一套，则证明他已江郎才尽。以小说家的名分立世实在难矣。

诗歌小说以创意为主，以技巧为宾。技艺以熟练为主，以创意为宾。诗歌小说之作，措辞过于老练，若缺乏创意则

流于轻浮。然而未可全部抛弃。从事演技者，如一味显示创意之处，而不伴以技艺，最终则一无可取。表演翻译剧作的演员，或为获取公众展览奖牌的画家之作，尽皆如此。

相扑大力士年老后有养老股票，若是坐在相扑土台边任监察，可以此终其生。一身之幸福未有大于此者。小说家知道自己笔力不济，其作品亦不受世人欢迎，则转而以批评之笔评判他人著作以敷衍塞责，事情似与相扑的监察官一样，其实不然。一是退役后的权威日益增强；一是转业后全然失去了本来面目。

吾等时常被人问起："先生写小说打算写到何时？您真有潜力，老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不知这是奉承还是冷嘲。大凡称为小说，无论高尚难解还是通俗平易，必须来自对世俗人情极其细微的观察。以高远的理想为主题的著作，有时虽然全由虚构的事件组成，但从行文中自能窥见作者对人世社会清晰的观察。作者老后倦于世事，只以青山白云为友，这种想法的产生不关文才的有无，是作者自动停止了小说的写作。小说的生命在于俗，在于接近人，在于世事的兴趣。西洋文学重视小说，而东洋不是这样。其原由盖不难寻找。

柳亭种彦写《田舍源氏》之稿是在文政末年，其时年已五十。为永春水作《梅历》时的年龄亦大致相仿。彼等江户戏作文学作家，不管多大年纪，写起男女艳情来毫不示弱。再看浮世绘画家歌麿所作《吉原青楼年中行事》二卷的画稿时，约五十前后，即已到晚年。我现在不品评他们的艺术，唯嘉许其意志，追思其劳作，感佩其勇气。

今日小说家称执笔之事为劳作。推敲是一种苦心，本不是乐事，然而苦闷之中，也不是全无言外之快慰相伴随。有

人将文事比喻为蚂蚁搬家的劳动，其道理吾等至今不解。工匠盖房是劳动，凿、刨在手，欣欣然各乐其业而不自觉。清元口中念念有词时其术必不拙。昔日之盖房与今日之包工两相比较，则思之过半矣。

黄梅时节渐渐过去，正好曝书。偶翻《赵瓯北诗集》，见如下《绝句》：

卖　文

卖文钱稍入悭囊，欲破休粮秘密方，
扬子江中水虽浅，舀他一勺亦何妨。

编　诗

旧稿丛残手自编，千金敝帚护持坚，
可怜卖到街头去，尽日无人出一钱。

市川松莚君最近将《本草图谱》、《草木育种》、《野山草画本》等所载我国传统花卉集中栽于庭院之中。他说，古之花草即使向植物园寻求，其中也有连名字都忘记了的。确乎如此。向岛的百花园等地，单凭我国原有的秋草看来不足以吸引游客，最近大量移种西洋花草。日本花草比起温室中的西洋花草，其色淡泊，其形潇洒，自有一番别样情趣。当今风行浓妆艳抹，密发盖额，珠光宝气，打扮得像红粉戏子，但偏偏有些人喜欢披肩的散发，浴后的淡妆。对于他们谈起什么大丽花、秋海棠，有如虎耳草、鸭跖草之类小巧花草更富有夏天的韵味。

留心一年四季，仔细观察我国的草木花卉，和西洋种花卉相比，这里就可知道有其特殊的色调。牡丹、芍药极为鲜

妍，但其情趣决不同于大丽花。石榴花、凌霄花宛如燃烧的火焰，但决不像红墨水。牡丹之红，使人想到加贺[1]、友禅[2]的古色，石榴花的红使人想到高僧身上绯红的袈裟。日本的花不管颜色多么浓艳，总显得古老而典雅。庭后庵主人喜养小鸟，他曾说，将各种小鸟集中起来看，凡是日本本土的鸟儿其羽毛都很雅致。诚然，黄莺、绣眼儿、金翅雀、蒿雀的羽毛绿色，鸽子、竹林鸟的羽毛紫色，这些颜色都是很难用什么加以比拟的。如今，举世都在模仿西洋，随着色彩粗劣低俗的衣服、书籍、房屋、器具到处胁迫着人们的眼睛，仅两三年前尚不被人们注意的本国风土固有的温和色调，越来越使人们依依怀恋。性急的人莫以为吾等被好古癖缠住了手脚，对于真正的好东西，吾等哪有闲暇侈谈什么时代之古今和国家之东西呢？西班牙固有桔红，法兰西固有银灰，意大利固有红色。旅行者一踏入国土，就会清楚看到，这个国家的天然和艺术同这些固有的颜色浸然溶为一体了。一国的风土将天然和人为包合在一起，必定创造出一种固有的色彩。吾等只不过知道我们本国本来的面目，并考虑如何才能不丢弃它。知道自身的面目才能由此进而推知他人的面目是什么。

大正五丙辰仲夏稿

---

① 石川县地名，盛产丝绸。

② 江户中期画家宫崎友禅发明的一种印染法，在绸缎上能染出各种各样艳丽的花纹。

初　砚

家尊来青山人在世之顷，不知何故，我家未尝装饰过门松。杂烩、年糕、鱼干鱼子等，作为过年的吃食也只是为下人们准备，家中我等仅仅举箸例行公事而已。自大正改元之年于岁暮中结束，新春第二天失去父亲以后，我家渐渐没有了真正的春天。

我已全然断绝了今世之交。门扉常掩不常开，新年寂寂不似春，久而久之，成为习惯，心中更不以为怪。心知改年，独自默默汲来新水，洗濯先考遗爱之古砚，焚香点灯祭其诗。其后缓缓至杂司谷坟墓凭吊。无为无能之身，至新年时更觉无为，岂不哀哉！

谒墓之时，必携蜡梅两三枝奉于墓前。蜡梅为苏东坡所爱之花，先考深爱坡公之诗，于后园植蜡梅两株，年年于十二月十九日坡公生日，召槐南、石埭、裳川诸先生及檀栾会诗人们，点红烛以为贺。今槐南先生既殁，石埭先生亦离开玉池之仙馆，远隐于故山。啊，当年来青阁上之宾客无恙者几人欤！

年年岁岁人不同，而庭前蜡梅冬至节来幽香依然如故。芭蕉枯萎，枫叶辞枝，庭上俄而明亮。菊花、山茶花一同憔

悴。庭后庵咏冬之庭句云：

冬日庭中别无花，八角金盘石款冬。

此句吟咏寂寥之趣。蜡梅尽力摇荡着枯瘦的枝条，具有中国风格的枝头上，开放着蜡黄的花朵。我每对此花，反省不肖之身，后悔不孝之罪非浅。啊，我庭前蜡梅，若此花为精灵所化，请不要深究我之罪责吧。

丙辰年，春秋四时多雨，果实不甘甜。秋草菊花其颜色亦不鲜艳。近年秋热殊甚，疫疠流行，秋分过后，每夜仍屡屡暑热难眠。然而诸事过后皆成梦。自冬至起，连续温暖无风，可怕之瘟疫亦全然忘却。丙辰之年比任何时候都过得平和安稳。

除夕等待一百零八回钟声。我断肠亭小小壁龛中有去年庭后庵所赠挂轴一帧：

夜深禾原[①] 忌，归来雪满坡。

先考书斋来青阁壁上挂其绝笔一幅：

园梅初放雪犹残，树下开尊欲醉难，
吹彻江头风几日，可怜花与酒人寒。

焚香将蜡梅插入铜瓶，推开雨窗，点燃雪洞灯笼，出庭一看，上弦月低低悬在屋顶。门外往来人等，跫音不绝。破垣彼方，邻家灯火辉煌，人声喁喁。唯我庭寂然无声，树木皆笼于雾中，无精打采，似不知有除夕之夜。一手擎灯，沿飞石

---

① 作者之父号来青山人，又名禾原。

走近松下蜡梅。花香脉脉，扑面而来，甘甜几可入口。冬日夜半，独立闲庭，有截花之思。诗兴自来，溢满胸怀，不堪遏已。

想起当年今宵，我家下人众多，过年购买大量佛手、桔子、荔枝、龙眼、枣子等中国果品，点上中国画烛，尽心祭祀。而今独栖，身不由己。凄惶读俳句，秋暮独进食，寂寞之情何止于此也。

明人王次回《疑雨集》有诗数首打动我心，录以聊慰心中之忧。

《岁暮客怀》曰：

无父无妻百病身，孤舟风雪阻铜墩，
残冬欲尽归犹懒，料是无人望倚门。

又《强欢》一首曰：

悲来填臆强为欢，不觉花前有泪弹，
阅世已知寒暖变，逢人真觉笑啼难。
诗堪当哭狂何惜，酒果排愁病也掩，
无限伤心倚棠树，东南枝下独盘桓。

我本非深知诗者，唯漫读以乐。我文坛喜好西洋艺术，一提到中国诗，不是炫耀其清寂枯淡，就是强调其豪壮磊落之气，而无一言及人之内心秘密弱点之作。或许如此。然而读王次回《疑雨集》全四卷，悉为情痴、悔恨、追忆、憔悴、忧伤之文字。其形式端丽，辞句幽婉，而感情多呈病态，往往使人觉得如对波德莱尔之诗。中国的诗集中我不知其内容尚有如《疑雨集》富有血肉者。波德莱尔《恶之华》集中横溢着

倦怠衰弱之美感，直移过来便成《疑雨集》之特征。题为《愁遣》一首曰：

本谓无聊借酒浇，酒边情味更无聊，
不知怅望缘何事，但觉欢情日渐消。

又有《不寝》绝句一首：

恶抱千端集夜深，同眠人已睡沉沉，
梦中惊问腮边冷，却是愁人泪湿衾。

此类诗篇不胜枚举。几番慰解妻病，面对其死，直至追怀往时，徒然历述悲叹之思。惨澹之情，凄艳之词，鬼气屡屡迫人。

述妇病怀　录二首

消渴还愁骨亦消，玩冰衔玉总无聊，
春来泼尽如泉泪，病肺除非引泪浇。

前路无涯爱有涯，一心趋向妙莲华，
眼前眷属休悲恋，九品同生也一家。

悲遣十三章　录二首

悼亡非为爱缘牵，俨敬如宾近十年，
疏阔较多欢洽少，倍添今日泪绵绵。

醉时感慨醒来闷，贫用奔波病却眠，
白日无聊更无暇，黄昏独到穗帷前。

悼亡之情未有较此更痛切者。感慨流露，毫不见作伪之

处。

今年丁巳元旦，无风，和暖，夜来寒雨，至晓成雪。二日，携蜡梅数朵，踏雪抵杂司谷墓地。途中，音羽护国寺门前景色如绘。雪至下午稍歇，随之寒威遽加，砚水初冻。空斋孤衾，严寒难堪。偶开窗窥庭上，皎月照枯木，其影婆娑于积雪上。宿痾不可用酒。独煮茶，诵《疑雨集》中之寒词，曰：

娟娟霜月上梅枝，正是明醪热酒时，
为有辟寒香玉在，不能酩酊过三卮。

大正六丁巳新春稿

草　帚

白日闭门，独扫闲庭飞花落叶时的心情最使我伤怀。自古云：拂忧莫如酒。而酒有时亦不能成醉，醉亦有醒后之悲。或曰：诗歌可以如酒一般忘忧。然而以笔砚为渡世之生计，终不脱市气俗念，作践自身，苦痛非常，徒增悔愧。我本没什么特别的愤恨和悲伤，故而远背人世。如今只愿一切无所见，一切无所闻。如此无聊之极，打扫打扫邻家飞花我家落叶，茫然送走岁月。

飞花不限于春天，落叶亦岂独秋天才有？山茶花落时，冬日渐寒，八角金盘花落似雪非雪。栀子和落霜红的果实渐渐变红。梅樱桃李之景已成昨日。花墙上水晶花盛开如堆雪。藤架荫里紫色的落英缤纷而下。小麻雀已经离巢。周围一派夏日景象。五月松花在闲庭的苍苔撒上一层金沙。七月的石榴花于绿荫丛中铺上一块红地毯。

从新树的绿叶如潮水般涌出时起，就有落叶堆在庭院的角落里扫也扫不尽。这是去年经受一冬天霜打的椎树、栎树、罗汉松、扇骨木等常绿树的老叶，在新芽长出时没等风吹便自动飘散下来。春将尽而雨水多，世上相传有流行感冒。单层小袖耐不住薄寒的夕暮，常青树的落叶打在窗纸上

辟辟啪啪响，此时的心情与秋末冬初的时雨之夕无异，便不由想起诸多往事来。

扇骨木的老叶凋落时如秋枫一般红艳，交杂于青叶之中，如花朵般耀目争辉，别具一番风情。竹叶的零落至酷暑时愈剧烈。栎、椎的老叶渐近秋日犹飘零不止。不知不觉立秋来临，芭蕉叶破，桐叶凋落。

不知谁说过，桐叶落而知秋。其实，比桐树更早凋落的是梅、樱的叶子。桐中的碧梧十月半叶子发黄犹留存枝头，此景并不少见。

柳树和梧叶、荷叶、芭蕉一样本来不太耐秋，然而初冬十一月山茶花将开放时，见御堀之柳其青叶尚未尽脱。赵瓯北咏《初冬柳色》诗："古语由来未可听，争传弱柳望秋零，谁知霜露凋伤候，万木丹黄此尚青。"

年中之胜景当推首夏之新树或晚秋之黄叶。在这两个时节里，夕阳最美，或浸染于密叶之间望之如彩缎，或映照于黄叶之上观之赛锦绣。然而新绿似花须臾而过，此种软绿不长，待梅雨放晴、阳光渐强之时，绿色亦渐浓黑，遂沐于盛夏的尘埃中。不久，朝夕寒气砭肤，风打枝梢骚然有声，叶子边缘变得薄黄，次第波及日阴处的小枝。木叶色变，萧萧而落。在我等不知不觉间，日日夜夜的思绪，无朝无夕的忧苦萦绕心头之时，唯有见到树叶渐渐改变其颜色，无论对花对叶越发有一种难言的惆怅。

去年由秋到冬，我在空无一人的庭院中独自扫除绿叶，仔细观察树梢渐次改变颜色，无聊之余记于日记之上。由春到夏，嫩芽青叶的绿意由群树的枝头涌出，浓淡强弱各不相同，若以西洋音乐相比，我想命之为"绿色管弦乐"。用憔悴

的诗情难以表达的“黄叶管弦乐”，从十月起便奏响了它的序曲。

梅、樱于盛夏之时便早早有病叶变黄而脱落，此事甚多不可胜数。至秋分，残暑今已全然消退之夕，碧梧、橡、槐、皂荚的叶子皆泛黄。我庭中有一树木兰。木兰人爱其花，黄叶亦使人难以舍弃。到了十月，栎树的高梢有百舌鸟鸣叫之时，大如柏树叶的木兰树叶淡淡微黄。阴霾的昏暮或黑夜将临之际，浮现着青白的树影，其状凄然可哀。到了十一月冬日渐渐迫近，淡黄的叶色次第变成灰褐色，早早离开了枝头。

胡枝子不但其花，我亦爱其渐枯的叶。十月半，胡枝子的叶子开始变黄，同时散谢，至十一月半不留一叶。凋落诚然甚早。与此相比，秋草之中叶鸡冠至十一月半菊花盛开之时虽老衰依然挺立，可以此比浔阳江头手抱琵琶啜泣的老妓之心。

藤架上的藤叶变得浅黄也别有情趣。蜡梅的黄叶在黄昏的微光中更加深受人们怜爱。皂荚的细叶与落花无异。朴树的落叶漫然如驿路铃声，令人想起古道黄昏。这些皆为十一月的光景。这月里，柿叶红了，茑萝也红了。

应该说，枫叶和菊花共同形成可爱的秋天。公孙树的黄叶创造了十一月初冬的美景。这里再看看石榴的黄叶吧，其美丽并不亚于公孙树。石榴叶细如柳叶，经晚风一吹，纷纷然如雨洒落，遍地金黄。短日黄昏，常绿树下及早变得幽暗一片，唯有石榴叶飘落之处依然长时间不见昏暮，疑为月光照耀。石榴叶落入池水之中，遮盖着腐败的水藻，分不清哪是水哪是岸，同败荷残柳一道，为萧条的池畔增添一层荒寂

的幽趣。

枫叶为摇落的草木殿后。菊花凋尽，蜡梅蓓蕾点点可数之时，于常绿树荫下躲避着朔风，十二月仍可见枫叶独立枝头。到了冬至，所有树木的叶子脱光之时，菊花早已在残株上生出新绿的芽。水仙的叶子也长出了三四寸，等待着春风。园居年年景物相同，只要兴味常新，草木亦可为人带来幸福，可谓胜似黄金与爱情。如此这般，我也早早开始老去。

大正六丁巳初夏稿

来 青 花

棠棣花早已散谢，新树的青荫骤然黯淡了。久开不败的杜鹃花也稍稍消褪了颜色。这时，松的绿渐次弥漫开来，金色的花粉，随风似烟雾般飘飞。时令进入五月，才过了旬日，要是爱花的人们偶尔造访我的废宅，当会感知这座蝶影片片的闲庭里飘动着异样的脉脉花香。这香气既非梅花、梨花的高洁雅淡，也不是丁香、蔷薇的清凉爽净，更不似百合的馥熏恼人。有人说，这是邻家厨下烧苹果、煮蜂蜜之味漏泄而来。其实，这是先考来青山人往年由沪上携归的江南一奇花，乘着我们这里初夏的清风，带着满溢的甘甜，放出诱人的香气。起初为钵栽，继而植地下，俄而繁茂。二十年后的今日，已高及来青阁的檐边，以至遮蔽了秋暮之夕阳攒射的窗牖。此常绿树其叶似冬青，园丁称它为小贺玉木，我不知小贺玉为何物。一日，查常置于座右"萩之家"先生所撰辞典，见注着："古今集三木之一之古称，实物不详。"故园丁之话亦不可遽信。我时常反复吟诵先考诗稿，未见有一首涉及此花。询问母亲亦无法知其名。因此，我擅自以"来青花"三字命之。五月熏风动帘栊，门外不时传来叫卖青苗的声音，悠长而渺远。满庭树影布于青苔之上，顿觉清夏之逸兴骤

至。我每年这时总坐于来青花畔，将先考所藏唐本古籍取出曝晒，诵读，竟忘斜日西坠。来青花大小如桃花，分六瓣，其色非黄非白，恰如琢磨的象牙。而花肉甚厚，微带胭脂色，犹如佳人施以爪红。花心大而呈菊花形，胭脂色浓而近紫。一花落罢一花开，过了五月进入六月霖雨之时，花事始尽。我面对此花坐于阵阵香风之中，不觉秦淮秣陵之艳歌丽曲自然浮现于胸中。今试观菩提树之花，遥想北欧牧野田园之情景；由橄榄树之花，思忆南欧海岸之风光；因紫丁花香，眼前仿佛看到巴黎庭园之美。月夜见胡枝子、芒草映于地面，花影扶疏，迷离如画，有谁不想到我国诗歌俗曲之洒脱与风致。我由茉莉素馨之花进而面对此来青花，必然会促使我联想先考日夜耽读的中国诗歌、乐府、艳史之类典籍。先考深深景慕中华文物，南船北马足迹遍历十八省，意犹未足。遂携异乡花木归来，将此移植园中，悠悠余生，以此为乐。大凡一旦深爱一物，就会锲而不舍，欲罢不能。所谓入三昧之境即此之谓也。我省察自身，愧其疏懒之性终不可至矣。

大正七年六月

曝　书

五月尚未入梅，选择天气晴朗轻风爽快之日，开放先考书斋之牖户，大肆曝书。偶读袁子才《随园诗话》，随园年衰无子，宾朋每来，辄语此事。随园深厌之，遂赋一诗：

> 厌听人询得子无，些些小事不关渠，
> 逍遥公有儿孙累，未必云烟得自如。

随园引王次回“最是厌人当面问，凤凰何日却将雏”之诗句，甚是欣赏其诗风。此明清两大名家，皆不以老而无子为悲。第五卷中载：衡山令许公之仆人张彬，年二十余，除咏诗之外别无他好。其主人给婚礼之费，张彬不娶妻，以其金尽购诗书。狂癖如此，始得究物之蕴奥。人一旦沉于坎坷不遇、孤独寂寥之悲境，唯书册可得自慰。以妻如书册可得慰藉者又有几人？鉴于余自家经验，想起张彬之贤，深嘲笑自家之愚。

大正七年六月

骤　雨

和白鱼、都鸟、火灾、吵架，还有富士、筑波的风景一样，骤雨也是东京名物之一。

浮世绘画骤雨者甚多，皆能描出市井特色，津津有趣。其中有锹形惠斋作《祭礼图》，画着一群青年遇骤雨将花车舍于路上，看热闹的男女一派豕突狼奔之状。此为余所见骤雨图中之冠。其次当数国芳所绘御厩川岸雨中之景。

狂言稗史的作者经常描写男女相遇因骤雨而结百年之好。清元净瑠璃有“阵雨之中结良缘，电闪雷鸣情更深”之句。此剧名亦称《骤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我知道常磐津净瑠璃中有二代目治助所作，描写有人抓住一棵盆树躲雨的故事。可惜我未曾听过这个曲子。

有一年，僦居于浅草代地的河岸，由筑地乘电车去茅场町，赤日炎炎之下，不久俄而骤雨袭来。过人形町至两国桥，大川河面，望湖楼下，水天一色。我像平时一样穿着木屐，但没有带伞，无法走到柳桥渡口，只好坐在电车里躲雨。从浅草桥到须田町，街上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乾坤一片黯淡。登上九段至半藏门，天空始晴。彩虹悬于中天，宫沟之垂杨绿碧如油。东京难居，之所以觉得这里正好，因为偶尔可以接

触一些佳景。

巴黎的盛夏没有骤雨，晚春五月之顷，丽都儿女竞豪奢，赴野外赛马，骤雨袭来，红围粉阵，更添一层杂沓。我记得此情此景被左拉巧妙地写进小说《娜娜》之中。

纽约也很少有骤雨。盛夏的一夕，我在哈德逊河岸的绿荫里散步，曾在渡船中躲过骤雨。

汉土咏白雨之诗，其脍炙人口者当数东坡《望湖楼醉书》、唐韩偓《夏夜雨》、清吴锡麒《澄怀园消夏杂诗》等多种。足可知彼我风土之光景何其相似。

我断肠亭奴仆次第离去，而园丁少来。庭树繁茂遮蔽房檐，苔藓上阶，荒草没墙。年年鸟雀昆虫多，越发令人生畏。骤雨袭来时，凭窗远眺，平素不怕人的小鸟一起逃往林间，惶惑之状令人兴起。刚刚出飞不久的小麻雀和蝉儿有时迷路慌乱地飞进屋来。此乃慰我无聊之一快事也。

大正七年八月

立秋所见

留意一看，西边的太阳钻进房檐，越发西斜了。天骤然黑了下来。

正午炎暑和昨日本没有什么两样，吹来的风却蓄着一股奇怪的力量，拍打着挂有立轴的壁龛的墙壁，吹飞了烟盘里的烟灰，刮掉了桌子上的瓶花。拂动庭树的音响，宛若流水从高处奔泻而下。

天空的云彩团团涌出，崩腾，飞动，显出异样的形状。天色从云间里看，清澄无比。

口渴之感觉更甚于夏天。浸着汗水的肌肤经风一吹，满心地寒凉难耐。

蚂蚁频频爬到走廊上来。麻雀飞到庭中的脚踏石上争啄肥胖得怕人的虫子。

新竹渐渐长高，竹箨儿被风打落。梅、樱的枯叶已经在夕风里飘散。常青树的老叶也已泛黄。

蚯蚓鸣叫着。观看蝶舞更甚于春夏。

夜夜飞蛾扑灯，妨碍读书。

始惊夜长。

打开窗户，天空高远，群星灿然。是为立秋后所见。

大正七年八月

五　　月

五月是难忘的一个月。

强烈明丽的初夏之光里，昨日的春景去意彷徨，留下悲伤的余韵。

山手近郊的市街上，墙根下满生着野桔子漂亮的嫩叶，丛丛簇簇。不久将建造公寓的空地上，萋萋的杂草繁衍于各个角落。如今在这些地方又蓦然看见开放的八重樱和桃花正在消退着残红，怎不叫人深感无比的怜惜。

树木稀少的下町，各种精工织造的花色鲜艳的春装，给往来的女人的身姿增添新的风情。还有，山手的住宅区和皇宫河畔，繁茂的柳荫，润绿的枫叶，鲜美的青草地，随处都使人对初夏的城市产生初见般的情思。

早晨，轻笼市街的水雾尚未散晴的当儿，我擦开写有“打折”、“满员”等字样的红色广告，伫立外壕城门遗址等待急驰而过的电车，这时，看到松影掩映的水面上，有几条大鲤鱼抬头戏水，扭动着身子，将鱼尾在空中高高一闪。不久，日光更加辉煌，青草长势繁茂，像等待着刈割的镰刀。土堤的斜面更加美丽，上面的树影无比浓密，清晰，令人赏心悦目。我感到这青草上描画的树木的浓荫，最能敏锐地体现夏

的情怀。

自然界到了五月变得焕然一新。但是今年的新五月和去年前年都是一样的。明年和后年也将一样。只是沉迷于春逝的甘美和倦怠中的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具新鲜感罢了。

我嫉妒自然。自然实在是幸福的艺术家。我在题为《欢乐》的小说末段写到："自然永远不老地安慰着诗人，而诗人的生命每逢春天就要衰老一次。自然永远重复着同一个春天。然而，诗却和时代共同前进，它决不喜欢重复昨日的老调……"

莫泊桑在其纪行文中这样写到：自古以来，在艺术的原野上盛开的花儿被采光了。艺术家甚至希望尽力扩大人的官能和灵魂。但是，在人的知识里，有被称作五官而只开辟一半的五个门栓。委身于新艺术的人，急着竭尽全力想拔开这五个门栓。人如果除了五官之外还有众多的感觉，我们的知识和感情的天地将会产生多样的变化。……

新的五月啊，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现在更能体味出"新"这个词儿所蕴含的一种难言的不安和讽刺意味了。

明治四十三年五月

虫　　声

我生在东京，而且在这里度过了几十年漫长的岁月……

过去，在日常生活中，各种东西的颜色和声音，都未曾使我感到珍惜和怀念。随着时光的流逝，逐一地消失了，再也看不见听不到了。然而现在，却使我一一清晰地回想起来。我的心头第一次感触到绵绵无尽的奔涌着的思绪。犹如分别的恋人，回味着往昔的情爱。

岑寂的夏夜，木屐踏过板桥的声音。门外的雨滴哗哗地淋在油纸伞上。掠过夕月的雁叫。短夜梦醒，蓦然传来的杜鹃的鸣声。雨里黄昏，呼唤着渡船的过河人。夜间，投网入水的声响。货船的舵音。……岁月过去了几十年，所有这些音响以及当时的情景，都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每逢季节变更的时候，总有一些叫卖节令必需品的小贩，他们的吆喝，给东京都市的生活带来了固有的情趣。只有这个，如今还留在老人们的谈话之中。

今天，时代过去了，思想变了，风俗变了。出生在这座城市，老朽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今后直到死去之前，他们要想

寻求往昔永恒不变的情趣，又能得到些什么呢？

林木茂密的郊外庭园里，黄莺很少飞来鸣唱。屋檐下鸟雀欢噪的日子也一天天少起来。我为什么突然要说这些呢？两三年前，已听不到梵钟的声响，一想到这件事，我一年比一年更加焦灼地等待院子中蝉和蟋蟀的鸣叫。——这里，我想说说焦灼等待的缘由：如今早已是昭和十八年了，我所能听到的令人怀恋往昔东京生活的声音，只剩下蝉、蟋蟀的叫声了。不久的将来，也许蝉和蟋蟀也同大雁和杜鹃一样，成为前一世界的象征吧。

有一年，我在浅草公园一家剧场里排练节目直到天明才回家。走过寺内的街道，两旁的小店依然静静地酣睡着，而四周的蟋蟀却叫个不停，那声音盖过了石板路上的足音。我一阵欣喜，仿佛半路上捡到一块宝石一般。算起来，这是七八年前的事了。

每年，秋天降临东京当在八月七八日光景。今年一入秋，我照例日日盼望夜里能听到蟋蟀的初音。然而，根据我这般年龄的人的体验，蟋蟀的叫声传到人的耳朵，要等夕阳下的树梢传来蝉鸣之后，弄不好，要等上十天半个月哩。蝉声起初是极细微的，不是一个劲儿叫个不停。往往是那边树上一阵短唱之后，便是沉默，接着，这边树上的蝉儿仿佛窥测一下动静，然后答礼一般，悠然地鸣叫起来。

这时节，虽说已入了秋季，夕阳的暴烈并不亚于已经过去的夏季，白昼也没有明显地变短。凌霄花越发开得红艳了。夹竹桃的蓓蕾一朵朵地绽放开来，散落了。百日红依然旺盛。夕风骤然停止的晚上，比起盛夏要酷热得多。夜阑人静，抬头仰望一下银河清晰的影子，往往也会感到暑气蒸

逼，难以成眠。

时光一天天过去。有时，骤雨袭来，白天晴上一阵子，夜里又继续下起来。这时傲然挺立的向日葵叶子，忽然发黄，花盘沉重地低垂着，再也挺不起腰来。丝瓜和南瓜自由舒展的蔓子尖上开放的小花，一个个萎缩了，花的数目也明显地减少了。与此同时，一场雨过后，晴明的天空也和昨日不同，变得湛蓝，高远。有时，一团云彩遮蔽着大半个天空，即使是无风的日子，也可以看到浓云的飘动。玉米浓密的叶子，以及包裹着果实的缨子，不住地颤动。眼看着大蜻蜓飞来飞去，就要落在玉米的上头，忽儿又飞走了。盛夏季节一时不见踪影的蝴蝶，又款款地飞翔起来。螳螂长得像拇指般大小，听到人的足音，不但不逃，反而举刀相向。

我有个习惯，夏天每晚都要出外纳凉。眼下这时节，吃罢晚饭，照例外出。有时到熟人家里，会一会久未见面的朋友，不觉间夜已深了。回家的路上，夜风不知何时变得清凉起来，戴着帽子的额际也不见汗，自感脚步的轻松。想到今年，秋季已渐深，多么想听一听那似有若无的风的低吟。

回到家里，点起桌上的灯，我感到那火影也和昨夜不同，骤然清亮了。感官也和夏夜迥异，我惊诧它的清静，不由地注视着灯光和周围的物体的黑影。也许就在这想不到的瞬间，我听到这年秋天蟋蟀最初的鸣声。

但是，蟋蟀的初次鸣叫，和蝉儿一样，很快停止了，直到第二天的夜间也没能再次听到。为了等待虫声，有三四个夜晚就这般白白地度过。夕暮变得惊人的短暂。蝉声日益喧骚和急迫，一阵接一阵，直叫到周围一片漆黑为止。

月儿出来了。夕阳的余晖尚未从西边的天空消退，月亮

就及早地放出和深夜里一样的光芒。不知打哪里漂来木犀的香味，像柔软清凉的绢纱，抚弄着人的肌肤。这宁静的难以名状的灵与肉的感触，都明显地带着秋天的色调而来，叫你目不可见，耳不可闻。小试初音而沉默的蟋蟀，在这样的晚上又鸣叫起来，仿佛觉得已到了自己的季节，那声音也一夜比一夜更强烈，更高昂。

到了九月初，雨水渐多，每下一场雨，虫声也就增多起来，像瓦格纳的交响乐一般，丝竹管弦，一齐鸣响。

不久，到了秋分时节，十五赏月，有时正赶上秋分前后。昼夜相平的时节，蟋蟀的合奏愈演愈烈，达到了高潮。

山手地区，从那人群熙来攘往的道旁；下町地区，从那路边的垃圾箱里，天还未黑，就彻夜放送出微妙的秋曲。不光是路旁的垃圾箱，不多久，格子门内、浴室和厨房的每个角落，也传来了蟋蟀的鸣声。在朝夕的寒气里，蟋蟀仍像惯于夜游的浪子一般，但在风霜冷雨的侵凌下，家里就更值得留恋了。

这是个各种往事从心底泛起的时节。接近冬日的秋天，空中阴云密布，既无雨，也无风，沉静的白昼像无尽的黄昏，再没有比这时节更适于追忆和瞑想的了。我想起平日忘却的波德莱尔和凡尔纳的诗篇，那诗情强烈地震撼着我。白天，从枯草的叶荫下传来的虫鸣，多像一首秋的咏叹调。

就枕之后的不眠之夜，倾听蟋蟀的鸣声，胜过恋人的私语，令人怀想不已。对于不眠之人，无论它怎么啼鸣，都无法消除充溢着全身的生命的凄苦和悲伤。蟋蟀为了啼鸣而生存，它为自己悲苦的生涯无端地叹息。它以无人知晓的语言诉说着生命的苦恼和悲哀。

九月十三的月亮渐渐缺亏，暗夜在继续。人们已经穿起了夹衣。雨夜，有人在火盆里生着火，已经是冬天了。

生存到今天的蟋蟀，唱出了一年里最后的歌。这时，西风吹落了树叶，石款冬比菊花开得早，茶花流溢着芳香……

断肠亭日记

1923年9月

九月朔。吻爽雨歇，风犹烈。空中时时昏黑，细雨如烟来。日将午时，大地忽鸣动。余坐书架下读嘤鸣馆遗草，架上书帙坠落头上，惊起开窗。门外尘烟濛濛，殆咫尺难辨。儿女鸡犬之声频传。尘烟为门外人家屋瓦下落所致。余亦徐徐作逃走准备。此时，大地再次震动。手持书卷，开门至庭中。过数分钟又震动。身体动摇如立船上。倚门惶惶，顾吾家屋瓦少许滑动，窗扉亦未倾落。稍安堵。为筹昼饷至街头山形饭店。因食堂壁落，食桌移道中，二三外客坐于椅上。食后归家，震动未歇，不能入内。坐庭上，唯战战兢兢。天阴如漆，至夕次第转晴，半轮月出。于饭店作夕饷，登爱岩山，观市中大火。十时过，登江户坂欲归家，赤坂溜池之火已及葵桥。河原崎长十郎一家来余家庭院露宿。葵桥之火上灵南坂，熄于大村伯爵家之邻地。隔我家仅数町[①] 也。

九月二日。昨夜与长十郎共于庭上眺望明月以待拂晓。长十郎不久扶老母去赤坂一棵树杈十郎家。余小睡后过冰

① 长度单位，一町约120米。

川访权十郎，款以夕饷。九时顷归家，露宿树下。不知地震几回。

九月三日。微雨。白昼处处有人放火。人心恟恟。各户出人交替作警备。名盐氏来问安否。

九月四日。昒爽出家过青山权田原，去西大久保探母。近巷无事，平安如常日。闻下谷鹫津氏一家，避难于上野博览会自治馆迹之建筑内，徒步至公园，寻访不遇。回大久保时，夜已过九时。因疲劳而入睡。次日初见威三郎妻。（以下略）

九月五日。午后，鹫津牧师来大久保，云避难于谷中三崎。相见贺无事。晚间辞大久保过四谷荒木町妓窝，憩阿房家，饮甜酒。访盐町邮局后木原家，食餐饷，九时归家。途中遇雨。

九月六日。疲劳无力出门。卧读小原锈心《亦奇录》。

九月七日。昼夜犹有轻震。

九月八日。午后平泽生来访。

九月九日。午前小山内、吉井两君和太阳堂伙计根本氏相携来问安。小山内君如西洋探险家之轻装，一只手臂裹着写有“东京日日新闻”字样的白布。午后平泽夫妇来访。接

着浅利生来，告松莚子由泷野川避难地转至野方村。此日地震数回。夜骤雨。

九月十日。昨夜闻中洲之平泽避难于三河台内田信也之邸，遂早晨往访。雨中相携访避难于东大久保姓今村之女人，伊为平泽之相知，颇貌美。电车自昨日可通山手各处。不在时市川莚生、河原崎长十郎来访。

九月十一日。雨晴。自本日起，平泽、今村之二家滞留偏奇馆。

九月十二日。庭中胡枝子花初开。

九月十三日。使者自大久保来告，下谷伯父母来大久保寄宿。

九月十四日。晨起赴大久保，向鹫津伯父母问安。夕刻还家。

九月十五日。时时骤雨。余震犹未歇。

九月十六日。午后松莚子伴夫人来访。言及野方村新居之近邻可赏秋色，频劝往游。松莚君因此次震灾，多年致力搜集的稀书名画悉化灰烬。但依然体健神旺，可庆可贺。

九月十七日。自两三日前，麻布谷町街澡堂开业。同今

村令嫒、平泽生共去洗浴。心情颇觉爽快。

九月十八日。灾后心绪不宁，未曾闲步于庭。今朝始取帚扫雨后之落叶。见野木瓜缠络窗下，落下许多毛虫粪便。野木瓜很少生毛虫，今年何故，颇为奇怪。正午同今村小姐再去谷町浴池。

九月十九日。旦暮新寒脉脉。胡枝子花盛开。红蜀葵花渐尽。虫声唧唧。闭庭已无灾后凄惨之气味。读湖山楼诗抄。

九月二十日。午前河原崎权十郎同长十郎、川尻清潭相携来访。午后骤雨。读小野湖山火后忆得诗。见门前山茶生有毛虫。用竹竿梢点燃烛火烧之。

九月二十一日。午后酒井晴次来谈。夜雨霏霏。

九月二十二日。雨后风俄冷。如十月末。恐感冒而着冬装。月出清朗。

九月二十三日。晨和今村阿荣赴谷町澡塘。途中邂逅平冈画伯。言及一家皆健康。午后读《菅茶山走笔》。天阴雨寒。稍感腹痛，夜停电。和平泽夫妇、今村母女一起，齐集浴场前四叠屋内，于黯淡的烛光下促膝杂谈。窗外风雨声阵阵。今村阿荣今年二十五岁，生父因故另有家室在房州。生母为艺妓，生阿荣后去向不明。遂由父方祖母养育成人。就

学于虎门女学馆。一度嫁商家子，离婚后回祖母家至今，云云。据平泽说，其间曾有嫁与书法家高林五峰、俳优河合为妾之事。祖母多年住在木挽町一丁目万安里，近邻多有房屋租赁，生活安乐。然此次灾火，房屋一轩不剩，皆化乌有，其状甚为可叹。阿荣本为艺妓之女，居大町，言语风俗悉如艺妓。此夜，烛光黯然，其姿态见之较平日更为妖艳。一副江户风的瓜子脸儿，云鬓低垂，宛如“锦绘”中的国贞、英泉等美女。这月十日顷，阿荣和平泽生共来我家后，朝夕一起用餐，每有地震，则把手出庭。俄而得此丽姝，赛似金屋藏娇……

九月二十四日。昨夜风雨终日不歇。轻寒如初冬。夜深风雨渐剧。偏奇馆屋瓦崩落后，修葺未善。雨漏甚。

九月二十五日。昨夜风雨，庭中一株法桐树倒下。其它无被害。正午岩村和雄来，言松莚子门第一座的人不得衣食之道，近日当转居关西。此日天空如洗，日光清澄。入夜月光清奇如水。看旧历乃八月十五夜也。灾后偶遇此良宵，不无感慨。

九月二十六日。本月十七八日顷，报上以余名义刊载老母死去之广告，递寄来唁函者不少。据推测，当为与余之同名姓者——上野樱木町永井氏之误。本年五月，因不知同名异人，曾有浅草高利贷者向余家委派辩护律师之事。谚曰：一而再，再而三。下回复不知又该发生何事。此日日色如夏。午后为购食品步行于涩谷道玄坂。于旁边茶室休憩，小酌。

既望之月如白昼。地震昼夜犹四五回。

九月二十七日。身心疲劳、终日思眠。无读书之兴。步于近巷，访丹波谷中村，乃私娼之周旋馆也。此夜月色亦佳。

九月二十八日。发回函给寄来震灾慰问信之诸人。

九月二十九日。出访松莚子中野侨居之处。电车杂沓不得乘，空自新宿返。

九月三十日。阴，午后微雨。花匠福次郎来扫除灾后荒芜之庭，扶起倒地之树木。夜雨如注。枕上读柳里恭之云萍杂志。

1941年 12月

十二月八日。于褥中起草小说《浮沉》第一章。晡下至土州桥。日美开战“号外”出版。归途于银座饭馆用餐中实行灯火管制。街头商店内灯光逐一消失。电车、汽车不熄灯。不知“省线”①如何。余所乘电车乘客杂沓，中有声嘶力竭演说者。

十二月九日。阴、午后雨。自出开战“号外”以来，近郊安静，既没有来访者，便得半日午睡之清闲。夜写小说。雨声潇潇。

十二月十日。雨歇，至午后空霁。

十二月十一日。晴，后转阴。日美开战以来，世情静如止水。浅草一带不知怎样。午后前往观瞻。六区人们出入一如往常。歌剧馆艺人和舞女谈天说地，悉如平日。既无不平，亦无感动。众皆平安无事。依余之不平之士观察，浅草

① 国有电车的旧称。

人们如尧舜之民。于店中买食品，昏暮归。

十二月十二日。广告和开战布告贴满大街小巷和电车车厢内。读广告文字："杀！英美为我国之敌，前进！化作一亿尸魂！"有人戏改之为："昔英美困我国之师，化亿兆之鬼"，张贴于路边公共厕所内。现代人所作广告文中，爱用什么"钢铁"、"力量"、"国力"等字句后头加上惊叹号，以加强语气，这实在是多此一举。晡下由向岛步行至玉之井。两处行人皆无异于平时。在"金兵卫"用餐，初更归。

十二月十三日。晴。南风送暖。昏暮至土州桥。夜写小说。

十二月十四日。晴。在家。深更风雨。星期日。

十二月十五日。雨不止。寒气渐剧。昏暮往"金兵卫"吃晚饭。

十二月十六日。晴。晡下散步。至浅草，本想于松喜牛肉铺用餐，然牛肉鸡肉一直缺货。据店伙计称，十八九日前后将有鸡肉进来。

十二月十七日。天气晴朗。午后风渐烈。今年浅草假若年市上没有灯火，其景况又将如何？今日之世，江户时代之风习渐渐绝灭。灯下写小说。

十二月十八日。晴。昏暮由土州桥归途中于“金兵卫”用餐。在其墙壁写清潭子① 俳句：

神乐舞台上，暮景梅花枝。

① 川尻清潭(1876—1954)，戏剧评论家。

1945年8月

八月初一。晴。啜稀粥养病，晚间腹候渐佳。

八月初二。日轮尚未由后山竹荫中升起。出蚊帐至井畔，用清水漱口，洗脸，淘米。于内庭支焜炉焚枯枝煮饭。去年于麻布家中由夏至初冬，出内庭，眺望四周盛开之花，炊饭为乐。今年来此异乡之土地①，系于陌生之人情，凌雨露于别人之家，食他人园中蔬菜以活命。人之命运实难逆料。午后发寄乡书②时，宅孝二氏之妻来，言县下八浜之海滨城邑有亲人寄居。晡下用井水擦身，以防感冒。夜电灯小而暗，且多蚊。蛙声喧嚣。无倚案可读之书，见周围晦暝，便入蚊帐而卧。与在东京时无大异。得游华胥③亦为无奈中之幸事。

八月初三。炎暑日甚一日，然此地之暑不似东京多湿

---

① 是年7月，荷风因躲战祸，疏散到冈山市严井町乡间。

② 由乡间发出的书信。

③ 意指睡眠。

气。风干爽，故静坐时余之瘦细之躯格外舒适快意。后山蝉声渐多。秋令虽近，依然没有咪咪蝉和寒蝉的声音。

八月初四。晴。近两三日不知何故，未闻警笛之声。晚间寓居主人及其他人等因当晚听广岛传来宅、智子、菅原①三氏的广播，家中女儿曾为宅氏之门生，也想同去广岛，故特设席以迎余。在蚊虫夹攻之下听广播，其苦难当。世俗人情亦无可奈何。

八月初五。星期日。晴转阴。秋云漠漠。

八月初六。阴。S氏自广岛归，出示于当地古书铺所购法国书，其中有左拉的《人兽》和尤斯曼所著《寺院》，借读之。

八月初七。天阴。风凉。见人家院中树立七夕之竹，看来此地过此节日迟一月之多。

八月初八。晴。邮书寄予东京王叟。

八月初九。晴。节气似乎已过立秋。(栏外墨书)红军入侵满洲。

八月十日。晴。广岛市被焚。冈山人昨今再度战战兢兢。早晨至冈山车站欲买去胜山的车票，未得，徒手而归。寄

① 此三人指宅孝二、声乐家永井智子和作曲家菅原明朗。

书谷崎君①。

八月十一日。星期六。晴。入秋酷暑日甚一日。S君夫妇言采摘菜蔬果实顶烈日去妹尾崎平松氏之果园。自入八月以来,大米配给减少,副食品至第三日便很难吃到了。今日幸好有南瓜、茄子配给。

八月十二日。星期日。晴。S君夫妇欲得食品,前往吉备郡总社町旅馆。晚间登后山,见妙林寺林间墓地香烟缭绕,携花往来村人很多。夕月佳美。

八月十三日。未明即起,仰望明星之光。摸黑至冈山车站。站内已有旅客等待购票。人流杂沓。皆等午前四时售票口亮起灯光。站内各处亦有不少前夜来此露宿者。对此光景,余甚为惊奇,欲中止往访胜山之事,但又改变主意,随排在队伍末尾。伫立约半小时,比预想更早些买到了车票。适逢落后一个月的盂兰盆节,火车乘客比平日更加拥挤。我先回到寓所,吃罢自炊的早饭,再到车站,乘九时四十二分发伯备线的列车。找到一个仅可容身的地方,前侧坐着一位老太婆,和她谈起冈山市罹灾当夜的事。这位老太婆也去胜山。她打开饭盒,给我一些马铃薯和面粉煮南瓜的混合食物。我取出一片放进口中,味道极佳。火车过仓敷后,沿线丘陵由左右次第迎来,一再通过短小的隧道。沿途到处有清溪奔流,人家攀山而居,篱边时时可见烂漫的百日红。正午

① 谷崎润一郎此时亦寄居冈山县真庭郡胜山町。

时分，抵新见车站，在这里换乘开往津山姬路的列车。从车窗窥探城镇街景，沿溪流排列着二层楼的饭馆式建筑，房屋皆古旧不洁。铁路职员似乎多居于此。车出新见车站，左右青山逐渐迫来，溪流越来越急，但景象不够宽广，无特殊可赏之风光。仿佛感到一步步被追逐进入袋中。见车中有欧人夫妇抱幼儿旅行。午后一时半顷抵胜山，径访谷崎君寓所。距车站仅二三百米远，据云战前是料理店，以近旁两层房舍作书斋。楼下多亲戚家属，人员杂沓。初被介绍给夫人，年约三十四五，为一玉立美人。被款待吃酱煮海鲜。入浴之后，在谷崎君带领下至一家名叫“赤岩”的三开间旅舍。据谷崎君说，本打算带我去谷川边他喜欢的一家旅店，但那里已成德国人的收容所，不便前往。来时车中所见洋人，想必是德国人吧。不久叫去晚酌，白米，谷崎君说要给我寄些去。饭盘中有豆腐汤，从镇上小河钓来的小鱼三尾，黄瓜丝，皆为目下不易尝到的珍味。饭后去谷崎君居室闲谈至十时，归来就寝。不像冈山可闻蛙声，蚊蚤亦少。

八月十四日。晴。晨七时，谷崎君来，陪伴散步于街上。走二三百米至一桥，其溪流风景犹如冈山后乐园一带所见。后问人得知，此乃流经冈山的旭川之上游，无怪乎其水色山影何其相似。正午应招至谷崎君客舍吃午饭，小豆糯米做的东京风味赤豆饭。在谷崎君劝说下，余决定离冈山移居此地。及至广岛、冈山等地市街相继化为焦土，人心日渐不稳，除米谷外，日用蔬菜不再配给，他乡灾民均苦于不得食。事情既然如此，亦难以长期打扰谷崎氏，打算明日回冈山。遂去车站，向站上人员打听车票一事。答说明早五时前不来则

很难买到车票。将此事通知谷崎氏，余回旅馆试作午睡。上灯时分，谷崎氏使人来说，他去津山町买牛肉，请我马上就去。急至小野旅馆，日本酒也亦温好。夫人亦会饮酒，谈话颇有兴致。九时许辞别回客舍。深更闻警报，未起。

八月十五日。天阴，风凉。旅馆早饭，鸡蛋、洋葱酱汤、小鱼、醃茄子。于今日世上，食此亦如吃全席。饭后至谷崎君寓所，见到火车票已由谷崎君之手顺利购得。杂谈之中上车时间迫近，相约再会，一同经近路步行至车站。乘上午十一时二分发的列车。至新见站其间多隧道。每站可见到应征士兵和欢送的小学生队伍。然车中不甚杂沓。凉风由窗外吹入，炎暑比来时好过得多。在新见站换车。吃出发时谷崎君夫人送的盒饭。白米饭团，海带煮鱼虾，还有牛肉。欣喜不知所措。食后昏昏欲睡。车过山间几个小站，又很快将西总社和仓敷车站甩到后头。农家庭院盛开夹竹桃花。稻田之间可见到开放的荷花。午后二时过后，安抵冈山站。在烧焦的街道上用自来水洗脸，擦汗，休息一下即回三门的寓舍。S君夫妇说，今日正午听广播，发布了日美突然停战的原因，实乃大好。日暮，染坊店老板娘拿来鸡肉、葡萄酒，开宴庆祝休战。众皆醉而就寝。(栏外墨书)正午战争停止。

八月十六日。晴。寄书在奈良县生驹郡法隆寺村避难的岛中雄作①，又往胜山寄感谢信。月色甚佳。

---

① 岛中雄作(1887—1949)，中央公论社社长。战时该出版机构被军部解散。

八月十七日。晴。写信。自宣告停战以来，门巷寂寞，市中动静甚难窥知。邻人欲往津山去车站购票，站上职员歇班，火车处于停运状态。

八月十八日。食品逐渐匮乏。早饭喝稀汤。午晚皆食青菜煮粥。然今日未听到空袭警报，实乃最大幸福。晚饭后，月色很好，与S夫妇共登三门神社山。凉风如水。归途逢染坊店老媪。这位老媪亲切热情，乐于助人，不仅为余周旋租借二楼宿舍，其后还不断赠我青菜、面粉，今晚又给我一些腌黄瓜。

八月十九日。星期日。阴后转晴。再寄书给大贺氏，再寄书给木户正。一别以后无音信。午后出寓居里庭，登松林间小径，入妙林寺墓地，于树荫下午睡。寓居主人武南氏，年五十余，因中风言语步行皆不自由。八月初，广岛市火灾之后，由老妻搀扶从冈山乘一小时火车到福渡城避难。三代前主人为冈山藩主门下儒者。其父初为县教育长，后又为警察署长云。深夜月佳。

八月二十日。晴。既已停战，昨日寄书五叟，言及归东之意。从报上得知，在未确立国内治安维持法之前，禁止庶民入京。故再度寄书五叟。午前，院旁果园主人平松氏来闲聊。午后邻近响起不寻常的车声。出去一看，寓居后边，起伏的丘陵上掘穴藏匿的小飞机，正被拖向车站。听路人语：因解除武装要清点数目，上午已经运走七十余架。妙林寺墓

地山后松林深处，余每去那里散步，总看见一些怪异的洞穴，军部的食品亦藏在里头，想起来真是可怕。如今所幸的是这些疑惧一扫而光。水田间敷设的水泥道路自停战以来，也断绝了满载员工的卡车的轰鸣。总之，和平最美好，战争最可怕。

赠果园主人平松氏

美哉种桃翁，遐龄永相伴。　　　　荷　风

写于寄某子之信端

旅中闻啼鸟，皆为杜鹃声。　　　　同　上

八月二十一日。阴后转晴，有凉风。再寄书给法隆寺村的岛中氏。漂泊之身一旦到那里，又将去麻烦他。怀此种用心，余如今亦成为心地卑贱之人。正午有事去燃烧后的街市。残暑的日光赫赫照耀着焦土。行人可数，多为提物之女人。军人、士兵和职员的人影难得一见。停战后仅数日，时世变迁竟如此。燃烧后的街道处处有卖葡萄的商人，路上到处丢弃着葡萄皮。听说复员的士兵和解雇的职工很多，已经很少利用葡萄制作化学药剂。灾前电车站附近的山下町一角，出现了饮食店，贴出“五文一杯咖啡”的广告，这也为停战后所新见。大汗淋漓回到寓居，三门町染坊店老媪拿来一篮葡萄，说四公斤才七元，比街上摊贩所卖的质量好得多。这晚，夜月满圆，想是旧历七月既望。下月将很快到中秋，此漂泊之身今年将到何乡何町观赏良宵之月？离开东京后不觉已近九十日。

八月二十二日。晴。清潭氏来书，云跟梓月子[1]学俳句。晡下骤雨，须臾晴。夜，月色清奇。

骤雨复小雨，阵阵虫声密。　　　　荷　风

今夜盂兰月，街上舞步歇。

八月二十三日。晴。打算九月三四日顷与S夫妇一同归京。但不仅乘火车困难，即使回到东京，亦不知能否获得食品配给。前途暗澹，愁眉不展，处境艰难。再者，滞留冈山，食品不足日甚一日，大米每天只配给一二合。又有传闻：二十五六日条约签订之晓，中国军队将登陆驻屯冈山。余后悔不该轻易离开东京，遂陷入悲叹之渊。午前，宅氏夫人自八浜来访S君夫妇。池田氏又来，S君夫妇和池田氏共同乘火车去弓削。

八月二十四日。晴。寄书小堀四郎及大岛氏。午前宅氏夫人来，送八浜产烧鳗鱼。正午据町会通知，暇町衣类配给所向灾民出售衣物。前往观看，见人们列队于炎天下，遂归。

八月二十五日。阴。午前再至衣类贩卖所，得白布职员裤一件，价十一元一角。见有人买作业服上下身各一件，付四十九元五角。正午，村田氏（庆应教授）夫人来，听她说，东海道火车从沼津不开往东京，近几日，无法回东京。据云，此

① 籾山梓月（1878—1958），俳句诗人。

为美军登陆和签订条约或其它原因所致。午后微雨，忽而转为暴风雨。昏暮，S君等自弓削归。从车中乘客谈话推知：可怕的食品紧迫日甚一日，云云。如余老衰之人，能否平安东归，尚不可知。忧虑难眠，风雨深更止歇。月明如水。

八月二十六日。星期日。半晴半阴。接籾山梓月氏书。末尾附俳句两首：

作于镰仓后一月之盂兰盆节和平恢复之日

凄风黑雨九年战，数几生灵遭涂炭？　　梓月

敌机来扰不易得一夜安眠

牵牛花开日，困苦又新来。

八月二十七日。星期一。晴。随着在三门町寓居日数的增多，和同宿人的关系多有不快。未明至冈山站购车票。午后去吉备郡总社町“以吕波”旅舍。战争以来，日本全国旅馆不论大小一律闭门谢客，唯总社町的“以吕波”二三月前，其主人亲切接待了东京来的逃难者某氏等。目下，村田武雄氏在住，余也想去逗留一时。总社町在冈山西边，乘火车四十分钟，位于田园景色幽静之处，人口二三千。铁路自冈山过三门、大安寺、一宫、吉备津、高松、足守、服部诸站。一宫和吉备津，老松深处有著名神社。高松丘陵上仅存有古代遭丰臣秀吉水攻的古城废址。沿途眺望，右手是山，左手为平旷之水田。三门町郊外，山峦次第和缓，有时出现比京都东山的姿影更为佳妙之处。足守和服部两站之间有小河两条，

因干旱水枯，白沙上可见野草繁花，点点绽放。总社町松林间有古祠，境内宽敞，回廊长长，清水满池，菱叶密蔽。已经得知，由车站前道路穿越此神社境内，前行至“以吕波”旅舍乃为捷径。问周围玩耍儿童，得以顺利至旅舍前。据云，此路漫长，东西走向，由总社町西行可达仓敷町。两侧人家鳞次栉比，其中至今仍有杂货、药材店。人家房后皆旱田，南瓜正在开花。村田氏见余来，喜迎于室，并细细叮咛女佣端晚膳来。晚间暑热难耐，八时顷就寝后，风次第转凉。深夜，明月之光射入窗内，照耀着蚊帐。（住宿费外加一日三餐计十元）

八月二十八日。晴。早晨村田氏陪伴在附近散步。午后村田氏夫人说，去冈山站该能买到开往东京的车票。村田氏既难打消东归之念，力劝余与之同行，说每夜听广播推察形势，荏苒度日，终有失掉回归机会之虞。余亦恐陷入苏武、俊宽之悲[①]不能自拔，但考虑去东京车票难得。既闻村田氏所言，“有钱能使鬼推磨”，万事只有等夫人回来再说。晚饭吃鳗鱼。

八月二十九日。晴，风凉。正午和村田氏夫人一同去冈山站，面会旅行社工作人员，赠金钱一包，弄到开往东京的二等车票。事皆意外获得成功，犹如做梦。由车站直接去三门町寓居，办理食品配给证转往东京的手续。乘五时许火车

---

① 汉名臣苏武为匈奴所掳，不思回归，在边境度过十九年。平安末期僧人俊宽，因企图讨伐平氏而被流放鬼界岛，终殁于此地。

回总社的旅馆，和村田氏一家一同吃小豆饭。以此为回东京前的庆祝会。

八月三十日。未明即起，九时顷回三门町急理行装。托染料坊老媪将行李运往冈山站。媪为之饯别，赠自制葡萄汁两罐和糟黄瓜。深表感谢。于检票口和媪以及前来送行的S君告别后进入月台，等村田氏携家人来。他们如约由总社町乘吉备线火车于午后近二时来同一月台会合。停战以来，因每天都有复员的士兵，站内拥挤不堪。我们所要乘的火车不知不觉停运，新的临时列车久久不来。等了两个小时，刚看到有放空的货车开来，就跳了上去。晚上九时到大阪站，在这里又等了几个小时，准备换乘开往东京的火车。翌日未明才得乘上，由军港吴市解散回乡的水兵挤满了车厢。

八月三十一日。终日呆在车中。吃了总社町“以吕波”旅馆做的饭团和冈山老媪送的腌黄瓜，喝葡萄汁以润喉。美味无比，终生难忘。阵雨初歇，冷风飒然。夜七时许由品川站换山手线，在涩谷站和村田氏告别。余往代代木站前铃木药房访问寓居于此的五叟。然而五叟已于三十日前转居热海木户氏家，不在此地。听铃木氏此说，余惊愕良久，狼狈不堪。雨越下越大，有成暴风雨之势。随即请求铃木氏允许在其楼上借住一宿。五叟为何没有预先告知迁居之事呢？人情反复似波澜。

美利坚故事

林　间

到过芝加哥、纽约等喧嚣的美国北部城市的游客，再去访问南方的首都华盛顿，一定会为那公园般遍布全城的美丽的枫林和随处可见的众多的黑人而感到惊奇吧。

我也在这块新大陆上徘徊，某年秋，来到这座首都已经两周了。先去看了总统官邸白宫。国会和各个政府机关大楼，市内可看的大体看完了，接着又到遥远的波特马克河上游宾努山中，凭吊了华盛顿墓。眼下正在郊外各处探寻异乡酣畅的秋色。其中尤其难忘的是马里兰牧场上的夕暮。

日落后半个多小时，燃烧的晚霞渐次稀薄，只在天空漂浮的白云边上留下一抹蔷薇色的光影。生长着茂草的广袤的原野形成一道狭长的蓝色的雾海。远方地平线的尽头，分不清哪是天空哪是地面。与此相反，远远近近的农家雪白的墙壁，四五个女人在野外结伴追赶牛群的洁白的裙裾，还有那缀满黄叶的树梢，不知名字的花草，在光线的作用之下，随着四周冥冥薄暮逐渐加浓，这些景物中的白色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凝神望去，仿佛逐渐向自己所在的地方神奇地移动着。

这样的景象，不单是眼睛，而且从心底里自然诱发出一

种难以形容的快感。我摘下头上的帽子晃动着，一心一意招呼那飘浮的色彩，直到周围一片黑暗。

第二天，我依然陶醉在夕暮的美梦之中。估摸着日落的时间，这回想到波特马克河对岸——那里已属弗吉尼亚州——的森林里去。我渡过郊外山崖下边的一座铁桥。桥头有一个木造的小电车站，背后紧挨着隐天蔽日的密林。这里是电车的始发站，开往不远处的阿里顿大公共墓地、练兵场、军营和将校军官住宅区。现在等车的人大都是穿灰褐制服的合众国士兵、在军官家中帮佣的黑人婢女，也有到华盛顿城内购物归来的白人老太太。

我一看到陆军士兵或水兵的姿影，胸中便被一种沉重的感情压抑着。他们虽然有强健的身体，年轻的心中藏着七情六欲，但却一直被军纪军律压迫着。这种肉体的苦闷映现在被日光灼晒的脸孔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看起来既可怕又可怜。他们在等电车的当儿，三三两两倚在铁桥栏杆上，有的醉意朦胧，有的吐着香烟沫子，脚步响亮地在桥上散步，还有的依恋地眺望河对岸华盛顿的上空，也许在回味下午来访的女人吧。

我也和士兵一样身子倚着桥栏杆眺望四方。这时，即将沉沦的夕阳像把大半个天空烤焦了，将锐利的光芒直接投射向华盛顿城。波特马克河畔公园里的树梢上一派金黄，仿佛张挂起一幅浓艳的土耳其织的大帷幕。公园上方，雄伟地耸峙着五百五十五英尺的大理石的华盛顿纪念碑，从侧面望去，就像一根高高的火柱。不远处国会大厦的圆顶，以及远近各处耸立的各政府机关的白色建筑被一律染成了红色。城内高大饭店的每一个窗口，全都像霓虹灯一般闪耀着

五彩的光芒。

一幅多么明丽的大全景画！我的身子飘然屹立于秋风之中，心想，这里就是统辖西半球大陆的第一首都吗？在夕阳的光辉里，隔着河水远眺，人类、人道、国家、政权、野心、名望、历史等各色各样抽象的概念，像夏日里团团云朵在我心头来来往往。这时的我，不想向人说些什么，只觉得像在追逐漠漠无边的巨大影像，同时又感到被一种强大的尊严所慑服。

过一会儿，我回过头来，再次环顾四周，这时，先前在桥上散步的士兵和女人们，已经乘上开过来的电车，接着又聚集两三个等待下一班车的新来的旅客。

我沿着铁路走了一两百米远，随后钻进路两旁茂密的树林。

这林子主要是槲树和枫树。这个国家的枫树常常经不住夜露的洗礼，不等叶子变黄，就脆弱地散落下来。羊肠小道上随处盖满了硕大的落叶。然而，槲树林眼下正迎来红叶的盛时。夕阳的光芒射入繁密的树丛，照亮了一片片树叶，仿佛倾注着金色的雨点。渐近昏暮的秋阳的光芒，渐次移动着脚步，眼看着对面明亮的树梢罩上了阴影，而眼前阴影中的树梢又一下子变得一片光明。于是，明亮的树林里，归巢的鸟儿啁啾不止；而阴暗的树林里传来了小松鼠凄厉的鸣声。

我无意之中侧耳倾听，继续信步前行。这时从前边不远的树荫处，我听到了既非小鸟也非松鼠的叫声。——一个女人在啜泣。

我吃惊地站住了，不一会儿，从落叶中辨认出两个人

影。一个穿褐色制服的士兵和一个十分年轻、有一半白人血缘的黑人姑娘。那姑娘蹲在士兵的脚边像祈祷一般双手抱在胸前。

士兵和姑娘——说到这里，下面的事就不难想象了。

“实在求你了……”姑娘的声音从那交抱的胸中发出来。

“你又来了。”士兵吐掉嘴里的香烟沫子，厌恶地转过脸去，一副马上就要离开的样子。

女人俯下身子拽住士兵的手：“看样子你想说出和我分手的话吧？”

“什么分手，我没有求你和我分手。我是自己决定断绝和你的关系。”

士兵厌恶而又自豪地说。他是个气派的白人，而她却是一个从前当奴隶的黑人的女儿。他听女子说“分手”这个词儿，似乎十分不快。

女子没有回答，俯在男人的手上一个劲儿啜泣。士兵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什么，说：

“你想想看，啊，玛莎！”他叫着姑娘的名字，“当初不是说好的吗？我们做个好朋友。今年春天，我去M大校家当差，夜里到后院和你幽会……那时我喝醉了……哈哈哈，那种事有何了不起。第二天你主动约我在某时某地相见，就这样，我尽量和你相会了……”他把话打住了。

女子哭得越发起劲。

“如今再怎么说也不成了。我早说过，事情总是有始有终，四时气候还会变呢。”

我不忍心再偷听这出残酷可恶的活剧。这时，最后的日

光变得一片血红，照射着我的脚下。我担心被人发现，便急匆匆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里。

比起恋爱这种事儿，不用说我更多考虑的是这个国家长期存在的黑白人种的差别问题。黑人为什么应该受到白人的欺侮和厌弃呢？是因为其容貌又丑又黑吗？单单因为他们五十年前做过奴隶吗？在人种这个问题上，只要不组成一个政治团体就免不了要遭迫害吗？国家和军队的存在是永远必要的吗？……

我钻出树林来到原先的桥畔。夕阳完全沉没了，只在空中染上一层薄薄的红色。河对岸华盛顿城内，公园里的树荫和高层建筑的窗口都亮起了电灯。我再次斜倚栏杆，眺望着暮色苍茫的街市。

桥面上依然有几个等电车的士兵在散步，他们高声说笑，嘴里吹着口哨。喧闹之中我回头一看，那个刚才在树林中把黑人姑娘逼哭的士兵正巧也回来了。他正站在我的身边和穿着同样制服的伙伴谈论什么。

“怎么样，找个可意的女人没有？”问话的正是那个士兵。

“不行，今天很倒霉。”同伴回答。

“怎么，赌博输了？”

“赌博倒好说，到常去的那个C街，钱包都给敲光了。”

“哈哈哈，不花钱就搞不到女人？你真没用！”他吐掉香烟沫子，“怎么样，你这么对女人没办法，我给你弄个年轻的好吗？”

“嗯，这倒是好事。”

“不过有个条件，你要是答应……”

"怎么都行，不花钱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这就好，"他点点头，"我说的条件不是别的，她是黑人姑娘，长相不错……。"

"那有什么关系，对这个我不打怵。"

"佩服佩服，这才像个当兵的样子。那姑娘不是别人，从前我到M大校家当差结识的，还那么嫩就喜欢上男人。我说几句好话，她就上钩了。"

"是吗？不过太热情以后要惹麻烦的。"

"这我知道。这姑娘很喜欢男人，爱同男人耍。你要是玩够了，玩腻了，送给谁都行。只要你向第三者一推，就可以一走了之。只要有人要，那姑娘一沾上保准围着你的屁股转。谈不上满意不满意，只要是男人，她都喜欢。这样的妞儿到哪去找？"

这时，电车从对过林荫深处隆隆地开来了。

"到车上再谈吧。"

"好的。"

两个士兵用口哨吹着一首民歌——I'm Yankee doodle sweet heart, I'm Yankee doodle joy①——向车站跑去。

森林、树木和河水渐渐黯淡了。桥下河堤旁停泊的小船和钓鱼舟亮起了红色的灯光。华盛顿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星看上去那样光辉灿烂。我独自一人渡过了铁桥往回走，脑子里乱糟糟的，似乎在考虑一些难以言传的重大问题。

明治三十九年十一月

---

① 大意是："我是美国佬，有颗甜蜜的心。我是美国佬，心情很快活。"

落　叶

美国的树叶最经不住秋天了。九月的午后炎热难耐，人们还在谈论夏天是否过去，夜间一场重霜，槲、榆、菩提树，尤其是枫树那像碧梧般硕大的叶子，仍像夏天一样颜色没有改变，也没有刮风，但却一片片沉重而懒散地纷纷飘落下来了。

当我看到周围一派秋色，看到在朝夕砭人肌肤的风里，枯黄的雨一般飘飞的落叶，我是如何深深陷入悲哀之中啊！我仿佛看到早熟的天才的灭亡。

夕暮里，我独自一人坐在塞特拉公园水池边的长椅上，同星期日的杂沓情景相比，这个寻常的日子十分安静。尤其现在，在这个时间的概念很强的国度里，家家都在吃晚饭。马车、汽车不用说了，连散步者的足音也没有了，只能听到高高树梢传来松鼠最后觅食的叫声。灰色的阴霾的天空，梦一般渐渐沉浸在浓重的暮色里，半夜也许会下雨吧？湖一般宽阔的池面闪耀着铅黑的光辉。岸上蓊郁的树林渐渐变得朦朦胧胧，里面闪现出昏黄的煤气灯光。

不断地从周围高大的榆树梢头，飘落下来或三四枚一团、或五六枚一团的细小的树叶。仔细一听，仿佛能听到树

叶和树叶相互摩擦的响声。这是树叶们共同走向灭亡前的切切私语吧？

有的落在我的帽子、肩头和膝盖上。有的没有风的引诱，却远远飞落到水面上，远远地，远远地流走了。

我在椅背上双手支颐，陷入了深思。忽然想起诗人魏尔伦的《秋之歌》：

> 秋的琴弦在呜咽，
> 忧郁的响声震动着我的心。
> 钟声响了，
> 我面色苍白，呼吸沉重，
> 想起往昔怆然泪下，
> 被轻薄的风儿载着，
> 我是彷徨不定的落叶。

将人比作落叶，这样的例子并不新鲜，但却是一种深切的情思。联想眼下，人在旅途………啊，我曾经多少次看到被异乡的土地埋葬的落叶啊！

登陆那年，在太平洋沿岸送走了秋天，第二年在密苏里平原，在密执安湖畔，在华盛顿街头……在纽约已经是第二次看到落叶了。去年刚刚看到这座城市的落叶的时候，我是多么骄傲、得意和幸福啊！我看完新大陆各地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自然，接着还要观察这个世界第二大城市的生活。我盲目地相信着自己，每个星期日都到这个池畔眺望散步者的杂沓的身影。

不久，树叶落光了，寒风吹折了枝条，雪遮蔽了草地。——演艺界交往的时节到来了。

从莎士比亚、拉辛，到易卜生、苏德曼，我看过各种舞台，贪婪地吞食着世界古今各种艺术作品。我不仅为能全部体味瓦格纳的理想和威尔地的技术而自鸣得意，而且想早日成为日本未来社会新歌剧的奠基人。带着这种必备的心情，我听管弦乐，从古典音乐的纤细美丽之处，品咂出现代浪漫派的自由、热烈，进而赞美破天荒的施特劳斯的不协调和无形式。不仅如此，我还时常进入美术馆大门，评论罗丹的雕塑和莫奈的绘画。

我的桌子上堆满了剧目介绍、资料和剪报，还未来得及整理冬季就过去了。光秃秃的树梢又长出嫩芽，开满了花朵。穿着沉重外套的人又换上轻快的春装。我也和世人一样买了新衣新鞋新帽。美国是商业国家，流行形式比较庸俗。我一心想表现出自己不受美国实业主义的感化，冥思苦索想出一个办法：照着写过《爱之诗》的青年都德的肖像，或者干脆学习拜伦，每天早晨将头发拢紧，粗大的领饰上随便打个结子。

别人一定会讥笑我的愚执，但我自己决不认为愚执或狂妄。我记得易卜生去世时，在波士顿的一家报纸上看到报道：……易卜生满头银发，似乎从来都不梳理，故意散乱着，正在对着镜子欣赏胸前国王赠送的勋章。易卜生也有这个意想不到的弱点！

是真是假先不管它，好也罢歹也罢，一提起泰西的诗人，自己就崇拜得五体投地，激动之余只有模仿的份儿。我不修边幅，歪戴着帽子，一手拄着樱木拐杖，腋下夹着一本诗集或别的什么，对着镜子打量一番，这才出了大门，向着春天午后游人如织的公园走去。我照例在池畔转了一圈儿，

然后来到排列着莎士比亚、斯各特和彭斯铜像的广阔的林荫大道，坐在长椅上，面对铜像悠然地抽着香烟。

这时，和暖的春阳照在身上，仿佛进入恍惚的梦境，感到自己也加入了不朽的诗圣们的行列。于是，嘴角的筋肉放松了，自然漾起了深深的笑靥；接着心中又感到一阵羞愧，悄然遥望四周，道路两旁一排排大树长出了美丽的嫩叶。树梢上面的蓝天一碧如洗，道路左右海洋般广阔的草地一派浓绿，令人神清气爽。不知打何处飘来阵阵馥郁的花香，沁人心脾。我想，自己一生也许再没有比此时更幸福的了。

不断有轻装的青年女子或驾马车或骑在马上从我眼前通过。我只觉得她们都是朝我这边眺望着微笑着走过去的。当我看到年轻中更加年轻、美丽中更加美丽的女人的笑脸，就无端幻想着幸福的恋情……

我用英文写作，读了我的书的女子慕名来访。我们一起谈人生，谈诗，终于说出了各自的秘密。不知何时我结婚了，在长岛或新泽西州海边的乡村建立了家庭，从纽约往来只需一两小时。这是一个小小的涂漆的村庄，周围有樱花和苹果园。穿过后面的森林就是广阔的牧场，从这里可以遥望大海。我于春或夏的午后，秋日的傍晚，冬天的白昼，横躺在窗前的长椅上读书。倦了，就昏昏沉沉地睡去。这时，从邻室缓缓传来优美的李斯特的奏鸣曲。我从妻子弹奏的钢琴曲里蓦然醒来……

夕暮的冷风吹到脸上，我又回到了长椅上现实中的自我。

沉迷在梦境里的春光又跨越了一个夏天……如今又是秋季，看到飘落的树叶，等于想起已经消失的令人怀恋的往

昔。

树叶不久就要落光了。戏剧节和音乐节将伴随寒冷的北风一起到来。街头十字路口和停车场的墙壁将到处贴满剧场的广告和音乐家的肖像。然而，我还能和去年一样，作为一名肆无忌惮的幸福的艺坛观察者而存在吗？明年春天我还能再次陶醉于如烟的梦境之中吗？

梦境，醉意，幻想，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断渴慕恋爱，梦想成功，然而并不期望这些都得到实现。我们只是追思一种可以实现的虚空的影像，沉醉于预期的想象之中。

波德莱尔说——醉，这是唯一的问题。人们若感受不到可怕的令人窒息的“时间”的重荷，那么，他只有毫不犹豫地沉醉下去。酒，诗，德，什么都行。当他在宫殿的石阶上，在山谷间的草地上，或者在寂静的房间里，突然醒来回复了自我，那么他可以向着风、波浪、星星、鸟群，或者向钟表以及一切可以飞动、旋转、歌唱、说话的东西发问：现在是什么时候？风、波浪、星星、鸟群、钟表会这样回答：现在是应该沉醉的时候，酒、诗、美德，什么都行。如果你不愿做“时间”的痛苦的奴隶，你就应该无休止地沉醉下去。……

四周早已是黑夜。树林暗了，天空暗了，池水暗了。我仍然没有离开长椅，一直眺望着林子里在电灯照耀下频频飞散的树叶。

明治三十九年十月

法兰西故事

罗纳河畔

我眺望着流经里昂市区的罗纳河水，将疲倦的身子投放在石堤下面碧草如茵的沙石滩上。

每天什么都没干，却也很累，身体和精神都非常疲惫。来到法国已两个多星期了，已不能说是旅途上的疲劳了……

闭着眼，倾听脚边急流冲刷小石子的声音，眼前浮现出各种往事：已经离别的美国的风景，清晰可见的女人的面影。啊，已逝的梦境，可恼的回忆，多么美丽动人的悲哀啊！这悲戚，这回忆，对于眼下的自己最可缅怀，比起恋人本身更叫我念念不忘。为了寻找已逝的往昔，陶醉于无尽的悲惘的美梦之中，每天傍晚，我都来到河滩，坐在草地上。

四边很静。这里已是里昂的郊外，抬眼望去，头顶上高耸着砌成两段的石垣，像城墙一样坚固。上面是青青的林荫道，枫树的枝条垂挂下来。隔着翻卷的急流眺望对岸，那里有个叫做桑克莱尔的古老的小镇，从库洛瓦到卢斯，灰色的房屋重重叠叠，一直上升到山麓。尽头似乎是一大片果园或牧场。青青的山冈又高又远地绵延开去，一直连接着蓝天。河下游双眼可及之处，两岸镶嵌着碧绿的树木，到处可以看

到寺院的圆塔。河上有好几座桥，桥面上车水马龙。

一望无垠的风景，如今都笼罩在蔷薇色的美丽的晚霞里，烟水空濛，一派静谧，恍如梦境。没有一丝风，然而空气清冷爽净。眼见着一切都变得惝恍朦胧起来。房屋、树木，或远或近，反而显得更加鲜明。对岸远方的山冈上，小路历历可辨，河堤下边的小石子粒粒可数。然而，这种鲜明决非实存的东西，是双手摸不到的——我感到自己正在注视着映在明镜里的影像。

美国纬度低，所以漂荡着如此美丽的黄昏之光。盛夏，夕暮和黑夜非常短暂。但是眼下的法国，已是夏季早已逝去的八月，太阳七时落山，直到九时之前的两个小时里，天地渺渺，呈现了一派漠然迷茫的梦幻的世界。

爱情，欢乐，对于苟活在残酷现实中的我们是怎样的乐园啊！我到达里昂的第二天起，为了一日不漏地独自沉溺于回忆之中，一直如醉如痴地呆在这里。

我为何自告奋勇要到法国来呢？我能在这个国度逗留几年呢？总该回一趟日本吧？有没有机会再去美国呢？她为什么爱我？她会永远永远等我回去吗？这刻骨铭心的思恋！干脆作一次美国之行吧。

不，不，我又马上改变了主意。她和我都是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恋爱也有清醒的时候，美梦也有消失的时候。我独身一人在这遥远的异乡的天空下，思念着异乡的女子，疲倦，憔悴，悲戚。我的苦恼的心中埋藏着她的面影，永远是那么年轻，美丽。思恋着，思恋着，我真想再一次看见她，用手触摸她，伸开臂膀拥抱她。然而，云水迢遥，所思所想，无法实现，剩下的只有悲伤和哀怨！这不正是我爱情之花永不凋

谢的不朽的生命吗?

圆满的爱情总能留住真诚而鲜活的梦。我只想为着这不圆满的爱而憔悴,死去。这要比无味地苟活于圆满的现实与绝望之中美丽得多幸福得多。我无论如何不能再去见她,我只想死于对那时爱情的满腔企盼和悲哀的眷念之中……

闭一阵眼睛,再看看四周。黄昏渐渐失去了蔷薇色的光泽,不知从何处增添来了一层淡蓝。对岸的小山和人家的屋顶,在背后的亮光映衬下,显现出奇妙而鲜明的轮廓来。与此同时,汹涌澎湃的河水,骤然漾起令人目眩的灿烂的光彩。在那里钓鱼的人影像雕像一样凝固不动。河堤上的林荫深处,点起了煤气灯。天光水色,呈现着星星点点苦涩悲戚的黄色。空气比以前更添一层静谧,只有永远如泣如诉的河水是那样悲伤那样沉滞地流淌。我仿佛从这种响声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歌唱、声音和私语。不是用耳朵听。今夜,天地就要进入大安息的瞬间,这是只有活跃的心脏才能听得出的无声的声音。我在这种时候确实听到了恋人们的私语。我凝望遥远的天际,侧耳倾听。

"那么,过了今晚就不能再见了吗?"突然响起了年轻女子的声音。

"是的,暂时……一年或两年。"一个男人的声音。他故意装得很平静。接着,女人的声音有些颤抖:

"一年或两年,那就不是什么'暂时',其间我们也许一生都不能再见面了……。"

听到了啜泣声。男人的语调也激越起来。

"总不至于会那样吧。即使分别十年二十年,只要心不变……"

“那么，要是心变了呢？……”

男子穷于回答了。突然，我感到心中像被冰冷的剑和锐利的针猛地戳了一下。抬头一看，石堤的栏杆上倚着一对青年男女，二十来岁。他们没有发现躺在下面河滩上的我。

我按着刺疼的心胸，“啊，变心啦。”——口中反复念叨着。我在心中起誓：自己到死都要在梦中记住那个离别的女人的面影。——只要心不变，印在心中的面影就不会消失。然而，又怎能断言，人的心靠什么永远不变呢？倘若，自己的心似云，似水，不知不觉变了，那么，曾一度心心相印的那个恋人的面影又会怎样呢？那面影总有一天也会消失吗？仿佛四周发现了小偷一般，我用双手再次捂住了胸脯。

堤上的年轻女子，一边哭一边诉说：——皮埃尔到巴黎后不久，就把思念他的人全忘掉了；杰克入伍到了非洲，跟一个阿拉伯女子好上了；那个念着路易兹的夏尔到意大利留学再也不回来了……。

啊，我不久也许要到意大利去，也许有机会看看西班牙。我想着我的不可预测的将来，我也有一颗软弱的不可靠的心。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石垣上，哭了。四周早已是黑夜。

明治四十年八月于里昂

秋巷

来到法国，我才知道法国的风土气候多么富有可感性啊！

与夏天的明丽华美相对照，秋天又是多么悲凉和寂寥！而且，这种悲凉和寂寥与其说感应于心底，勿宁说浸入了人的血肉，仿佛伸手可以触及。法国的诗、音乐和德国相比有根本不同，道理就在于此。产生缪塞的法国没有出现歌德。产生柏辽兹的法国没有出现瓦格纳。北欧森林的幽暗诉说着神秘，而南方优美的法国自然所带来的悲哀包蕴着难以形容的美。人们与其说由这种悲哀而想起什么或感悟到什么，勿宁说是沉醉于这种悲哀之美中而神思恍惚。

在星月交辉的夏日夜晚散步，在露清草香的夏天早晨徜徉。这当儿，不知何时，朝夕的风儿渐渐浸入肌肤，那午后几乎要把人烤焦的明亮而干热的阳光，不知不觉自然变得薄弱了，有时看起来甚至像昏黄的灯光。我想起拉马丁的一首诗：

万象渐渐消失的秋日，
朦胧的光芒多么美丽！

这正像同朋友挥手告别；
又好似永远闭上的唇边，
露出了临终的笑意。

盛夏时节，到了八九点钟才会出现蔷薇色的黄昏，天地沉醉于一派混沌之中。如今，我倾听每个寺院晚祷的钟声，秋天那无精打采、老朽乏力的夕阳已经西沉，只把一些余光留在天空，比起夏季更增添了显明的紫色。四周笼罩着一层似雾非雾的淡薄的夕烟。

这时候，伫立于市内各处建有喷水池、铜像和树林的广阔的十字路口，可以看到急急回家的匆促的人影在昏黑的树林间闪动。天空一刻一刻变暗，尚未消泯的悲哀的黄昏之光里看不见星星，但是地上的灯火早已放射出夜晚特有的光亮，将树影投到黄澄澄的草地上。树叶一片，两片，无声地飘落，在这鲜丽的灯光里，形成了最为优雅的景观。

这时候，伫立于罗纳河几条长长的石桥边，可以看到河下河上两岸一望无际的房舍和波涛翻滚的广阔的水面。四周漠漠的夕霭宛若褪了色的水彩画一般扑朔迷离。透过这层浓紫的烟霭，可以看到人家的灯火和堤上的街灯点点闪烁，发出朦胧的红光。桥上两侧的电灯光里，有些匆匆赶路的男女，他们的帽子忽闪忽闪地抖动，就像风儿扑打田野里农作物的叶子。结束一天工作和事务、急着回家的这些人的跫音，以及急驰而过的电车和马车的轰鸣，混合着奔腾的急流，奏出了都市晚间生活苦涩的音乐，放眼望去，石堤下边以洗濯为业的几艘篷船上点着灯，许多妇女卷着袖子正在河里浣纱涤布。

这时候，走在繁华的大街上，这里人流如潮，两旁的玻璃窗内灯火闪耀，天空中一片明净，显现着夜的热闹。街角路口的饮食店，从放盆景的门口到马路近旁，摆着成排的桌子，明亮的灯光下，身穿黑衣的侍者手捧杯盘来往如飞。各处的咖啡馆里传出了小提琴曲和女人的歌声。杂沓的人影中打扮得焕然一新、胁肩谄笑的女人往来不绝。这急切等待秋凉的长夜早些降临的法兰西都市的黄昏，正是别的国家所难得一见的。

这时候，到市郊的公园去，寂然无声的树林间点着煤气灯，人们仍在池畔或花间小径散步，然而却听不到夏日傍晚那爽朗 的谈笑。水边生长着的芦叶，在秋风里瑟瑟抖动。黄昏的天光火影酿造着既非黑夜又非白昼的幽暗的世界。我眺望这世界中悄然走动的女人们白色的衣裙和河面上栖息的天鹅的羽毛，再看看远方夕霭弥漫的幽黑的森林，心中感到难以名状的凄清。临水的柳树落叶纷纷。星星映在水中。潮湿的泥土泛出浓郁的气息。……夜幕开始遮掩大地。

白昼一天天变短，早已到了十月末尾……天空灰暗，细雨微茫。或早或晚都在下雨。有时云层飘动露出蓝天，偶尔漏泄下来薄薄的阳光。不过半小时或一小时又下起雨来。碧清的罗纳河水浊流宛转 ，眼看就要冲决高高的石堤涨溢出来。夜间，咆哮的水声摇撼着整个城市。正是这个时节，罗纳河下游法国南部一带和加龙河流域经常闹水灾。

已经感觉不到天是什么时候黑下来的了，因为午前午后都和傍晚一样灰暗。窗少的房舍从三四点就得点上灯火。即使雨停了，家中屋内屋外都是一样湿漉漉的。寒气侵肤。

不管如何小心谨慎，也会突然打起喷嚏，流出鼻水，浑身哆哆嗦嗦，似乎患上流行性感冒了。

没有家，没有朋友，一个人羁旅在外，最怕这样的坏天气。去散步吧，这种天气公园和郊外当然不能去，只好撑一把伞，在晴日里司空见惯的大街上漫步。

雨水濡湿了枫树，河岸大道上落叶狼藉。石像和纪念碑四周的花园里，花草枯萎的广场上，看上去使人深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荒寥，仿佛这座城市刚刚发生一场骚乱。离开这条中心大街一进入横街短巷，凄清的景象更叫人难以忍受。

雨水打湿了银灰色古老的墙壁，房屋蹲踞在灰色的天空下，一扇扇窗户像盲人的眼睛，没有一丝朝气，也窥不到一个人影。这横街有一家似乎从来没有人光顾的杂货铺或旧钟表店，在这个没有灯光、漆黑一片的店里，有个当班的老婆子，一定是因为患了风湿病，双手不能动弹。虽说是横街，总不时有些穿戴龌龊的女人，一手拎着装满衣物的小筐，急急穿行于大街小巷之中。在这些见不到阳光的家家户户的门前，成群的瘦犬随处游荡，互相咬架，时时传来狺狺的狗吠。………然而这叫声随着败阵之犬的逃遁而消失，一切归于原来的寂静。此刻，一时停歇的寒雨又沛然而降。这些横街短巷，因为没有被车马撞伤的危险，盲人音乐家一齐涌来这里，随处彷徨，他们弹拨着音色蹩脚的小提琴曲，给这暮色渐浓的街巷更添一层哀愁……

我总是随手从衣袋掏出一些零钱投给他们，然后急急忙忙向繁华大街跑去。我巴望黄昏早点儿过去，灯火明丽的夜晚快快到来。我一边想一边踏上回家的路。到了夜晚，比起灰暗的黄昏，心情或许有几分改变；晚餐喝上一杯葡萄

酒，心绪总会快活起来吧。

可是，被连日的秋雨彻底败坏了的情绪，即使夜幕降临，即使酡然而醉，也还是无力快活起来。桌上的油灯芯子已经拧到最大，窄小的屋子依然暗淡无光。迷醉的心反而堕入往事的回忆之中。

就是这样的夜晚——听到阳台上滴滴雨声，会使人无端地哭泣。

魏尔伦的诗唱出了这个意思：

雨洒落在街巷，
也洒落在我的心上。
这样的雨，
为何进入我悲哀的心中？
这震动大地敲击屋顶的
　　萧条的雨音雨调，
你不知道我的心为何忧愁，
只是无目的地润泽着它。
这是一种无名的悲哀，
达到极点的悲哀！
既非憎恶，也非爱恋，
我的心充满无量的哀愁……

我曾经从玻璃窗内俯视着雨中的大街，嘴里不住用法语吟诵这样一些词语：秋——雨——夜——灯——旅——肌寒——我觉得，只有在这种时候才深深体味到这些词语所蕴含的隽永的诗意。

刮了一夜大风。林荫大街，十字街头、河岸大道，城中的树木全都落叶了。这天早晨，街道上显得十分明朗。天气响晴，阳光普照。行人的呼吸化作白色的水雾。冬天来临了。

于是，悒郁的心境依旧悒郁，已经沉着冷静下来了。因为我也和别人一样，有时笑着，有时坐在暖炉旁的油灯下，畅谈冬天的游兴。但我决没有忘掉春天的欢乐和夏天的明丽。我并非喜欢冬天的寒冷。那么，已逝去的寒雨之夜的悲哀又是从何而来呢？我这么想——同恋人分别的人，一时会悲痛欲绝，但不久就会习惯于这种绝望，一边思念，一边让感情冷却，并逐渐淡忘下去。而且，上了年岁以后也还会是这样一番心境的……

明治四十年十一月于里昂

译 后 记

一

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著名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本名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金阜山人、石南居士等。出生于东京小石川官宦文士家庭。父亲久一郎是明治维新前藩儒鹫津毅堂的弟子,又师从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学习"洋学",后渡美六年,归国后在文部省和内务省供职。不久辞官从商,曾任日本邮船公司驻上海代理。久一郎早年习汉诗,号禾原,又称来青山人。荷风的母亲为毅堂次女,受江户时代文化艺术的熏陶颇深。荷风生长于具有古代文化氛围的家庭里,从小培养了对文学艺术的浓厚兴趣。

1897 年,荷风进入东京外语学校汉语班,不久中辍。他翌年投刺于砚友社作家广津柳浪门下,十分崇尚柳浪的小说《今户情死》对于花街柳巷游冶生活的描写。荷风又拜落语家朝寝坊梦乐为师,向他学习"落语"(类似单口相声)和"狂言"(滑稽幽默的风俗戏剧)。荷风耽于女色和游乐,频繁出入书场戏院和勾栏酒楼之间。1899 年,荷风借同柳浪合作的名义,在《文艺俱乐部》杂志发表处女作《薄衣》,开始崭露头角。1900 年,荷风成为岩谷小波主持的"木曜会"的成

员，有了结交政界和文艺界众多名流的机会。同年，荷风受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等人的影响，发表《地狱之花》、《梦女》等作品，传播西方自然主义文艺思想。1903年，他秉承父命赴美从事银行工作，后又转赴法国。父亲的本意是要他将来投身实业界，但五年的外游，促使荷风对西方市俗社会和民主自由之风产生了热烈的向往。回国后，他发表了《美利坚故事》和《法兰西故事》两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引起广泛注目。《法兰西故事》和不久写作的《欢乐》(1909)，同时因为对男女欢情的露骨描写以及对低迷趣味的醉心歌咏，而被当局冠以伤风败俗的罪名遭到查禁。

1910年，荷风受森鸥外、上田敏的推荐，就任庆应义塾大学教授，讲授法国文学，同时担任《三田文学》杂志的主编。这一时期，他相继发表《归朝者日记》、《隅田川》、《冷笑》、《红茶之后》、《新桥夜话》等小说、日记、随笔作品，给受到自然主义支配的沉闷的文坛吹来一股新风。

1910年，天皇政府一手制造所谓"大逆事件"，疯狂迫害幸德秋水等一批仁人志士，遭到社会良知的谴责。德富芦花发表演说，愤怒揭露统治者的暴行，引起社会震动。面对强大的黑暗势力，荷风深感作为一个文人的弱小无力，遂陶醉于江户趣味和戏作文学，甘心做一个红粉阵中的都市隐者。

1916年，荷风辞去庆大教职，中止了《三田文学》的主编工作，匿身于衣香鬓影、竹帘绣幕的妾宅妓馆，沉迷于灯红酒绿、低吟浅唱的享乐生活之中。荷风曾一度结婚，不久离异。他也曾娶新桥艺妓八重次为妻，但又移情别恋，致使八重次悄然出走。此后，他一直独栖，直到1959年去世。二

次大战期间，东京遭空袭，荷风疏散到冈山乡间，写了《罹灾日录》，记述这段流离失所的生活。日本战败的消息传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欣喜，饮酒庆祝，表现了一个正直文人的真率性情。战后，荷风写于战时而未能发表的文章逐一问世。1952年获文化勋章。1954年当选为艺术院会员。其后，隐居不出。1959年4月，因胃溃疡吐血引起心脏病发作而辞世。从1917年起，荷风一直坚持写作《断肠亭日记》，这既是作者非比寻常的人生之路的写真，又是时代风云变幻的实录，是日记文学的代表作。

永井荷风努力宣扬十九世纪末西欧的象征主义、唯美主义文学艺术，对烂熟的西洋文明满怀憧憬；同时对明治文化的肤浅与俗恶进行无情的批判。荷风留连江户文化艺术之美，对东京“下町”的游兴生活抱着深深的眷顾之情。他陶醉于颓废的审美情趣和肉感享乐之中，把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转化为对古代社会文化的回味与向往。

进入大正、昭和时代，荷风又相继发表了《晴日木屐》(1915)、《夏姿》(1915)、《争风吃醋》(1916)、《西游日志抄》(1917)、《五叶竹》(1918)、《火花》(1919)、《雨潇潇》(1921)、《下谷丛话》(1926)、《梅雨前后》(1931)、《背阴的花》(1934)、《濹东绮谭》(1937)等作品。作者以浮艳的笔墨描述了已逝去的江户文化绚丽的晚景，表达了他的游戏人生的态度。荷风通过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语汇，生动地描绘了颓废侈靡的现实社会形形色色的众生相，显现了“荷风文学”特具的艺术风格。

二

和岛崎藤村等作家一样，永井荷风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一生著作宏富，种类繁多，小说、散文、戏剧、诗歌无不精通。他青年时代爱读江户后期言情小说家为永春水的作品，文学活动亦深受其熏陶和影响。单就散文随笔类来讲，举其要者就有《晴日木屐》、《西游日志抄》、《断肠亭杂稿》、《红茶之后》、《冬蝇》、《断肠亭日记》等集子。此外，如《美利坚故事》、《法兰西故事》等一般列入小说类的著作中，也有许多实为散文随笔的篇什。

永井荷风的散文随笔大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内容博洽，风格雅丽。荷风一生阅历丰富，有深厚的文化艺术素养，头脑敏锐，感受力强，提笔为文，轻车熟路，优游自适。阅读荷风散文随笔，仿佛徜徉古今文化艺术的长廊，光怪陆离，目不暇接。他不但为我们展示了人类文明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同时又是一位颇有造诣的批评家。他指点我们如何鉴赏这些瑰宝，如何识别优劣真伪。荷风脚踩晴日木屐，怀揣蝙蝠伞，穿行于东京的大街小巷，踏查走访，吊古伤今。他带着"愤激之气"，"对于伪文明俗社会痛下针砭"（周作人语），洋洋洒洒写下一段段振聋发聩的文字，深刻揭露明治社会的浮华与伪诈（《晴日木屐》）。荷风对传统的大众艺术"浮世绘"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浮世绘"是在"政府的迫害"下成长起来的不屈的艺术，是那些"流放于远方海岛，戴着手铐，受到屈辱的城镇画家"创造的艺术。他从"浮世绘"感到了"宗教般的精神慰藉"（《浮世绘鉴赏》）。那位实为荷风替身的珍珍先生，躲在河畔的妾宅内，"一人守

在没有灯火的房间的地炉边"，在"寒冷的河风里颤抖着身子"，感叹着宝井其角、喜多川歌麿等古代艺术大师也和自己一样经受过"日本家屋的寒冷。"(《妾宅》)

二、情满意深，气致韵成。荷风的文章洋溢着一种使人心迷的情调美，不论叙事或写景，笔底总翻动着一股激情，因此，日本有人称他为情绪型的作家。他的这种情绪来源于敏锐的官能感觉和缜密的理性思考，他用独有的评判者的眼光，观察诸般物象人情，不时发出痛切的叹惋之声。荷风始终用情感的手指拨撩读者心中的琴弦。这种微妙的官能的力量和冷静的理性思考，正是荷风散文随笔的生命所在。作者看到"美国的树叶"依然带着夏天的青绿一片片飘落下来的时候，忽然发人警醒地写道："我仿佛看到了早熟的天才的灭亡。""眼下的自己，人在旅途……啊，我曾经多少次看到过被异乡的土地埋葬的落叶呵！"(《落叶》)读着这样富有诱惑力的文字，心中立时升起悲凉勇壮的情思，不能不跟作者一道走入广漠幽远的人类历史。类似的表现手法在其它诸篇中多有所见。这种极富情绪性的语言，借着作者汪洋恣肆的笔墨自然流泻出来，时时激发读者的自由联想，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三、文白并用，洒脱自如。永井荷风博学多识，对古今文化烂熟于心。他的文章写得自由洒脱，毫无阻滞拘板之嫌。荷风的散文随笔上天入地，说古论今，左右逢源，涉笔成趣。他使用的语言既有现代语汇，也有古代语汇。文白相间，和谐一体，灵动而富活力。从这种意义上讲，荷风文学最能体现出日本语言文字那种细密工巧、灵活圆通的表现特色。我甚至想这样说，要想了解日本文化，那就阅读荷风的作品

吧，要想掌握日本语的表现手法，那就学习荷风的文章吧。

三

前面已经说过，荷风的散文随笔创作品种繁多，要想选译一本反映作家散文创作概貌的集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日本历来出版的荷风散文中，我以为野口富士男所编《荷风随笔》（岩波文库，1994年4月版）较为理想。这套书打破作品年代顺序，按内容加以归类，择其重要篇章辑录成上下两册。因限于篇幅，我又从重要者之中再加遴选，并参照其他版本增译了未收入此书的一些零篇散作，合并成目下这个译本，也许可以反映荷风散文随笔创作的主要成就。

翻译荷风散文犹如攀登一座文学山峰，其吃力的程度是我在其他译作中未曾体味到的。经过一年的劳作，今日终于完工。揉一揉肿胀的手指，瞥一眼案上刚刚誊抄完毕的一摞稿纸，心里还是不能马上轻松下来。

感谢这套散文丛书的主编之一谢大光先生，每当我稍有慵懒和松怠之时，他就及时给我加油，鼓劲，热言热语暖我心胸。这来自大光对我的信任和友谊，也是他催稿的艺术。我还要感谢在南京大学任教的日本朋友真贝秀子女士和正在攻读日本文学硕士学位的王奕红女士，在翻译此书过程中，她们给予了诸多帮助。由于水平和资料所限，这个译本肯定存在不少缺憾，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1996年6月江南梅熟日

于南京苦居斋